【典藏本】

四庫全書精編

卷一

經部

綫裝書局

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藏书

【典藏本】

四庫全書精編

卷二

史部

綫裝書局

京師圖書館藏書

【典藏本】

四庫全書

精編

卷三　子部

綫裝書局

【典藏本】

四庫全書精編

卷四　集部　綫裝書局

泉州師範學院圖書館
藏　书

四庫全書精編

著譯者　丁春生

責任編輯　文慷

裝幀設計　李呈修

出版發行　綫裝書局

社址　北京市朝陽區春秀路太平莊10號

印刷　北京市朝陽區科普印刷廠

開本　16開

規格　889×1194

印張　48

印數　5000（套）

版次　2002年12月第一版

印次　200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7-80106-183-7/K·30

定價　三百六十元（全四卷）

前言

浩瀚如海的中华典籍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博大宏丰的宝藏之一。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为后世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文献典籍，其中规模最大、收录卷目最多、影响力最为深远的当首推被称为『千年巨制、文化渊薮』的《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一部综合性丛书，始编修于清乾隆三十八年，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历时十四载；共收录上起夏商周三代，下迄清朝乾隆年间历代典籍三千四百六十余种，共七万九千三百二十七卷，计约九亿字。乾隆沿袭唐玄宗前规，选取经、史、子、集四个库房中的『四库』两字，合成『四库全书』，以示继往开来。『经』意谓儒家经典，也是群籍之首；『史』涵盖了从上古到乾隆年间的正史典籍；『子』采撷诸子百家的各类书籍；『集』则为诗文汇萃。囊括了中国哲学、历史、文艺、社会、经济、天文、地理、算学、农业、医学，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从中找到其源头和脉宗。不过，所收的书籍凡有被认为对金、元、清不敬之处，多被加以改窜和删除。《四库全书》虽有此局限，但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欣赏和收藏价值，无愧于『中国古代文明无价之宝』之盛誉。

《四库全书》的编纂工程浩大，机构庞杂，人员众多。据《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员名单记载，有三百多名专家学者和四千多名缮写人员倾十年心血铸之。因卷帙浩繁，不曾付梓刊印，仅手抄七部；千人同抄，却如出一人之手。乾隆皇帝将这部『浩如烟海，委若邱山』的巨书分别建阁贮藏，即『四库七阁』。『内廷四阁』为北京紫禁城之文渊阁，圆明园之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之文津阁和盛京故宫之文溯阁。『江南三阁』则为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和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七阁之名颇令人玩味，以水喻文，浩瀚的文化典籍如江河之水，水自『源』出，『汇』百川形成『渊』，风吹水动而兴『澜』，『溯』水而上即到『津』（渡口），百川于

此皆朝『宗』。借『源』、『汇』、『渊』、『澜』、『溯』、『津』、『宗』等字，从水而立意以求书阁永存。这既表明了清朝统治者推崇儒家思想的宗旨，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四库七阁』因书而建，《四库全书》因阁而存。从书存阁立至今二百余年间，书与阁荣辱与共，历尽沧桑，伴随着中国近代史上频繁战乱而饱受摧残，大部分藏本已散佚损毁，现仅存文津阁、文渊阁、文溯阁和文淙阁四套，分别收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和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

《四库全书》规模宏大、卷帙繁多，使得阅读、保存极为不便，徒令众多读者望洋兴叹。为了让这部优秀的文化典籍进入寻常百姓家，我们从原《四库全书》中摘取最精华和最具代表性的名篇名著，精心编纂而成这部《四库全书精编》，俾使读者能用最少的时间最大限度地把握我国古代文化的精萃。所选篇目中既有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变迁，又有帝王将相的经世谋略；既有先贤圣人的处世之学，又有勇将谋臣的文韬武略；既有发人深省的传奇故事，又有耐人寻味的警世妙言。在选篇上力求删繁就简，去粗取精；在出版体例上，除了诗词、戏曲、小说以外，均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便于帮助一般读者借助译文深入理解其宏旨精义。同时为了展现中华古文化韵味，该版本采用了古线装竖排的形式，具有极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

在本书的选编、制作过程中，郑建唐、佟伟、郝晓颖、黄梅、任超、朱鸿杰等同志均付出了艰辛努力，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谬疏漏在所难免，望专家学者不吝指正，以令国萃更为善全，在此先谢为礼。

编者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

目次

卷一 经部 …… 一
四书篇 …… 一
大学 …… 一
中庸 …… 一一
论语 …… 二一
孟子 …… 七三
五经篇 …… 八一
诗经 …… 八一
尚书 …… 九八
礼记 …… 一〇六
周易 …… 一二八
春秋左传 …… 一五九
卷二 史部 …… 一八三
先秦篇 …… 一八三

国语……一八三
国策……一九一
晏子春秋……二〇七
纪志篇……二一〇
史记……二一〇
资治通鉴……二三〇
史通……二三〇
理论篇……二九五
卷三　子部
诸子百家篇……三六五
荀子……三六五
老子……三七五
庄子……四〇五
墨子……四一四

四庫全書

精編

目次

韩非子……四二二
治国为政篇……四四二
商君书……四四二
管子……四五二
孙子兵法……四五九
统兵治军篇……四五九
三十六计……四九六
孙膑兵法……五〇九
故事杂谈篇……五一五
搜神记……五一五
世说新语……五二六
醉古堂……五三六
菜根谭……五五〇
小窗幽记……五六二

目次

卷四 集部
先秦文学篇……五七一
楚辞……五七一
李斯……五九八
传世文章篇……五九八
晁错……六〇一
宋玉……六〇六
司马相如……六〇九
诸葛亮……六一一
曹植……六一七
王羲之……六二一
陶渊明……六二三
王勃……六二七
刘禹锡……六三一

杜牧……六三二
韩愈……六三四
柳宗元……六三八
范仲淹……六四一
欧阳修……六四三
苏轼……六四五
苏辙……六五〇
王安石……六五三
归有光……六五六
黄宗羲……六五九
姚鼐……六六二
袁枚……六六四
杂剧戏曲篇……六六六
关汉卿……六六六

王实甫……六六九
马致远……六七二
白朴……六七五
纪君祥……六七九
郑光祖……六八四
高明……六八七
李开先……六九一
经典诗词篇……六九三
民间古诗……六九三
乐府民歌……六九五
两汉魏晋诗歌……七〇二
唐宋诗词……七〇八

四书篇

大学

【原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译文】

大学的目的，在于显明高尚的品德，在于使人们革除旧习，在于达到善的最高境界。先要知道所要达到的境界，然后才有确定的志向，然后才能心静，心静然后才能安稳，安稳然后才能思虑，思虑然后才能达到善的最高境界。世上的事物都有本末终止，明确它们的先后次序，那就接近于道了。

古时候想让高尚的道德显明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管理好自己家庭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想要提高自身修养的人，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心志；想要端正心志的人，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想意念诚实的人，首先要获得一定的知识。获得知识的方法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将事物的原理一

一穷究，然后才有丰富的知识；有了丰富的知识，然后才能意念诚实；意念诚实，然后才能心志端正；心志端正，然后才能使自身有修养；自身有修养，然后家庭才能管理好；家庭管理好，然后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国家治理好，然后才能平定天下。从天子到百姓，一切都以修养自身为根本。根本紊乱了而末节想治理好是不可能的。应该重视的却被轻视，应该轻视的却很重视，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这就叫做知道根本。这才叫了解彻底。

【原文】

《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译文】

《尚书·康诰》说：『能够崇尚德教。』《尚书·大甲》说：『经常想念英明的天命。』《尚书·帝典》说：『能够发扬才智和美德。』这都是说要自己发扬它。

【原文】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译文】

商汤的盘器上刻着：『如果能一天更新，就天天更新，每天更新不间断。』《尚书·康诰》说：『改造殷民，使他们弃旧图新。』《诗经·大雅》说：『周国名字虽古老，受命统一换新颜。』所以执政的君子，都尽一切办法以求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原文】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译文】

《诗经·商颂》说：『国域广远方千里，百姓聚居度安康。』《诗经·小雅》说：『黄雀喳喳叫得欢，飞翔栖息在山湾。』孔子说：『黄鸟栖息时，知道它所应栖息的地方。难道人还不如鸟么？』《诗经·大雅》说：『文王品性端庄又恭谨，光明正大受人们崇敬。』做君主的要做到施行仁政，做臣子的要做到尊敬君主，做儿子的要做到慈爱，做父亲的要做到顺父母，做父亲的要做到慈爱，与国人交往要做到诚实。

【原文】

《诗》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译文】

《诗经·卫风》中说：『河湾淇水流来，绿竹一片良材。文采风流君子，治学好似切磋精美，修养恰如琢磨细白。那威严庄重，如此光明坦率。文采风流君子，令人永难忘怀！』诗中的

『如切如磋』，比喻治学严谨；『如琢如磨』，比喻潜心修养；『赫兮喧兮』，说的是威严庄重；『恂栗威仪』，说的是光明坦率；『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说的是高尚的品德达到善的最高境界，人们喜欢读它，流传至今。《诗经·周颂》中说：『啊！不忘典范的前王。』君王尊崇、热爱前代贤人和亲人，人们也享受他们带来的安乐，生活得到了改善。这就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原因。

【原文】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译文】

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一定要使人们不再发生纠纷才好！』奸诈不实的人不能让他说尽狡辩的话，让人们畏服盛德，没有纠纷，这就叫做知道根本。

【原文】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译文】

所谓意志诚实，就是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如同厌恶恶臭气那样厌恶邪恶，就像喜爱美色那样喜爱善良。这样才能说心安理得。所以君子必定谨慎一人独处时的行为。那些小人，在平日生活中无恶不作。他们见到君子以后就对他们干的坏事遮遮掩掩，显出一副善良的样子。可是

别人看他们，就像看到他们的五脏六腑一样，遮遮掩掩又有什么益处！这就叫做内心有什么意念，就会在外表上表现出来，甚至会原形毕露。所以君子必定谨慎一人独处时的行为。曾子说：『大家的眼睛在看着你，大家用手在指着你，厉害得很啊！』财多可以修饰房屋，德高可以增强修养，心胸宽广可以使身体丰满，所以君子一定要做到意念诚实。

【原文】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译文】

所谓修养自身，在于端正自身的心志。内心有所愤怒，心志就不可能端正；内心有所恐惧，也不可能端正；内心有所喜好，也不可能端正；内心有所忧虑担心，也不可能端正。思想不能集中，看到了就像没看见，听到了如同没听见，吃东西都不知道味道。这就是说修养自身在于端正心志。

【原文】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译文】

所谓管理家庭，就在于修养自身：人们对自己亲近的人往往有偏爱，对自己鄙视的人往往

有不同看法，对自己所敬畏的人往往会有偏意，对慢的人往往有偏见。所以喜欢一个人知道他的缺点，厌恶一个人又了解他的优点。这样的人天下少有啊！所以谚语说：『没有人知道自己孩子的坏处，没有人能满足自己禾苗的茂盛。』这就叫自身缺乏修养，就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原文】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译文】

所谓治理国家，必须首先整治好自己的家庭，就是说，自己的家人都不能教育好却能教好别人的人，是没有的。所以执政者不出家门，却能在国内完成对国人的教育。孝敬父母，就是要用这种态度侍奉国君；敬爱兄长，就是要用这种态度侍奉上司；慈爱幼小，就是要用这种态度使唤民众。《尚书·康诰》说：『保护百姓就像照料婴儿一样。』诚心实意地去体会婴儿的心

情，虽不能完全中意，但差不了多远。从来没有女子先学会养育儿女然后才出嫁的。国君一人仁爱，全国就兴起仁爱的风气；国君一家谦让，全国就兴起谦让的风气；如果国君一人贪利凶暴，全国就会犯上作乱。国君作为表率作用就是这样。这就叫做一句话可以败坏事业，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强弱国家。尧、舜用仁政来统率天下，民众就跟随他们讲仁爱。桀、纣用暴政来统率天下，百姓也就跟随他们悖逆凶残。他们的命令和他们的好恶相反，百姓就不会听从。所以说，统治者自己有这些善德，然后才能要求别人行善；自己没有这些恶习，然后才能批评别人作恶。自己心中没有恕道，却去教导别人实行恕道，这是从来没有的。所以治理国家就在于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诗经·周南》说：『茂盛桃树绿沉沉，这位姑娘要出嫁，与她婆家和睦相处。』能和一家人和睦相处，然后才能教育国人。《诗经·小雅》说：『待人态度最均和，四方之国奉楷模。』国君要以作为父子兄弟的楷模，然后百姓才会效仿他。这就叫做治理国家，在于整治好自己的家庭。

【原文】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译文】

所以，国君首先在道德上要慎重。有道德才会有人，有人才会有国土，有国土才会有财富，有财富才会有用度。道德是根本，财富是末节。国君把道德、财富本末倒置，就会使民众相互

争斗、抢夺。因此，国君聚敛财富，民众就会离散；把财富散发给民众，就会使民众聚集在周围。用违背情理的言语出口责备别人，别人也会用同样的言语来回敬；用违背情理的手段得到的财富，也会被别人用同样的手段夺去。《康诰》说：『天命没有一定的常规。』也就是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楚书》说：『楚国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宝贝的，只有把善当作宝贝。』舅舅狐偃说：『逃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宝贝的，只有把对父母仁爱当作宝贝。』

【原文】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译文】

所谓使天下平定在于治理好国家，是因为国君尊敬老人，民众就会兴起敬爱兄长的风气；国君怜爱孤儿，民众就不会抛弃幼小。所以执政者在道德上应有表率作用。厌恶上司或下属的言谈举止，就不要用这种言谈举止对待下属或上司；憎恶前面或后面的人的行为，就不要用来施加到后边或前面的人的身上；嫌恶左边或右边的人的举动，就不要用来施加在右边或左边的人身上。这就叫做道德上的表率作用。《诗经·小雅》说：『高尚君子多欢乐，你是民众父母官。』国君应当喜爱民众所喜爱的东西，应该憎恶民

众所憎恶的东西。这才叫做民众的父母官。《诗经·小雅》说：『巍巍高峻终南山，层层岩石不可攀，太师尹氏声威大，国人对你侧目看。』执掌国家大权的人，不可以不慎重。如有偏差，就为天下的人所不容。《诗经·大雅》说：『殷商未丧民心日，能从天意做事情。应以殷商为借鉴，执行天命不放松。』国君有道就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就会使江山安稳；失掉民众的拥护，也就失去了国家。

【原文】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译文】

《尚书·秦誓》说：『如果有一个臣子。虽然对政务精实专一，却没有别的本领，但他心胸宽广，能够容人容物。别人有某种本领，他觉得就像他自己的一样；别人才能出众，品德高尚，他不但从心中高兴，而且还在口头上加以称道。这样宽厚有道的人，是足以用他保障我的子孙永享王业，并为黎民百姓造福的啊！别人有本领，他就嫉妒并且厌恶；别人才能出众，品德高尚，他就竭力阻挠，不让国君知道。这样的人，心胸狭窄不能容人，是不能用他保障我的子孙永享王业的，对黎民百姓也是危险的啊！』只有仁德的人才会把这种人流放，驱逐到边远的地

方，不让他们和贤能的人同住在中原各国。这就叫仁德的人才能爱护人，憎恶人。看到贤良的人，却不能举荐他，举荐却又不能尽早一些，这是怠慢。看到不好的人却不能摒弃他，摒弃了又不能把他放逐到边远地方，这是错误。喜爱人们所憎恶的，憎恶人们所喜爱的，这就叫违背了人的本性，灾祸一定会降临到他的身上。所以国君治国有个常理正道，必须忠诚老实才能得到它，而傲慢奢侈就会失掉它。

【原文】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译文】

增殖财富有个重要方法，就是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做事要努力，花费要缓慢，这样财富就会永远充足了。仁德的人散施财富而使自己有美名，没有仁德的人会不惜用自己的名誉去聚敛财富。没有国君爱好仁义，而臣民不爱好仁义的；没有爱好仁义而不帮助国君完成他的事业的，也没有爱好仁义而不把国家府库当作自家府库保护的。孟献子说：『拥有四匹马的车辆的大夫，不去计较鸡豚的小利；能够凿冰丧祭的卿大夫，不应豢养只知聚敛财富的家臣。与其有聚敛财富的家臣，宁可有盗窃府库的家臣。』这就是说，治理国家不应以自己的私利为利益，而应以道义为

利益。执掌国家而致力于聚敛财富的人，必然是从小人那里受到影响。那些小人以此讨好国君，如国君用那些小人治理国家，那么灾祸就会从天而降。到那时，即使是有才能的人，也对它没有办法。这就叫做治理国家不能把自己的私利作为利益，而应以道义为利益。

中庸

【原文】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译文】

天赋予人的气质就是性，依顺本性的发展就是道，把道加以修明并施行就是教化。道，是不可以片刻离开的。如果可以随便离开，那就不是道了。所以君子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要小心。隐蔽的东西没有不被发现的；细微的东西没有不显露出来的。所以君子在一人独处的时候要谨慎为好。

人的喜怒哀乐的感情没有表示出来叫做中，表示出来合乎法度叫做和。中是天下万物的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准则。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居自己的位置，万物也就生存发展了。

【原文】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译文】

孔子说：『君子的言行合于中庸，小人的言行违反中庸。君子对于中庸是无所顾忌的违反它。』

【原文】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译文】

孔子说：『中庸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了吧！人们很少能长久做到。』

【原文】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译文】

孔子说：『中庸之道不能恰到好处的实行，是因为：聪明的人实行时偏过于它的要求，愚笨的人没有达到它的要求。中庸之道不被人真正的了解，也有其原因：贤德的人要求偏高于它的要求，不肖的人要求偏低于它的要求。这种普遍不懂得中庸的这种德性，就像人没有不吃不喝的，但很少有人能品出它的滋味一样。』

【原文】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译文】

孔子说：『中庸之道恐怕不能恰到好处的实行了！』

【原文】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译文】

孔子说：『舜大概算是最聪明的人吧！他喜欢请教别人，而且喜欢详审那些浅近的话。他隐去别人的不足，宣扬别人的长处，抓住过与不及这两个极端加以调和，用中庸之道去引导人们，大概这就是舜所以成为舜的原因吧！』

【原文】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译文】

孔子说：『人们都说自己聪明，却在利欲的驱使下像禽兽那样落入捕网、木笼和陷阱中，而且不知道躲避。人们都说自己聪明，选择了中庸之道，却坚持不到一个月。』

【原文】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译文】

孔子说：『颜回为人，选择了中庸之道。他得到这一善道，就牢牢记在心里，不把它忘掉。』

【原文】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译文】

孔子说：『天下国家可以平定治理，爵位俸禄可以辞掉，锋利的刀刃可以踩上去，惟独中庸之道不容易做到。』

【原文】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译文】

子路向孔子请教怎么才算『刚强』。孔子说：『你问的是南方人的刚强，或者是你这样的刚强，或者是北方人的刚强呢？用宽厚温和的态度教育别人，不报复别人的横暴无理，这是南方的君子就以这种容忍退让态度处世。枕着刀枪、穿着盔甲睡觉，在战场拼杀至死而不悔，这是北方人的刚强。你这类强悍的北方人就以武力胜人的态度处世。所以君子做到随和而又不迁就，这才是真正的刚强！君子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正的刚强！国家混乱、政治黑暗时，君子不改变穷困时的操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刚强！』

【原文】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译文】

孔子说：『寻求隐僻的道理，去做怪异的事情，虽然后世有人遵循他们，但我不做这样怪异的事。君子遵循中庸之道行事，有人半途而废，但我不能中途停止。君子依循中庸之道行事，避开人世不被人们了解却不悔恨，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地步。』

【原文】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译文】

君子的中庸之道，广泛而又细腻。普通男女虽然愚昧，但日常道理可以使他们明白。如果论及这些道理的高深之处，即使圣人也不完全懂得。普通男女虽然不贤，但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积德。如果要达到这些道理的最高境界，即使是圣人也有不能达到的。天地是漫无边际的了，那人们还有不满足的地方。因此，君子所行的中庸之道，就大处讲，天下没有可以承载的；就小处说，天下没有人能够剖析。《诗经·大雅》说：『雄鹰飞在高天，游鱼跃在深渊。』这是说对上对下都能详察。君子的中庸之道，开始于普通男女，达到最高境界，就天地合一了。

【原文】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

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译文】

孔子说：『中庸之道并不远离人们，有人在行道时使道远离人们，不可以叫做中庸之道。《诗经·豳风》说：「砍斧柄呀砍斧柄，样子就在你面前。」拿着斧柄作样子来砍柴，斜着眼睛就可以看见斧柄，还认为离得远。所以君子用人的道理来管理人，直到改正为止。忠和恕离中庸之道不远，不愿意别人加给自己的，也不要强加于人家。君子的行为准则有四项，我孔丘一种也不能完全做到。要求儿子孝顺父母，我不能完全做到；要求臣子效忠国君，我不能完全做到；要求弟弟敬爱兄长，我不能完全做到；要求朋友讲信用，我不能首先做到。平常道德的实行，日常言语的谨慎，我都有不足的地方，不敢不尽力去做；做得好的，也不敢说做得完美无缺。言语要顾及行动，行动也要顾及到言语。能这样做，君子还有什么言行不相应的呢！』

【原文】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译文】

君子处在自己的地位上行事，不做份外的事情。处在富贵的地位上，就做与富贵地位相称

的事；处在贫贱的地位上，就做在贫贱地位上的事；处在患难中，就做在患难中应做的事。君子无论处在什么地位，不会有不悠然自得的。

处在上位，不欺凌下位的人；居于下位，不巴结上位的人。自己正直就不会乞求别人，这样就没有怨恨。上不埋怨天命，下不归罪别人。所以君子安处自己的地位以等待天命的安排，小人则做冒险的事情以求得意外成功或免除不幸。孔子说：『射箭的道理有点像君子做人的道理，没有射中靶子，回过头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原文】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译文】

君子实行中庸之道，就像走远路，一定要从最近处开始；就像登高，一定要从最低处开始。《诗经·小雅》说：『夫妻恩爱共人生，如奏琴瑟悦耳鸣。兄弟团结在一起，和睦相处乐无穷。好好处理好家庭，妻子儿女乐融融。』孔子说：『像这样的家庭，做长辈的就会心满意足了。』

【原文】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

【译文】

孔子说：『鬼神表现的功德，真是美好啊！看不见它，听不到它的声音。它体现在万物之

中，而且不能有所遗漏。鬼神可以使天下的人，在祭祀前斋戒沐浴，穿戴华丽的衣冠，敬奉祭祀它们，鬼神好像舒缓飘浮在人们的上空，又好像在人们的左右。《诗经·大雅》说：「神灵来去难预料，出其不意便降临，岂可厌倦不尊崇？」鬼神隐匿虚无，又明显得很，诚心不可掩盖就像这样啊！』

【原文】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译文】

孔子说：『舜可算是一个大孝子吧！他有圣人的品德，有天子的尊位，四海之内都是他的财富，死后在宗庙中享受祭献，子子孙孙永远不断绝。所以，大仁大德的人必然会获得应有的地位，必然会享有应得的俸禄，必然会得到应有的名声，而且必然会享受天伦之乐。所以，天生万物，必定要依据其自身的材质来决定是否厚施，能栽培的就一定栽培，要倾覆的就只能倾覆。《诗经》说：「周王可敬又可亲，高尚品德天下闻，善抚黎民善任用，荣享福祉受天恩。上天之命常保佑，无边福祉再临门。」所以，大仁大德的人必然会得到上天之命而成为君王。』

【原文】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

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大夫，祭以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译文】

孔子说：『无忧无虑的人，大概只有文王吧！王季是他的父亲，武王是他的儿子。父亲创始，儿子继承。武王延续大王、王季、文王的伟业，消灭了殷商而取得天下。不仅本身没有失去显赫于天下的名声，而且被尊为真命天子，四海之内都是他的财富。死后在宗庙中享受祭献，子子孙孙持续不断。

武王晚年才接受上天之命为天子，周公完成了文王、武王的千秋德业，追尊大王、王季为王，用天子的礼节追祭祖先。这种礼节一直通达到诸侯、大夫以及士人、庶民。父亲是大夫，儿子是士人，父亲去世用大夫的礼节安葬，用士的礼节祭祀。父亲是士人，儿子是大夫，父亲去世，用士的礼节安葬，用大夫的礼节祭祀。一年的丧期，到大夫为止。三年的丧期，一直通达到天子。父母的丧期，不分贵贱都是一样的。』

【原文】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译文】

孔子说：『武王和周公，他们应该算是有孝道了。孝就是很好地继承前人的遗志，很好地完成前人未完成的事业。在四季的祭祀时期，要修缮祖庙，陈列祭器，摆设先王遗留下来的衣裳，进献时鲜的食品。宗庙的礼节是用来排列昭穆的；排列爵位的次序，为的是分辨贵贱；排列执事人员的秩序，是为了区别各人的才能；在众人劝酒的时候，晚辈要向长辈敬酒，目的是使恩泽延及地位低下的人。饮宴时按头发的黑白来定座位，是为了表明岁数的大小。站立在祭祀的位置上，行祭祀的礼节，奏祭祀的音乐，尊敬那些应该尊敬的人，热爱那些应该亲近的人，侍奉死去的人如同侍奉活着的人，侍奉亡故的人就像侍奉活着的人，这才是尽孝到极点。祭祀天地的礼节和夏祭、秋祭的意义，那么治理国家就像看手掌上的东西那样容易啊！』

【原文】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译文】

鲁哀公问治理国家之道。孔子说：『文王、武王的政治主张，典籍中有记载。有文王、武王那样的人存在，他们的政治主张就能实行；文王、武王那样的人不存在，他们的政治主张就

很难出现了。以人施政的道理在于使政治迅速昌明，以沃土种植树木的道理在于使树木迅速生长。政事就像蒲苇容易生长那样容易取得成效。所以，治理政事在于得到贤人，得到贤人在于国君的自身修养要靠道德，道德修养要靠仁爱。所谓仁，就是人和人之间相亲爱而以爱自己的亲人为重。所谓义，就是人们相处要适当，而以尊敬贤人为最重要。亲爱亲人有亲疏和尊敬贤人一样的差别，这都是礼仪产生出来的。处在下位的人得不到上面的支持，就不可能治理好民众。所以，君子不能不修养自身；想修养自身，不能不侍奉好亲人；想侍奉好亲人，不能不了解人；想了解人，不能不了解天道。』

【原文】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译文】

天下共行的道有五种，实行这些道的美德有三种。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妇，有兄弟，有朋友交往，这五种就是天下共行的道。智慧、仁爱、勇敢，这三种就是天下共行的美德。实行这些道和美德的方法是一样的。有的人生来就懂得这些道理，有的人学习以后才明白这些道理，有的人在艰难窘迫中经过学习懂得了这些道理。到了懂得的时候，结果是同样的。有的人心安理得地去实行这些道理，有的人是看到了好处才去实行这些道理，有的人是勉勉强强去实行这

些道理。到获得成功的时候，效果也是一样的。孔子说：『爱好学习才能有智慧，努力行善接近仁德，知道耻辱就接近勇敢。懂得这三种，就懂得修身养性；懂得修身养性，就懂得治理别人；懂得治理别人，就懂得治理天下国家。』

【原文】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译文】

凡是治理天下国家的有九条法则，这就是：修身养性，尊重贤人，热爱亲人，尊敬大臣，体恤群臣，爱民如子，招来各种工匠，安抚远方百姓，包容四方诸侯。修身养性，道德就能树立；尊重贤人，遇事不会疑惑；热爱亲人，伯叔、兄弟就不会怨恨；尊敬大臣，就不会迷误；体恤群臣，士人的报答之礼就会厚重；爱民如子，百姓就会更加乐业；招来各种工匠，财力就会充足；安抚远方百姓，四方的人就会归顺；包容四方诸侯，天下的人就会畏服。斋戒沐浴，穿戴着华丽的衣冠，不合乎礼的事情不做，这就是修身养性；摒弃说别人坏话的人，远离女色，

轻视钱物而重视道德，这是劝勉贤人的方法；加升他们的爵位，厚赐他们的俸禄，和恶相同，这是劝勉人们热爱自己亲人的方法；大臣下属众多，足够他差使命令，这是的方法；忠信待士，厚禄供养他们，这是劝勉士人的方法；按季节使用百姓，赋税要减轻，是劝勉百姓的方法；每天省察，每月考查，发给的粮米要和工效相称，这是劝勉各种工匠的方法；送往迎来，嘉奖善行，同情能力弱的人，这是安抚远方百姓的方法；承续断绝世系的诸侯，复兴覆灭的国家，治理混乱的秩序，扶持危难的国家，按时朝觐，聘问，送礼厚重，收礼菲薄，这是包容诸侯的方法。凡是治理天下国家的有九条法则，实行它的道理是一样的。

【原文】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身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译文】

任何事情，有准备就能成功，没准备就会失败。讲话之前有所确定，讲起话来就不会发生窒碍。做事之前有所确定，做起事来就不会寸步难行。行动之前有所确定，行动起来就不会产生疑

虑。实行大道之前有所确定，实行起来就会畅通无阻。处在下位的人得不到上面的支持，就不能治理好民众。想得到上面的支持有方法：交友要讲信用，如果朋友不相信自己，就不会得到上面的支持；要使朋友相信自己也有方法：对父母要孝顺，如果不能孝顺父母，就不会得到朋友的信任；孝顺父母也有方法：要使自己诚实，如果不能发自内心的『诚』，就不会孝顺父母；出于自己内心的『诚』也有方法：就是发扬自己善性，如果不能发扬自己的善性，就不会使自己出于『诚』。『诚』，是天道，实行这个『诚』，就是为人之道。作为天道的『诚』，不必勉强就自然得当，不必思虑就自然获得。从容符合天道，这就是圣人。实行这个『诚』，必须选择善道而且忠贞不渝地把握。广泛地学习，详尽地探究，慎重地思考，清楚地辨别，忠实地执行。不学也就算了，学了却不能掌握，不要停止；不问也就罢了，问了却不清楚，不要停止；不思考也就算了，考了却没结果，不要停止；不辨别也就罢了，辨别了却不明白，不要停止；不做也就算了，做了却不彻底，不要停止。别人一次能做好，我做一百次；别人十遍能做好，我做一千遍。果真能按这个道理去做，即使是愚蠢的人也一定会变聪明，即使是懦弱的人也一定会变刚强。

【原文】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译文】

出自自然的『诚』而明察事理，这叫做天性；由明察而达到『诚』，这叫做教化。『诚』就能明察，明察就能『诚』。

【原文】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

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译文】

只有天下至诚的圣人，才能尽量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尽量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尽量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尽量发挥万物的本性，就能尽量发挥人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自然生成和万物长育；可以赞助天地自然生成和万物长育，就可以和天地并立为三。

【原文】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译文】

那些次于圣人的贤人，能推究细小事物的道理，由此也可以达到『诚』，『诚』就会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会日益显著，日益显著就会明察事理，明察事理就会激动外物，激动外物就会改变人心，改变人心就会德化。因此说，惟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德化社会。

【原文】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译文】

有了至诚之道，可以预测未来的事情，国家将要兴盛，一定会有吉祥的预兆。国家要灭亡时，一定有妖孽作怪迹象。这可从蓍草、龟甲的占卜和人的仪容、动作中发觉。祸福即将来临之际，吉凶一定能预先知道。所以说有了至诚之道就像神灵一样。

【原文】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译文】

『诚』，是自然完成的；『道』，是自己形成的道路。『诚』，贯穿于万物的始终，没有『诚』就没有万物。所以，君子把『诚』看作是高贵的品德。诚者，物都得到完善。完成自己的修养就是仁，使万物得到完成就是智，仁和智是天赋的美德，综合了成己、成物的内外规律，因此经常实行无不合适。

【原文】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天地之道，可壹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黿鼉、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诗》曰：『惟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

【译文】

至诚是不休止的，不间断就可以长久延续，长久延续就可以得到验证，得到验证就更加悠久长远，悠久长远就能广博深厚，广博深厚就能高超明智。广博深厚，可以承载万物；高超明智，可以覆盖天下万物；悠久长远，可以使万物生长繁衍。广博深厚与地相配，高超精明与天相配，悠久长远像天地那样漫无边际。像这样，没有表现却自然彰显，没有行动却使万物改变，无所作为却获得了成功。

天地的法则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它自身诚一不二，化育万物，不可测度。天地的法则是：广博、深厚、高超、精明、悠久、长远。现在拿天来说，它由点点光明所积累，以至无穷无尽，日月星辰悬系在上面，覆盖着万物。现在拿地来说，它由一撮撮泥土所积累，以至广博深厚，承载华山而不觉得沉重，收容河海而不泄漏，万物被承载在大地上。拿现在山来说，它由片片小石堆积起来，以至高深莫测，草木生长在山上，禽兽栖居在山中，宝藏也从山里发掘出来。拿水来说，它由点点滴滴的水积蓄起来，以至深广莫测，鼋、鼍、蛟、龙、鱼、鳖都悠然自得生长在水中，各种财货也都从水中生出。《诗经·周颂》说：『天命至高永恒，庄严运转无穷。』指的是天之所以成为天的道理。『何等光明显耀，文王盛德纯洁。』指的是文王之所以成为文王，纯洁的品德熠熠生辉。

【原文】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

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译文】

伟大啊，圣人的道！它沐浴在天地间，使万物生长发育，它高深莫测。真是宽裕伟大啊，礼仪三百条，威仪三千条，等待圣人出来实行。因此说：如果不是至德的人，圣人的至极之道不能实行。因此君子尊崇德性，从事学问，使德性和学问日益博大精细，竭尽精细隐微，达到高超精明的境界，遵循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温习旧有的知识，获得新的理解和体会；为人忠厚而崇尚礼仪。所以身居高位的人不骄傲，身处下位的人不顶撞上司。国家政治清明，他的言一行可以使国家兴盛；国家政治黑暗，他的沉默可以明哲保身。《诗经·大雅》说：『知识渊博且明哲，自保身家无损伤。』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

【原文】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菑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译文】

孔子说：『愚蠢的人喜欢自以为是，卑贱的人喜欢独断专行。生活在当今的时代，却要复辟古代的道理，像这样的人，灾祸就会降临到他的身上。』所以说：不是天子，不议论礼制，不制定法度，不考订文字。现在天下统一，车轮之间的宽度相同，书写的文字形体相同，言行的伦理道德也相同。虽然有天子的位置，如果没有美德，不敢制作礼乐；即使有美德，如果没有天子的地

位，也不敢制作礼乐。孔子说：『我解说夏代的礼法，夏的后裔杞国不能作为验证；我学习殷代的礼法，有殷的后裔宋国存在；我学习周代的礼法，人们现在正在使用它，我遵从周礼。』

【原文】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早有誉于天下者也。

【译文】

君子治理天下有三件重要的事情：议礼、制度、考文。如能做好，那过失就少了。周以前的礼制，虽然好，但得不到验证。无法验证，民众就不相信。不相信。民众就不听从。地位卑贱的圣人，主张虽好，但没有尊贵的地位，民众也不相信。不相信，民众也就反对。所以君子治理天下的方法和原则，要以自身为根本，在平民百姓中得到验证，用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来考察而没有谬误，建立在天地间而没有违抗，得到鬼神的证实而没有疑问，等到百代以后圣人出来也不会有疑惑。所以君子的言行举止被世世代代作为天下人的法度和准则。远离他的有疑惑，这是了解世故。所以君子的言行举止被世世代代作为天下人的法度和准则。远离他的有仰慕之心，离得近的没有丝毫厌倦之意。《诗经·周颂》说：『在他国内无人怨，在此地受欢迎。望他日夜常勤勉，永在众口传美名。』君子无不是这样而美名流传天下的。

【原文】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译文】

仲尼崇尚尧舜，效法文王武王，上要依据天时的规律，下要沿袭水土的习性。就像天地，没有什么不能承载，没有什么不能遮掩的。好似四季的交错运行，太阳月亮的轮流照耀。天地间万物共同生长却井井有序，天地之道同时运行却不会相互干扰。小德如江河长流不息，大德敦厚化育万物，这就是天地伟大之处。

【原文】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译文】

只有天下最圣明的人，才能聪明有智慧，足以治理民众；宽厚、体贴，足以包容一切；奋发坚强，刚健坚毅，足以掌管天下大事；庄重中正，足以得到人们的尊敬；条缕明晰，详审明察，足以辨别是非，圣人的美德广博深远，时常会表现出来，就像天空那样广袤无际，像潭水

那样幽深难测。表现在仪容上，百姓无不敬佩；表现在言谈中，百姓无不信服；表现在行为上，百姓无不喜悦。因此，圣人的美名传扬中原，威振到少数民族地区。凡船只车辆和人力所能到达，上天覆盖，大地承载，日月照耀，霜露降下的地方，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尊崇和亲近圣人的。所以说圣人的美德可以和天相配。

【原文】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译文】

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谋划天下的大法常规，树立天下的根本，了解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这哪里会有偏倚呢？他的仁心诚挚，思虑像潭水那样幽深，美德像苍天那样广袤无边。如果不是确实聪明智慧而通达天赋美德的人，谁又能了解他呢？

论语

学而

【原文】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译文】

孔子说：『学得了知识并不断地去温习它，不也很快乐吗？志趣相投的朋友远道而来，不也是很快活吗？别人不赏识自己，却不怨恨人家不也是有修养的君子吗？』

【原文】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译文】

有子说：『为人能做到孝顺父母，尊重兄长，但总是喜欢触犯上司的人，是极少的；不喜欢触犯上司却总是造反作乱的人，是从来没有的。君子致力于根本问题，根本建树起来，人生的大道理自然就会产生。孝顺父母，尊重兄长，大概就是仁爱的根本吧。』

【原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译文】

曾子说：『我每天都要对三件事作一番自我反省：替别人办事，有不尽心竭力的地方吗？与朋友交往，有不守信用的地方吗？老师传授的学业，有不温习的地方吗？』

【原文】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译文】

孔子说：『治理拥有兵车千辆的国家，处理政事应当谨慎严肃而且恪守信用，要节约费用，爱惜人民，征调劳力要在农闲季节。』

【原文】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译文】

孔子说：『做学生的年轻人在家要孝顺父母，出外要尊重兄长，做事要谨慎诚实，要广泛地和大众友爱相处并亲近有仁德的人。这些做完后，有了余暇，就要学习《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的知识。』

【原文】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译文】

子夏说：『一个人能崇尚贤德，轻视女色，侍奉父母能竭尽其力，侍奉君主能舍身忘死，和朋友交往能诚实可信。这种人虽然没有受过教育，我也一定说他有学问了。』

【原文】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译文】

孔子说：『君子如果自己不庄重，就没有威望。即使学习知识，也不会牢固。要以忠厚诚实为主，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朋友。有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

【原文】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译文】

子禽问子贡说：『先生每到一个国家，一定能了解到这个国家的政事，是自己求得的呢，还是人家主动告诉的呢？』子贡说：『先生是靠他的温和、善良、庄重、俭朴、谦逊的美德得来的。先生求得的方法，恐怕不同于别人求得的方法吧！』

【原文】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译文】

孔子说：『一个人，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观察他的行为；三年后仍不改变父亲所奉行的原则，可以说是履行孝道了。』

【原文】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译文】

有子说：『礼的作用，以和谐为最可贵。古代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也以此为贵。小事大事都遵循它，那么也有行不通的地方，那就是知道和谐可贵而一味追求和谐，而不去用礼的规范节制它，也是不可行的。』

【原文】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译文】

有子说：『信约符合义理，诺言就可以兑现。恭敬合乎的礼节，就能免遭耻辱。所依靠的都是关系亲近的人，也就可靠了。』

【原文】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译文】

孔子说：『君子饮食不追求饱餍，居住不追求安逸，做事勤奋敏捷，说话谨慎小心，接近有道德的人并且纠正自己的缺点，可以说是好学的人了。』

【原文】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以。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译文】

子贡说：『贫穷却不巴结谄媚，富有也不自大骄横，这种人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但还不如贫穷而心中安乐，富有而喜好礼节的人。』子贡说：『《诗经·卫风》上说：「好似切磋精美，恰如琢磨细白，精益求精。」就是您说的这个意思吧？』孔子说：『端木赐呀！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因为告诉你已往的事，你就能领悟将来的事。』

为政

【原文】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译文】

孔子说：『用法律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治百姓，百姓只求免受处罚而没有增强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义统一百姓，百姓不但知道廉耻而且能走上正道。』

【原文】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译文】

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岁在道德学问上有所建树，四十岁通畅事理而不迷惑，五十岁理解了人生命运这一道理，六十岁听人讲话能辨明是非，七十岁做事便能随心所欲而不致于超越准则和规矩了。』

【原文】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译文】

孟懿子向孔子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礼节。』樊迟说：『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说：「不要违背礼节。」』樊迟为孔子赶车，孔子告诉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孔子

说：『父母在世，按照规定的礼节侍奉他们；父母去世，按照规定的礼节埋葬他们，祭祀他们。』

【原文】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译文】

子游问孝道。孔子说：『如今的孝道，是说能奉养父母就行了。其实，连狗，马也都有人养活，假若没有发自内心的尊敬，那么对待父母和养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

【原文】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译文】

子夏问孝道。孔子说：『难的是经常保持和颜悦色。有了事情，做子弟的尽力操劳；有酒有菜，做父兄的多享用，难道这些就认为是孝吗？』

【原文】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译文】

孔子说：『我整天给颜回讲学，他从不发表不同意见，如同一个愚笨的人。但是，事后我考察他在家的言论，对于我的话还都能有所发挥，可见颜回并不愚笨。』

【原文】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译文】

孔子说：『对一个人，观察他所做的事情，考察他做事的动机，再从内心了解他对好恶的态度，这个人怎么能隐藏自己的真相呢？这个人怎么能隐藏自己的真相呢？』

【原文】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译文】

孔子说：『温习了旧的知识，便能了解新的知识并有新的体会，这样就可以做老师了。』

【原文】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译文】

子贡问怎样才能做个君子。孔子说：『先把事情做在没说之前，做了之后再说。』

【原文】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译文】

孔子说：『仲由！我教你的学会了吗。知道的事情就说知道，不知道的事情就说不知道，这才是聪明的求知态度。』

【原文】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译文】

子张要学习怎样求得禄位。孔子说：『要多听，有疑问的地方予以保留，其余有把握的地方谨慎地去做，这样就会减少错误。要多看，有疑问的地方予以保留，其余有把握的地方谨慎地去做，这样就可以减少后悔。说话少错误，行为少后悔，禄位就在其中了。』

【原文】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译文】

鲁哀公问道：『怎样做才能使老百姓信服呢？』孔子答道：『把提拔正直的人放在奸邪的人之上，老百姓就会信服。把提拔奸邪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之上，老百姓就不会信服。』

【原文】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译文】

季康子问道：『要想使百姓恭敬、忠诚又互相劝勉，怎么办才行？』孔子说：『用庄重而严肃的态度对待他们，老百姓就会恭敬。你能孝顺父母，慈爱幼弱，老百姓就会忠诚。你能提拔有德才的好人，教育能力差的人，老百姓就互相勉励上进了。』

【原文】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译文】

有人对孔子说：『您为什么不做官？』孔子说：『《尚书》上说：「孝呀，只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种风气推广到政治生活中去。」这就是参与政事了，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

【原文】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译文】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我不知道他怎么在社会上站住脚。就像牛车和马车一样，没有车前横木的活栓，怎么能够行路呢！』

【原文】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译文】

子张问：『今后十代的礼仪制度能够预先知道吗？』孔子说：『殷商因袭夏代的礼仪，有所增减也是可以知道的。周代沿袭殷商的礼仪，有所增减也是可以知道的。今后如果有谁来继承周朝的礼仪，即使百代以后，也是可以知道的。』

【原文】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译文】

孔子说：『不应该祭祀的鬼神而去祭祀它，这是谄媚。大义当前却袖手旁观，这是怯懦的胆小鬼。』

述而

【原文】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译文】

孔子说：『只传述而不创作，相信并爱好古代文化典籍，我暗自和老彭（殷商的一位贤大夫）相比。』

【原文】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译文】

孔子说：『默默地记住学得的知识，刻苦学习而不满足，教诲别人而不知疲倦，这对我会有什么困难呢？』

【原文】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译文】

孔子说：『德行不去修养，学问没能研究，听到仁义的事情而不能去做，有了过错而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所忧虑的阿！』

【原文】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译文】

孔子说：『不到他冥思苦想而想不通时，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说出而又说不明白时，不去开导他。你举出一个角，他却不能由此推知其他三个角，就不能再教他了。』孔子在有丧事的人家旁边吃饭，从来不曾吃饱过。

【原文】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译文】

孔子对颜回说：『有人举用，就出仕；不用，就退隐。只有我和你才有这种修养。』子路说：『如果让你统帅三军作战，那么，你找谁协助呢？』孔子说：『空手打老虎，赤脚渡黄河，死了也不知后悔的人，我是不要他协助的。我要的一定是那些遇事谨慎小心，善于谋划而能成功的人。』

【原文】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译文】

孔子说：『财富如果可以求得，即使是下等的差使我也去干。如果不可以求得，还是干我

自己所喜欢的事。』

【原文】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译文】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有三个月的时间尝不出肉的味道。他说：『没有料到，音乐竟能达到如此美妙的境界！』

【原文】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译文】

冉有说：『老师会协助卫君吗？』子贡答道：『好吧，让我去问一问他。』子贡走进孔子的房间，说：『伯夷、叔齐是什么人呢？』孔子说：『是古代的贤人啊！』子贡说：『后来他们怨悔了吗？』孔子说：『他们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有什么怨悔呢？』子贡出来便对冉有说：『老师不会协助卫君的。』

【原文】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译文】

孔子说：『吃粗饭，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其中也自有一番乐趣。用不正当的手段从而发财和做官，对于我来说，就好像是天空中飘浮的过眼烟云。』

【原文】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译文】

叶公向子路了解孔子，子路没有回答。孔子说：『你怎么不说：「他的为人，发愤起来，就忘记了吃饭；快乐起来，就忘记了忧愁，不知不觉，衰老来到了眼前，如此罢了。」』

【原文】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译文】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寻求的结果。』

【原文】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译文】

孔子说：『三个人在一起走路，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师。我选择他们的长处，向他学习。对他们的缺点，作为借鉴加以改正。』

【原文】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译文】

孔子说：『你们几位学生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隐瞒的吗？我没有什么要隐瞒你们的，没有

什么事情不让你们知道的，这是我孔丘的为人。』

【原文】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译文】

孔子说：『圣人，我是不能再见到了，能够见到君子就可以了。』孔子又说：『善良的人，我是不能再见到了，能够见到有操守的人也就可以了。本来没有却装作有，虚浮却装作充实，贫穷却装作豪华，这样的人就难得有操守了。』

【原文】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译文】

孔子说：『大概有一种自己不懂却妄自造作的人，我没有这种毛病。多听听，选择其中好的跟着去做；多看看，然后记在心里，这与生而知之相比是次一等的求知方法。』

【原文】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译文】

互乡（地名）这地方的人很难讲话，有个少年受到孔子接见，学生们感到困惑。孔子说：

『我赞许他们进步，不赞许他们退步，又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干干净净地来，就应看他干净的一面，不要老是抓住过去不放。』

【原文】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译文】

陈司败问：『鲁昭公懂得礼吗？』孔子说：『他懂得礼。』孔子退了出来，陈司败向巫马期作揖行礼并请他走近自己，说：『我听说君子不偏袒，孔子也偏袒吗？鲁昭公从吴国娶了一位夫人，鲁国和吴国同是姬姓，不便叫「吴姬」，改称吴孟子。鲁君若是懂得礼，谁不懂礼呢？』巫马期把这些话告诉孔子。孔子说：『我很庆幸，一旦有了过错，人家一定会知道的。』

【原文】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译文】

孔子说：『如果说到「圣」和「仁」，那我怎么敢当呢？不过，在这方面做起来不满足，教诲别人不知疲倦，倒还可以这样说吧！』公西华说：『这正是弟子们所学不到的呀！』

【原文】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

子曰：『丘之祷久矣。』

【译文】

孔子病重，子路请求祈祷。孔子说：『有这种事吗？』子路答道：『有的。《诔》文中说：「为你向天神地神祈祷。」』孔子说：『我早就祈祷过了，你们何必祈祷呢？』

【原文】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译文】

孔子说：『奢侈就显得不恭顺，俭省就显得鄙陋。与其不恭顺，宁肯鄙陋。』

【原文】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译文】

孔子说：『君子胸怀平坦宽广，小人心中经常忧伤。』

子罕

【原文】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译文】

达巷党有一个人说：『孔子真伟大呀！学问渊博，可惜没有什么专长而出名。』孔子听了这话便谦虚地对学生说：『我专门干什么呢？专门驾车呢？专门射箭呢？我还是专门驾御车马吧！』

【原文】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译文】

孔子说：『用麻布做礼帽，这是符合礼仪的。现在改用黑丝，更俭省些，我赞同大众的做法。臣子朝见君主，先在堂下叩拜，这是符合礼制的。现在却在堂上叩拜，这就有些傲慢了，即使和大众的做法相违背，我还是要先在堂下叩拜的。』

【原文】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译文】

孔子被拘禁在匡地，说道：『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文化典籍不是都在我这里吗？老天要是想灭掉这些文化遗产，那我也不能掌握它了。老天要是不想丧失这些文化遗产，那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原文】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译文】

太宰（官名）向子贡问道：『孔夫子是有德的圣人吗？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

『本来就是老天要让他成为有德的圣人，又使他多才多艺的。』孔子听到这话，说：『太宰了解我吗？我小时候很贫贱，所以学会很多鄙薄的技艺，君子需要学会很多技艺吗？不要很多呀！』

【原文】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译文】

孔子说：『我真有很多知识吗？是没有的。有一个乡下人来问我，对他的所问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把问题的始末反复推敲，然后尽心地答复他。』

【原文】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译文】

孔子说：『凤凰不再飞来了，黄河的龙马也没有驮出图画了，太平盛世的吉兆没有出现，我这一生大概就这样了吧！』

【原文】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译文】

孔子遇见穿丧服的、戴礼帽穿礼服的和瞎了眼睛的人，即使他们年轻，也一定站起来。如果经过他们身旁，也一定快步走过去。

【原文】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

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

【译文】

颜渊长声叹息说：『老师的道德学问，仰望着它，更显得高大；钻研它，越觉得深固。放开眼，它像是在前面；转眼间，它又像是在后面。老师一步一步地善于诱导我们，用各种文献来丰富我们的知识，用礼来约束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我们就是想停止不前也不可能，我们也用尽了自己的才能，好像在前面有什么高大的建树一样，即使想要跟上他，却没有一条适当的途径达到啊！』

【原文】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译文】

孔子病重，子路让他的学生给孔子充当家臣，准备后事。当病情好转后，孔子说：『很久了吧！仲由干这种欺诈的事。我本没有家臣却成了有家臣。我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况且我与其死在家臣手里。还不如死在你们这些学生的手里，而且我即使不能用隆重的葬礼来治丧，我能死在路上吗？』

【原文】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译文】

子贡说：『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放在匣子里收藏起来呢？还是求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

呢？』孔子说：『卖掉吧！卖掉吧！我等着识货的人哩！』

【原文】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译文】

孔子想到九夷去居住。有人说：『那里风俗鄙陋，怎么办呢？』孔子说：『君子住在那里，有什么鄙陋的呢？』

【原文】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译文】

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对乐曲进行了订正，《雅》和《颂》都进行了整理分类。』

【原文】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译文】

孔子说：『出门就服侍公卿，在家就侍奉父兄，遇到丧事不敢不尽礼仪，饮酒不能过量。这些事对我会有什么困难呢？』

【原文】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译文】

孔子站在河边上说：『流逝的时光就像这流水一样啊！昼夜不停。』

【原文】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译文】

孔子说：『譬如用土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堆成了，停下来不堆了，这是我自己要停止的。譬如用土平地，虽覆一筐土，仍要继续前进，那也是我自己要前进的。』

【原文】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译文】

孔子在谈到颜渊时说：『很可惜呀！我只看见他不断进步，没有见过他停止不前。』

【原文】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译文】

孔子说：『庄稼只长苗而不开花，是有的吧！只开花而不结果的，也是有的吧！』

【原文】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译文】

孔子说：『年轻人是可敬畏的。怎么能知道他们的将来不如现在的人呢？一个人到了四十、五十岁还没有名声，这也就不值得敬畏了。』

【原文】

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译文】

孔子说：『符合准则的话，能不听从吗？改正错误就可贵。恭维顺从的话，能不高兴吗？只是高兴而不去分析，只是听从而不去改正，这种人我对他是没有办法的了！』

【原文】

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译文】

孔子说：『穿着破旧的丝棉袍和穿着狐貉皮袄的人站在一起，坦然而不觉得羞耻的，那大概是仲由吧！《诗经·邶风》上说：「莫去贪财嫉妒，何事不能吉祥？」』子路听了，经常念着这二句诗。孔子说：『仅是这一点就自满了，怎么能够得上好呢？』

【原文】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译文】

古诗说：『棠棣树的花朵啊！随风飘转。哪能不想念你呢？只是相距太远。』孔子说：『你是不去想念，真的想念，哪有什么远的呢？』

颜渊

【原文】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译文】

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使言语行动都合乎礼仪，这就是仁。有朝一日能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都合于礼，那么天下人就称赞你是个仁人了。实行仁德要靠自己，难道还要靠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实行仁德的具体条目。』孔子说：『不合于礼的东西不看，不合于礼的言论不听，不合于礼的言论不说，不合于礼的事情不行动。』颜渊说：『我虽然不聪明，请让我照着您说的这些话去做吧！』

【原文】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译文】

仲弓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出外做事好像接待贵宾那样谨慎，役使老百姓就像承办重大的祭祀那样认真，自己不想干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去干。在邦国任职无所怨恨，在家闲居也无所怨恨。』仲弓说：『我虽然不聪敏，请让我照着你说的这些话去做吧！』

【原文】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译文】

司马牛问什么是仁。孔子说：『所谓有仁德的人，他说话迟缓而谨慎。』司马牛说：『他说话迟缓而谨慎，这就叫仁吗？』孔子说：『仁做起来很难，说话能不迟缓谨慎吗？』

【原文】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译文】

司马牛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虑，不害怕。』司马牛说：『不忧虑，不害怕，就可以叫作君子了吗？』孔子说：『自我反省，问心无愧，那还有什么忧愁和可害怕的呢？』

【原文】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译文】

司马牛忧愁地说：『人家都有兄弟，唯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人说：死生决定于命运，富贵决定于上天。』君子做事谨慎而没有差错，待人谦恭而有礼貌，那么天下的人都是自己的兄弟，君子何必忧虑没有兄弟呢？』

【原文】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

【译文】

子张问什么是明智。孔子说：『对于那些不知不觉像水一样慢慢渗透进来的谗言、亲身所受到的诬告，在你那里不能通行，可以说是明智了。对于那些不知不觉像水一样慢慢渗透进来的谗言、亲身所受到的诬告，在你那里全不放在心上，可以说是境界高远了。』

【原文】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译文】

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而去掉一项，在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而去掉一项，在这二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谁都不免一死，得不到百姓的信任就无法立足。』

【原文】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译文】

棘子成说：『君子只要本质朴实就行了，还要什么文采呢？』子贡说：『可惜呀，先生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文采离不开本质，本质同样也离不开文采，不是和犬羊的皮毛无区别了吗？』

【原文】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译文】

鲁哀公向有若问道：『年成欠收，国家财用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十分抽一的税法呢？』哀公说：『十分抽二我还不够用，怎么能实行十分抽一的税法呢？』有若说：『如果百姓的财用充足，您怎么会不充足？如果百姓的财用不充足，您又怎么会充足呢？』

【原文】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祇以异。」』

【译文】

子张问怎样增强德性，辨别疑惑。孔子说：『以忠诚信实为主，靠近正义，就能增强德性。喜欢一个人，就想让他长寿；厌恶一个人，就想让他快死。既要他长寿，又要他快死，这就是困惑了。「这样确实对自己毫无益处，只是使人家奇怪罢了。」』

【原文】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译文】

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治理国家。孔子答道：『国君的行为要符合国君的要求，臣子的行为要符合臣子的要求，父亲的行为要符合父亲的要求，儿子的行为要符合儿子的要求。』齐景公说：『说得好啊！要是真的国君的行为不符合国君的要求，臣子的行为不符合臣子的要求，父亲的行为不符合父亲的要求，儿子的行为不符合儿子的要求。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得到吗？』

【原文】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译文】

孔子说：『依据一方的言词就能够对诉讼作出判决的人，恐怕只有仲由了吧！』子路所承诺的事情，不隔夜。

【原文】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译文】

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怎样治理国家，他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亲近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执掌国政，哪能用杀人的办法呢？您想做好事，而老百姓就会跟着做好事了。

君子的德行好比是风，小人的德行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一定是顺风倒。』

【原文】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译文】

子张问道：『读书人怎样做才称得上通达呢？』孔子说：『你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呢？』子张说：『在诸侯国一定有名声，在大夫之家也一定有名声。』孔子说：『这是名声，不是通达呀！所谓的通达就是品质正直，办事合理，善于察言观色，甘居别人之下。这种人在诸侯国一定通达，在大夫之家也一定通达。至于名声，表面上似乎爱好仁德，而行动却相违背，自己还以仁人自居而不怀疑。这种人在诸侯国一定有虚名，在大夫之家也一定有虚名。』

【原文】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译文】

樊迟陪伴孔子在舞雩台下游览。樊迟说：『请问怎样增强德性，去除隐恶，辨别疑惑呢？』孔子说：『问得好啊！工作在先，得利在后，不是增强德性了吗？批评自己的错误，不攻击别人的坏处，不就能消除隐恶了吗？因一时的愤怒而忘记了自身的安危，以至祸及父母，这不是迷惑吗？』

【原文】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译文】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护别人。』他又问什么是聪明。孔子说：『能了解人。』樊迟不太明白。孔子说：『提拔那些正直的人，罢黜那些邪曲的人，这样就能使邪曲的人也正直起来。』樊迟从孔子那里退出来，遇见了子夏，说：『刚才我见到老师问什么是聪明，老师说：「提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曲的人，这样就能使邪曲的人也正直起来。」这话是什么意思？』子夏说：『这话的内容很丰富啊！舜治理天下时，从众人中挑选，任用了皋陶，那些不仁德的人就远离了。汤治理天下时，从众人中挑选，任用了伊尹，那些不仁德的人就远离了。』

子路

【原文】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译文】

子路问怎样治理国政。孔子说：『对老百姓，先用仁德教导他们，然后使役他们。』子路请求多讲一些。孔子说：『办事孜孜不倦。』

【原文】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译文】

仲弓做季氏的总管，问怎样管理政务。孔子说：『先用仁德教导官吏，赦免他们小的过错，选拔贤良的人才。』仲弓说：『怎么知道是贤良人才而先拔他们呢？』孔子说：『选拔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埋没吗？』

【原文】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译文】

子路说：『卫国君主等着您去治理国政，您准备先干什么呢？』孔子说：『一定先正名！』子路说：『有这个道理吗？您太迂腐了吧！您怎么正名呢？』孔子说：『真粗野呀！仲由。君子对于自己所不懂的事情，一般是放在一边，不随便乱说的。名不正，说话就不顺理；说话不顺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所以，君子每定一个名，一定要能说出道理来；说出来的道理，一定要能做得到。君子对自己所说的道理，不能苟且马虎罢了。』

【原文】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译文】

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他又请求学习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以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啊！在上位的人讲究礼仪，老百姓没有敢不尊敬的；在上位的人讲究诚信，老百姓没有敢不说真话的；在上位的人办事合宜，老百姓没有敢不服从的；在上位的人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负着孩子来投奔，哪里还用得着亲自去种庄稼呢？』

【原文】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译文】

孔子说：『读完《诗经》三百篇，把政务交给他，却办不成功；派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应酬答对。即使读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原文】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译文】

孔子谈到卫国的公子荆时说：『他善于持家，当刚刚有一点家产时便说：「差不多够用了。」

当他有了少量的家产时又说：「差不多完备了。」当他富有的时候就说：「差不多够华美了。」』

【原文】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译文】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替他赶车。孔子说：『卫国人口真稠密呀！』冉有说：『人口多了，还应该增加些什么呢？』孔子说：『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起来后又该增加些什么呢？』孔子说：『教育他们。』

【原文】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译文】

孔子说：『如果官吏自身行为端正，那么治理国政还会有什么困难呢？连自身的行为都不端正，又怎么能纠正别人呢？』

【原文】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译文】

冉有从朝廷回来，孔子说：『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冉有回答：『有政务缠身。』孔子说：『那只是一般事务罢了，如果有政事，即使不让我参与，我也会知道的。』

【原文】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译文】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起来，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话虽不能这样说，大致还是接近的。有人说：「做国君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国君艰难，不就是接近了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了吗？』鲁定公说：『一句话可以使国家灭亡，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话虽不能这样说，大致还是很接近的。有人说：「我做国君没有别的乐趣，只是说话无人违抗罢了。」如果说的话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也很好吗？如果说的不正确，也没有人违抗，不就是接近了一句话可以使国家衰亡了吗？』

【原文】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译文】

子夏做莒父邑的长官，问怎样治理政务。孔子说：『凡事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求快反而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图小利就办不成大事情。』

【原文】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译文】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家乡有个直率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儿子便去告发作证。』孔子说：『我家乡的直率和这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率也就在这里面了。』

【原文】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译文】

樊迟问怎样实行仁德。孔子说：『闲居在家，举止端庄；办起事来，严肃认真；待人接物，诚心实意。这几点即使到了夷狄那些边远的地方，也不能丢弃。』

【原文】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译文】

子贡问道：『怎样做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自己做事要有羞耻之心，出使外国不辱没君主的使命，可以说称得上是士了。』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怎样？』孔子说：『宗族的人称赞他孝敬父母，本乡的人称赞他敬重兄长。』子贡又说：『请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话必求兑现，行动必求贯彻始终，这是浅陋固执的小人哪！不过，也可以称得上是次一等的

士了。』子贡说：『现在这些在位做官的人怎么样？』孔子说：『哎！这些器量狭小的人，算得了什么呢？』

【原文】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译文】

孔子说：『如果不能与言行中庸的人交往，一定要与激进狂放和耿直自守的人交往。激进的人锐意进取，耿直的人不做坏事。』

【原文】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译文】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人若无恒心，不能做巫医。」这话说得好啊！《易经》上说：「三心二意，翻云覆雨，难免招来羞辱。」』孔子又说：『这话的意思是：没有恒心的人就不要去卜卦了。』

【原文】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译文】

子贡问道：『一乡的人都喜欢他，这人怎么样？』孔子说：『不一定好。』子贡又问：『一乡的

人都厌恶他，这人怎么样？』孔子说：『也不一定坏。不如一乡的好人都喜欢他，一乡的坏人都厌恶他。』

【原文】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译文】

孔子说：『君子容易共事，讨他的喜欢却困难。不用正当的方法去讨他喜欢，他是不会喜欢的。当他使用人的时候，量才录用。小人难于共事，讨他的喜欢却容易。用不正当的方法去讨他喜欢，他也会喜欢。至于使用人的时候，他是求全责备的。』

【原文】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译文】

子路问道：『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对人诚心实意，互相勉励，亲善和悦，可以称为士了。朋友之间要诚心实意，互相勉励；兄弟之间要亲善和悦。』

季氏

【原文】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

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译文】

季氏准备攻打颛臾。冉有、子路来见孔子，说：『季氏准备对颛臾用兵。』孔子说：『冉求！周任有句话说：「具有什么能力，就担任什么职务。呀！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吗？颛臾，从前周天子曾封它主持东蒙山的祭祀，而且那地方早已划归鲁国疆域以内，又是国家的臣属，为什么要攻打它吗？』冉有说：『季氏想要这么干，我们两个做臣的都不同意。』孔子说：『冉求！周任有句话说：「具有什么能力，就担任什么职务。不具备那样的能力就辞职不干。」譬如一个盲人遇到了危险而不去扶持，跌倒了又不把他搀扶起来，那么还要那个助手干什么呢？再说你的话也是错的。老虎、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龟甲、美玉在匣子里被毁坏掉，难道这不是守护者的过错吗？』冉有说：『如今颛臾城墙坚固，而且离季氏的封地费邑又很近。现在若不攻下来，日后一定给子孙后代留下祸患。』孔子说：『冉求！君子就讨厌那些不说自己贪求却一定另找托辞的人。我听说过：有国的诸侯和有家的大夫，不必担心人口稀少，而应担忧财富分配不均；不必担心财富少，而应担忧境内不安宁。因为财富分配平均，就无所谓贫穷；境内和睦团结，就不觉得人口稀少；国家安定太平，就不会有倾

覆的危险。如果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附，那就要修治礼乐仁德而使他们自动来归附。他了之后，就要使他们安定下来。如今子路和冉求二人辅佐季氏，远方人不归服，而不能使他们自动来归附；国家分崩离析，而又不能保护；反而要在国内兴兵动武。我担心季孙的忧患不在于颛臾，而是在宫廷内部吧！』

【原文】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译文】

孔子说：『天下政治清明，礼乐的制订以及军队出征都由天子决定；天下腐败黑暗，礼乐的制订以及军队出征便由诸侯决定。政令出自诸侯，大约延续十代而不丧失权柄的就很少了；如果是大夫的家臣把持国家大权，能延续五代而不丧失的就很少了。天下政治清明，政权不在大夫手中。天下政治清明，平民百姓不会议论朝政。』

【原文】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译文】

孔子说：『爵禄的赐予不是由鲁国公室决定，已经有五代了。政权下落到大夫手中也有四代了。所以鲁桓公的三支后代——季孙、孟孙、叔孙也该衰微了。』

【原文】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译文】

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同正直的人交朋友，同诚实的人交朋友，同多闻的人交朋友，这是有益的。同善于逢迎的人交朋友，同阳奉阴违的人交朋友，同尖嘴利舌的人交朋友，这是有害的。』

【原文】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

【译文】

孔子说：『有益的乐趣有三种，有害的乐趣也有三种。以节制礼节为乐，以宣扬别人的长处为乐，以多交贤良的朋友为乐，是有益的。以骄奢淫逸为乐，以游荡无度为乐，以聚众宴饮为乐，这是有害的。』

【原文】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译文】

孔子说：『侍奉君子容易犯三种过失：不该说的话却急于先说，这叫心中急躁；应该说的

话却不说，这叫故意隐瞒；不看别人的脸色便贸然开口，这叫有眼无珠。』

【原文】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译文】

孔子说：『君子有三件事应该戒除：年少之时，血气尚未成熟定型，力戒贪恋女色；到了壮年，血气正当充沛旺盛，力戒好斗；等到年老，血气已经衰弱不足，力戒贪得无厌。』

【原文】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译文】

孔子说：『君子敬畏三件事：敬畏天命，敬畏在位的权贵大人，敬畏圣人的言论。小人不懂得天命，所以也不敬畏，轻慢权贵大人，亵读圣人的言论。』

【原文】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译文】

孔子说：『生下来就通晓事理的人是上等，经过学习才通晓的是次一等的，遇到困难才学习的是又次一等的，遇到困难也不愿学习的，这种人是最下等的。』

【原文】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译文】

孔子说：『君子有九点要想到：看，要想着是否看清了；听，要想着是否听明白了；脸色，要想着是否平和；容貌，要想着是否恭敬；言语，要想着是否忠实；做事，要想着是否谨慎；有疑问，要想着是否请教别人；愤怒，要想着是否有后患；遇见财利，要想着是否该取。』

【原文】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译文】

孔子说：『看见好的，好像唯恐赶不上一样去努力追求；看见坏的，好像手伸进沸水里一样急忙避开。我见过这样的人，也听到过这样的话。隐居起来以求施展自己的志向，实行道义以求实行自己的主张。这样的话我听到过，这样的人我还没见过。』

【原文】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译文】

齐景公有四千匹马，到死的时候，老百姓都认为他没有什么德行值得称道的。伯夷、叔齐

兄弟二人饿死在首阳山下，老百姓到今天还称颂他们。『实在不是因为他富有，只因为他品德超群。』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原文】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言。」鲤退而学《礼》。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译文】

陈亢向孔子的儿子伯鱼问道：『你在老师那里听到过不同的教诲吗？』伯鱼回答说：『没有。他老人家曾经独自站在堂上，我从庭前快步走过，他老人家说：「学过《诗》吗？」我说：「没有。」他老说：「不学《诗》，就无法说话。」我退出以后，就学起《诗》来。还有一天，他老人家又独自站在堂上，我从庭前快步走过。他老人家说：「学礼了吗？」我答道：「没有。」他老又说：「不学礼，就无法立身处世。」我退出以后，就学起礼仪来。我只听到这两次。』陈亢回去高兴地说：『问一件事却得了三点收获。听到了学《诗》，听到学《礼》，还听到君子不偏爱自己的儿子。』

子盂 子

庄暴见孟子

【原文】

庄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与众乐乐，不若与人。』曰：『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译文】

齐国的臣子庄暴来见孟子，说：『我被大王召见时，王告诉我，他喜欢音乐，我不知该怎

样回答。』接着问道：『喜欢音乐，究竟好不好？』

孟子说：『大王如果非常喜欢音乐，那齐国想必很不错吧！』

过了些时，孟子拜见齐王问道：『大王曾经告诉庄暴，说您喜欢音乐有这回事吗？』

齐王不好意思地说：『我并不是喜欢古代先王的雅乐，只是喜欢一般世俗的音乐而已。』

孟子说：『既然您非常喜欢音乐，那齐国想必是很不错了，现在的音乐也是由古代音乐发展而来的呀！』

齐王说：『这个道理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说：『一个人单独欣赏音乐感到快乐，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感到快乐，究竟哪一种更快乐？』

齐王说：『当然是跟别人一起欣赏更快乐。』

孟子说：『跟少数人一道欣赏音乐感到快乐，跟多数人一块儿欣赏音乐也感到快乐，究竟哪一种更快乐。』

齐王说：『当然是跟多数人一块儿欣赏更快乐。』

孟子趁势接着说：『就让我为您谈谈音乐欣赏的问题吧。假若大王现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钟鸣鼓响的声音，又听到吹箫奏笛的声音，全都感到头痛脑胀，愁眉苦脸地互相议论：「我们的君王如此喜欢打猎，百姓们听到您车马的声音，看到华丽的旗帜仪仗，全部感到头痛脑胀，愁眉苦脸地互相议论：「我们的君王如此喜欢音乐，为什么让我们苦到这般地步呢？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东逃西散。」假若大王在这儿打猎，百姓们听到您车马的声音，看到华丽的旗帜仪仗，全部感到头痛脑胀，愁眉苦脸地互相议论：「我们的君王如此喜欢打猎，为什么让我们苦到这般地步呢？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东逃西散。」为什么百姓们会如此呢？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大王只图自己

快乐而不跟百姓一道同享欢乐啊！

『假若大王现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钟鸣鼓响的声音，又听到吹箫奏笛的声音，全都感到欢欣鼓舞，眉开眼笑地彼此议论道：「我们的君王大概很健康吧，不然的话，怎么能够欣赏奏乐呢？」假若大王在这儿打猎，百姓们听到您车马的声音，看到华丽的旗帜仪仗，全都感到欢欣鼓舞，眉开眼笑地彼此议论道：「我们的君王大概很健康吧，不然的话，怎么能外出打猎呢？」为什么百姓们会如此呢？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大王能跟百姓共享欢乐啊！现在，如果大王能够做到与百姓同欢乐，那就可以使天下归服了。』

天时·地利·人和

【原文】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译文】

孟子说：『有利的时机不如有利的地理环境，有利的地理环境不如人们齐心协力。譬如有一座小城，内城方圆三里，外城方圆七里，四面围攻它却不能攻克。在围攻的过程中，一定有利于作战的好时机，却没能获胜，这就是说有利的时机不如有利的地理环境啊！又譬如，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武器不是不锐利坚固，粮草不是不充足，但敌人一

来，就弃城而逃，这就是说有利的地理环境不如人们齐心协力啊！所以说：不能靠划定疆界来控制百姓，不能只凭山河的险要来巩固边防，不能依仗武器的锋利来威慑天下，「得道」而施行仁政就能得到众人帮助，「失道」而不行仁政就很少有人帮助。帮助的人少到了极点，就会导致众叛亲离；帮助的人多到了极点，普天之下都会归附他。用天下归附的力量去攻打众叛亲离的人，这样，仁君圣主不战则罢了，一战必然取胜。』

得民心者得天下

【原文】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译文】

孟子说：『夏桀和商纣丧失天下，是因为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失去百姓的支持，是因为失去了民心。要想赢得天下有个方法：赢得百姓的支持，便能赢得天下。想赢得百姓的支持也有个方法：赢得了民心，便能赢得百姓的支持。赢得民心也有个方法：百姓所想要的就给他们，并且使他们满足，百姓所厌恶的，不要强加在他们身上，这就行了。百姓归附于仁政，就好像水向低处流，兽往旷野跑一样自然。因此，为深渊驱赶鱼类的，是水獭；为丛林驱赶雀类的，是鹞鹰；为商汤、周武驱赶百姓

的，是夏桀和殷纣。现在如果有君主愿意实行仁政，那么别的诸侯就会自然替他把百姓驱赶来。即使他不想统一天下，也会身不由己。而今天这些总想统一天下的君主，好像不懂得害了七年的慢性病需要干了三年的陈艾才能医治的道理，似乎实行仁政可以一蹴而就。如果这些人平常不注重积德，他们一辈子也别想达到目的。如果不下决心行仁政，终身都会经忧受辱，直至于死亡。《诗经·大雅》上说：「此辈怎能做善事，大家淹死共沉沦。」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食色，性也

【原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曰：『异于白马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欤？』

【译文】

告子说：『饮食男女，这是人的本性。仁，是内在的品质，不是外在的表现；义，是外在的表现呢？』

孟子说：『为什么说仁是内在的品质，义是外在的品质。』

告子说：『他年长，我就尊敬他，这种尊敬之心不是我原先固有的，正像那些白色的物体，我认为它是白的，这种感觉来自物体外表的白颜色，所以说它是外在因素。』

孟子说：『白马的白，也许跟白人的白没有什么不同，但不知道你对老马的怜悯心，和你对年长人的尊敬心，是否也没有什么不同呢？而且，你所说的「义」，是存在于年长者的身上呢？还是存在于尊敬年长的人心里呢？』

告子说：『因为是我的弟弟，我便爱他；是秦国人的弟弟，我就不爱，这爱发自我自己内心，所以说仁是内在的。尊敬楚国的年长人，也尊敬我的长辈，这尊敬是因为长者年纪大，所以说义是外在的。』

孟子说：『喜欢吃秦国人烧的肉，跟喜欢吃自己烧的肉没有什么不同，其他各种事物也有这种情况。难道喜欢吃烧肉的心也是外在的吗？』

舍生取义

【原文】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

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译文】

孟子说：『鱼是我所喜欢的，熊掌也是我所喜欢的，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都得到的话，那我只好放弃鱼而选择熊掌了。生命是我所喜欢的，大义也是我所喜欢的，如果这两样东西不能同时拥有的话，那我只好牺牲生命而选择大义了。生命虽是我所喜欢的，但我所喜欢的还有超过生命的，所以我不去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虽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还有超过死亡的东西，所以有的祸害我不躲避。如果人们所喜爱的东西没有超过生命的，那么凡是能用来求得生命的手段，哪有不使用的呢？如果人们所厌恶的事情没有超过死亡的，那么凡是能用来躲避灾祸的事，哪有不干的呢？采用某种手段就能够活命，可是有的人却不肯采用；采用某种办法就可以躲避灾祸，可是有的人也不肯采用。由此可见，人所喜欢的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不仅贤人有这种本性，其实人人都有，只不过贤人不丧失罢了。一筐饭，一碗汤，得到就能活下去，得不到就会饿死。可是轻蔑地呵叱着给别人吃，连过路的饥民也不肯接受；用脚踩过再给别人吃，连乞丐也不屑于要。可是有人见了万钟的优厚俸禄却不问是否合乎礼义便欣然接受了。这样，优厚的俸禄对我有什么益处呢？难道是为了住宅的华美，妻妾的侍奉，以及相识穷人对我的感激吗？过去有人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为了住宅的华美却接受了；过去有人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为了妻妾的供养却接受了；过去有人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为了相识的穷人感激自己却接受了。这种做法还不应该停下来吗？这就叫做丧失了人所固有的羞恶廉耻之心。』

五经篇

诗经

风

关雎

【原文】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右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译文】

在河岸的小沙洲上。两只雎鸠在和鸣欢唱，秀美纯洁的淑女呀！应该和贤德的君子配鸾俦。

长短不齐、绿油油的荇菜呀，左捋右捋好温柔。秀美纯洁的淑女呀！贤德君子在日思梦想地把你追求。

淑女呀！苦苦追求得不到你，我日思梦想好难受。绵绵不断的思念之情啊，真让我翻来覆去受煎熬。

参差不齐的荇菜啊！左采右采好轻盈。秀美纯洁的淑女呀，我将用琴瑟传声来表达我的恋情。

参差不齐的荇菜啊！左摘右摘好苗条，秀美纯洁的淑女呀！我将用钟鼓之声来表达我对你的爱慕之情。

葛覃

【原文】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绨为绤，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译文】

紫葛拖着长藤，在山谷中蔓延，在那葱茏的枝叶里。黄雀在上下欢快的翻飞，在那茂密的灌木丛中，不时传来和鸣的美丽歌声。

紫葛拖着长藤，蔓延在山谷中，将那茂盛的枝叶。割下来煮成生丝，用它织成布料、制成衣服，穿破了也不舍得扔掉。

乞禀我的主人，我要回家看望我的父母。我已洗净了贴身的衣衫，也洗净了外裤褂。乘下的暂时不洗，我得赶快回家看父母去。

樛木

【原文】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荣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译文】

南山有一棵高高的樛木，枝头上爬满了野葡萄。贤德君子呀，祝你新婚快乐，苍天为你们

搭起了幸福桥。

南山有一棵高高的椅木，枝头上盖满了野葡萄。贤德君子呀，祝你新婚快乐，神灵已为你们栽下了幸福苗。

南山有一棵高高的椅木，枝头上缠满了野葡萄，贤德君子呀，祝你新婚快乐，东风已为你们吹绽了幸福苞。

桃夭

【原文】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译文】

多么茂盛葱绿的桃树啊！鲜花盛开红彤彤。这位姑娘就要出嫁了，与她钟情的新郎成眷属。

多么茂盛葱绿的桃树啊！果实肥大挂满了枝头。这位姑娘就要出嫁了，与她心爱的新郎配鸳鸯。

多么茂盛葱绿的桃树啊！浓叶茂美汇成了绿荫。这位姑娘就要出嫁了，与她向往的夫家共欢欣。

鹊巢

【原文】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

维鹊有巢，维鸠方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

维鹊有巢，维鸠盈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

【译文】

喜鹊在绿树中筑巢，斑鸠居住在巢里。这位姑娘就要出嫁，有轿车百辆来迎娶她。

喜鹊在绿树中筑巢，斑鸠在巢里长鸣。这位姑娘就要出嫁了，有轿车百辆为她护行。

喜鹊在绿树中筑巢，斑鸠聚集在巢里欢腾。这位姑娘就要出嫁了，有轿车百辆帮她成就婚姻。

采蘩

【原文】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译文】

到哪里采摘蘩草？需到池塘或沙洲上。采来蘩草有何用？作公侯祭礼供放案头之用。

到什么地方去采摘蘩草？需到山间溪水旁。采来蘩草有何用？作为公侯在庙堂祭祀之用。

女僮发髻高高地耸起，日夜匆忙多么困窘。女僮的发髻多如流云，等祭祀完了就要回家去。

登上南山岭，采薇一路行。不见心上人，心里十分悲伤。心上的人儿来了，共度美好时光，心里喜气洋洋。

柏舟

【原文】

汎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遨以游。

【译文】

飘荡的柏木舟，在河中顺水而流。意乱心烦难以入睡，好像有无限浓愁。不是没有酒喝，不是没有玩处。

【原文】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译文】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原文】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译文】

我的心不是青铜镜，不可把一切都来收容。我也有同胞亲兄弟，却无一个能让我依靠寄托。本打算回家去诉苦，却正遇着他们怒气冲冲。

【原文】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译文】

我的心不是石块，不能由人随便转移。我的心不是席子，不能随便由人卷提。我仪态庄严行为端正，哪能随便受人欺负！

【原文】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译文】

忧思重重不可断绝，众妾怒怒胡缠蛮搅。我所遭遇的苦痛很多，忍受的欺侮不少。平心静想，真让我睡里梦里都难受。

【原文】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译文】

日月本自辉煌灿烂，为何今减光辉？心头的忧患呵，好似脏衣堆聚成堆。平心静想，恨不能展翅翻飞！

日　月

【原文】

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

日居月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宁不我报。

日居月诸，出自东方。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诸，东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报我不述！

【译文】

日月挂在长空，光辉照映大地。你看这人多可恨，不按祖先规矩办事。为何如此固执？竟然不到我房中？

日月挂在长空，光辉普照大地。你看这人多可气，与我断绝前情。为何如此固执？竟不与我把话通！

日月万丈放光芒，从东方升起。你看这人多可恼，品德低劣又心术不良。为何真该把他忘一旁。

日月光照万物，每天从东方升起。爹娘啊！你听我说：丈夫情义有始无终。为何如此固执？如此待我理不公！

谷风

【原文】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迩，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

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宴尔新婚，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为雠。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尔新婚，以我御穷。有洗有溃，既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

【译文】

呼呼山谷暴风临，黑云狂雨冷森森。夫妻勉力同心过，不应怒火伤亲人。蔓菁萝卜收回去，难道留叶舍弃根？从前情话别忘记：和你到死不离分！

无奈离家步迟缓，心中矛盾意难言。不肯送远应送近，却只送我到门前。谁说茶菜味道苦？比我它如荠菜甜。瞧他新婚多欢快，两口亲如兄弟般。

渭水衬得泾水浊，泾水静时变清波。瞧他新婚多欢快，与我旧情一刀割。别到我的鱼坝去，

别把我的鱼篓挪。我身尚且容不下，身后之事更别说！

若是河水深幽幽，那就可以撑船舟。若是河水清浅浅，那就可以下水游。家中有这缺少那，总是尽心代你求。凡是乡邻出灾祸，总是竭力去援救。

如今对我无爱情，反来为仇理不通。狠心拒绝我好意，好像物品卖不成。从前恐慌又穷困，与你携手患难同。如今生活一改善，转眼看我像毒虫。

我有咸菜和干菜，贮藏起来好过冬。瞧他新婚多欢快，准备拿我抵困穷。大发雷霆真凶暴，蛮横逼我做苦工。为何不念当初意，唯我是爱注深情！

式微

【原文】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故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译文】

天已黑，天已黑，为啥难以把家回？不为主子服苦役，怎会头顶寒露受伤悲？

天已黑，天已黑，为啥难以把家回？不为主子养贵体，怎会脚踩污泥恁倒霉？

桑中

【原文】

爱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爱采麦矣？沫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爱采葑矣？沫之东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译文】

哪里采棠梨？沫邑一村庄。把谁来思念？美人叫孟姜。约我桑中藏，邀我上楼房，临行送我淇水旁。

哪里采麦子？沫邑北面地。把谁来思念？美人叫孟弋。约我桑中欢，邀我上楼间，临行送我淇水边。

哪里采蔓菁？沫邑向东行。把谁来思念？美人叫孟庸。约我桑中见，邀我上楼伴，临行送我淇水岸。

木瓜

【原文】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译文】

美人送我香木瓜，我拿佩玉来报答。不是为酬报，表明我们永相好。

美人送我香木桃，我拿美玉报娇娆。不是为报酬，表明我们永相投。

美人送我香木梨，我拿宝石报答你，不是为报恩，表明我们永相亲。

伐檀

【原文】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

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译文】

咚咚来把檀树砍，砍下木材放河边，河中流水荡清涟。不见你把田耕，为何收粮三百担？不见你把猎打，为何院内挂猎獾？那位贵人君子，难道不是白吃饭！

【原文】

坎坎伐辐兮，寘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译文】

砍伐辐条咚咚响，砍下木材放河旁，河中流水直波长。不见你把田种，为何收粮三百筐？不见你把猎打，为何大兽挂庭堂？那位贵人君子，难道不是白吃粮！

【原文】

坎坎伐轮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译文】

伐木咚咚做车轮，砍下木材放河滨，河中流水波粼粼。不见你把田耕，为何收粮三百捆？不见你把猎打，为何院内挂鹌鹑？那位贵人君子，难道不是白赚人！

硕鼠

【原文】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译文】

大田鼠，大田鼠，别再偷吃我黄黍！辛苦养你已多年，我的死活你不顾。发誓现在离你去，到那远方寻乐土。寻乐土，寻乐土，那里才是我去处！

【原文】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译文】

大田鼠，别再偷吃我麦棵！多年辛苦将你养，对我一点不感德。发誓现在离你去，到那远方寻乐国。寻乐国，寻乐国，我的价值才有托！

秦风

蒹葭

【原文】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译文】

芦苇青苍苍，白露结成霜。佳人所在处，河水那一方。溯流陆路把她找，艰险崎岖好漫长。

溯流泅水把河渡，仿佛她在水中央。
芦苇绿油油，白露尚浅留。佳人所在处，河水那一头。溯流陆路把她找，艰险坎坷令人愁。
溯流泅水把河渡，仿佛她在水中洲。
芦苇碧连连，白露尚未干。佳人所在处，河水那一边。溯流陆路把她找，艰险弯曲步行难。
溯流泅水把河渡，仿佛她在水中滩。

无衣

【原文】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译文】

谁说没有军衣？你我伙穿战袍。国王起兵抗战，修好咱的戈矛。共同对敌胆气豪！
谁说没有军衣，你我伙穿布衫。国王起兵抗战，修好咱的戟剑。同心协力上前线！
谁说没有军衣？你我伙穿下装。国王起兵抗战，修好咱的刀枪，同仇敌忾上前方！

七月

【原文】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春日迟迟。

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斯。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译文】

七月火星向西沉，九月寒衣交主人。十一月北风呼呼响，十二月寒气冷森森。粗布衣服也没有，如何支撑到年根？一月动手修农具，二月下地去耕耘。老婆孩子一齐干，就地吃饭不回村。田官一见笑吟吟。

七月火星向西斜，九月寒衣交主家。春日红艳艳，黄莺歌声发。姑娘臂上深筐挎，沿着小路笑语答，一同采摘嫩桑芽。春季白天长漫漫，采蒿女子多如花。姑娘心中怀忧虑，怕被公子拽回家。

七月火星偏西方，八月芦苇该收藏。三月要把桑树剪，拿来斧头明光光。砍掉长枝杈，采摘青嫩桑。七月伯劳叫，八月纺麻忙。染色黑黄不一样，我染红色亮堂堂，来为公子做衣裳。

【原文】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豜献于公。

【译文】

四月远志结子稠，五月鸣蝉声悠悠。八月忙收获，十月落叶秋。十一月把貉子打，捕捉狐狸毛皮收，来为公子做狐裘。十二月里众人聚，继续打猎回郊游。留下小兽自己用，选出大兽送公侯。

【原文】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译文】

五月蚱蜢蹦蹦，六月蝈蝈鸣。七月蟋蟀在田野，八月檐下避秋风。九月进门内，十月床下停。堵塞熏老鼠，北窗房门用泥封。叹我妻子和儿女，眼看过年何处行，进这破房过隆冬。

【原文】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译文】

六月吃郁李野葡萄，七月把葵菜豆子烧。八月打枣，十月割稻。酿造春酒芳香，换求人生不老。七月摘下瓜来尝，八月摘下葫芦炒，九月麻子往回包。苦菜挖来柴砍下，农夫生活慢慢熬。

【原文】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译文】

九月轧好打谷场，十月堆上各种粮。黍子谷子先后打，米麻豆麦分别装。叹我农夫苦难当，庄稼活计刚完事，紧接还要建宫房。白天割茅草，夜里搓绳忙。登上房顶快修缮，不久春播又开张。

【原文】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译文】

腊月凿冰咚咚响，正月送进冰窖藏。二月取冰行祭礼，羔羊韭菜献上方。九月秋气爽，十月涤场。朋酒捧上，宰好肥嫩羔羊。参加集体宴会，高举兕杯响丁当，祝福万寿无疆！

雅

南有嘉鱼

【原文】

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

南有嘉鱼，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衎。

【译文】

南方美鱼在江汉，成群游水真好看。主人有酒家中藏，嘉宾相聚共欢宴。

南方美鱼江汉生，成群游水好姿容。主人家中藏美酒，欢宴嘉宾乐无穷。

【原文】

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君子有酒，嘉宾式燕绥之。

翩翩者雏，烝然来思。君子有酒，嘉宾式燕又思。

【译文】

南方有树大又高，葫芦藤儿挂枝条。主人热情献美酒，欢宴嘉宾乐陶陶。

黄鸢鸣啼舞翩翩，成群飞聚绿树间。君子有酒飘香气，嘉宾痛饮乐无边。

湛露

【原文】

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

湛湛露斯，在彼丰草。厌厌夜饮，在宗载考。

【译文】

清晨露水涟涟，太阳不晒不干。夜宴安闲置酒，不醉不要回还。

清晨露珠闪光，留在野草上方。夜宴安闲饮酒，宗族欢聚一堂。

【原文】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显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实离离。岂弟君子，莫不令仪。

【译文】

清晨露珠晶莹，枸杞枣树留停。尊贵诚实诸位，皆以美德扬名。

油桐山桐萋萋，果实累累压低。平易谦和诸位，皆有美好礼仪。

何草不黄

【原文】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译文】

什么野草不枯黄？什么日子不奔忙？什么野草不烂掉？什么人员没病痨？我们征夫真可叹，唯独不被当人瞧！

【原文】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译文】

不是野牛不是虎，却在荒野进不出！我们征夫真可叹，一天到晚赶路途！

狐狸身上毛蓬蓬，慢慢走在深草中！高大车子征夫驾，常年大路走不停！

清庙

颂

【原文】

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

【译文】

啊！清庙华美绝伦，助祭严肃深沉。大黄众士济济，文王之德记心。遥奉在天神位，庙中服务急奔。盛德光明美善，后人世世仰尊。

天作

【原文】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

【译文】

天生高峻岐山，太王开辟艰难。民众辛勤建设，文王抚定平安。万民不断归往，岐山大道宽宽，子孙永保万年！

丰年

【原文】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仅及姊。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译文】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仅及姊。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丰年多黍多稻米，高大粮仓排排挤，万斗亿斛收家里，甜酒香酒齐酿成。奉敬先考和先妣，各种祭礼都合宜，普降洪福人更喜。

尚书

甘誓

【原文】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译文】

将要在甘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于是夏启便召集了六军的将领。

王说：『啊！诸位将领和士兵，我向你们发出以下的命令：有扈氏倒行逆施，轻蔑地对待一切，怠慢甚至放弃了历法。上帝因此要废弃他的大命，现在我奉行上帝的意志去惩罚他们。兵车左边的兵士，如果不善于用矛刺杀敌人，便是不具备完成命令的本领；驾驶战车的士兵，不懂得驾驭战马的技术，便是不具备完成命令的本领。努力完成命令的，便在先祖的神位面前颁行赏赐；不努力完成命令的，便在社神面前给予惩罚。我要把你们这些不努力完成任务的人变作奴隶，以表示惩罚。』

汤誓

【原文】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译文】

王说：『来吧！你们众位，都听我说。不是我小子敢行作乱！因为夏国犯下许多罪行，天

帝命令我去讨伐它。现在你们众人，你们说：「我们的君王不怜悯我们众人，荒废我们的农事，但为什么要征伐夏国呢？」我虽然理解你们的话，但是夏氏有罪，我畏惧上帝，不敢不去征伐啊！现在你们会问：「夏的罪行究竟怎么样呢？」夏王耗尽民力，剥削夏国的人民。民众怠慢不恭，同他很不和协，他们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消失呢？我们愿意同你一起死亡。」夏的品德这样坏，现在我一定要去讨伐他。

你们要辅佐我，实行天帝对夏的惩罚，我将重重地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相信，我不会说假话。如果你们不听从誓言，我就会把你们降成奴隶，或者杀死你们，不会有所赦免。』

盘庚

【原文】

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慼出，矢言曰：『我王来，即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

盘庚敦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众，悉至于庭。

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今汝聒聒，起信险肤，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纲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

德。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儉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迟任有言曰：「有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

【译文】

盘庚将都城迁到殷。臣民不愿往那个处所，相率呼吁一些贵戚大臣出来，向他们陈述意见。臣民说：『我们的君王迁来，既已改居在这里，是看重我们臣民，不使我们受到伤害。现在我们不能互相救助，以求生存，用龟卜乩考一下，将怎么样呢？先王有事，敬慎地遵从天命，这里还不能长久安宁吗？不能长久住在一个地方，到现在已经五个国都了！现在不继承先王敬慎天命的传统，就不知道老天将断绝我们的命运，更何况说能继承先王的事业呢？好像倒伏的树又长出了新枝、被砍伐的残余又发出嫩芽一样，老天将使我们的国运在这个新都奄邑延续下去，继续复兴先王的大业，安定天下。』

盘庚开导臣民，又教导在位的大臣遵守旧制、正视法度。他说：『不要有人敢于凭借小民的谏诫，反对迁都！』于是，王命令众人，都来到朝廷。

王这样说：『来吧，你们各位，我要告诉你们，开导你们。可克制你们的私心，不要傲上求安。从前我们的先王，也只是谋求任用旧臣共同管理政事。施行先王的教令，他们不隐瞒教令的旨意，先王因此敬重他们。他们没有错误的好意，自以为是，起来申说危害虚浮的言论，百姓们因此也大变了。现在你们拒绝我了任用旧人的美德，而是你们包藏好意而不施给我。我对当前形势像看火一样地清楚，我不知道你们争辩的意图。并不是我自己放弃又不善于谋划和行动，那就错了。好比把网结在纲上，才能有条理而不紊乱；好比农民从事田间劳动，只有努力耕种，才会大有收成。你们能克制私心，把实际的好处施给百姓，以至于亲戚朋友，于是才敢扬言你们有积德。如果你们不怕远近会出现大灾害，像懒惰的农民一样自求安逸，不努力操劳，不从事田间劳动，就会没有黍稷。你们不向老百姓宣布我的善言，这是你们自生祸害，即将发生邪恶，而自己害自己。假若已经引导人们做了坏事，而又承受那些痛苦，你们悔恨自己又怎么来得及？看看这些小人吧，你们尚且顾及规劝的话，顾及发出错误言论，何况我掌握着你们可短或长的生命呢？你们为什么不亲自告诉我，却用些无稽之谈互相鼓动，恐吓煽动民众呢？好像大火在原野上燃烧一样，不能面向，不能接近，还能够扑灭吗？这都是你们众人自己做了不好的事，不是我有过错。

『迟任说过：「人要寻求旧的，器物不要寻求旧的，要新。」过去我们的先王同你们的祖辈父辈共同勤劳，共享安乐，我怎么敢对你们施行不恰当的刑罚呢？世世代代都会说到你们的好处。现在我要祭祀我们的先王，你们的祖先也将跟着享受祭祀。赐福降灾，我也不敢动用不恰当的赏赐或惩罚。我在患难的时候告诉你们，要像射箭有箭靶一样，你们不能偏离我。你们不要轻视成年人，也不要看不起年幼的人。你们各人领导着自己的封地，

要努力使出你们的力量，听从我一人的所作所谋。没有远和近的分别，我用刑罚惩处那些坏的，用赏赐表彰那些好的。国家治理得好，是你们众人的功劳，国家治理得不好，是我有过有罪。你们众人，要思考我告诫的话：从今以后，各人履行你们的职责，摆正你们的职位，闭上你们的口，不许乱说。否则，惩罚到你们身上，后悔也不可能啊！』

立政

【原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

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兹惟后矣。谋面，用丕训德，则乃宅人，兹乃三宅无义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陟，丕厘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呜呼！其在受德，惟暬为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钦罚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毫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

【译文】

周公这样说：『跪拜叩头，报告继承天子的王。』周公率群臣共同劝诫成王与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和虎贲。周公说：『啊！美好的时候就知道忧虑的人，很少啊！古代的人只有夏禹，他的卿大夫很强，夏王还呼吁他们长久地尊重上帝的教导，使他们知道诚实地相信九德的准则。夏的大臣于是敢于告诉他们的君主道：「跪拜叩头了，君王啊！」夏臣说：「考察您的常任、常伯、准人，这样，才称得上君王啊！以貌取人，不依循德行，假若这样考察人，这就三宅没有贤人了。」夏桀登上帝位后，他不用往日任用官员的法则，于是只用些暴虐的人，终于无后。到了成汤登上帝位，大受上帝的明命，他选用事、牧、准三宅的职位，选用三宅的属官，都能够很好地任用各级官员，他能就其属官之位。他敬念上帝选用官员的大法，能够很好地任用众多亲幸和失德的人，共同治理他在商都，用这些官员和协都城的臣民，他在天下四方，用这种大法显扬他的圣德。啊！在商王纣登上帝位，强行把罪人和暴虐的人聚集在他的国家里；竟然用众多亲幸和失德的人，共同治理他的政事。上帝重重地惩罚他，就使我们周王代替商纣王接受的上天的大命，安抚治理天下万民。到了文王、武王，他们能够知道三宅的思想，还能清楚地看到三宅部属的思想，用敬奉上帝的诚心，为老百姓建立官长。设立的官职是：任人、准夫、牧作为三事；有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以及百司庶府；有大小邦国的君主、艺人，外臣百官；有太史、尹拴；他们都是祥善的人。诸侯国的官员有司徒、司马、司空、亚旅；设立夷、微、卢各国的君主；还设立了商和夏的旧都管理官员。文王因能够知道三宅的思想，就能设立这些常事、司牧官员，而且能够是俊彦有德的。文王不兼管各种狱讼案件和各种教令。各种狱讼案件和各种敕戒，用和不用只顺从主管官员和牧民的人；对于各种狱讼案件和各种敕戒，文王不敢过问这些。到了武王，

完成了文王的事业，不敢放弃文王的美德，谋求顺从文王宽容的美德，因此，文王和武王共同接受了这伟大的王业。』

秦誓

【原文】

公曰：『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所愆。』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辟，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

【译文】

穆公说：『啊！我的官员们，听着，不要喧哗！我有重要的话告诉你们。古人有话说：「人只顺从自己，就会多出差错。」责备别人不是难事，受到别人责备，听从它如流水一样地顺畅，这就困难啊！我心里的忧虑，在于时间过去，就不回来啊！往日的谋臣，我将要以他们为亲人。虽说这样，还是要请教黄发老人，才没有失误。白发苍苍的良士，体力已经衰了，我还亲近他们。强壮勇猛的武士，射箭和驾车都不错，我还不大喜爱。只是那些浅薄善辩的人，使君子容易疑惑，我大多亲近他们！我暗暗思量着，

如果有一个官员，诚实专一而没有别的技能，他的胸怀宽广而能容人。别人有能的一样。别人美好明哲，他的心里喜欢他，又超过了他口头的称道。这样能够容人，用来保护我的子孙众民，也当有利啊！别人有能力，就妒忌，就厌恶。别人美好明哲，却阻挠使他不顺利。这样不能宽容人，用来也不能保护我的子孙人民，也很危险啊！国家的危险不安，由于一人；国家的繁荣安定，也还是一人的善良啊！』

礼记

曲礼

【原文】

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很，毋求胜；分，毋求多。疑事毋质，直而勿有。

若夫，坐如尸，立如斋，礼从宜，使从俗。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

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颐。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自称曰『老夫』，于其国则称名。越国而问焉，必告之以其制。

【译文】

《曲礼》说：君子处世不可不谨慎从事，思虑必须严肃，庄重，说话要安详肯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要杜绝傲慢之心，不可使之滋长，欲望不可放纵，志趣必须自持，不可外露自满，享乐不可放任无羁。

要尊敬有才德的人，心中敬重而有所爱慕，在爱慕时要知道他的短处，在不快时要了解他的长处。能积聚财物，也能散发给穷人，在安于自己的安逸生活时，也要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在财物面前不要非分窃取，面临危难不要规避要勇于斗争，在争讼时要谦让，不要存心取胜于人，分财物不要自己要求多分。有疑虑的事不要坚持己见，无疑虑的事要直陈看法。

如果坐着，要像尸那样端庄稳坐，站着要像祭祀时那样恭敬无邪。依礼，行事要适宜，出使的人要遵从当地的风俗。所谓礼，是用来确定人际关系的亲疏，解决亲疏关系中疑惑之处，分别其中的异与同，明辨礼的是非曲直。礼不能没有根据地评论人的好恶，不能浮词诳语。依

礼，言行不超越节度，不侵犯侮辱人，不能轻佻而漫不经心。修养身心，实践诺言，这叫作礼的善行。行为正直善良，言语合乎道义，是礼的本质。以礼招致才德兼备的人用于政教，不仅仅在于授以职位。依礼，只有主动来学习的，没有主动去教人的。

道德仁义，没有礼就不能实行。教育训导，整饬风俗，没有礼就不完备。判断争论和诉讼，没有礼就不能决定是非。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没有礼不能定其名位。做官供职以习六艺，侍奉老师，没有礼就不会亲近和谐。朝廷的职位，军队的治理，官吏到任执行法令，没有礼，不能确立威严。所有祈祷、祭祀，把祭品供献给先人和神，没有礼，就没有诚意，也不恭敬。

因此，君子恭敬、谦抑、退让以显示礼。鹦鹉学舌能言，究竟它是飞禽，猩猩会说话，终究它是走兽。现在人如果离开礼，即使仍会说人话，不还是禽兽之心吗？正因为禽兽不懂礼，所以才父子共妻。因此，圣人出来，制礼以教人，使人依靠礼的教化知道自己有别于禽兽。

上古时期崇尚道德，后来讲究有恩必报。礼崇尚有往有来，往而不来，不合乎礼；来而不往，也不合乎礼。人遵从礼就安定，不遵从礼就危险。所以说，礼是不可不学的。礼，是讲究克制自己而尊重别人。即使是商贩也必定有可尊敬之处，何况富贵之人呢？富贵的人懂得爱好礼，就不会以富贵骄人，做事不会过分；贫贱的人懂得爱好礼，就会志向坚定不怯不惑。

人长到十岁，为幼年，可以外出就学了；二十岁，虽然幼弱，可以行加冠礼（戴帽）了；三十岁为壮年，娶妻成家；四十岁为强，可以出仕做官了；五十岁时渐入衰老之境，可以主政；六十岁称为『耆』，可以指导而役使别人；七十岁称为『老』，把家政交付给后人。八十岁、九十岁称为『耄』；七岁称为『悼』。『悼』和『耄』即使有罪，刑罚也不加于其身。百岁称为期，应受后人的供养。

大夫七十岁，要把所掌的政事交还给君主，以告老还乡。如果不能辞谢，就一定要赐给他戟和杖，因公外出，要有妇人待奉，到各地去，可以乘坐安稳之车，自称『老夫』。在本国朝廷上，要自称名。到别国访问，要将本国的政治制度，明告其所访问的国家。

【原文】

谋于长者，必操戟杖以从之。长者问，不辞让而对，非礼也。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丑夷不争。夫为人子者，三赐不及车马，故州闾乡党称其孝也，兄弟亲戚称其慈也，僚友称其弟也，执友称其仁也，交游称其信也。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此孝子之行也。

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恒言不称老。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

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食飨不为概，祭祀不为尸；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登高，不临深；不苟訾，不苟笑。

孝子不服暗，不登危，惧辱亲也。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幼子常视毋诳，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倾听。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负剑辟咡诏之，则掩口而对。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从长者而上丘陵，则必向长者所视。

【译文】

向长者咨询，一定要拿着戟杖以就长者示教。长者有所问，不推辞谦让贸然回答，于礼不

合。作为子女，按照礼的规定，要使父母冬季温暖，夏季清凉，晚上铺床安枕，早晨请安问候。与平辈相处，不可争胜。作为人子，虽受三命之赐，也不得接受车马之赐，而愈越于君父之尊。像这样的人，所以乡邻称赞他孝顺，兄弟亲戚称赞他善良，同僚称赞他以敬侍兄，朋友称赞他仁爱，和他交游的人称赞他信誉卓著。拜见父亲的朋友，不让上前，则不敢上前；不让退下，则不敢离去；不发问，则不敢抢先说话。这才是孝子的德行。

作为人子，出门之前一定要告诉父母，回家后一定要面见父母。并告诉父母出游的地方，一如日常所行之事，学习要有一定的学业。平时说话不得妄自尊大以老自居，年龄大于自己一倍的人，要像侍奉父辈一样。大于自己十岁的人，要像对待兄长一样。大于自己五岁的人，与他并肩而行要略退后。五人同处，那么年长者一定要另设一坐席。

作为人子，家居不得占据西南隅，即尊者的地位，不能坐中间的席位，不能走在道路中间，不能站在门槛正中。饮宴时，自己不得规定饮食的限量。祭祀时，不得作为受祭者的尸，因尸代尊者之位。谛听父母的说话，似不闻其声，以示敬意，敬视父母的形象，铭记在心，不见于形色。不登高而至深处危险之处，不随意对人妄加评论，不无故嘻笑。

孝子不在暗中行事，不登临危险的地方，怕玷污父母的名声。父母在世，不得为朋友而死，不得有私财储蓄。作为人子，父母在世，帽饰和衣服的镶边不得用素色。丧父之子——孤子，虽未满三十而已成家，其帽饰和衣服的镶边不得用彩色。对幼儿不可说谎。儿童不可穿皮衣和下裳。站立时姿势一定要端正，不要歪着头听。长者和后辈拉手，要用双手捧着长者的手。长者俯身耳语，要掩着口回答。跟随先生行路，不可越过道路和别人说话。在路上遇到先生，要快步上前，正立拱手。先生和自己说话，再恭敬地回答，不和自己说话，就快步退下。跟随长

者上高地，一定要面向长者看的方向看。

【原文】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将适舍，求毋固。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屨，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将入户，视必下。入户奉扃，视瞻毋回。户开亦开，户阖亦阖。有后入者，阖而勿遂。毋践屨，毋踖席，抠衣趋隅。必慎唯诺。

大夫、士出入君门，由阑右，不践阈。凡与客入者，每门让于客。客至于寝门，则主人请入为席，然后出迎客；客固辞，主人肃客而入；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主人固辞，然后客复就西阶。主人与客让登，主人先登；连步以上。上于东阶，则先右足；上于西阶，则先左足。

帷薄之外不趋，堂上不趋，执玉不趋。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并坐不横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贺取妻者曰：『某子使某，闻子有客，使某羞。』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老者不以筋力为礼。名子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男女异长。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许嫁，笄而字。

【译文】

登城时不可指手划脚，在城上不可大声呼叫。拜访人家，若有所求，不可固执己见。登堂之前，探问时，要声音清脆。门外有两双鞋子，当听到屋内有说话声时，才能进屋；听不到说话声，则止于户外。将要进屋，目光一定要向下，进门后，要双手当胸似捧门栓而示敬，不要回顾。房门原来是开着的，仍让它开着；原来是关上的，仍然把它关上。如果后面仍有进来的

人，让门扇敞开，以示不拒后来的人。不要踩别人的鞋子，不要从上首跨越席子，要提起衣裳走向席位下角坐下，一定要谨慎地回答问话。

大夫和士出入国君的大门，在要从门橛的右边走，不可踩踏门槛。凡是和客人一起进门时，每到一个门口都要让客人先进。客人走到卧室门前，主人要自请先入室铺好席位，然后出来迎接客人。客人要推辞两次，主人引导客人入室。主人进门后向右走，客人进门后向左走。主人走向东阶，客向西阶，如果客人的职位低于主人，就应随主人走向东阶。主人要谦让推辞两次，然后客人再走向西阶。主人和客人登阶前要互相谦让，主人先登阶，客人跟着登阶，一级一级登上去，每个台阶两脚都要相并，一步接一步走上去。上东阶要先抬右脚，上西阶则先抬左脚。

在帷幔和帘子外面，不要快步行走，在堂上不可快步走，手执玉器不可快步走。堂上要一步一步地小步行走，堂下慢步而行。在室内不得张开双臂行走。和别人并排坐在一起时不得横着膀子。当尊者站立时，卑者以下跪授物于尊者，尊者授物于卑者而不起立。

祝贺别人娶妻，要说：『是某君派我来的，听说你家宴请宾客，让我来敬送礼物。』贫穷的人不以金钱财物为礼，老年人不以劳动体力为礼。为儿子取名，不要用国名，也不用日月干支之名，也不要以身上暗疾为名和以山川取名。男孩二十岁行加冠礼，取字。在父亲面前，儿子必须自称名，在君王面前，臣子必须自称名。女子订婚，要用簪子挽住盘起的头发，并取其名字。

【原文】

凡进食之礼：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醯酱处内，葱渫处末，酒浆处右；以脯置者，左朐右末。客若降等，执食兴辞；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主人延客祭。

祭食，祭所先进。肴之序，遍祭之。三饭，主人延客食胾，然后辩肴。主人未辩，客不虚口。

侍食于长者，主人亲馈，则拜而食；主人不亲馈，则不拜而食。共食不饱，共饭不泽手。毋拭饭。毋放饭。毋流歠。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齿。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辞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辞以窭。濡肉齿决，乾肉不齿决。毋嗛炙。卒食，客自前跪，彻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

侍饮于长者，酒进则起，拜受于尊所，长者辞，少者反席而饮。长者举未釂，少者不敢饮。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赐果于君前，其有核者，怀其核。御食于君，君赐余，器之溉者不写，其余皆写。馂余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御同于长者，虽贰不辞。偶坐不辞。羹之有菜者用梜，其无菜者不用梜。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绨。为国君者华之，巾以绤。为大夫累之，士寁之，庶人齕之。

【译文】

凡是进餐之礼，带骨的肉摆在左边，切好的大块纯肉摆在右边。饭食摆在进餐者左边，羹汤摆在进餐者右边。细切的烤肉摆远些，酱醋之类放近些，蒸葱类佐料放在旁边，酒浆类放在右边。如果摆放牛腩肉鱼之类，屈曲的在左，直挺的在右。客人的职位或年龄如果低于主人，要端起食物起立向主人致辞，主人答辞，然后客人坐下。主人请客人祭，祭食物要用最先上的菜肴祭，按上菜的顺序一一祭过。取饭三次后，主人请客人吃切好的大块肉，然后遍尝所有的菜肴。主人没有吃完，客人不要漱口不吃。

侍奉长者吃饭，如果主人亲自布菜，要拜谢之后再吃。主人不亲自布菜，则不必拜谢，即

可吃。和别人一起吃饭，不要只顾自己吃饱，要将手洗干净，不要把饭搓成饭团，不要把剩饭放回饭器，不要不停地喝酒。不要吃得咂咂有声，不要啃骨头，不要把吃剩的鱼肉放回食器。不要把骨头扔给狗，取饭菜不要太霸道。不要簸扬饭，吃黍米饭不要用筷子，不要羹汤，不要调和羹汤，不要剔牙，不要喝醋。客人如果调和羹汤，主人就要道歉说烹调得不好。客人如果喝了醋，主人也要道歉，说菜肴乏味。软肉可以用牙咬断。干肉不要用牙咬断，吃烤肉不要一口吞两块。吃完饭，客人从前面跪着撤下酱菜等交给仆役，主人要起立，请客人不要收拾，然后客人坐下。

侍奉长者饮酒。长者赐酒到面前时，要起立到放酒樽的地方拜谢后接受。长者辞止，少者再回到自己的席位上饮酒。长者举杯未饮尽，少者不得先饮。长者有所赐，少者及职位低下者不得推辞。国君当面赏赐水果，有核的要把果核揣在怀中，不能丢弃。侍奉国君吃饭，国君赐给剩余的食物，如果是用可以洗涤的食器盛放的，不必倒出来，可就原器取食。其余的都要在另外的食器里。不拿吃剩余的食物来祭祀，父亲不拿食物祭祀儿子，丈夫不拿食物祭祀妻子。与长者一起侍奉国君吃饭，国君赐给双份食物，不必辞谢，与长者共坐一席，也不必辞谢。羹中有菜，要用筷子，没有菜的，不用筷子。为天子削瓜，要去皮，切成四瓣、再横切一刀，用细葛巾盖上。为国君削瓜，去皮，切成两瓣，再横切一刀，用粗葛巾盖上。为大夫削瓜，只去皮，不盖葛巾。士只去掉瓜蒂，庶民直接咬着吃。

【原文】

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变味，饮酒不至变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复故。有忧者侧席而坐，有丧者专席而坐。

水潦降，不献鱼鳖。献鸟者佛其首，畜鸟者则勿佛也。献车马者执策绥，献杖者执末，献民虏者操右袂，献粟者执右契，献米者操量鼓，献孰食者操酱齐，献甲者执胄，献致。

凡遗人弓者：张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执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则客还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乡与客并，然后受，进剑者左首。进戈者前其镦，后其刃。进矛戟者前其镦。进戟杖者拂之。效马效羊者右牵之，效犬者左牵之。执禽者左首。饰羔雁者以缋。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剑者以袂。饮玉爵者弗挥。凡以弓剑、苞苴、箪笥问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凡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君言至，则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归，则必拜送于门外。若使人于君所，则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则必下堂而受命。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兵车不式，武车绥旌，德车结旌。史载笔，士载言。前有水，则载青旌。前有尘埃，则载鸣鸢。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挚兽，则载貔貅。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译文】

父母有病，成年的儿子不得梳头，走路不得张开双臂，不说不敬的话，不得弹琴瑟，吃肉只尝一点味道，喝酒不能喝得脸红，笑不得露齿，发怒不得骂人。父母病愈，再如往常一样。

父母有病在身独席而坐，父母始丧只坐单层席。

洪水泛滥时，不献鱼鳖给别人。献野鸟者，用鸟笼笼鸟以防啄人，献家禽则不须鸟笼了。

献车马的要手执马鞭和缰绳呈上。献铠甲的要手捧头盔呈上。献杖的要手执杖的末端呈上。

俘虏的要抓住俘虏的右臂。献粟的要手捧符契的前半部分呈上。献米的要手捧量鼓呈上。献熟食的要手捧酱类和切碎的腌菜呈上。献田地房产的要手捧房地契呈上。

凡是送人弓的，绷上弓弦的要弓弦向上；未绷上弓弦的，弓背向上。右手拿着弓梢，左手托着把手处。授受双方彼此鞠躬。如果主人下拜，客人要闪身避开，不受拜。如果是主人自己接受弓，要从客人左边接住中间把手处和弓的下头，站的方向与客人相同。然后接受。送人剑的，要剑柄向左。送人戈的，要戈柄向前，锋刃向后。送人矛、戟的，也是柄向前。要擦试干净。献马和羊，要用右手牵着。献犬则用左手牵着。送人禽鸟，要鸟头向左。送羔羊、大雁，要用彩色画布盖着。接受珠玉，要用双手捧着。接受弓、剑，要用衣袖接。用玉爵喝酒，不得挥洒。凡是被派遣赠送弓剑、苞直、箪笥的人，捧起礼物接受使命时，表情要像出国使者一样严肃。

凡是代国君出使的人，接受使命之后即不得在家停留。君命到来，主人要出来拜受君命，感谢使者。使者归去，必须到门外拜送。如果派人赴国君处，必须穿上朝服再派遣使者。使者返回时，必须下堂迎受君命。博闻强记而能谦让，经常做善事而不懈怠，才可以称为君子。君子不要求别人无限爱戴自己，也不要求别人无限忠于自己，如此自始至终能保持友谊。

路遇国君凭轼致意，大夫要下车致敬。大夫凭轼致意，士要下车致敬。礼制不下及于庶人。刑罚不上及于大夫。受过刑罚的人不得在国君左右。乘兵车不凭轼。畋猎用的武车，旌旗招展以示威武。帝王所乘之车，旋旗要缠在旗竿上，以示德美于内。国君出行，跟随的史官要随身

携带文具，司盟的士要随身携带会盟的文辞。行进中前面有水，前导的警卫要举起画有青雀的旌旗。前面有尘埃，举起画有鸣鸢的旌旗。前面有车骑，举起画有飞鸿的旌旗。前面有军队，举起画有虎皮。前面有猛兽，举起画有貔貅的旌旗。作战的行阵，前锋建朱雀旗，后卫建玄武旗，左翼建青龙旗，右翼建白虎旗，北斗七星旗建在中军，以激励士气。前进后退有一定的步数，左右各部分各司其责。

【原文】

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临祭不惰。祭服敝则焚之，祭器敝则埋之。凡祭于公者，必自彻其俎。卒哭乃讳。礼不讳嫌名，二名不遍讳。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诗》《书》不讳。庙中不讳。夫人之讳，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妇讳不出门。大功、小功不讳。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远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丧事先远日，吉事先近日，曰：『为日，假尔泰龟有常，假尔泰筮有常。』卜筮不过三。卜筮不相袭。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日而行事，则必践之。

君车将驾，则仆执策立于马前。已驾，仆展轮。效驾，奋衣由右上，取贰绥；跪乘，执策分辔，驱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车，则仆并辔授绥，左右攘辟。车驱而驺，至于大门，君抚仆之手，而顾命车右就车。门间、沟渠必步。凡仆人之礼，必授人绥。若仆者降等，则受，不然则

否。若仆者降等，则抚仆之手；不然，则自下拘之。客车不入大门。妇人不立乘。犬马不上于堂。故君子式黄发，下卿位，入国不驰，入里必式。君命召，虽贱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介者不拜，为其拜而菱拜。祥车旷左。乘君之乘车，不敢旷左；左必式。仆御妇人，则进左手，后右手。御国君，则进右手，后左手而俯。国君不乘奇车。车上不广欬，不妄指。立视五嵩，式视马尾，顾不过毂。国中以策彗恤勿驱，尘不出轨。

国君下斋牛，式宗庙。大夫、士下公门，式路马。乘路马，必朝服，载鞭策，不敢授绥，左必式。步路马，必中道。以足蹙路马刍，有诛。齿路马，有诛。

【译文】

杀父之仇，不与仇人共存于天下，必须拼个你死我活。兄弟之间有仇，不能在一个部门带兵打仗。杀朋友之仇，不能与仇人共存于一国。王城的四郊若构筑有堡垒，这是卿大夫的耻辱。广阔的土地荒芜而不治理，这也是士的耻辱。参与祭祀，不得怠惰。祭服旧了要烧掉。祭祀用的器皿旧了，卜筮用的龟策旧了，都要埋掉。凡是在国君宗庙里助祭的人，必须自己撤走祭祀用的祭器。卒哭之祭，避用死者之名。依礼，仅音同之名不避。双字之名只避其一。如果赶上侍奉父母，要避祖父母之名。如果未能赶上侍奉父母，则不避祖父母之名。

在国君面前不避家讳，在大夫面前要避国讳。讲习《诗经》、《尚书》，写文章，庙中祭祀不避讳。夫人的名字，即使在国君面前对答，作臣子的也不避。妇女之名，仅限于家内，大功、小功类的亲属不避。每到一处地方，要先打听当地的禁忌；每至一国，要先了解该国的风俗习惯；每到一家，要先问问避讳什么。

治兵等外事单日进行，宗庙之祭等内事双日进行。凡以卜筮择定吉日，十日以外的称『远

某日』，十日以内的称『近某日』。丧事先卜远日，吉庆事先卜近日。占卜时要说：『为日，假尔大龟有常，假尔大筮有常』。卜筮不超过三次。用卜、用筮不重复。用龟甲占卜称『卜』，用蓍草或竹片占卜称『筮』。卜筮，是前代圣王用来使百姓相信择定的吉日，崇敬鬼神，畏服法令是用来使百姓决定疑难。所以说有了疑难才卜筮，卜筮之后就不能不相信。卜筮后择定了日子，就一定要做到。

国君的车子要套上马时，仆人必须手执马鞭立在马前。套好马后，仆人要检查车闸是否牢固，然后禀告车已备好。仆人先振衣，再从右边上车，以手拉着登车的第二条绳索，跪着乘坐。拿起马鞭，两手分握马的辔绳，赶马前行五步而后停住。国君出来登车时，仆人要把辔绳并于一手，另一手把登车的绳索递给国君，左右侍臣避开。车子赶到大门口，国君按住仆人的手，转过头命令护车的勇士（车右）登车。遇到门闾沟渠，车右必须下车步行。凡是驾车的仆人，依礼，一定要把登车的绳索递给乘车人，乘车人就接受；如果不是这样，要从仆人的下面自己取过其绳。客人的马车不可进入主人家的大门。妇女不得站立乘车。是这样，就不能接受。如果仆人身份低，乘车人要按一下仆人的手，然后接绳索。如果仆人身份低于乘车人，乘车人就接受；如果不是这样，要从仆人手的下面自己取过其绳。客人的马车不可进入主人家的大门。妇女不得站立乘车。

犬马不能牵到堂上。君子乘车时，遇到老人要凭轼致敬；经过卿的朝位要下车；在国都内不驰骋；进入里门必须凭轼致敬。国君命人召唤，即使来人地位低贱，大夫和士也必须亲自迎接他。

穿铠甲的人不跪拜，因为穿铠甲行拜礼像作样子。祥车要空着左边的尊位。乘国君的车子不可空出左边尊位，必须站在左边，始终凭轼。为妇女驾车，要伸左手执辔，右手后缩驾车。为国君驾车，则伸右手执辔，左手后缩驾车，俯身略朝向国君。国君不宜乘奇邪不正之车，不在车上大声咳嗽，不随便指划。站在车上眼睛向前看十六步又半的距离。凭轼时，目光只看到

马尾。回头看时，目光不超过车轮中心。进入国都，只用鞭梢搔摩马，慢行，不让尘土飞扬出车辙之外。

国君路过宗庙要下车，遇到祭牛要凭轼致敬。大夫、士经过国君门口，要下车。遇到『路马』（即君乘的大马。）要凭轼致敬。驾驭『路马』时必须穿朝服。用脚踢『路马』的草料，要受处罚。数『路马』的牙齿估算年龄的，要受处罚。

檀弓

【原文】

公仪仲子之丧，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趋而就子服伯子于门右，曰：『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子游问诸孔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

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致丧三年。事君有犯而无隐，左右就养有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致丧三年。

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请合葬焉，许之。入宫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吾许其大，而不许其细，何居？』命之哭。

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子盖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谓我欲弒君也。天下君安骊姬，是我伤公之心也。』曰：『然则盖行乎？』『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岂有无父之国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辞于狐突曰：『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伯氏不出而图吾君；伯氏苟出而图吾君，

申生受赐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为恭世子也。

鲁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尔责于人，终无已夫？三年之丧，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逾月则其善也。』

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马惊败绩，公队，佐车授绥。公曰：『末之卜也。』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围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诔之。士之有诔，自此始也。

【译文】

公仪仲子家办丧事时，檀弓免而吊。仲子舍弃他的嫡孙而立庶子为丧主。檀弓说：『为什么呀？我从前还没听说过呢。』他快步走到门右边问子服伯子：『仲子舍弃他的嫡孙而立庶子作丧主，为什么？』伯子说：『仲子恐怕也是按古时的规矩做的。从前周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弃他的嫡孙腯而立衍。那么仲子所行的恐怕也合乎古道。』子游向孔子请教这件事，孔子说：『不对！应立嫡孙。』

侍奉双亲，要委婉地规谏双亲的过失，不要生硬地指责。要近在身边周到服侍，直至去世，极其哀痛地守丧三年。侍奉国君要无顾忌地直谏，不要隐瞒，在左右侍奉的各司其职，竭力服侍，直到去世，身虽可不穿孝服，心中要哀痛地守丧三年。侍奉老师，不要生硬地指责，不要隐瞒。要在身边周到服侍到去世，比照父母去世守丧三年。

季武子建成一座住宅，杜氏的墓在西阶之下。杜氏后人请求季武子允许合葬，季武子同意了。杜氏后人入宅而不敢哭。季武子说：『合葬不是古制，但自周公以来没有改变过，我允许他们合葬而不允许他们哭，是何道理。』于是让他们哭泣。

晋献公要杀他的世子申生，公子重耳对申生说：『不行，父亲有骊姬才安逸，我说了就伤了父亲的心。』重耳说：『既然这样，你怎么不逃走呢？』世子说：『不行，父亲说我要谋害他，天下哪里会有没有父亲的国家呢？我能逃到哪里去。』便派人告诉他的师傅狐突，说：『申生有罪，没有听从您的话，才到了今天要死的地步。申生不敢贪生怕死。尽管如此，国君年纪老了，儿子还小，国家又多难，您又不肯出来为国君谋划。如果您出来为国君谋划，申生得到这个恩惠死也心安了。』再拜叩头，然后就自尽了。这就是他谥为『恭世子』的原因。

鲁国有人早上行祥祭之礼，晚上就唱歌。子路嘲笑他。孔子说：『由！你责备别人总没个完吗？三年守丧，时间够长了。』子路出去后，孔子说：『还能再多等多长时间呢，过一个月再唱就更好了。』

鲁庄公和宋国人在乘丘作战。县贲父驾车，卜国为车右。马受惊，战败了，庄公从车上掉了下来。随从庄公的副车车手，马上递给庄公车上的绳索，把他拉上车。庄公说：『太差劲了，卜国！』县贲父说：『过去没有惊奔失列，今日失列，这是我没有勇气。』于是赴敌而死。后来马夫洗马时发现有一支箭射在马大腿内侧的肉上。庄公说：『马惊失列不是他们的罪过。』于是，为二人作诔文（表彰死者之文）加封谥号。士的有诔，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原文】

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晥，大夫之箦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瞿然曰：『呼！』曰：『华而晥，大夫之箦与？』子春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

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始死，充充如有穷。既殡，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练而慨然，祥而廓然。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闻之，遂除之。孔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季武子曰：『周公盖祔。』

子张病，召申祥而语之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几乎！』

古者冠缩缝，今也衡缝。故丧冠之反吉，非古也。

曾子谓子思曰：『芧！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曾子曰：『小功不税。则是远兄弟终无服也，而可乎？』

伯高之丧，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摄束帛乘马而将之。孔子曰：『异哉！徒使我不诚于伯高。』

伯高死于卫，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恶乎哭诸？兄弟，吾哭诸庙。父之友，吾哭诸庙门

之外。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于野则已疏，于寝则已重。夫由赐也见我，吾哭诸赐氏。』遂命子贡为之主，曰：『为尔哭也来者，拜之。知伯高而来者，勿拜也。』

【译文】

曾子病了，病得很厉害。乐正子春坐在床下，曾元、曾申坐在脚边，一个童子坐在墙角举着火烛。童子说：『多么漂亮平滑，是大夫用的竹席吧？』子春说：『住口。』曾子听见了，吃惊地睁大眼睛，说：『啊？』童子说：『多么漂亮光滑，是大夫用的竹席吧？』曾子说：『是的。这是季孙送的，我没能换掉它。曾元，起来换席。』曾元说：『父亲的病很严重，不能挪动，希望能等到天亮，再为您换掉它。』曾子说：『你爱我的心意不如童子。君子爱人，成全人的美德；小人爱人，迁就错误以求得安宁。我还有什么要求呢？我能合乎礼仪地死去就可以了。』于是抬起曾子换席，再放回席子上，未放好就去世了。

亲人刚死时，心中极哀痛，好像路已走到了头，再也无路可走了。殡殓之后，眼神恍惚不定，若有所失又寻找不到。下葬之后，心中惶惶不安，好像盼望亲人归来又等不到。周年之后，慨叹时间过得太快。除服之后，觉得空虚寂寞。子路为姐姐服丧，可以除服了却不除。孔子问：『为什么不除呢？』子路说：『我兄弟少，不忍心。』孔子说：『先王制定的礼，行仁义之道的人都不忍心。』子路听了，就除去了丧服。

太公姜尚封在营丘，传到五世，都返回葬在周地。君子说：『音乐是从人的心里产生出来的，礼也在于不忘根本。古人有句话说：「狐狸死时，头对着狐穴的方向。」这就是仁。』

伯鱼的母亲去世了，已经一周年了伯鱼还在哭。孔子听见了，问：『是谁在哭啊？』门人

说：『孔鲤。』孔子说：『嗯，太过分了。』伯鱼听到后，就除服不哭了。

舜葬在苍梧的野外，大概他的三位夫人都没有与他合葬。季武子说：『从周公起大概才开始合葬。』

子张病重时，把儿子申祥叫来告诉他说：『君子去世称「终」，小人去世称「死」。我今天大概差不多可以说终了。』

古时的帽子是直缝的，现在的却是横缝。所以丧时所戴的帽子要和吉冠相反改成直缝，这并不是古制。

曾子对子思说：『伋！我为父亲守丧，七天没喝一口米汤。』子思说：『先王制定的礼，贤者可以降低标准俯就它，不肖者就像矮子必须踮起脚才能达到它。所以君子在为父亲守丧时，三天不喝米汤，要扶着杖才能站起来。』

曾子说：『小功之服，如果丧期已过才知道，不再补行服丧之礼。那么，远道的从祖兄弟终将没有丧服，这可以吗？』

伯高死了。办丧事时，孔子派出送丧礼的使者没有来到，冉子借了一束帛四匹马送了去。孔子说：『不对呀！平白让我失去了对伯高的诚信。』

伯高死在卫国，报丧给孔子。孔子说：『我在哪里哭他呢？如果是兄弟，我在祖庙里哭他；是朋友，我在正寝哭他；是老师，我在正寝门外哭他；是父亲的朋友，我在庙门外哭他；是互相知名的，我在野外哭他。至于伯高，在野外哭过于疏远；在正寝又过重。伯高是通过子贡结识我的，我到子贡家哭他。』于是，让子贡代做主人，交待他说：『为你哭的，来人要拜谢他；为伯高而来，不要拜谢。』

【原文】

夫昼居于内，问其疾可也。夜居于外，吊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于外；非致齐也，非疾也，不昼夜居于内。高子皋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未尝见齿，君子以为难。衰，与其不当物也，宁无衰。齐衰不以边坐，大功不以服勤。

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说骖而赙之。子贡曰：『于门人之丧，未有所说骖。说骖于旧馆，无乃已重乎？』夫子曰：『予乡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小子行之！』

孔子在卫。有送葬者，而夫子观之，曰：『善哉为丧乎！足以为法矣，小子识之。』子贡曰：『夫子何善尔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贡曰：『岂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识之。我未之能行也。』

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

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棺墙，置翣，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旐，夏也。

孔子之丧，二三子皆经而出。群居则经，出则否。易墓，非古也。

【译文】

白天还呆在正寝之中，可以去探问他的病。夜里睡在中门之外，可以去吊丧。除非有丧事，不睡在中门之外。除非斋戒和生病，不能日夜呆在正寝之内。高子皋为父亲守丧时，极哀痛地哭泣了三年，没有笑过。君子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披麻戴孝，如果孝服不合法度，不如不戴孝。齐衰在身，不得偏倚而坐。服大功之丧，（大功，服堂兄弟等之丧），不得穿着丧服做别的事。

孔子到卫国去，正逢从前馆舍主人的丧事。进去吊丧，哭得很哀伤。出来后，让子贡解下一匹驾车的边马送给丧家。子贡说：『对门人的丧事都没有解下过边马，解下边马送给旧馆舍主人，恐怕太重了吧？』夫子说：『我刚才进去哭他，一触动悲哀就流下泪来，我讨厌哭得没有来由。你去做吧。』

孔子在卫国时，遇到有人送葬。孔子在一旁观看，说：『丧事办得太好了，足可以作为准则了。你们用心记住。』子贡说：『先生为什么称赞那丧事办得好呢？』孔子说：『孝子送葬时像小孩子跟在父母身后啼哭。下葬后返回时，因亲人已留在墓中而迟疑不愿返回。』子贡说：『哪里比得上赶快回来举行虞祭呢？』孔子说：『弟子们记住，我还做不到呢。』

孔子一早起来，背着手拖着杖，闲适地在门外散步。唱道：『泰山要崩塌了吧？梁木要折断了吧？哲人要凋零了吧？』唱完走进屋子，对着门坐下。子贡听到歌声，说：『泰山如果崩塌了，那我们仰望什么呢？梁木如果折断了，哲人凋零了，那我们效法谁呢？夫子恐怕要病倒了。』于是快步走进屋去。夫子说：『赐！你来得怎么这样迟啊？夏后氏停柩在东阶之上，那还

是在主位上；殷人停柩在两柱之间，那是处在宾主之间。我是殷人，我前夜梦见自己安坐在两柱之间。没有圣明的君主出现，天下谁会尊崇我呢？我恐怕快要死了。』大约卧病七天就去世了。

为孔子办丧事时，门人们都不清楚该穿什么丧服。子贡说：『从前夫子为颜渊处理丧事，好像死了儿子而不穿丧服。处理子路的丧事也是这样。请大家处理夫子的丧事像死去父亲一样无服。孔子的丧事，是公西赤操办的。装饰棺木，装饰灵柩的布帐外设置翣和披，是周制。设置有齿状边饰的旌旗，是殷制。用白色熟绢缠旗竿，设置魂幡，是夏制。为孔子守丧，孔门弟子头戴麻布，腰系麻带，聚在一起时都是这样：吊服加麻的打扮。出门则脱掉。整修坟墓，不是古制。

周易

上经

乾卦第一

【原文】

乾：元，享，利，贞。

【译文】

乾卦　象征天。筮得此卦大吉大利，对于占问有利。

坤卦第二

【原文】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译文】

坤卦　象征地。筮得此卦大吉大利，尤其宜于占问雌马之事。君子出行，先会迷失方向，继则能够寻得所要追求的目标，既顺利又不顺利。宜往西南，勿往东北，因为往西南能够遇到志同道合的人，而往东北则遇不到志同道合的人。如果占问是否平安，筮得此卦则大吉。

屯卦第三

【原文】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译文】

屯卦　象征物之初生。筮得此卦大吉大利，有利于占筮。不宜出行，但有利于授爵封侯。

蒙卦第四

【原文】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译文】

蒙卦　象征童蒙。亨通不是我有求于年幼无知的童子，而是年幼无知的童子有求于我。初次前来占筮，告诉他吉凶；接二连三地占筮，便是对占筮的轻侮和亵渎，这样，便不再告诉吉凶。但筮得此卦，无论占问什么都吉利。

需卦第五

【原文】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译文】

需卦　象征等待。心怀诚信，光明亨通，筮得此卦则必获吉祥，利于涉越大河巨流。

讼卦第六

【原文】

论：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译文】

讼卦　象征争讼。心怀诚信，追悔警惧，持守中和之道而不偏不倚则必获吉祥；如果始终强争不息，则有凶险。有利于大德大才之人出世，却不宜于涉越大河巨流。

师卦第七

【原文】

师：贞，丈人吉，无咎。

【译文】

师卦　象征军旅。筮得此卦，对于刚正长者为统帅率师出征非常吉利，必无灾祸。

比卦第八

【原文】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译文】

比卦　象征亲辅。筮得此卦吉祥。第二次占问大吉大利，有利于长期占问，没有灾祸。今人不安的事并行而至，后来者有凶险。

小畜卦第九

【原文】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译文】

小畜卦　象征小有积蓄。筮得此卦亨通顺利。浓云密布却不降雨，云气自我邑西郊升起。

履卦第十

【原文】

履虎尾，不咥人，亨。

【译文】

履卦　象征谨慎行走。行走时不慎踩了老虎尾巴，老虎却不咬人，亨通顺利。

泰卦第十一

【原文】

泰：小往大来，吉，亨。

【译文】

泰卦　象征通泰。柔小者往外，刚大者来内，筮得此卦必获吉祥，亨通顺利。

否卦第十二

【原文】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译文】

否卦　象征闭塞。阻隔的不是应该阻隔之人，筮得此卦对于君子不利，因为此时刚大者往外，柔小者来内。

同人卦第十三

【原文】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译文】

同人卦　象征人事和同。在旷野之中与人和同亲近，亨通顺利，有利于涉越大川巨流，有利于君子占问。

大有卦第十四

【原文】

大有：元亨。

【译文】

大有卦　象征富有。年丰人富，亨通顺利。

谦卦第十五

【原文】

谦：亨，君子有终。

【译文】

谦卦　象征谦虚。只要谦虚地待人接物，行事必然亨通顺利，而只有君子才能自始至终保

持谦虚的美德。

豫卦第十六

【原文】

豫：利建侯行师。

【译文】

豫卦　象征欢乐。利于授爵封侯、兴兵征战。

随卦第十七

【原文】

随：元亨，利贞，无咎。

【译文】

随卦　象征追随。极为亨通顺利，有利于占问，没有灾祸。

蛊卦第十八

【原文】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译文】

蛊卦　象征拯弊治乱。极为亨通顺利，有利于涉越大川巨流。经过七日的观察思考，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去做。

临卦第十九

【原文】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译文】

临卦　象征居高临下。至为亨通，有利于占问。但到了八月将有凶险。

观卦第二十

【原文】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译文】

观卦　象征瞻仰。祭祀之前仅仅洗手自洁，并不进献祭品，心怀诚信，严肃恭谨。

噬嗑卦第二十一

【原文】

噬嗑：亨，利用狱。

【译文】

噬嗑卦　象征刑罚。亨通顺利，有利于施用刑罚。

贲卦第二十二

【原文】

贲：亨，小利有攸往。

【译文】

贲卦　象征文饰。亨通顺利，对于柔小者有所举动有利。

剥卦第二十三

【原文】

剥：不利有攸往。

【译文】

剥卦　象征剥落。不利于有所举动。

复卦第二十四

【原文】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译文】

复卦　象征复归。亨通顺利，或出或入都无疾病，朋友前来也无灾祸，沿着一定的规律返转复归，只须七日就是一个来回，利于有所举动。

无妄卦第二十五

【原文】

无妄：无亨，利贞。其匪正有眚，有利有攸往。

【译文】

无妄卦　象征不妄为。大吉大利，有利于占问。不持守正道则有灾异，不利于有所举动。

大畜卦第二十六

【原文】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译文】

大畜卦　象征大有积蓄。有利于占问。不求食于家，而食禄于朝，必获吉祥。有利于涉越大川巨流。

颐卦第二十七

【原文】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译文】

颐卦　象征颐养。占问则必获吉祥。观察事物的颐养现象，应当明白颐养之道是自力谋求口中食物。

大过卦第二十八

【原文】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译文】

大过卦　象征大有过越。大梁弯曲，利于有所举动，亨通顺利。

坎卦第二十九

【原文】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译文】

坎卦　象征重重险难。具有诚信之德并且能维系于心，则亨通顺利，行事必获奖赏。

离卦第三十

【原文】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译文】

离卦　象征运行不息。有利于占问，亨通顺利。畜养母牛，必获吉祥。

下经

咸卦第三十一

【原文】

咸：亨，利贞；取女吉。

【译文】

咸卦　象征感应。亨通顺利，有利于占问。娶这样的女子为妻，可获吉祥。

恒卦第三十二

【原文】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译文】

恒卦　象征恒久。亨通顺利，没有灾祸；有利于占问，利于有所举动。

遯卦第三十三

【原文】

遯：亨，小利贞。

【译文】

遁卦　象征退避。亨通顺利，利于柔小者占问。

大壮卦第三十四

【原文】

大壮：利贞。

【译文】

大壮卦　象征刚大盛壮。利于占问。

晋卦第三十五

【原文】

晋：康候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译文】

晋卦　象征进长。尊贵的公侯得到天子赏赐的众多车马，并在一个白天之内被三次召见。

明夷卦第三十六

【原文】

明夷：利艰贞。

【译文】

明夷卦　象征光明伤损。利于占问艰难之事。

家人卦第三十七

【原文】

家人：利女贞。

【译文】

家人卦　象征一家之人。有利于女子占问。

睽卦第三十八

【原文】

睽：小事吉。

【译文】

睽卦　象征违逆隔膜。占问小事必获吉祥

蹇卦第三十九

【原文】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译文】

蹇卦　象征行事情艰难。出行宜于向西南方向去，而不宜于往东北方向走。有利于大德大才之人出世，占问必获吉祥。

解卦第四十

【原文】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译文】

解卦　象征舒解。有利于往西南之地出行。无须继续前往行事，返回原地安居其所则可获吉祥。如果有所举动，就及早施行，如此，可获吉祥。

损卦第四十一

【原文】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译文】

损卦　象征减损。胸怀诚信之心，大吉大利，没有灾祸，可以占问，宜于有所举动。用什么来体现减损之道呢？用两筐淡食祭祀神灵、奉献尊者足矣。

益卦第四十二

【原文】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译文】

益卦　象征增益。宜于有所举动，宜于涉越大川巨流。

夬卦第四十三

【原文】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戒；利有攸往。

【译文】

夬卦　象征决断。在君王的朝堂之上发表言论，竭诚疾呼将有危险。告诫自己封邑的人众，此时不利于立即兴兵征伐，如此，利于日后有所举动。

姤卦第四十四

【原文】

姤：女壮，勿用取女。

【译文】

姤卦　象征相遇。女子过于盛壮则伤男，不宜娶此女为妻。

萃卦第四十五

【原文】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译文】

萃卦　象征会聚。亨通顺利。君王亲临宗庙祭祀祖先，有利于大德大才之人出世，亨通顺利，利于占问；祭祀用大牲，必获吉祥。利于有所举动。

升卦第四十六

【原文】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译文】

升卦　象征上升。极为亨通顺利。利于大德大才之人出世，不必有什么忧虑。向南方兴兵征战，必获吉祥。

困卦第四十七

【原文】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译文】

困卦　象征困穷。亨通顺利；进行占问，大德大才之人可获吉祥，没有灾祸；进行自我表白，别人不会相信。

井卦第四十八

【原文】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译文】

井卦　象征水井。村邑变动而水井不能迁移，每日汲取，井水既不会枯竭，也不会盈溢。人们来来往往不停地从井中汲水，水将枯竭也没有人淘井，结果毁坏水瓶，必有凶险。

革卦第四十九

【原文】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译文】

革卦　象征变革。于巳日下定变革的决心，大吉大利，利于占问，困厄将自行消失。

鼎卦第五十

【原文】

鼎：元吉，亨。

【译文】

鼎卦　象征鼎器。大吉大利，亨通顺利。

震卦第五十一

【原文】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译文】

震卦　象征震动。亨通顺利。雷霆骤响之时震得万物惊恐惶惧，可依然谈笑风生。雷声惊闻百里，而匙中的香酒却没有洒掉。

艮卦第五十二

【原文】

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译文】

艮卦　象征抑止。抑止背部，使整个身子不能动弹，在庭院里行走，却见不到人，没有灾祸。

渐卦第五十三

【原文】

渐：女归吉，利贞。

【译文】

渐卦　象征渐进。按女子出嫁的礼俗依礼而行，顺序而进，可获吉祥，有利于占问。

归妹卦第五十四

【原文】

归妹：征凶，无攸利。

【译文】

归妹卦　象征嫁出少女。兴兵出征必有凶险，没有什么好处。

丰卦第五十五

【原文】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译文】

丰卦　象征丰厚盛大。举行祭祀大典，君王亲自到宗庙祭祀祖先，无须忧虑，宜于在日中时开祭。

旅卦第五十六

【原文】

旅：小亨，旅，贞吉。

【译文】

旅卦　象征行旅。小有亨通顺利，外出旅行，占问可获吉祥。

巽卦第五十七

【原文】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译文】

巽卦　象征顺从。柔小者亨通顺利，利于有所举动，利于大德大才之人出世。

兑卦第五十八

【原文】

兑：亨，利贞。

【译文】

兑卦　象征欣悦。亨通顺利，利于占问。

涣卦第五十九

【原文】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译文】

涣卦　象征大水流散。举行祭祀大典，君王亲自到宗庙祭祀祖先，利于涉越大川巨流，有利于占问。

节卦第六十

【原文】

节：亨；苦节不可贞。

【译文】

节卦　象征节俭。亨通顺利举行祭祀大典，如果以节俭为苦事因而不肯节俭，则不可占问。

中孚卦第六十一

【原文】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译文】

中孚卦　象征内心诚信。用豚和鱼进行祭祀，可获吉祥。利于涉越大川巨流，利于占问。

小过卦第六十二

【原文】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译文】

小过卦　象征小有过越。亨通顺利，利于占问，可以做寻常小事，不可为军国大事；飞鸟过去以后，其鸣声遗音不绝，不宜向上强飞，宜于向下安栖，大吉大利。

既济卦第六十三

【原文】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译文】

既济卦　象征事功已成。亨通顺利，利于占问小事。最初吉祥，最终危乱。

未济卦第六十四

【原文】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译文】

未济卦　象征事功未成。亨通顺利，小狐狸渡河接近成功，却沾湿了尾巴，没什么好处。

系辞

【原文】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译文】

天尊贵，地卑下，这是由乾与坤的位次确定的。卑下高贵依次排列，尊贵低贱也就确定了。

运动和静止有一定规则，刚健和柔弱由此划分。人按共性聚在一起，物按类别相区分，吉祥和凶险由此产生。它们在天上形成不同的天象，在地下形成不同的地貌，变化和发展由此显现。

所以，刚健柔弱互相摩擦碰撞，八个卦象互相交叠激荡。用雷霆来鼓动它们，用风雨来滋润它们，日月交替运行，寒暑相继变换，天的规律成为男性象征，地的规律构成女性象征。天成为创始，地养育万物。天以平易显现智慧，地以简明显现功能。平易就容易被认识，简明就容易被遵循。容易认识就使人亲近，容易遵循就会有成就。亲近可以持久，成就可以光大。持久能陶冶人的品德，光大能成就人的功业。懂得了平易简明，就理解了天地间的道理。理解了天地间的道理，成功就包含在它里面了。

【原文】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大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译文】

圣人创立卦画，观察物象，加上解释的词语，来判定事物的吉凶。刚爻与柔爻互相推演而产生变化。因此，吉凶是成败的象征，悔吝是忧惧的象征，变化是进退的象征，刚柔是日夜的象征。六爻的变动，是《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圣人创立卦画，观察物象，加上解释的吉凶。刚爻与柔爻互相推演而产生变化。因此，吉凶是成败的象征，悔吝是忧惧的象征，变化是进退的象征，刚柔是日夜的象征。六爻的变化，对应着天、地、人变化的规律。所以，君子平时处世所依据的，是《易》的卦爻次序；所喜爱揣摩的，是卦中的爻辞。因此，君子平时无事就观察卦象，揣摩爻辞，行动时就观察卦爻的变化，揣摩占辞。所以，君子得到上天助佑，吉祥而没有不利。

【原文】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大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译文】

《易》的内容与天地齐一，所以能够囊括天地万物的规律。圣人抬头观察天象，低头体察地貌，因此知晓不明显和明显的一切事理。追寻万物起源，探究万物终结，因此知晓生与死的道理。精气凝成神灵，游魂变为鬼怪，在此知晓鬼神的情性面目。圣人之道与天地之道吻合，所以不相矛盾。圣人的智慧及万物，法则通达天下，所以不会出错。圣人独行而不偏颇，顺应自然，懂得命运，所以无忧先虑。圣人安于自身的处境，培育仁厚的性情，所以能爱人济物。《易》包容了天地的变化而适度，尽力成就万物而没有遗漏，通晓阴阳变化的夫妻而能预知吉凶，因此神妙而没有固定的规则，变化而没有固定的模式。

【原文】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译文】

阴阳的交替变化就叫做道。相继不断就是善，成就万物的民性。仁者从自己的角度看，把它叫做仁；智者从自己的角度看，把它叫做智。平民百姓每天接触阴阳之道而不懂得，因此君子之道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它表现出来就是仁，隐藏起来就是用，鼓动万物，不与圣人共同忧虑，它的崇高品德和伟大业绩达到了顶点。拥有万物就叫伟大业绩。不断更新就叫崇高品德。生成物象就叫乾。仿效乾而完成物象就叫坤。穷尽卦爻而预知未来就叫占问。承接更新叫事。阴阳交替不可把握就叫神奇。

【原文】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穷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译文】

圣人用卦画来显示天下万物的繁杂现象，模拟万物的形态姿容，反映它们的特征，因此称为卦象。圣人用卦象来显示天下万物的运动变化，观察运动变化中的普遍联系，以推行立身处世的准则和规范，加上文辞，用以判断吉凶，因此称为爻。言说天下万物最繁杂的现象，不能胡言乱语。拟出卦象，然后言说，琢磨探求，然后行动，经过比拟和讨论，来把握事物的变化。

『鹤在树荫中鸣叫，幼鹤应声附和。我有美酒，与你同享。』孔子说：『君子住在家中发表言论，如果说得好，那么千里之外的人也会响应，何况近处的人呢？坐在家中发表言论，如果说得不好，那么千里之外的人也会背离，何况近处的人呢？言论出于自己，影响到民众；行为产生在近前，远处也有反应。言论行动，就像君子的枢机，枢机一发动，就决定着君子的荣辱。言论和行动，是君子用来影响天地万物的手段，难道能不慎重吗？』

『聚在一起的人先呼叫逃跑，然后胜利欢笑。』孔子说：『君子为人处世的准则，要么入世要么出世，要么沉默要么发言。两个人心齐志一，就像利刃可斩断金属；心齐志一的言论，它的气味就像兰花一样芳香。』

『初六：用白茅铺垫以示恭敬，没有灾祸。』孔子说：『假如放在地面上就可以了，用白茅去铺垫，又有什么过失呢？这表示慎重到了极点。白茅是很普通的物品，却可以用于重要场合。按照这种慎重的态度来行事，就不会有什么过失。』

『君子勤劳刻苦，谨慎谦虚，会有好的结果。吉利。』孔子说：『勤劳刻苦而不自夸，有功绩而不自满，这是敦厚到极点的表现，是说有功却甘居别人之下。德行说的是弘大，礼节说的是谦恭。谦虚则是致力于恭敬而保全自身的地位。』

『天上出现直龙，凶险。』孔子说：『尊贵而没有地位，高高在上而失去民众，贤人处在低下的地位而无人辅佐，所以动辄就危险。』

『在家室内不出门，没有灾祸。』孔子说：『变乱的产生，是以语言为阶梯的。君子言语不慎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言语不慎密，就会丧失性命；重大的事不慎密，就会造成危害；因此君子由于慎密而不出家门。』

孔子说：『《易》的作者了解盗贼吗？《易》说：「带着许多货物，背负马拉，惹人注目，结果强盗来了。」负重是小人干的活儿，车马是君子乘坐的用具。身为小人却乘坐君子的车马，盗贼就想着去抢劫。地位在上的人怠慢，地位在下的人就横暴，盗贼就想来劫夺。收藏财物是教人偷盗，妖艳的容颜是教人淫乱。《易》说：「带着许多货物，背负马拉，惹人注目，结果强盗来了。」这是招引盗贼。』

【原文】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事业。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译文】

孔子说：『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意义。』那么圣人的意图就不能表现出来了吗？孔子说：『圣人创立卦象是为了充分表达意念，设置六十四卦是为了充分表达真伪，加上文辞是为了充分表达要说的话，使卦爻变化相通是为了充分显示有利之处，激励人们是为了充分显示它的神奇。』『乾卦』和『坤卦』集中体现了《易》的内涵吗？乾坤确定了秩序，《易》的原则就以它为基础。乾坤毁灭了，那么就无法体现《易》的原理。《易》的原理体现不出来，那么乾坤差不多就要停止运动了。因此，形而上者叫做道，形而下者叫做器，将它们结合调节叫做变，推演运用叫做通，在民众中实施运用叫做事业。所以，卦象是圣人用来显示天下万物繁杂的现象，模拟它们的外形面貌，反映事物的特性，因而叫做卦象。圣人用来显示天下万物的运动变化，观察它们的普遍联系，以推行立身处世的准则和规范，加上文辞，用以判

断吉凶，因此称为爻。极尽天下万物最繁杂的现象，这是卦象的演化，激励天下万物运动的，是卦爻辞的启示。互相联系并适度调节，是变化的结果。推动万物运行，是变通的结果。对它们心领神会的是人，默默成就它们，无言中确立信赖，是德行显现的结果。

【原文】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译文】

古代包牺氏统治天下，抬头观察天象，低头观察地理。观察鸟兽斑纹和地貌特征，近处取

法人体，远处取法物形，由此开始创立八卦，用来沟通神灵的旨意，区分万物不同的情况。开始编结绳子而织成网，用来狩猎和打鱼，这大概是取象于『离卦』。

包牺氏死后，神农氏出现，砍削木头作成耜，弯曲木头作成耒，把耕地锄草的便利教给天下的人们，这大概是取象于『益卦』。规定中午时分开市贸易，招引天下民众，汇集天下财物，互换货物后散去，各人得到所需的物品，这大概是取象于『噬嗑卦』。

神农氏死后，黄帝、尧、舜相继出现，继承革新，使民众不感到倦怠；神奇改造，使民众适应变革。易就是指走入困境后要变革，变革才能通畅，通畅就能持久。因此能得到上天的保佑，吉利，没有什么不利。黄帝、尧、舜无为而治，天下太平，这大概是取象于『乾卦』和『坤卦』。挖空木头制成船，劈削木头制成桨，船和桨的便利，是为了沟通江河阻隔而到达远方，有利于天下民众，这大概是取象于『涣卦』。驾牛驭马，运载货物去远方，为天下民众提供便利，这大概是取象于『随卦』。设立一道又一道门，敲梆巡夜，以防范盗贼，这大概是取象于『豫卦』。砍断木头制成舂米的杵，在地上挖窝当舂米的臼，使万民得到好处，这大概是取象于『小过卦』。在弯木上加弦作成弓，削尖木棍作成箭，弓箭的好处，在于威慑天下的人，这大概是取象于『睽卦』。远古时人们住在洞穴，活动在野外，后世的圣人修建宫室，改变了人们居住活动的方式，上有栋梁，下有四壁，用来遮避风雨，这大概是取象于『大壮卦』，古时候埋葬死者，用柴草厚厚裹起来，埋在荒野里，不堆土筑坟，不载种树木，服丧的时间没有定数。后世的圣人用棺椁来替代野葬，这大概是取象于『大过卦』。远古时在绳上打结用来记事，后世的圣人用文字竹简来替代，文武百官用它们来治国，平民百姓用它们来了解往事，这大概是取象于『夬卦』。

【原文】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译文】

《周易》说：『人来人往，实现了赚钱的愿望。』孔子说：『天下的人想些什么、考虑些什么？天下的人同往一个地方，却走不同的路，想法一致，思路却不同。天下的人还想些什么、考虑些什么？太阳去了，月亮就来，月亮去了，太阳就来，日月交替推移就产生了光明。寒冷退去暑热就来临，暑热退去寒冷就来临，寒暑交替推移就形成了年岁。往就是退缩，来就是伸展，退缩和伸展交相感应就产生了利益。软甲虫收缩身体是为了求得伸展，龙和蛇的冬眠是为了保存自身。精研义理达到神妙境界，是为了实际应用。利益是用来安身立命，以提高道德修养。除此之外，就是我所不知道的了。穷究万物的奥秘，认识万物的变化，就是最伟大的德行。』

【原文】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译文】

孔子说：『小人不把不讲仁义当作可耻，不把不讲道义当作可怕，看不见好处就不努力，不受威吓就不知戒惧。惩治小错而使他们警惕大错，这是小人的福份。《易》说：「足上戴着刑具，遮住了脚趾，没有灾祸。」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善行不积累，不足以成就名誉。恶行不积累，不足以毁灭生命。小人认为小的善行没有好处而不去做，认为小的恶行没有害处而不消除，所以恶行积累起来而无法掩盖，罪过大得无法消解。正如《易》说：「脖上戴着刑具，遮住了耳朵，凶险。」』

【原文】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译文】

孔子说：『危险可以使地位安全稳固，消亡可以使生存得到保障，动乱意味着安定的出现。因此，君子安稳时不要忘记危险，存在时不要忘记衰亡，安定时不要忘记动乱，这样，自身安稳，国和家也有了保障。《易》说：「危亡啊危亡，国家命运像系在柔弱的桑枝苞草上一样危险。」』

【原文】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译文】

孔子说：『「乾」「坤」两卦是理解《易》的门径。乾表示阳刚之物，坤表示阴柔之物。阴阳的特性相结合，而刚柔各显出特点，《易》据此区分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通达神灵造化的内涵。卦象所取的名称，复杂而合于规范。考察卦爻辞所列事类，都是衰亡之世的事情吧？《易》揭示过去，知察未来，显明细微，阐发深隐之理，进一步确定名目，辨明事物，陈达事理，判断吉凶，十分完备。它所列举的事物细小，所代表的事类很大。它的旨意深远，文辞高雅，陈述委婉中肯，事例明显深刻。由于人们犹疑不定，《易》以此引导他们的行为，使他们明辨吉凶得失的预兆。』

【原文】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之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象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译文】

《易》作为一部书，追根溯源，探求未来，以此作为它的根本特征。每卦中六爻交错混杂，只显示它们代表不同的时序和物候。初爻的含义难以理解，上爻的含义容易明白，它们是本与末的关系。初爻的爻辞只初步表达了事物，上爻的爻辞才完全描述出事物的全貌。至于列举现象，表现它们的特征，分辨它们的是非，就必须要有中间四爻才能完备。至于揭示人事存亡的

吉凶祸福，只要坐下来推演就会知道。明智的人只要揣摩卦辞，对全卦的意思就了解了多半。第二爻与第四爻同属阴位，但位置不一样，表示的好坏吉凶也不一样，第二爻多数美善，第四爻多半危惧，因为它们的远近不同。阴柔的规律是不利于处在远位，它的要点在于表示没有灾祸，有利于阴爻的是处在中位。第三爻与第五爻同属阳位，但位置不一样，第三爻多数凶险，第五爻多半有功，这是因为它们的位置有贵贱的等级差别。阴爻处在阳位危险，处过阳位。

【原文】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出。

【译文】

《易》的产生，应当是殷商衰亡、周朝大业兴盛的时候吧？是在周文王同殷纣王斗争的时候吧？因此它的文辞表现出了危惧的色彩。心存危惧能带来平安，掉以轻心会造成倾覆。《易》包含的道理十分广大，各类事物都没有被遗漏。危惧意识贯穿始终，目的在于求得没有灾祸。这就是《易》的根本。

春秋左传

郑伯克段于鄢

【原文】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

虢叔死焉，佗邑唯命。』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译文】

当初，郑武公娶了申国国君的女儿为妻，叫做武姜，生下了庄公和公叔段。庄公脚在前倒生下来，使姜氏受了惊吓，所以取名叫『寤生』，从此讨厌庄公。武姜宠爱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都没有答应。等到庄公当上了郑国国君，武姜为共叔段请求把『制』作为他的封邑。庄公说：『制是个险要的城邑，从前虢叔就死在那里，如果要别的地方，我都答应。』武姜又为共叔段请求京邑，庄公就让共叔段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太叔』。

祭仲说：『都城超过了三百丈，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按先王的规定，大的都城面积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邑的大小不合法度，违反了先王的制度，这会使您受不了。』庄公回答说：『姜氏要这么做，我怎能避开这祸害呢？』祭仲说道：『姜氏有什么可满足呢？不如早些处置共叔段，不让他的势力蔓延。如果蔓延开来，就难对付了。蔓延开的野草都除不掉，更何况是您那受宠的兄弟呢？』庄公说：『干多了不仁义的事情，必定会自取灭亡，您暂且等着看吧。』

【原文】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

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译文】

不久之后，太叔命令西边和北边的边邑也同时归他管辖。公子吕说：『一个国家不能容纳两个君主，您打算怎么办？如果您想把国家交给太叔，就请允许我去侍奉他；如果不给，就请除掉他，不要使百姓产生二心。』庄公说：『用不着，他会自食其果。』太叔又把双方共管的边邑收归自己，一直把邑地扩大到了廪延。公子吕说：『可以动手了。他占多了地方就会得到百姓拥护。』庄公说：『做事不仁义就不会有人亲近，地方再大也会崩溃。』太叔修造城地，聚集百姓，修整铠甲和武器，准备好了步兵和战车，将要偷袭郑国国都。武姜打算为他打开城门作内应。庄公得知了太叔偷袭的日期，说：『可以动手了！』于是，他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战车去攻打京邑。京邑百姓背叛了共叔段，共叔段逃到了鄢地，庄公又攻打鄢。五月二十三日，共叔段逃奔去了共国。于是庄公把武姜安置到城颍，并向她发誓说：『不到地下黄泉，永远不再见面。』事后，他又后悔这么说。

【原文】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诸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颍我独无！』颍考叔曰：『敢

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融融！』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译文】

颍考叔当时是颍谷管理疆界的官员，他听说了这件事，就送了些礼物给庄公。庄公请他吃饭，他却把肉放在一旁不吃。庄公问他为什么，颍考叔回答说：『我家中有母亲，我的饭食她都吃过，就是从未吃过君王的肉羹，请允许我拿去送给她。』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送东西给她，唯独我没有！』颍考叔说：『我冒昧问一下这话是什么意思？』庄公把事情的缘由告诉了他，并说自己很后悔。颍考叔说：『君王何必担忧呢？如果掘地见水，打成地道去见面，谁能说这不是黄泉相见？』庄公听从了颍考叔的话，照着做了。庄公进入地道，赋诗说：『隧道之外，心中快乐舒畅！』于是，母子关系又与从前一样了。君子说：『颍考叔真是个孝子。爱自己的母亲，还扩大影响了郑庄公。《诗·大雅·既醉》说：「孝子德行无穷尽，永久能分给同类。」大概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

臧僖伯谏观鱼

【原文】

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

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译文】

春天，隐公准备到棠这个地方看捕鱼。臧僖伯规劝说：『凡是物品不能用来讲习祭祀和军事的，材料不能用来做礼器和兵器的，那么君主就不用自己去办理。君主是把人民纳入「轨」、「物」的人。所以用讲习祭祀和军事的大事来衡量法度，叫做「轨」；选取材料用来装饰祭祀和军事的器物，叫做「物」。做事不合法度，滥用不关礼器和兵器的物采，管它叫做乱政。屡次实行乱政，是国家败亡的原因。所以春、夏、秋、冬四季的打猎，都要在农闲的时候进行，并用来作为军事训练。每隔三年要整治军队，大演习后进入国都，要整顿好队伍，到宗庙祭告祖先，设宴庆贺，清点军用器物和俘获的东西。练兵中表明车服旌旗的不同文采，分明贵贱，辨别等级，排列少长的顺序，这是讲习部队的威仪。鸟兽的肉上不了宗庙的祭器，它的皮革、牙齿、骨角、毛羽用不上礼器和兵器，因而君主不去猎取，这是古代的制度。至于山林河泽的产品，是器皿用具的材料，是仆役做的事情，有关官吏的职守，不是君主所要过问的。』隐公说：『我准备去巡视边境。』于是他就去了，让捕鱼的人陈设捕鱼的器具，加以观赏。僖伯推说有病没有跟着去。《春秋》说：『鲁隐公在棠邑陈设捕鱼器具。』这是说隐公这种行为不合礼法，并且指出他跑到远离国都的地方去。

季梁谏追楚师

【原文】

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王毁军而纳少师。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腯肥牷，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蠹也，谓其备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译文】

楚武王侵犯随国，先派薳章去求和，同时驻军瑕地等待。随国人派少师主持和谈。斗伯比对楚王说：『我们在汉水东边是不能达到目的的，这是我们自己造成这样的。我们扩大三军，整顿武装，用武力威胁他们，他们害怕了，就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就难于离间他们了。汉水

以东的国家，随国是最大的。随国若狂妄自大，必然会抛弃那些小国。小国和随国离心，对楚国有利。少师很骄傲，请君王故意使我们的军容表现出疲弱的样子，用这个办法，使他更加骄傲起来。』熊率且比说：『季梁在随国，这有什么用？』斗伯比说：『我用这个办法是为以后打算，现在少师正得到他的国君的信任。』于是楚王故意把军容弄得不像样子而迎接少师到军中。

少师回去，请求出兵追击楚军。随侯打算答应他，季梁劝阻说：『上天正帮助楚国，楚军疲弱，恐怕是骗我们的，您何必这样急于出兵呢？下臣听说小国所以能够抵抗大国，是由于小国有道而大国淫虐。所谓「道」，就是对人民要忠而对神灵要诚。国君常想到使人民有利，这是忠；祝史的言词真实，这是信。现在人民受饥挨饿而国君一味追求个人私欲，祝史祭祀时用虚报功德的言词，下臣不知道这样做能否成功。』随侯说：『我祭祀用的牲口，毛色纯正，膘肥肉壮，祭器里的黍稷也很丰盛完备，为什么不能取信于神灵？』季梁回答说：『人民，是神灵的主人。因此圣王总是先做好人民的事而后致力于对神灵的祭祀。所以奉献牺牲的时候向神灵祝告说：「牲口又肥又大。」这是说人民的物力、财力普遍存在，那牲畜又肥又大，繁殖生长很快，没有得病，各种肥壮的牲畜全有。奉献黍稷的时候向神灵祝告说：「洁净的黍稷非常丰盛。」这是说春、夏、秋三个务农季节没有妨害生产，人民和睦，收成丰足。奉献甜酒的时候向神灵祝告说：「又清又美的酒。」这是说上上下下都有美德而没有异心。所谓祭品芳香，就是没有邪恶。所以他们致力于三时的农事，修明教化，亲近亲族，用这些实际行动来祭祀神灵，于是人民和睦，神灵赐福给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今天人民各怀二心，鬼神也没有了主人。您虽然一个人祭品丰盛，又会有什么幸福呢？您还是暂且去修明政治，亲近兄弟国家，也许能够避免祸患。』随侯害怕，就去修明政治，楚国也就不敢来攻打了。

曹刿论战

【原文】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译文】

鲁庄公十年的春天，齐国军队攻打鲁国。鲁庄公将要出兵应战，曹刿请求见庄公。他的乡里人说：『做大官的人会谋划这件事，你又何必参与呢？』曹刿说：『做大官的人见识短浅，不能深谋远虑。』于是他入朝拜见庄公。

曹刿问庄公：『您凭借什么去同齐国作战？』庄公答道：『衣食一类用来安身的物品，我不敢独自享用，必定要分一些给别人。』曹刿说：『这种小恩小惠没有遍及每个民众，他们不会跟从您去作战的。』庄公说：『祭祀用的牲畜、宝玉和丝绸，我不敢夸大，一定要忠实诚信。』曹刿答道：『这种小信不足以使鬼神信任，鬼神是不会赐福的。』庄公说：『大大小小的官司案

件，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也一定要处理得合乎情理。』曹刿说：『这是尽心尽力为民办事的表现，可以凭这个同齐国打仗。打仗的时候，请让我跟您一同去。』

庄公和曹刿同乘一辆战车，在长勺同齐军交战。庄公正想击鼓进兵，曹刿说：『不行。』齐军被打得大败，庄公准备驱车追击。曹刿说：『可以出兵了。』齐军已经击了三通鼓，曹刿说：『可以出兵了。』齐军被打得大败，庄公准备驱车追击。曹刿说：『不行。』齐『还不行。』他下了车，察看齐军车轮的印迹，然后登上车，扶着车轼瞭望齐军，说：『可以追击了。』于是开始追击齐军。

鲁军打了胜仗之后，庄公问曹刿取胜的原因。曹刿回答说：『打仗凭的全是勇气。第一次击鼓时士兵们鼓足了勇气，第二次击鼓时勇气就衰退了，第三次击鼓时勇气便耗尽了。敌方的勇气耗尽时，我们的勇气正旺盛，所以会取胜。大国用兵作战难以预测，我担心他们设兵埋伏。后来，我看出他们的车轮印很乱，望见他们的旗帜倒下，所以才去追击他们。』

齐桓公伐楚

【原文】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陉。

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

『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

【译文】

鲁僖公四年的春天，齐桓公率领诸侯国的军队攻打蔡国。蔡国溃败，接着又去攻打楚国。楚成王派使节到齐军对齐桓公说：『您住在北方，我住在南方，即使牛马发情相逐也到不了双方的疆土。没想到您进入了我们的国土，这是什么缘故？』管仲回答说：『从前召康公命令我们先君太公说：「五等诸侯和九州长官，你都有权征讨他们，从而共同辅佐周王室。」召康公还给了我们先君征讨的范围：东到海边，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你们应当进贡的包茅没有交纳，周王室的祭祀供不上，没有用来渗滤酒渣的东西，我特来征收贡物；周昭王南巡没有返回，我特来查问这件事。』楚国使臣回答说：『贡品没有交纳，是我们国君的过错，我们怎么敢不供给呢？周昭王南巡有返回，还是请您到水边去问一问吧！』于是齐军继续前进，临时驻扎在陉。

这年夏天，楚成王派使臣屈完到齐军中去交涉，齐军后撤，临时驻扎在召陵。齐桓公让诸侯国的军队摆开阵势，与屈完同乘一辆战车观看军容。齐桓公说：『诸侯们难道是为我而来吗？他们不过是为了继承我们先君的友好关系罢了。你们也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怎么样？屈完回答说：『承蒙您惠临敝国并为我们的国家求福，怎么样？屈完回答说：『承蒙您惠临敝国并为我们的国家求福，忍辱接纳我们国君，这正是我们国君的心愿。』齐桓公说：『我率领这些诸侯军队作战，谁能够抵挡他们？我让这些军队攻打城池，什么

样的城攻不下？』屈完回答说：「如果您用仁德来安抚诸侯，哪个敢不顺服？如果您用武力的话，那么楚国就把方城山当作城墙，把汉水当作护城河，您的兵马虽然众多，恐怕也没有用处！』后来，屈完代表楚国与诸侯国订立了盟约。

宫之奇谏假道

【原文】

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对曰：『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昵之。虽谏，将不听。』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不为道，入自颠轅，伐鄍三门。』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虞公许之，且请先伐虢。宫之奇谏，不听，遂起师。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

【译文】

晋国大夫荀息请求用屈地出产的良马和垂棘出产的美玉去向虞国借路，以便攻打虢国。晋献公说：『这些东西是我的宝物啊！』荀息回答说：『如果能向虞国借到路，这些东西就像放在国外库房里一样。』晋献公说：『宫之奇还在虞国。』荀息回答说：『宫之奇为人懦弱，不能够坚决进谏。况且他从小同虞君一起长大，虞君跟他亲近。即使他进谏，虞君也不会听从。』于是，晋献公派荀息去虞国借路，说：『冀国无道，从颠轅入侵，攻打虞国鄍邑的三面城门。冀国已经被削弱，这也是为了君王的缘故。现在虢国无道，在客舍里修筑堡垒，以侵袭敝国的南部边邑。我们敢请贵国借路，以便向虢国问罪。』虞公同意了，并且请求让自己先去讨伐虢国。

宫之奇劝阻虞君，虞君不听，于是起兵伐虢。这年夏天，晋国大夫里克、荀息领兵会同虞军攻打虢国，灭掉了下阳。

【原文】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偪乎？亲以宠偪，犹尚害之，况以国乎？』公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弗从，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

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归其职贡于王。

【译文】

晋献公再次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宫之奇进谏说：『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灭亡了，虞国必定会跟着被灭掉。晋国的野心不可助长，对外敌不可忽视。借路给晋国一次就算是过分了。怎么可能有第二次？俗话说：「面颊和牙床骨是相互依存的，失去了嘴唇，牙齿就会受冻。」这话说的正是虞国和虢国的关系啊。』虞公说：『晋国是我们的同宗，怎么会谋害我们？』

宫之奇回答说：『太伯和虞仲都是太王的儿子，当过文王的执政大臣，对周王室立下过功勋，记载他们功绩的盟书在盟府里保存着。晋国虢国都要灭掉，对虞国还能有什么爱惜？再说晋国爱虞国，这种爱比桓叔和庄伯的后人对晋国更亲近吗？桓叔和庄伯的后人有什么罪过，而晋献公把他们都杀掉了，不就是因为他感到他们是一种威胁吗？至亲的人因为恃宠而威胁到献公，而且还要把他们杀掉，何况一个国家对他的威胁呢？』虞公说：『我的祭品丰盛洁净，神明一定会保祐我。』宫之奇说：『我听说过，鬼神不随便亲近哪个人，只保佑有德行的人。所以《周书》上说：「上天对人不分亲疏，只帮助有德行的人。」还说：「五谷祭品不算芳香，只有美德会芳香四溢。」《周书》上又说：「人们的祭品没有什么不同，只有有美德的人的祭品神才会享用。」照《周书》这么说，君主没有德行，民众就不会和睦，神明也不会享用他的祭品。神明所依凭的，在于人的德行。如果晋国夺取了虞国，用他的美德向神明进献祭品，难道神明会不享用吗？』虞公没有听从宫之奇的劝告，答应了晋国使者借路的要求。宫之奇带领他的家族离开了虞国，并说：『虞国不能举行年终的腊祭了。这一次虞国就灭亡了，晋国用不着再发兵了。』

冬季的十二月初一，晋国灭掉了虢国。虢公丑逃到京师。晋军返回途中在虞国驻扎，趁机袭击了虞国，把它灭掉了。晋军抓住了虞公和大夫井伯，把他们作为晋献公女儿秦穆姬的陪嫁，但没有废除虞国的祭祀，并把虞国的贡物归于周王室。

鲍叔谏用管仲

【原文】

夏，公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秋，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公丧戎路，传

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管、召，仇也，请受而甘心焉。』乃杀子纠于生窦。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税之。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从之。

【译文】

鲁庄公九年夏天，鲁国国君庄公率兵征讨齐国，护送公子纠回齐国为君。齐桓公小白从莒国先回到了齐国即位。这一年秋天，鲁军与齐军在齐国乾时地方战斗起来，结果鲁军大败。鲁庄公抛弃了自己乘的兵车，转乘别的战车逃回鲁国。鲁庄公的东御秦子、车右梁子为了掩护庄公逃走，打着庄公的帅旗故意从别的道路逃跑，引诱齐军追赶他们，因此秦子、梁子全被齐军擒获。

鲍叔牙乘胜率领齐军来到了鲁国，威逼鲁庄公说：『公子纠是齐君的哥哥，请鲁君为我杀掉他；管仲和召忽是齐君的仇人，请鲁君将活人交给我，送给齐君亲手杀他们以快心意。』于是，鲁庄公就在生窦地方将公子纠杀死。召忽为公子纠的死难而自杀了。管仲请求就缚，鲍叔牙将管仲释放了。鲍叔牙回到齐都，把这件事告诉了齐桓公，并劝谏说：『管仲治理政事的才能，胜过齐国上卿高傒，可以用他为相。』齐桓公采纳了鲍叔的建议，拜管仲做齐国的国相。

晋公子重耳之亡

【原文】

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

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

狄人伐啬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诸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

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

【译文】

晋国的公子重耳遭受危难的时候，晋国军队到蒲城去讨伐他。蒲城人打算抵抗，重耳不同意，说：『我依靠君父的命令享有养生的俸禄，得到所属百姓的拥护。有了百姓拥护就同君父较量起来，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我还是逃走吧！』于是重耳逃到了狄国。同他一块儿出逃的人有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和司空季子。

狄国人攻打一个叫啬咎如的部落，俘获了君长的两个女儿叔隗和季隗，把她们送给了公子重耳。重耳娶了季隗，生下伯儵和叔刘。他把叔隗给了赵衰做妻子，生下赵盾。重耳想到齐国去，对季隗说：『等我二十五年，我不回来，你再改嫁。』季隗回答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就该进棺材了。还是让我等您吧。』重耳在狄国住了十二年才离开。

卫文公不依礼待他。重耳走到五鹿，向乡下人讨饭吃，乡下人给了他一块泥土。重耳大怒，想用鞭子抽他。狐偃说：『这是上天的恩赐。』重耳叩头表示感谢，把泥块接过来放到了车上。

【原文】

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贰焉？』乃馈盘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译文】

重耳到了齐国，齐桓公给他娶了个妻子，还给了他八十匹马。重耳对这种生活很满足，但随行的人认为不应这样呆下去，想去别的地方，便在桑树下商量这件事。有个养蚕的女奴正在桑树上，回去把听到的话报告了重耳的妻子姜氏。姜氏把女奴杀了，对重耳说：『你有远行四方的打算吧，偷听到这件事的人，我已经把她杀了。』重耳说：『没有这回事。』姜氏说：『你走吧，怀恋妻子和安于现状，会毁坏你的功名。』重耳不肯走。姜氏与狐偃商量，用酒把重耳灌醉，然后把他送出了齐国。重耳酒醒之后，拿起戈就去追击狐偃。

到了曹国，曹共公听说重耳的肋骨长得连在一起，想看看他的裸体。重耳洗澡时，曹共公听说重耳的肋骨长得连在一起，都足走近了去看他的肋骨。曹国大夫僖负羁的妻子对她丈夫说：『我看晋国公子的随从人员，都足以担当治国的大任。如果让他们辅佐公子，公子一定能回到晋国当国君。回到晋国当国君后，一定能在诸侯中称霸。在诸侯中称霸而讨伐对他无礼的国家，曹国恐怕就是头一个。你为什么

不趁早向他表示自己对他与曹君不同呢？』于是僖负羁就给重耳送去了一盘饭，在饭中藏了一块宝玉。重耳接受了饭食，将宝玉退还了。

【原文】

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闻天之所启，人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君其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离外之患，而天不靖晋国，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三也。晋、郑同侪，其过子弟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弗听。

【译文】

到了宋国，宋襄公送给了重耳二十辆马车。到了郑国，郑文公也不依礼接待重耳。大夫叔詹劝郑文公说：『臣下听说上天所赞助的人，其他人是赶不上的。晋国公子有三件不同寻常的事，或许上天要立他为国君，您还是依礼款待他吧！同姓的男女结婚，按说子孙后代不能昌盛。晋公子重耳的父母都姓姬，他一直活到今天，这是第一件不同寻常的事。遭到流亡在国外的灾难，上天却不让晋国安定下来，大概是要为他开出一条路吧，这是第二件不同寻常的事。有三位才智过人的贤士跟随他，这是第三件不同寻常的事。晋国和郑国是同等的国家，晋国子弟路过郑国，本来应该以礼相待，何况晋公子是上天所赞助的人呢？』郑文公没有听从叔詹的劝告。

【原文】

及楚，楚子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

执鞭弭，右属橐鞬，以与君周旋。』子玉请杀之。楚子曰：『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晋侯无亲，外内恶之。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乃送诸秦。

【译文】

到了楚国，楚成王设宴款待重耳，并问道：『如果公子返回晋国，拿什么来报答我呢？』重耳回答说：『如果托您的福，我能返回晋国，一旦晋国和楚国交战，双方军队在中原碰上了，我就让晋军退避九十里地。如果得不到您退兵的命令，我就只好左手拿着马鞭和弓梢，右边挂着箭袋和弓套奉陪您较量一番。』楚国大夫子玉请求成王杀掉公子重耳。楚成王说：『晋公子志向远大而生活俭朴，言辞文雅而合乎礼仪。他的随从态度恭敬而待人宽厚，忠诚而尽力。现在晋惠公没有亲近的人，国内外的人都憎恨他。我听说姓姬的一族中，唐叔的一支是衰落得最迟的，恐怕要靠晋公子来振兴吧？上天要让他兴盛，谁又能废除他呢？违背天意，必定会遭大祸。』于是楚成王就派人把重耳送去了秦国。

【原文】

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译文】

秦穆公把五个女子送给重耳作姬妾，秦穆公的女儿怀嬴也在其中，有一次，怀嬴捧着盛水的器具让重耳洗手，重耳洗完便挥手让怀嬴走开。怀嬴生气地说：『秦国和晋国是同等的，你为什么瞧不起我？』公子重耳害怕了，脱去衣服把自己关起来表示谢罪。又有一天，秦穆公宴请重耳。狐偃说：『我比不上赵衰那样擅长辞令，让赵衰陪你去吧。』在宴会上，公子重耳作了一首《河水》诗，秦穆公作了《六月》这首诗。赵衰说：『重耳拜谢君王恩赐！』公子重耳走下台阶，拜谢，叩头。秦穆公也走下一级台阶，表示不敢接受叩谢的大礼。赵衰说：『君王提出要重耳担当辅佐周天子使命，重耳怎么敢不拜谢？』

烛之武退秦师

【原文】

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汜南。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其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

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译文】

鲁僖公三十年九月十三日，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围攻郑国，因为郑国曾对晋文公无礼，并且亲近楚国。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汜水南面。佚之狐对郑文公说：『国家很危险了！如果派烛之武去见秦国国君，敌军一定会撤回去。』郑文公听从了佚之狐的建议。但烛之武推辞说：『我年壮的时候尚且比不上人家，现在老了，更做不了什么了。』郑文公说：「我没能及早任用您，现在国家危急才来求您，这是我的过错。然而，郑国灭亡了，对您也有不利的地方啊！』于是烛之武答应了。

夜里。郑国人用绳子把烛之武吊出了城。烛之武去见秦穆公说：『秦国和晋国围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自己要灭亡了。如果郑国灭亡了能对您有利，那么冒昧地拿这件事麻烦您还值得。可是越过一个国家而把遥远的郑国作为边邑，您一定知道这样做很困难；如果这样，哪里用得着灭亡郑国来增强邻国的实力呢？邻国实力增强了，您的实力就减弱了。如果留下郑国作为东路上的主人，秦国使臣来来往往，可以供给他们一些短缺的物资，对您也没有什么害处。再说，您曾经给过晋惠公恩惠。他答应过把焦邑和瑕邑给您，而他早上一过黄河，晚上就在那里修筑工事，这事您是知道的。晋国何曾有过满足的时候？它已经向东把郑国当作了边界，又打算尽力向西扩张边界；那时不损害秦国的利益，它从哪里去取得土地呢？损害秦国而让晋国得到好处，还望您考虑考虑这件事情吧！』

秦穆公听了烛之武的话很高兴，就同郑国订立了盟约，并派大夫杞子、逢孙和杨孙驻守郑

国，自己领兵回国了。晋国大夫狐偃请求进攻秦军。晋文公说：『不能这么做。如果没有那个人的力量，我到不了今天这个地步。靠别人的力量去损害别人，这是不仁义；失去了同盟国，这是不明智；用分裂来代替团结一致，这是不武。我们还是回去吧。』于是晋军也离开了郑国。

祁奚举贤

【原文】

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

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译文】

祁奚请求告老退休，晋悼公向他询问接替他的中军尉职务的人。祁奚推举解狐——而解狐是他的仇人。晋悼公正要立解狐为中军尉，解狐却死了。晋悼公又问他，祁奚回答说：『祁午可以任中军尉。』正在这个时候，羊舌职死了，晋悼公问祁奚：『谁可以接替羊舌职的职位？』祁奚回答说：『羊舌赤可以。』于是，晋悼公让祁午做了中军尉，让羊舌赤辅佐他。

君子认为祁奚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推举贤人。举荐他的仇人，而不谄媚；推立他的儿子，而不是偏袒；推举他的下属，而不是勾结。《尚书·洪范》说：『没有偏袒不结党，王道政治坦荡荡。』这话大概就是说的祁奚这样的人了。解狐得到举荐，祁午得到职位，羊舌赤得到官职；立

了一个中军尉的官，而得举、得位、得官三件好事都成全了，这正是由于他能推举贤人。恐怕只有贤人，才能推举跟自己一样的人。《诗·小雅·棠棠者华》说：『只因为他有仁德，才能推举像他的人。』祈奚就具有这样的美德。

申包胥如秦乞师

【原文】

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承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场之患也。逮吴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以君灵抚之，也以事君。」』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译文】

当初，伍员和申包胥是朋友。伍员出逃吴国的时候，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要颠覆楚国。』申包胥说：『努力吧！您能颠覆它，我就一定能使它复兴。』到了楚昭王在随国避难的时候，申包胥到秦国去请求出兵，他说：『吴国是头大野猪，是条长蛇，它多次侵害中原各国，最先受到侵害的是楚国。我们国君守不住自己的国家，流落在荒草野林之中，派遣臣下前来告急求救说：「吴国人的贪心是无法满足的，要是吴国成为您的邻国，那就会对您的边界造成危害。趁吴国人还没有把楚国平定，您还是去夺取一部分楚国的土地吧。如果楚国就此灭亡了，另一部

分就是君王的土地了。如果凭借君王的威信来安抚楚国，楚国将世世代代侍奉君王。』派人婉言谢绝说：『我听说了你们的请求。您暂且住进客馆休息，我们考虑好了再告诉您。』申包胥回答说：『我们国君还流落在荒草野林之中，没有得到安身之所，臣下哪里敢就这样去客馆休息呢？』申包胥站起来，靠着院墙痛哭，哭声日夜不停，连续七天没有喝一口水。秦哀公为申包胥作了《无衣》这首诗。申包胥连着叩了九个头，然后才坐下。于是，秦国出兵了。

伍子胥谏王灭越

【原文】

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槜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吴子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勾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先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而世为仇。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夷蛮而长寇仇，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听。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三月，越及吴平。

【译文】

吴王夫差在椒山打败了越军，报了槜李战役吴国战败之仇。接着，吴军进入了越国，越王

勾践率领五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退守到会稽山，并派大夫文种通过吴国太宰伯嚭去请求讲和。吴天夫差准备同意越国的请求。伍员说：『不可答应。臣下听说：「树立德行不如越多越好，去除病痛不如越彻底越好。」从前有过国的国君浇杀了斟灌后又去攻打斟鄩，消灭了夏朝君主相。相的妻子后缗正怀着身孕，从墙洞里逃出去，逃回娘家有仍国，在那里生下了少康，少康长大后当了有仍国的牧正，他忌恨浇，又时刻提防着浇的迫害。浇派大臣椒去抓少康，少康逃到了有虞国，在那里当了庖正，得以避开了浇的杀害。有虞的国君虞思这时把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康为妻，并把纶邑封给了少康。少康有方圆十里的土地，有五百名士兵，能够广施德政，并开始谋划复兴国家，收罗夏朝的遗民，安抚属下的官员。少康派女艾去刺探浇的情况，派季杼引诱浇的弟弟豷，结果灭掉了过国和戈国，复兴了夏禹的业绩，祭祀夏朝的祖先并祀享天帝恢复了从前的典章制度。现在是吴国比不上有过国的强大，而越国却比少康强大，如果越国壮大起来，岂不是很难对付吗？越王勾践能够爱护人民，注意施行恩惠，施行恩惠不会失掉心，爱护民众而不忘掉有功的人。越国同我们国土相连，又世世代代有怨仇。在我们战胜越时不把它灭掉，却要保存它，这就违背了天意，助长了仇敌，日后即使后悔，也无法消除祸患。吴国的衰亡，已经为期不远了。吴国处在夷蛮之间而又助长仇敌，想用这种办法去谋求霸权，必定行不通。』吴王夫差没有听从伍员的话。伍员退出来后对别人说：『越国用十年的时间养育人民和积聚财富，用十年时间对人民进行教育和训练，二十年之后，吴国大概会变成荒凉的湖沼了！』三月，越国和吴国讲和了。

先秦 国语 篇

祭公谏征犬戎

【原文】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示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乃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译文】

穆王要征讨犬戎，祭公谋父规劝说：『不行！先王显示恩德而不炫耀武力。军队平时聚集在一起，到了用兵的时候才动用；动用就能发挥出威力。动辄炫耀武力，就会习以为常，不当一回事了，就不能叫人害怕。因此，周文公的《颂》诗说：「收起干戈，藏好弓箭，我追求的是美德，把它普遍地传布。我王一定能够保持美德。」先王对人民总是勉励他们端正自己的德行，重视培养自己的好品性；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让他们有好的器物用具；使他们明白利害之所在，用礼乐典章制度去教育他们，使他们趋利避害，感念恩德而害怕威力。所以先王能够

保住天下而且越来越强大起来。

『从前我们的祖先后稷担任农官，侍奉虞舜、夏禹。到了夏朝衰败的时候，废去后稷这一农官，不再讲究农事。我们先王不窋因为失掉他的官职，就逃到西戎、北翟之间一带。仍不敢废怠农事，常常传布祖先的恩德，继续从事祖先传下来的事业，研习祖先传下来的教诲和法典制度；从早到晚谨慎勤劳，用敦厚笃实的态度加以遵守，用忠诚信实的态度加以奉行；世世代代继承祖宗的功德，不辱没祖宗。到了武王，他发扬祖先光明磊落的品德，更加慈爱谦和，侍奉神灵，保护人民，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商王帝辛，对人民太凶恶了，广大人民不能忍受了，都高兴地拥戴武王，这样才出兵到商朝首都的郊外牧野。这并不是先王好用武力，而是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才去除掉他们的祸害。

【原文】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夫犬戎树惇，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

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译文】

『先王的制度是：在王城四周五百里的地区是甸服；在甸服外五百里的地区是侯服；从侯圻到卫圻共五圻，各五百里，是宾服；蛮、夷住的地区是要服，戎、狄住的地区是荒服。甸服地区要供应天子祭祀祖父、父亲的祭品，侯服地区要供应天子祭祀高祖、曾祖的祭品，要服地区要向天子进贡祭神的祭品，荒服地区要进京朝见天子。祭祀祖父、父亲的祭品每天供应一次，祭祀高祖、曾祖的祭品每月一次，祭祀远祖的祭品每年一次，进京朝见天子终生一次。这是先王的教训。如果有不按每季一次，祭祀神灵的祭品每季一次，祭祀远祖的祭品，要服地区要向天子进贡祭神的祭品，荒服地区要进京朝见天子。祭祀祖父、父亲的祭品每天供应一次，祭祀高祖、曾祖的祭品每月一次，祭祀远祖的祭品每年一次，进京朝见天子终生一次。这是先王的教训。如果有不按日供献祭品的，天子就要检查自己的心意；有不按月来供献祭品的，天子就要检查自己的法令制度；有不来岁贡的，天子就要检查德行；天子按次序一件一件都做了，还有不来的，就可以加以惩罚了。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惩罚那不按日举行祭祀的，攻打那不按月举行祀礼的，征伐那不按季举行享祀的，谴责那不进贡的，教训那不来朝见天子的；在这个时候就有惩罚的法律，有攻打的军队，有征伐的武备，有严厉谴责的命令，有告谕的文件。宣布了命令，陈述了道理，而还是不来，那么就在德行上加以检查，不要让人民劳苦，到远方去打仗。因为这样，那近处的诸侯就没有不听命的，远处的诸侯就没有不服从的。

『现在自从大毕、伯仕去世，犬戎君长按照他的职分来朝见天子。天子您却说：「我必定要以宾服不享的罪名出兵征讨他，并借此向他们炫耀军威。」这样难道不是废弃先王的教导，并使那「荒服者王」的礼节也遭废弃吗？我听说那犬戎的君长素性敦朴，能够遵循先人的德性，坚守终世入朝的礼节，专心不移，这样如果大王出兵征讨，他们就有理由来抵御我们了。』

穆王不听，便出兵去打犬戎，结果只获得四只白毛狼、四只白毛鹿回来。从此那荒服的诸侯就不来朝见了。

召公谏厉王止谤

【原文】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译文】

周厉王很残暴，国都的人都指责他。召公去告诉他说：『人民不能忍受你的政令了。』厉王大怒，找来卫国的神巫，派去监视指责他的人。只要卫巫把诽谤他的人报告他，就抓起来杀掉。国都里的人都不敢说话了，熟人在路上碰见了也只能以递眼色打招呼。

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我能够阻止人家在背地里说我坏话，现在他们不敢说了。』

召公说：『这是用暴力堵住人民的嘴巴。堵住人民的嘴巴，不让说话，比堵住河里的水，不让它流还要危险。用堤来堵住河水，就容易壅塞，一旦壅塞就会决堤泛滥，结果伤人一定会很多。限制人民的言论也是这样。因此会治水的人，总是排除壅塞，开通水道，让水畅流；能治理人民的人，总是开导他们说出心里要说的话。所以天子处理政事，要叫三公九卿直到列士都献上规谏的诗，瞽眼的乐官献上反映民意的乐曲，史官进献记载古代政治成败得失的书籍，少师进箴言，瞍者朗诵，瞽者吟咏，从事各种工艺的人都来直言规劝，百姓的意见传达给天子，左右的近臣尽力地规劝，宗族亲属监督天子、弥补天子的过失；乐官用音乐、太史用礼法对天子进行教诲；年高有德的师傅经常劝诫天子，然后由天子去考虑研究，作出判断，因此事情做起来就不会与情理相违背了。

『人民有嘴巴，如同土地上有山有水一样，财富、器物从这里生产出来；又像土地有高原、洼地、平川和沃野一样，衣服食物从这里产生出来。人民用嘴发表意见，国家政事的好坏才能从这里反映出来；实行好的，防范坏的，可以用它来丰富人民的财物、器用、衣服和食物。人民在心里考虑的，用嘴讲出来，考虑成熟了而后自然流露出来的意见，怎么能够堵塞呢？倘若堵住人民的嘴巴，那赞助你的人能有几个呢？』

周厉王不听，从此国都的人没有一个敢讲话。过了三年，国都的人举行暴动就把厉王放逐到彘那个地方去了。

里革断罟匡君

【原文】

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断其罟而弃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罛罟，

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禁罝罗，设阱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禁罝罻，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盖长麑麋，鸟翼穀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训也。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网罟，贪无艺也。』

公闻之曰：『吾过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无忘谂。』师存侍，曰：『藏罟不如置里革于侧之不忘也。』

【译文】

鲁宣公夏天把网浸到泗水的深处捉鱼，里革割破鱼网并且把它抛掉了，说：『从前，大寒过去以后，冬眠的动物苏醒过来了，水虞在这个时候才研究用大网竹笼去捕大鱼，拿去供祭在帝王的宗庙里，让人民都这样做。这是帮助宣泄地下的阳气。鸟兽怀胎了，水里的生物成长起来了，兽虞在这个时候就禁止人们用小网罗去捕捉鸟兽，而只准刺取鱼鳖，把它做成夏天吃的鱼干，储藏起来。这是帮助鸟兽生长。鸟兽成长了，水里的鱼鳖等怀孕了，水虞在这个时候禁止人们拿小网去捉鱼，而只准设陷坑埋尖桩捕兽，用来供应宗庙和厨房，把它储存起来，以便需要时享用。而且山上不准砍树木的嫩芽，洼地上不准砍初生的草木，捕兽时不伤害幼鹿幼麋成长，捕鸟时要保护雏鸟和鸟蛋，捕虫时要留下蚁卵幼虫；这是为了使万物繁殖，这是古人的教训。现在鱼儿正是孕育的时候，不让鱼长大起来，还放下网去捕捉，真是贪欲无度啊！』

鲁宣公听了这些话说：『我错了，里革纠正我，不也是很好的吗！这是一张很有教育意义的网，它帮助我懂得古人治理天下的方法。叫主管官员把这破网收藏起来，让我不要忘记这一

番劝告的话。』乐师存在一旁陪着，说：『收藏鱼网，还不如留里革在身旁，更不容易忘记啊。』

范蠡论战

【原文】

至于玄月，王召范蠡而问焉，曰：『谚有之曰：「觥饭不及壶飧。」今岁晚矣，子将奈何？』对曰：『微君王之言，臣故将谒之。臣闻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王曰：『诺。』遂兴师伐吴，至于五湖。

吴人闻之，出而挑战，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许之。范蠡进谏曰：『夫谋之廊庙，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许也。臣闻之，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天节固然，唯谋不迁。』王曰：『诺。』弗许。

范蠡曰：『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先无阳察，用人无艺。往从其所，刚强以御，阳节不尽，不死其野。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利。宜为人客，刚强而力疾；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宜为人主，安徐而重固，阴节不尽，柔而不可迫。凡陈之道，设右以为牝，益左以为牡，蚤晏无失，必须天道，周旋无究。今其来也，刚强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诺。』弗与战。

【译文】

到了农历九月，越王召范蠡，问他：『谚语说：「丰盛的肴馔如果没准备好，也不如壶里

装的水泡饭可以救饥。」今年已经很晚了，你准备怎么办尼？』范蠡回答说：『没有君王您的话，我也要来见您的。我听说顺应天意的人，就像是去救火或是追赶逃亡的人，拼力去做还担心不能成功。」

吴国听到越兵来到五湖，就派人去挑战，一日之内来了五次。越王有些不忍心，打算接受吴国的挑战。范蠡对越王进行劝说道：『伐吴这件事是在朝廷商议的，如果在中原之地把这个机会失掉了，那可以吗？大王您暂时不要接受他们的挑战。我听说，得到机会就不要放弃它，机会不会来第二次，如果天给予的机会你没有抓住，那反过来一定会成为你的灾祸。进退是互相转化的，以后必将后悔。自然界的规律就是这样，而只计有谋略不改变。』越王说：「对。」没有接受吴人的挑战。

范蠡说：『我听说古时善于用兵的人，前进后退是作为一种法则，自然界的规律是盛大而明显的，日、月的运行是有其固有的规律的，显明的作为一种行为。阳走到极端就是阴，阴到极端就是阳；太阳运行一天就要西落，月亮盈满之后就是亏缺。古时善于用兵的人，凭借天地的常道，顺应它的规律而动。在与敌人作战时，被动时采用隐晦的战术，主动时用明显的攻击，距离近不要去硬拼，距离远则要加强进攻的力量。在被动时没有隐密的战术作为隐蔽，主动时没有明显的攻击作为考察，这是用人的错误。我方追击敌人，对方用武力抵抗，如果士气旺盛不衰落，就不会被我方所击败。如果是敌方来进攻我们，就要坚守不要与他交战。方把自己的武力、士气消耗尽，我方在静观中不断增长士气，就能夺得胜利。如果入对方境内一定要凭借自然的灾祸，又要把老百姓的饥饱、劳逸的情况作用为参考。让对

作战，就是要兵力强盛有战斗力，只要士气不竭，一定要安稳持重不要轻动，只要不改变战术，就不会失利。一般说布阵的规律，把阵右作为雄阵就要在左边增置雌阵，这样就不会有失误，必须依照天的规律，进行起来就会没有穷尽。现在到来的吴军，兵势强盛很有战斗力，大王您暂时等待一下吧。』越王说：『是。』就军交战。

国策

苏秦以连横说秦

【原文】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

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橦，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译文】

苏秦最初用连横的方略去游说秦惠王，说：『您大王的国家，西面有巴、蜀、汉中的富饶，北面有胡貉、代马的资财，南面有巫山、黔中的险阻，东面有殽山、函谷关的坚固。田地肥沃美好，人民殷实富裕，有兵车万辆，奋勇善战的兵士百万，肥沃的原野千里，积蓄储备充足，地理形势便于攻守。这就是所说的天府，天下的强国。凭您大王的英明，人民的众多，车马的功用，兵法的教练，可以兼并诸侯，吞并天下，称帝号而统治天下，希望大王稍微注意一下，下臣请求您允许我来说明使秦统一天下的功效。』秦王说：『寡人曾经听说这样的话：毛羽没有长丰满的鸟儿，不能高飞；法令不完备的，不能使用刑罚；恩德不深厚的，不能够役使人民；政教不修明的，不可烦劳大臣对外用兵。现在先生很郑重地不远千里而来我朝廷指教，请改日再谈吧。』

苏秦说：『下臣本来就怀疑大王是不会采纳我的意见的。从前神农讨伐补遂，黄帝讨伐涿鹿擒获蚩尤，舜讨伐三苗，夏禹讨伐共工，商汤讨伐有夏，周文王讨伐崇国，周武王讨伐商纣，齐桓公用战争而称霸天下。从这些历史看起来，哪有不用武力的呢？古时候各国使者的车辆往来奔驰互相擦撞，他们用言语相互结交，使天下统一起来。后来运用合纵连横

的策略，战争就没有休止了。辩士巧饰词令进行游说，使各国诸侯昏乱迷惑，种种事端时有发生，却不能加以治理。章程条例已经完备，可是人民大多只是虚伪地应付。文件多而混乱，百姓却衣食不足。全国上下都在忧愁，人民没有依靠。冠冕堂皇的话和大道理讲得越多，战争越是不断发生。讲着雄辩的辞令、穿着华美的服装进行游说的越多，战争就越发不能停息。繁杂的说教、巧饰的辞令越多，天下越是不安定。舌头讲疲惫了，耳朵听聋了，却不见成功。虽然都标榜自己实行仁义，相约诚信，但是天下还是不能相亲。于是就放弃文治，采用武力，用优厚的待遇养着愿出死力的人，制作铠甲，磨快武器，要到战场上去取胜。什么也不做地空等着而想要获得利益，安安稳稳地坐着而想要扩大土地，即使是古代的五帝、三王、五霸和贤明的君主，常常想要坐着而取得成功，在那形势下也不可能做到，所以就继续用战争来解决。宽阔的地带就两军互相攻打，双方迫近就杖戟相互撞击，这样才可以建立伟大的功业。所以军队能够对外打胜仗，国内就会充满自信心；君主的权威建立起来了，在下的百姓就会服从了。现在要想兼并天下，压倒拥有万乘战车的大国，使敌国屈服，控制四海之内的地方，统治天下的人民，臣服诸侯，就非用武力不可。当今继位的君主，忽视这个最重要的道理，不明了对人民的教育，治理国家非常混乱，被辩士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沉溺于他们的辩论和言辞。照这样讲来，您大王本来就不能实行我的主张。』

【原文】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绵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

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不弗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当秦之隆，黄金万镒为用，转毂连骑，炫熿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译文】

劝说秦王的奏章十次送上去，可是他的主张没有能够被采纳执行。

于是苏秦来到燕乌集阙宫，在华丽的宫殿里拜见并劝说赵王，与赵王手握着手谈论他的略。赵王十分高兴，封他为武安君，授给他相印。然后给他兵车一百辆，锦缎一千匹，白玉壁一百对，黄金一万镒，随他使用，去推行合纵策略，瓦解秦国的连横大计。以此抑制强暴的秦国。所以苏秦在赵国做相国，那六国通往秦国的要道函谷关就闭着不通了。在这个时候，天下这样大，人民这样多，王侯这样有威权，谋臣这样有权术，却都要取决于苏秦的计策。不花费一斗粮，没烦劳一个兵，没叫一个兵士打仗，没断一根弓弦，没折一支箭镞，六国诸侯就互相友好亲近，胜过兄弟。贤人在位，那天下的人就都归服；一个人被重用，那天下的人就都听从了。所以说：『运用政治，不运用武力；在朝廷上用外交手段，不在四面国境外用战争。』在苏

秦隆盛尊显的时候，黄金万镒为他所用，车轮飞转，车骑相连，他威风凛凛地坐在车里显耀在与各国来往的路上，崤山以东的各个国家像草木一样随风而倒，服从赵国，使赵国的地位大受各诸侯国的尊重。

苏秦只不过是一个出身在穷巷陋里，挖个墙洞当门口、拿块桑木作门板、用根弯木作门轴的人家的读书人罢了。后来他伏在车轼上，拉着马嚼子，走遍天下，在朝廷上游说各国诸侯，封住国王左右的嘴巴，天下没有人能同他匹敌。

苏秦将要去楚国劝说楚王，路过洛阳。他的父母听到这个消息，便打扫屋子，清除街道，设置音乐，摆设酒菜，到郊外三十里的地方去迎接。他的妻子只敢斜着眼睛瞟他，侧着耳朵听他说话；他的嫂子只敢伏在地上爬行，对他拜了四拜，自己跪在地上请罪。苏秦说：『嫂嫂！为什么你从前那样傲慢，而现在这样谦卑呢？』嫂子说：『因为弟弟地位尊贵，而且有很多黄金。』苏秦说：『唉！一个人贫穷了，就连父母也不认儿子；富贵了，连亲戚也害怕了。一个人活在世上，对权势地位金钱财富怎能忽视呢？』

邹忌讽齐王纳谏

【原文】

邹忌修八尺有余，身体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与徐公孰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

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译文】

邹忌身高八尺多，体形容貌潇洒。一天早晨，穿好袍子，戴好帽子，照着镜子对他的妻子说：『我同城北的徐公比，谁漂亮？』他的妻子说：『您漂亮多了。徐公怎么能跟您比呢！』城北的徐公，是齐国的美男子。邹忌不相信自己比他美，于是又问他的小老婆说：『我同徐公哪个漂亮？』他的小老婆说：『徐公怎么能赶得上您漂亮呢！』第二天，有个客人从外头来拜访他，邹忌同他坐着聊天，问他道：『我和徐公哪个漂亮？』客人说：『徐公不如您漂亮啊！』又过了一天，徐公来了。邹忌仔仔细细端详了自己一番，认为不如他漂亮；暗地里又照着镜子看看自己，更觉得远远不如了。晚上躺在床上思量这件事恍然有悟，说道：『我妻子之所以夸我漂亮，是因为怕我；小老婆之所以夸我漂亮，是想求我帮助他呀。』

于是邹忌就上朝去拜见齐威王，说：『我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徐公漂亮，可是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小老婆害怕我，我的客人想求我帮助，就都认为我比徐公漂亮。现在齐国的疆域方圆

千里，有城邑一百二十个；宫庭里的王后王妃和身边的人，没有哪个不惧怕大王；全国范围内，没有哪个不想得到大王的恩惠。从这点看来，您大王之受蒙蔽太厉害了！』齐威王感慨地说：『对。』于是发布命令：『各级大小官吏和老百姓能够当面指出我的过错的，得上等奖赏；提出书面意见劝诫我的，得中等奖赏；能够在公共场合议论我的缺点，提出批评，传到我耳朵的，得下等奖赏。』

命令刚刚下达，臣子们都来进谏，宫门口庭院里像闹市一样；几个月之后，断断续续的，间或才有来进言的；一年之后，即使想说，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燕国、赵国、韩国和魏国听到这情况，都到齐国来朝见。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在朝廷上就能战胜别国』。

冯谖客孟尝君

【原文】

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

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于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谖不复歌。

后孟尝君出记，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冯谖署曰：『能。』孟

尝君怪之，曰『此谁也？』左右曰：『乃歌夫「长铗归来」者也。』孟尝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负之，未尝见也。』请而见之，谢曰：『文倦于事，愦于忧，而性忮愚，沉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冯谖曰：『愿之。』

【译文】

齐国有个叫冯谖的人，穷得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叫人去求孟尝君，希望能到孟尝君门下做个食客。孟尝君说：『客人没有什么特长。』孟尝君笑了笑说：『好吧。』孟尝君左右的人，因为孟尝君看不起他，就给他吃粗劣的饭菜。

过了不久，冯谖靠着屋柱，弹着他的宝剑，唱道：『长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吃饭没有鱼呢！』孟尝君左右的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鱼吃，照门下一般的客人对待。』过了不久，冯谖又弹起他的宝剑，唱道：『长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子坐啊！』孟尝君左右的人都笑他，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准备车子，照门下有车坐的客人对待。』于是冯谖就坐着他的车子，高举着他的宝剑，去拜访他的朋友说：『孟尝君把我当作客人了！』又过了不久，冯谖又弹起他的宝剑，唱道：『长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没有什么东西养家呀！』孟尝君左右的人都讨厌他，认为他贪心不足。孟尝君问道：『冯公有双亲吗？』左右的人回答说：『有个老母亲。』孟尝君派人给他母亲送去吃的用的，不让她缺着。从此冯谖就不再弹剑歌唱了。

过了一段时间孟尝君拿出账簿，问门下许多客人说：『谁熟悉会计，能够替我到薛地去收债的？』冯谖就签上名说：『我能去。』孟尝君奇怪地问：『这是谁呀？』左右的人说：『就是

唱「长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的那个人哪！』孟尝君笑着说：『客人果然有本领啊！我对不起他，还不曾同他见过面呢。』于是请冯谖前来相见。孟尝君道歉说：『我因为忙着国家大事，弄得非常疲倦；因为忧愁思虑，弄得心烦意乱；我生来懦弱无能，整天埋头在国家事务，因而得罪了先生。承蒙先生不见怪，先生愿意替我到薛地去收债吗？』冯谖说：『愿意。』

【原文】

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券遍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

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说，曰：『诺！先生休矣！』

后期年，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尝君顾谓冯谖：『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

【译文】

于是就准备好车马，收拾行李，带着契约出发了。临别时，冯谖问孟尝君说：『收完债，用收来的债款买些什么东西回来？』孟尝君说：『你看我家缺少什么买什么就是了。』

冯谖驱车来到薛地，让小吏去召集那些应当还债的老百姓前来合验借契。借契合验完后，冯谖站起来，假托孟尝君的命令，把债都送给了欠债的那些老百姓，随即烧掉他们的借契。老百姓都欢呼万岁。

随后冯谖马不停蹄地回到齐国，清晨就去拜见孟尝君，孟尝君看他这样快就回来感到十分奇怪，穿戴好了来接见他，问道：『债收完了吗？回来得怎么这样快呀？』冯谖说：『收完了。』『用债款买了什么回来？』冯谖说：『您说「看我家缺少什么就买什么」。我私下想，您宫里堆满了珍珠宝贝，猎狗骏马养满了外面的马棚，美女姬妾充满了堂下；您家里所少的，只是义罢了！我私下用债款替您买来了义。』孟尝君说：『怎么样买义？』冯谖说：『今天您只有小小的薛地，不抚爱人民，不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却还要用商人的手段在他们身上谋取利益。我私下假托您的命令，把债款全送给老百姓了，并随手把他们的借契也全烧掉了，老百姓都欢呼万岁。这就是用来替您买义的方式啊。』孟尝君不高兴，说：『嗯，先生去休息吧。』

过了一年，齐王告诉孟尝君说：『我不敢把先王的臣子用来做我的臣子。』孟尝君于是前往自己的封邑薛地。不到薛地，还有百里之遥，老百姓就扶老携幼等在路上迎接他。孟尝君回过头去对冯谖说：『先生替我买的义，今天终于见到了收效啊！』冯谖说：『狡猾的兔子有三个洞穴，尚且仅能避免他的死亡而已。今天您只有一个洞穴，还不能把枕头垫得高高的、安安稳稳地睡觉啊。请让我替您再凿两个洞穴！』

【原文】

孟尝君予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谓惠王曰：『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诸侯

先迎之者，富而兵强。』于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冯谖先驱，诫孟尝君曰：『千斤，重币也；百乘，显使也。齐其闻之矣！』梁使三反，孟尝固辞不往也。

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赍黄金千斤，文车二驷，服剑一，封书，谢孟尝君，曰：『寡人不祥，被于宗庙之祟，沉于谄谀之臣，开罪于君。寡人不足为也，愿君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冯谖诫孟尝君曰：『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庙成，还报孟尝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译文】

于是孟尝君拨给冯谖五十辆车，五百斤钱币，往西到梁国去游说。冯谖对梁惠王说：『齐国放逐他的大臣孟尝君到各诸侯国去，如果哪个诸侯先迎接他去，孟尝君就会帮助他把国家治理得国富兵强。』于是梁王让出相国之位，把原来的相国调为上将军，派遣使者，带着一千斤钱币，一百辆车，前去聘请孟尝君。冯谖先赶车回来，提醒孟尝君说：『一千斤钱币，是贵重的礼物啊；一百辆车，是显贵的差使啊；齐国大概已经听到这件事了。』梁国的使者往返了三次，但孟尝君都坚决辞谢不去。

齐王听到这个消息，君臣震恐，马上派太傅带着一千斤钱币，四匹马拉的彩车两辆，佩剑一把，并且向孟尝君道歉说：『我没有福气，遭受祖宗降下的灾祸的惩罚，又被那些会逢迎的臣子所迷惑，得罪了您。我是不配您帮助的，但希望您顾念先王留下的国家，还是回国来，治理全国人民吧！』冯谖告诫孟尝君说：『希望你趁此向齐王请求先王传下来的祭器，在薛地建立宗庙。』宗庙建成以后，冯谖回来报告孟尝君说：『三个洞穴已经完成，您可以高枕无忧过快

乐日子了。』

孟尝君位居相国几十年，没有一点点灾祸，这都是冯谖的妙策啊。

触龙说赵太后

【原文】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公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特辇而行。』曰：『食饮得无衰乎？』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

【译文】

赵太后刚刚执掌朝政，秦国就乘机加紧进攻赵国。赵国派人向齐国求救。齐国说：『一定要用长安君来做人质，才能出兵。』赵太后不肯答应，大臣们竭力劝说。太后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左右的人说：『有再敢说要送长安君去作人质的，我老婆子就啐他一脸唾沫！』

左师触龙进言要求见太后。太后怒气冲冲地等着接见他。他进门蹒跚地向前快走，到了太

后面前诚恳地请罪说：『老臣脚有毛病，不能够快走，不能朝见您好久了。我却私自宽恕自己，但又担心您过度劳累而影响身体健康，所以想来看看您。』太后说：『我老太婆靠坐车子行动罢了。』触龙问：『每天的饮食该没有减少吧？』太后说：『靠吃点粥罢了。』触龙说：『老臣近来特别不想吃东西，就自己支撑着散散步，每天走上三四里，这样就稍微想吃一点了，身体也比较舒适了。』太后说：『我可做不到啊。』太后的怒气稍微消了一些。

左师公接着说：『我的儿子舒祺，年龄最小，不成材啊，可我老了，心里疼他，希望太后能让他补充黑衣卫士的名额，保卫王宫。老臣是冒着死罪前来禀明太后的。』太后说：『行。年纪多大了？』触龙回答说：『十五岁了。虽然还小，但希望趁着我没入土以前把他托付给太后。』太后说：『男人也很疼爱自己的小儿子吗？』触龙说：『可比女人疼得厉害多了。』太后说：『还是女人对小儿子疼得厉害！』触龙说：『我看您疼燕后就胜过了疼长安君。』太后说：『你错了！不如对长安君那样疼得深！』

【原文】

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爱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无有。』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

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子义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译文】

左师公说：『如果父母疼爱孩子，就应该替他们作长远打算。太后送燕后出嫁的时候，攀着车子后面，为她哭泣，想着她嫁到远方去而伤心。也真够疼她的了。她虽然已经去了，您也不是不想她，祭祀的时候必定要为她祈祷说：「千万别让她被送回来啊！」难道这不是替她作长远打算，要让她的子子孙孙世代都相继当燕国国王吗？』太后说：『是的。』

左师公问道：『从现在算起，三代以前，一直到赵国建立的时候，赵王的子孙封侯的，他们还有继承侯位的在吗？』太后说：『没有。』又问：『不仅是赵国，当时其他各国诸侯子孙封侯的，现在还有继承侯位的在吗？』太后说：『这些我没有听说过。』『这些人当中祸患来得快的，本身就灭绝了；来得慢的，就落在他们的子孙头上。难道君王的子孙就一定不好吗？这是因为他们的地位高而没有功劳，俸禄厚而没有苦功，拥有宝物多啊！现在太后让长安君居于尊贵的地位，又封给他肥沃的土地，多给他宝物，还不如趁现在这个时候叫他为国立功。一旦有朝一日太后去世了，长安君靠什么在赵国立足呢？老臣认为您替长安君打算得太短浅了。所以认为太后爱他不如爱燕后。』太后说：『好吧！任凭你安排吧！』于是，就替长安君准备了一百辆车子，送他到齐国去作人质，齐国随后便出兵救赵。

子义听到这件事，非常感慨地说：『国君的子女和国君是骨肉之亲，尚且不能依靠没有功劳的高位，没有苦劳的俸禄，来保住自己的金玉之身，何况做臣子的子女呢！』

唐雎说信陵君

【原文】

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唐雎谓信陵君曰：『何谓也？』对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臣闻之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臣愿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无忌谨受教。』

【译文】

信陵君杀了晋鄙，解了邯郸之围，打败了秦国军队，保住了赵国，赵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唐雎对信陵君说：『下臣听说：「事情有不可以知道的，有不可以不知道的；有不可以忘记的，有不可以不忘记的！」』

信陵君说：『此话怎讲？』

唐雎回答说：『别人憎恨我呢，是不可以不知道的；我憎恨别人呢，是不可以使别人知道的。别人对我有恩德，是不可以忘记的；我对别人有恩德，是不可以不忘记的。现在赵王亲自到郊外来迎接，很快就可见到赵王，希望您忘记那件事情！』信陵君说：『我无忌诚恳地接受您的教导。』

唐雎不辱使命

【原文】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

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安陵君因使唐睢使于秦。

秦王谓唐睢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睢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谓唐睢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睢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译文】

秦王派人转告安陵君说：『我想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同你调换安陵，安陵君可要答应我呀！』安陵君说：『承蒙大王赐给我恩惠，拿大的土地来换小的土地，很好。虽然这样，可我是从先王那里继承了这块封地的，希望始终守住它，不敢调换。』秦王不高兴。安陵君因此派唐睢出使到秦国。

秦王对唐睢说：『我拿方圆五百里的土地调换安陵，安陵君不听从我，这是为什么？况且

我秦国已经消灭了强大的韩国和魏国，而安陵君能凭五十里大的地盘安然存在，是因为我把安陵君当作长者，所以不放在心上。今天我拿十倍大的土地，让安陵君扩大领土，可是安陵君竟敢违抗我的旨意，是看不起我吗？』唐雎回答说：『不，不是这样。安陵君从先王手里继承了这块封地，并且守着它，即使是一千里大的土地也不敢调换，岂只是五百里大的地方呢？』

秦王勃然大怒，对唐雎说：『先生可也曾听说过天子发怒吗？』唐雎回答说：『我不曾听说过。』秦王说：『天子发怒，会叫百万的尸体倒在地上，千里的土地流遍鲜血。』唐雎说：『那大王曾听说过平民发怒吗？』秦王说：『平民发怒，不过是摘下帽子，光着脚，用头去撞地罢了。』唐雎说：『这是庸人发怒，不是有才干的人发怒。从前专诸刺杀王僚的时候，彗星侵袭月亮；聂政刺杀韩傀的时候，白虹穿过太阳；要离刺杀庆忌的时候，苍鹰在宫殿上扑击。这三个人，都是平民当中有才干的人。当他们心里的愤怒还没有发作出来的时候，上天就降示征兆。现在加上我唐雎，就将要有四个人了。如果有才干的人真的发起怒来，倒下的尸首只是两个，五步之内鲜血流淌，普天下的人都要穿白戴孝，今天就会是这样。』唐雎于是拔出剑愤然站了起来。

秦王的脸色缓下来，直起身子跪着向唐雎道歉，说：『先生请坐！那里会到这个地步！我明白了：那韩国、魏国灭亡了，可是安陵凭五十里的地方保存着，只因为有你先生啊！』

晏子春秋

庄公问威当世服天下

【原文】

庄公问晏子曰：『威当世而服天下，时耶？』晏子对曰：『行也。』

公曰：『向行？』

对曰：『能爱邦内之民者，能威诸侯；安仁义而乐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爱邦内之民者，能威诸侯；倍仁义而贪名实者，不能服天下。不能禁暴国之邪逆，悾谏傲贤者之言，听赁贤者，能禁暴国之死力者，能服境外之不善；轻士民之死力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服境外之不善；轻士民之死力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听赁贤者之言，轻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国之邪逆；悾谏傲贤者，能禁暴国之邪逆；倍仁义而贪名实者，能威诸侯；安仁义而乐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爱邦内之民者，不能威诸侯；倍仁义而贪名实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轻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国之邪逆；悾谏傲贤者，不能威诸侯；听赁贤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国之邪逆；听赁贤者，能禁暴国之邪逆；悾谏傲贤者，能威诸侯；倍仁义而贪名实者，能服境外之不善；轻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国之邪逆；听赁贤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服境外之不善；轻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国之邪逆；悾谏傲贤者，不能威诸侯；倍仁义而贪名实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轻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国之邪逆；听赁贤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国之邪逆；听赁贤者，能禁暴国之邪逆；悾谏傲贤者，能威诸侯；倍仁义而贪名实者，能服境外之不善；轻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国之邪逆；听赁贤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服天下。不能爱邦内之民

吴王问保威强不失之道

【原文】

晏子聘于吴。吴王曰：『敢问长保威强勿失之道若何？』

晏子对曰：『先民而后身，先施而后诛，强不暴弱，贵不凌贱，富不傲贫。百姓并进，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强退人之君，不以众强兼人之地。其用法，为时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为众屏患，故民不疾其劳。此长保威强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

【译文】

晏婴出使到吴国去，吴王问他：『我冒昧地问您使国家永久保持强盛而不衰败的办法是什么呢？』

晏子回答说：『遇事先想到百姓然后才是自己，要先施舍后诛杀。强大的不欺侮弱小的，地位高的不凌辱地位低下的，富贵的不轻视贫贱的。百姓百业齐兴，有关方面不去禁止，人民安居政治宽平。不用武力去逼迫别国的君主，不利用诸侯的力量去侵占别国的土地。他行使法律是为了给老百姓解除暴政，所以当时没有人违背他的意愿；他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大多数人摒除祸患，所以百姓即使很劳苦也不愤恨。这就是长久保持强盛而不衰败的办法，失掉了这个就很危险了。』

纪志篇

史记

秦始皇本纪

【原文】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蒙骜、王齕、麃公等为将军。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

【译文】

秦始皇帝，是秦国庄襄王的儿子。庄襄王替秦国到赵国当人质的时候，看到吕不韦的一个姬妾，非常喜欢，就娶了她，生下始皇。在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等生下来后，取名叫政，姓赵。始皇十三岁时，庄襄王去世，政继位为秦王。当时，秦国的疆土已经兼并了巴、蜀、汉中，越过宛地而占有郢都，设置了南郡；北方收取了上郡以东的地区，拥有河东、太原、上党三郡；东到荥阳，灭了东、西二周，设置了三川郡。吕不韦做丞相，封给食邑十万户，号称文信侯。秦王招揽宾客游士，想要吞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蒙骜、王齕、麃公等人为将军。秦王年少，又刚刚即位，国家大事就委托给大臣处理。

【原文】

九年，彗星见，或竟天。攻魏垣、蒲阳。四月，上住雍。己酉，王冠，带剑。长信侯毐作

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毐等败走。即令国中：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尽得毐等。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四月寒冻，有死者。杨端和攻衍氏。彗星见西方，又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桓齮为将军。齐、赵来置酒。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

【译文】

九年，彗星出现，有时甚至横越天空。秦军攻打魏国的垣城和蒲阳。四月，秦王住在雍城。己酉日，秦王举行成年加冠典礼，佩带宝剑。长信侯嫪毐作乱被发觉，就假造秦王和太后的印玺，调动京城的军队以及侍卫、官骑、戎狄君公、家臣，准备进攻蕲年宫作乱。秦王知道后，命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兵攻打嫪毐。在咸阳交战，斩杀数百名叛军。参与平叛的功臣都晋升了爵位，那些参加作战的宦官，也都晋升一级官爵。嫪毐等战败逃走。于是通令国内：有能生擒嫪毐的，赏钱百万；杀死他的，赏钱五十万。嫪毐等人全部被捉拿归案。嫪毐、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全被斩首、车裂示众，诛灭他们的宗族。他们的门客家人，罪轻的判罚劳役三年。至于那些被剥夺爵位、流放到蜀地的有四千多家，都被安置在房陵居住。这个月天气寒冻，有被冻死的。杨端和攻打衍氏。彗星出现在西方，又出现在北方，从斗星附近向南移动，持续了八十天。十年，相国吕不韦因嫪毐事件的牵连而被免职。桓齮被任

命为将军。齐、赵二国备酒前来祝贺。齐国人茅焦对秦王游说道：『秦国正以统一天下为事业，而大王却有流放母后的罪名，恐怕诸侯听到后，会因此而背叛秦国啊。』秦王于是到雍城迎接太后回咸阳，仍然让她居住在甘泉宫。

【原文】

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

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

【译文】

在全国大举搜查，驱逐从各诸侯国来的宾客。李斯上书劝说，于是废止了逐客令。李斯因说秦王，请先攻取韩国，来恐吓其它诸侯国，于是派李斯去攻打韩国。韩王很担忧，而向秦王游说，请求先攻取韩国，来恐吓其它诸侯国，于是派李斯去攻打韩国。韩王很担忧，与韩非谋划削弱秦国。

大梁人尉缭来到秦国，向秦王游说道：『凭秦国的强大，其它诸侯就像是郡县的长官一样，我只担心诸侯联合起来，出其不意地来攻打秦国，这正是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败亡的原因。希望大王您不要吝惜财物，去贿赂各国有权势的大臣，以便扰乱他们的合谋，不过花费三十万

金，就可以把各诸侯国全部吞并。』秦王听从了他的建议，用平起平坐的礼节会见他，衣服饮食都跟尉缭一样。尉缭私下说：『秦王的相貌，鼻子像黄蜂，眼睛细长，胸如鸷鸟，说话声音像豺狼，这种人刻薄寡恩，心似虎狼，不得志的时候很容易向人表示谦卑，得意的时候也会很轻易地吃人。我只不过是个平民百姓，可他见我时却常常表现出谦卑的样子。如果让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人都会成为他的奴隶。不能跟这样的人长期相处。』于是逃走。秦王发觉了，执意要挽留他，任命他为国尉，最终采用了他的计策。这时李斯当权。

【原文】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南郡，故发兵诛之。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译文】

秦国刚刚统一天下，秦王命令丞相、御史说：『前些日子韩王献纳土地、进奉国玺，不久就背弃盟约，与赵国、魏国联合反叛秦国，所以兴兵讨伐韩国，俘获了韩王。寡人认为这件事已完满解决，大概可以停止用兵了。赵王派他的丞相李牧来缔结盟约，所以归还了他们的质子。不久又背弃盟约，在太原反对我，所以兴兵讨伐，俘虏了赵王。赵国的公子嘉又自立为代王，

所以也派兵出击消灭了他。魏王开始时约定臣服于秦国，不久又跟韩国、赵国图谋袭击秦国，秦军将士前去讨伐，于是击灭了他。楚王奉献青阳以西的土地，不久又背叛盟约，进攻我国南郡，所以发兵讨伐，俘获楚王，于是平定了楚国。燕王昏庸悖乱，他的太子丹竟暗中命令荆轲来刺杀我，我军将士前去讨伐，灭亡了燕国。齐王采用后胜的计策，断绝和秦国的通使往来，想要作乱，我军将士前去讨伐，俘虏了齐王，平定了齐地。寡人凭借渺小之身，兴兵讨伐暴乱，仰赖祖宗的神灵，六国的君王全都臣服认罪，天下完全得到平定。如今要是不改名号，就无法显示我的功业，使它流传后世。希望你们议定帝号。』

【原文】

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译文】

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都说：『从前五帝的疆土纵横千里，在这以外的侯服、夷服地区的诸侯，有的称臣进贡，有的却不臣服，天子不能加以控制。如今陛下大兴正义之师，诛杀暴乱的贼子，平定了天下，国内设置郡县，法令政令由此统一，这是从上古以来

从未有过的功业，连五帝也比不上您。臣等谨慎地与博士商讨说：「古代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为尊贵。」臣等冒死呈上尊号，大王应称为「泰皇」，天子之命称为「制」，天子自称为「朕」。』秦王说：『去掉「泰」字，保留「皇」字，采用上古「帝」的名号，称为皇帝。其它就依从你们的建议。』于是下令说：『可以。』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又颁布命令说：『我听说远古的时候帝王只有号，没有谥，中古时有号，死后又按照他生前的行为定一个谥。这样的话，就是儿子评论父亲、臣子议论君王了，很不对头，我不赞成这么做。从今往后，废除谥法。我是始皇帝。后代子孙就用数字标识，从二世、三世直至万世，无穷无尽地传承下去。』

【原文】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镓，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译文】

把天下分成三十六个郡，每个郡设置郡守、丞尉和监御史等职。改称老百姓为『黔首』。全国宴饮狂欢。没收天下的兵器，集中到咸阳，销毁后铸成大钟，又造了十二个铜人，各重一千石，放置在宫廷中。统一法律和度量衡。车辆同轨。统一书写的文字。疆土东到大海和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边到达北向户，北边依黄河为关塞，并连及阴山直至辽东。把国内十二万

户豪富迁移到咸阳。各代先祖的陵庙以及章台宫、上林苑都在渭水南岸。秦国每灭亡一个诸侯国，就描绘该国的宫室图形，在咸阳北面的山坡上加以仿建，南临渭水，从雍门向东直达泾水、渭水的交会处，殿宇之间的天桥、回廊相互连接。把从诸侯国获得的美女、钟鼓，都充实在这些宫殿中。

【原文】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

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译文】

二十八年，始皇巡视东方郡县，登上邹地的峄山，树起石碑，和鲁地的儒生商议，刻石歌颂秦朝的功德，并且讨论了封禅和祭祀名山大川的事情。于是登上泰山，立起石碑，筑坛立祠，祭祀天神。

齐地人徐市等呈上奏书，说海中有三座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洲，是仙人居住的地方。请求准许斋戒沐浴，带领童男童女去寻觅仙人。

【原文】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

三十年，无事。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

【译文】

二十九年，始皇到东方巡游。到达阳武县的博浪沙中时，被强盗惊吓。到处搜捕没有结果，于是下令在全国大规模地搜查十天。

三十年，没有重大的事情。

三十一年十二月，把腊月改名为『嘉平』。

【原文】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译文】

三十三年，征发各种逃亡的犯人、卖身的奴隶和商贩去夺取陆梁地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把受贬谪的人派去防守。在西北地区驱逐匈奴。从榆中沿黄河向东一直到阴山，设置了三十四个县，沿黄河边修筑城墙作为关塞。又派蒙恬渡过黄河以取高阙、陶山、北假一带，修筑亭台屏障以驱赶戎族。迁徙受贬谪的人，充实到新设置的县。下达禁令不得祭祀。彗星出现在西方。

三十四年，贬谪办理狱讼不当的官吏，让他们去修筑长城以及戍守南越地区。

【原文】

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

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译文】

始皇把他的意见下发给群臣商讨。丞相李斯说：『五帝的制度不相重复，三代的举措不相因袭，各自用自己的方法来治理国家，这并不是故意要跟前代相反，而是因为时代变化了。现在陛下开创大业，建立了万世不灭的功勋，这本来就不是愚儒们所能理解的。而且淳于越所说的是三代时候的事情，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呢？从前诸侯纷争，所以才用优厚的待遇招徕游说之士。如今天下已经安定，政令出于一统，老百姓居家就应努力从事农工生产，士人就应该学习法令刑禁。现在这些儒生不效法当今而要学习古代，用来非议当今，搞乱百姓的思想。臣李斯冒死进言：古时候天下纷乱，无法统一，所以诸侯并起，说起话来都是称引古代而非难当世，矫饰虚言，搅乱事实，人人都认为自己私下所学是正确的，以此来非议皇上所建立的制度。如今皇帝一统天下，分别是非，一切取决于至尊至上的皇帝。而私家之学相互勾结，非议法令教

化，他们一听到朝廷的举措，就用各自所学的主张来妄加议论。入朝时在内心不以为然，出朝后就在街巷上议论纷纷，用大言欺骗君王来盗取名誉，用奇谈怪论来标榜自己的高明，率领手下的追随者对政府造谣诽谤。像这样再不禁止，就会使君主威势下降，朋党之风在下边形成，应当加以禁止才对。我请求下令史官把《秦记》以外的史书全都烧掉，不是博士官的职务而敢私下收藏《诗》、《书》和诸子百家典籍，应全部搜送到官府烧掉。有敢聚众论说《诗》、《书》的当众处死，以古非今的诛灭全家，官吏知情不举的以同罪论处。命令下达后三十天内不烧书的，处以黥刑，发配边塞充军。只有医药、卜筮、种树等方面的书籍不烧。如果有人想学习法令，就以吏为师。』始皇下达制书说：『可以。』

【原文】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

【译文】

三十五年，开辟大道，经过九原直抵云阳，开山填谷，使两地径直相通。此时始皇认为咸阳人口太多，而先王所修的宫廷又太小，听说周文王定都于丰，周武王定都于镐，丰、镐之间

是帝王建都的地方。于是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中建造朝宫。先建前殿阿房宫，东西宽五百步，南北长五十丈，宫殿上可以坐万人，下面可以竖起五丈高的大旗，周围环绕着回廊阁道，从殿下一直通到南山。在南山顶上建造宫阙。修建天桥，从阿房宫跨过渭水，连接咸阳，来象征从北极星经过阁道星横跨天河抵达营室星。阿房宫还没有建成，想在建成后另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因为宫址在阿房，所以天下称它为阿房宫。当时受过宫刑以及被判处徒刑的有七十多万人，于是被分别派去建造阿房宫，或是修筑酈山墓。开凿北山的石料用来制作石椁，运输蜀地和荆楚的木材，全都送到这里来。关中共建宫殿三百座，关外建有四百多座。于是在东海边上的朐山上树立石碑，作为秦朝的东门。进而又把三万户民众迁移到骊邑，五万户到云阳，都免去十年的赋税徭役。

【原文】

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

【译文】

三十六年，火星侵入心宿天区。有一颗流星坠落在东郡，到地面变成了石头，有人在陨石上刻字说：『始皇帝死后国土就要分裂。』始皇听说后，派御史逐一查问，没有人认罪，便把住在陨石附近的人全部抓起来杀了。接着又将这块陨石焚烧销毁。

【原文】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

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其赐死。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

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郦山。

【译文】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日，始皇出游。到了平源津，始皇生病。始皇讨厌说死，群臣没有人敢说死的事情。皇上病得更重了，于是写了一封盖有御玺的诏书给公子扶苏说：『回来参加丧事，到咸阳把我安葬。』诏书已经封好，放在中车府令赵高处加盖符玺，还没有交给送信的使者。七月丙寅日，始皇在沙丘平台驾崩。丞相李斯因为皇上死在外地，担心各位公子和天下人发生变乱，于是密不发丧。将棺木放在辒凉车里，由以前皇上宠幸的宦官陪乘驾车，所到之物照常进献饮食。百官也像以前一样奏事，宦官就在辒凉车中批准他们的奏章。只有始皇的儿子胡亥、赵高以及平时宠信的宦官五六个人知道皇帝死了。赵高以前曾教胡亥读书以及学习刑法律令等事，胡亥私下很宠信他。赵高于是跟公子胡亥、丞相李斯密谋打开始皇赐给公子扶苏的诏书，另外伪称丞相李斯在沙丘接受了始皇的遗诏，立公子胡亥为太子。又另外写了一封赐给公子扶苏和蒙恬的书信，里面列举了他们的罪状，命令他们自杀。继续行进，就从井陉抵达九原。正

好遇上暑热，皇上的砺凉车中散发出臭味，于是命令随从官员在各自乘坐的车中装载十斗鲍鱼，使人分辨不出是什么东西发臭。一路从直道返回咸阳，然后才发布治丧的公告。太子胡亥继承皇位，成为二世皇帝。九月，将始皇安葬在郦山。

陈涉世家

【原文】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译文】

陈胜，是阳城人，字涉。吴广，是阳夏人，字叔。陈涉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别人一起被雇佣耕地，有一次停止耕作来到田埂上，惆怅忿恨已经很长时间了，说：『如果将来富贵了，互相都不要忘记。』其它受雇佣的人笑着回答说：『你是受雇替人耕地的人，怎么可能富贵呢？』陈涉叹息道：『唉！燕子、麻雀怎么会知道鸿鹄的志向呢！』

【原文】

二世元年七月，发间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

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译文】

秦二世元年七月，征发住在闾巷左边的贫民去戍守渔阳，九百人驻扎在大泽乡。陈胜、吴广都在这次征发的行列中，担任屯长。正赶上天降大雨，道路不通，估计已经误了期限。超过规定的期限，按照法律都要斩首。陈胜、吴广于是谋划说：『如今逃亡也是死，造反也是死，同样是死，为国事而死吗？』陈胜说：『天下人苦于秦朝的暴政已经很久了。我听说二世是秦始皇的小儿子，不应该继位，应该继位的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多次向始皇进谏的缘故，被始皇派到外地领兵。如今有人听说他并没有罪，二世却把他杀了。老百姓大多听说过他的贤能，还不知道他已经死了。项燕是楚国的将军，多次立有战功，爱护士兵，楚国人都爱戴他。有的人认为他逃亡了。现在如果我们这些人假冒公子扶苏、项燕之名，倡导天下人起义，应该有很多人响应。』吴广认为很对，于是就去占卜。占卜的人知道他们的意图，说：『你们的事情都能办成，可以建功立基。不过你们向鬼神问过吉凶吗？』陈胜、吴广很高兴，琢磨出向鬼神问吉凶的含义，说：『这是教我们先在众人中树立威信。』于是用丹砂在帛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字，塞进别人用网捕捞的鱼肚里。士卒买鱼煮了吃，得到鱼肚里的帛书，本来就感到奇怪了。又暗中让吴广到驻地旁边树丛里的祠庙去，夜间点燃篝火，模仿狐狸

的声音呼叫说：『大楚要兴起，陈胜要称王。』戍卒们夜里都很惊恐。第二天清晨，戍卒中间议论纷纷，都用手指着、用目光注视着陈胜。

【原文】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蘄。蘄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蘄以东。攻铚、酇、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

【译文】

吴广一向爱护别人，戍卒中多数人都愿为他所用。负责押送的将尉喝醉了，吴广故意多次扬言要逃走，惹得将尉发怒，让他侮辱自己，以此来激怒众人。将尉果然用鞭子抽打吴广。就在将尉要拔剑的时候，吴广跃起，夺剑杀了将尉。陈胜配合他，一并杀死了两个都尉。召集下属号令说：『诸位遇上大雨，已经误了规定的期限，误了期限按法律要被杀头。即使不杀头，戍边而死的本来就达十分之六七。况且大丈夫不死便罢，死就要扬名天下，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种吗！』属下都说：『遵命。』于是假称公子扶苏、项燕，以顺从百姓的愿望。袒露右臂，

号称大楚。设台盟誓，用将尉的头颅祭祀。陈胜自任将军，吴广做都尉。攻占大泽乡，接着收兵攻打蕲县。攻下蕲县后，就命令符离人葛婴率兵攻打蕲县以东地区。攻下了。一路上招收兵马，等到达陈县时，已经拥有兵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多人，步兵几万人。攻打陈县，那里的郡守、县令都不在，只有守丞在谯门内和起义军作战。抵挡不住起义军的攻势，守丞战死。于是进占陈县。几天后，下令召集三老、豪杰都来会商大计。三老、豪杰们都说：『将军身披坚甲，手执锐器，讨伐无道，诛灭暴秦，恢复建立楚国政权，论功应该称王。』陈涉于是自立为王，国号为『张楚』。

【原文】

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铚人董绁、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陈王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监郯下军。秦嘉不受命，嘉自立为大司马，恶属武平君。告军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畔。章邯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陈王出监战，军破，张贺死。

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陈胜葬砀，谥曰隐王。

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

【译文】

陈王刚即位的时候，陵县人秦嘉、铚县人董绁、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县人丁疾等都单独起兵，率军把东海郡守庆围困在郯城。陈王听说后，就派武平君畔担任将军，前去督率郯城下的义军。秦嘉不接受命令，自立为大司马，讨厌归属于武平君。他告诉军吏们说：

『武平君年少，不懂得用兵打仗，别听他的！』进而假借陈王的命令杀了武平君畔。

章邯打败伍徐后，进攻陈县，上柱国房君蔡赐战死。章邯又进兵攻打陈县以西张贺的军队。陈王亲自出城督战，军队被打败，张贺战死。

十二月，陈王来到汝阴，又回到下城父，他的车夫庄贾杀了他向秦军投降。陈王被葬在砀县，谥号为隐王。

【原文】

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

【译文】

陈胜称王共六个月。称王后，以陈县为都城。曾经和他一起受雇耕地的旧友听说后，来到

陈县，敲着宫门说：『我要见陈涉。』宫门令要把他捆绑起来。他们反复为自己申辩，这才放了他们，但不肯为他们通报。陈王出宫时，他们拦路呼喊『陈涉』。陈王听到后，就召见他，坐着车一起回宫，看到宫殿房屋和帷帐后，客人说：『夥颐！陈涉称了王，宫殿真是又大又深啊！』楚人把多说成夥，所以在天下流传开来，『夥涉为王』这句话，就是从陈涉开始的。客人进进出出，越来越随便放肆，讲起陈王以前的事情。有人对陈王说：『这个客人愚昧无知，专门胡言乱语，这样会有损你的威望。』陈涉就把客人斩杀了。那些陈王的故旧都私自离去，从此没人亲近陈王了。陈王任命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负责督察群臣。各位将领攻城略地，回来复命，稍有不符合命令的，就抓起来治罪，以苛刻细密来显示对陈王的忠诚。对于他们所不喜欢的人，也不交有关官员审理，就擅自加以惩治。陈王却对他们非常信任。各位将领因此不亲附陈王，这是陈王失败的原因。

陈胜虽已死去，但他所封立、派遣的侯王将相最终灭了秦朝，这是由于陈胜首先起义反秦的缘故。高祖时在砀县为陈涉安置了三十户为他守墓，至今都按时宰杀牲畜进行祭祀。

【原文】

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蹑足行伍之间，俯仰阡陌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会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译文】

陈涉只不过是一个以破瓮做窗户、用绳子穿门轴的农村贫民，受人雇佣耕田种地的仆役，发配守边的戍卒。才能不及中等人，既没有孔子、墨翟的贤能，也没有陶朱、猗顿的财富。置

身于戍卒的行列之中，俯仰辛劳于阡陌之间，率领疲惫散乱的戍卒，只带着这几百个徒众，掉头转身攻打秦朝。砍削木头做兵器，举起竹竿做旗帜，使得天下百姓像风云会聚一样群起响应，挑担着粮食像影子随身一样追随其后，殽山以东的英雄豪杰于是同时起兵而灭亡了秦朝。

【原文】

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钼耰棘矜，非铦于句戟长铩也；适戍之众，非倚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尝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而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译文】

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等国的国君尊贵；锄柄棍棒，并不比钩戟长矛锋利；发配戍边的几百个人，并不比九国的联军强大；深刻的谋划和长远的考虑，以及行军打仗的本领，也比不上从前的谋士和将帅。然而成功失败却迥然不同，功业成就完全相反。试以殽山以东的诸侯国与陈涉比量长短大小，比较权势衡量实力，那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然而秦国当年凭借区区之地，取得万乘大国的权势地位，控制了其它八州而使本来地位相同的诸侯称臣朝拜，已经有一百多年了。然后把天下六合作为它的私有财产，把殽山、函谷关作了它的宫墙。可是一个匹夫发难就使它的历代祖庙被摧毁，它的统治者也死在他人之手，被天下人所耻笑，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不施行仁义，而使得攻取和防守的形势完全不同了。

越王勾践世家

【原文】

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王。

元年，吴王阖闾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越王勾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陈，呼而自到。吴师观之，越因袭击吴师，吴师败于檇李，射伤吴王阖闾。阖闾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

【译文】

越王勾践，他的祖先是夏禹的后代子孙，夏后帝少康的庶子。他的祖先被封在会稽，以奉守禹的祭祀，身上刺着花纹，削短头发，清除蒿草，开辟荒野，建立起城邑。此后经过二十多代，传到了允常。允常的时候，与吴王阖闾交战而结下仇怨、相互攻伐。允常去世，儿子勾践继位，这就是越王。

【原文】

元年，吴王阖闾闻允常去世，就兴兵讨伐越国。越王勾践派敢死队挑战，排成三行，到达吴军阵前，大声呼喊着刎颈自杀。吴军光顾了观看，越军趁机袭击吴军，吴军在檇李被打败，越军射伤了吴王阖闾。阖闾临死之际，对他的儿子夫差说：『一定不要忘记越国。』

【译文】

三年，勾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曰：『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未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未，上帝禁之，

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

【译文】

三年，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操练军队，将要报复越国，越王想在吴国没有出兵以前先去攻打它。范蠡进谏说：『不可以。我听说兵器是不祥之物，战争是违背道义的，争夺是最差劲的处事方式。暗中策划违背道义的事情，喜欢用凶器，亲身尝试着去干最下等的事情，上帝就会禁止，干这种事的人必定不利。』越王说：『我已经决定了。』于是发兵。吴王听说后，调动全部的精锐部队去迎击越军，在夫椒打败越军。越王就率五千残余部队退守在会稽山上。吴王率兵追击并包围了他们。

【原文】

勾践之困会稽也，喟然叹曰：『吾终于此乎？』种曰：『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子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

吴既赦越，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于是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二岁而吴归蠡。

【译文】

勾践被困在会稽山时，喟然叹息说：『我将要死在这里了吗？』文种说：『商汤被关押在

夏台，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晋文公重耳逃奔到翟国，齐桓公小白逃奔到莒国，他们最终都成就了王、霸之业。由此可见，祸怎么会不转化成福呢？』

吴王赦免越王后，越王勾践返回越国，就勤劳吃苦、深思焦虑，把苦胆悬挂在座位上面，坐卧时就仰视苦胆，吃饭时也要品尝苦胆，说：『你忘记会稽的耻辱了吗？』他亲自耕种劳作，夫人亲自纺纱织布，吃饭没有肉，穿衣不绣彩，谦虚恭敬，礼贤下士，厚待宾客，赈济贫民，吊唁死者，与百姓同劳苦。想让范蠡治理国政，范蠡回答说：『用兵打仗，文种不如我范蠡；安抚国家，使百姓亲附，我范蠡不如文种。』于是把国家大政托付给文种，而派范蠡和大夫柘稽去吴国讲和，在吴国充当人质。两年过后，吴国放回了范蠡。

【原文】

勾践自会稽归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报吴。大夫逢同谏曰：『国新流亡，今乃复殷给，缮饰备利，吴必惧，惧则难必至。日鹜鸟之击也，必匿其形。今夫吴兵加齐、晋，怨深于楚、越，名高天下，实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为越计，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吴之志广，必轻战。是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践曰：『善。』

【译文】

勾践从会稽回来后的七年里，一直安抚他的士卒和百姓，想以此向吴国复仇。大夫逢同劝谏说：『国家刚刚遭遇到流亡的事情，现在才重新殷实富足，如果修整军备，吴国一定会害怕，一害怕，灾难就必然降临。况且凶猛的鸟袭击目标时，一定故意隐藏它那凶猛的形体，如今吴国的军队侵犯齐国、晋国，又与楚国、越国结下很深的仇怨，名声虽然高过天下诸侯，但实际上却损害了周王室的威望，一定会放纵骄傲。为越国考虑，不如结交齐国，亲近楚国，依附晋

国，并且厚待吴国。吴王的野心很大，一定会轻率用兵。这样，我们联络各种势力，让齐、晋、楚三国讨伐吴国，越国趁它疲弊，就可以打败它。』勾践说：『好的。』

【原文】

居二年，吴王将伐齐。子胥谏曰：『未可。臣闻勾践食不重味，与百姓同苦乐。此人不死，必为国患。吴有越，腹心之疾，齐与吴，疥癣也。愿王释齐，先越。』吴王弗听，遂伐齐，败之艾陵，虏齐高、国以归。让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杀，王闻而止之。越大夫种曰：『臣观吴王政骄矣，请试尝之贷粟，以卜其事。』请贷，吴王欲与，子胥谏勿与，王遂与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听谏，后三年吴其墟乎！』太宰嚭闻之，乃数与子胥争越议，因谗子胥曰：『伍员貌忠而实忍人，其父兄不顾，安能顾王？王前欲伐齐，员强谏，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备伍员，员必为乱。』与逢同共谋，谗之王。王始不从，乃使子胥于齐，闻其托子于鲍氏，王乃大怒，曰：『伍员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吴国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谗诛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独立！』报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于是吴任嚭政。

居三年，勾践召范蠡曰：『吴已杀子胥，导谀者众，可乎？』对曰：『未可。』

【译文】

过了两年，吴王将要讨伐齐国。伍子胥劝谏说：『不可以。我听说勾践吃饭不注重美味，与百姓同甘共苦。这个人不死，必定会成为吴国的祸患。吴国有越国，就好比是有心腹大患，而齐国对吴国来说，只不过是疥癣之类的小病。希望大王放了齐国，先打越国。』吴王不听，于

是讨伐齐国，在艾陵打败齐军，俘虏了齐国的高张、国夏，回到吴国。吴王责备伍子胥说：『大王不要高兴得太早！』吴王发怒，伍子胥想自杀，吴王听说后制止了他。越国大夫文种说：『我看吴王当政已经非常骄傲了，请尝试着向他借贷粮食，以试探他对我们的态度。』文种向吴王请求借粮，吴王想要答应，伍子胥劝谏吴王不要给，吴王还是把粮食借给了越国，越王于是暗自高兴。伍子胥对吴王说：『大王不听劝谏，三年后吴国就要变成废墟！』太宰伯嚭听说后，就多次和伍子胥争论对越国的态度，趁机进谗言诋毁伍子胥说：『伍员貌似忠厚，其实是个残忍的人，他连父兄都不顾及，怎么能顾及大王呢？大王先前想讨伐齐国，伍员强行谏阻，后来取得胜利，他反而因此怨恨大王。大王如果不防备伍员，伍员一定会作乱。』又跟越国大夫逢同合谋，在吴王面前进谗言诋毁伍子胥。吴王一开始不相信，就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吴王听说伍子胥把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于是大怒，说：『伍员果然欺骗我！』等他出使回来，吴王就派人赐给伍子胥一把属镂宝剑，让他自杀。伍子胥大笑说：『我让你的父亲称霸，又立你为王，你当初想把吴国的一半分给我，我没有接受，还没多久，如今你反而听信谗言要杀我。唉，唉，你一个人必定不能独立长久！』又告诉使者说：『一定要取出我的眼睛，放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以便看到越国军队攻进都城！』于是吴王任用伯嚭主持国政。

三年过后，勾践召见范蠡说：『吴王已经杀了伍子胥，阿谀奉承的人很多，可以进攻吴国了吧？』范蠡回答说：『还不可以。』

【原文】

其后四年，越复伐吴，吴士民罢弊，轻锐尽死于齐、晋。而越大破吴，因而留围之三年，吴师败，赵遂复栖吴王于姑苏之山。吴王使公孙雄肉袒膝行而前，请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

布腹心，异日尝得罪于会稽，夫差不敢逆命，得与君王成以归。今君王举玉趾而诛孤臣，孤臣惟命是听，意者亦欲如会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践不忍，欲许之。范蠡曰：『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罢，非为吴邪？谋之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则不远」，君忘会稽之厄乎？』勾践曰：『吾欲听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进兵，曰：『王已属政于执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吴使者泣而去。勾践怜之，乃使人谓吴王曰：『吾置王甬东，君百家。』吴王谢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杀。乃蔽其面，曰：『吾无面以见子胥也！』越王乃葬吴王而诛太宰嚭。

【译文】

这以后的第四年，越国再次讨伐吴国，吴国的军队和百姓都疲惫不堪，精锐部队都战死在齐国、晋国。越军大败吴军，因而留下来把吴军围困了三年，吴军彻底失败，越军就又把吴王围困在姑苏山。吴王派公孙雄赤裸着上身，用膝盖跪地前行，向越王求和说：『孤弱之臣夫差不敢违背天命，得以跟君王讲和然后返归。如今君王高举贵足来诛讨孤臣，孤臣唯命是从，内心也希望君王像当年在会稽山一样，赦免孤臣的罪过。』勾践心中不忍，想答应他。范蠡说：『会稽山的那件事，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吴国没有接受。如今上天把吴国赐给了越国，越国怎能违背天意呢？况且君王早起上朝，很晚才休息，不就是为了吴国吗？谋划了二十二年，一旦放弃它，可以吗？再说上天给予而不接受，一定反而受到上天的惩罚。「砍伐树木做斧柄，斧柄的模样就在旁边」，君王忘记会稽山上的厄运了吗？』勾践说：『我想听从你的话，却又不忍心这样对待他的使臣。』范蠡于是击鼓

进军，说：『越王已经把政事托付给办事人员了，吴国的使者哭着离去。勾践很可怜他，于是派人对吴王说：『我把你安置在甬东，做一个百户人家的君王。』吴王辞谢说：『我老了，不能侍奉君王！』于是自杀。自杀时把脸遮盖起来说：『我没有脸面去见伍子胥啊！』越王就安葬了吴王并杀死吴国的太宰伯嚭。

【原文】

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以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译文】

勾践平定吴国以后，就率军北渡淮水，与齐国、晋国的诸侯在徐州会盟，向周王进献贡品。周元王派人赐给勾践祭肉，任命他为霸主。勾践离开徐州，渡过淮水南下，把淮水上游的土地让给楚国，把吴国所侵占的宋国的土地归还给宋国，把泗水以东纵横一百里的土地送给鲁国。当时，越军横行于长江、淮水以东地区，诸侯都来祝贺，号称霸王。

范蠡于是离开越国，从齐国给大夫文种送去书信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的长相脖子很长，嘴尖得像鸟喙一样，可以跟他共患难，但不可以共欢乐。你为什么不离去呢？』文种看了书信，托病不再上朝。有人进谗言说文种将要作乱，越王于是赐给文种宝剑，

说：『你教给我七种讨伐吴国的计谋，我用了其中三样就打败了吴国，还有四种在你那里，你为我到先王那里试用这些计谋吧。』文种于是自杀。

【原文】

勾践卒，子王鼫与立。王鼫与卒，子王不寿立。王不寿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子侯卒，子王无强立。

【译文】

勾践去世，儿子王鼫与继位。王鼫与去世，儿子王不寿继位。王不寿去世，儿子王翁继位。王翁去世，儿子王翳继位。王翳去世，儿子王之侯继位。王之侯去世，儿子王无强即位。

【原文】

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勾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勾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于是勾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

【译文】

范蠡侍奉越王勾践，辛勤劳苦，尽心尽力，为勾践深谋远虑二十多年，最终灭了吴国，洗刷了会稽的耻辱，率兵向北渡过淮水，兵临齐国、晋国，号令中原各国，尊崇周王室，勾践因此而称霸，范蠡认为盛名之下，难以长久安居，而且勾践的为

人可以跟他同患难，很难跟他同安乐，写信告别勾践说：『我听说君主有忧，臣子就应死。从前君王在会稽山遭受耻辱，我之所以不死，是为了复仇的大业。现在已经洗刷了耻辱，我请求惩罚我在会稽山使君王受辱，判我死罪。』勾践说：『我将和你分享并拥有越国。要不然，我就要惩罚你。』范蠡说：『君王根据法令行事，臣子依从志趣行事。』就装上他的轻便珍宝珠玉，私自和他的家仆随从乘船飘海而去，最终也没有返回越国。于是勾践就在会稽山做标记，把它作为范蠡的封邑。

【原文】

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千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资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译文】

范蠡泛海来到齐国，改名换姓，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耕作，辛勤劳苦，努力生产，父子治理产业，住了没多久，财产达到几千万。齐国人听说他很贤能，请他做丞相。范蠡慨叹道：『居家则致千金，当官就达到卿相的地位，这是平民百姓所能达到的顶点了。长久地享受尊名，不吉祥。』于是归还相印，散发所有的家财，分给朋友和乡亲，携带贵重的珍宝，悄悄离去，到陶地定居，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贸易交换的道路畅通，做生意可以致富。于是自称陶朱公。又约定父子耕种、畜牧，贱买贵卖，等待时机转卖货物，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住

了没多久，就积聚财产累计达到万万。天下人都称道陶朱公。

【原文】

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

【译文】

范蠡搬迁了三次，名扬天下，他并不是随随便便地迁移，每到一地必定功成名就。

【原文】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渐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艾安。及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

【译文】

太史公说：禹的功绩真伟大啊，疏导九川，平定九州，直到今天中原地区仍然安居乐业。到了他的后代子孙勾践，辛勤劳苦，深思焦虑，终于灭掉强大的吴国，向北在中原各国耀武扬威，尊崇周室，号称霸王。难道可以说勾践不贤明吗！大概还有夏禹的遗风吧。范蠡三次迁移都享有美名，名声流传后世。臣子和君主如果都像这样，想不显赫，可能吗？

廉颇蔺相如列传

【原文】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

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

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问：『何以知之？』对曰：『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语曰：「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谓臣曰：「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幸于赵王，故燕王欲结于君。今君乃亡赵走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则幸得脱矣。」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

于是，王召见，问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王曰：『谁可使者？』相如曰：『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译文】

廉颇是赵国的良将。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担任赵国的将领去攻打齐国，攻取了阳晋城，被任命为上卿，以勇气闻名于诸侯各国。

蔺相如，也是赵国宦官长缪贤的家臣。

赵惠文王的时候，得到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听说以后，派人送信给赵王，表示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换取和氏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等大臣们商议：如把和氏璧给秦国，秦国的城池恐怕

不可能得到，白白被欺骗；如不给吧，就怕秦军来攻打。对策没有确定，想寻找一个能够派去答复秦国的使者，也没有找到。宦官长缪贤说：『我的家臣蔺相如可以出使。』赵王问：『你怎么知道呢？』缪贤回答说：『我曾经有罪，私下计划想逃亡到燕国去，我的家臣蔺相如劝止我，说：「我曾经跟随大王和燕王在边境上会见，燕王私下握着我的手，说愿意结交做朋友。我因此了解他，所以想投奔他。」蔺相如对我说：「赵国强大而燕国弱小，而你又被赵王宠幸，所以燕王想与你结交。如今你是从赵国逃跑到燕国去，燕国害怕赵国，燕王势必不敢收留你，而会把你捆绑起来送回赵国。你不如袒露上身，伏在刑具上，向君王请罪，也许侥幸可以免罪。」我听了他的劝告，大王也开恩赦免了我。我私下认为这个人是个勇士，有智谋，应该可以出使。』

于是赵王召见蔺相如，问他说：『秦王用十五座城池来请求换取我的璧，可不可以给他？』蔺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不能不答应。』赵王说：『秦王拿去了我的璧，不给我城池，怎么办？』蔺相如说：『秦国用城池要求换璧，而赵国不答应，赵国理亏。赵国给了璧，而秦国不给城池，我们理亏。比较这两个对策，宁可答应它，让秦国背负理亏的责任。』赵王说：『谁可以出使呢？』蔺相如说：『大王如果真没有人，我愿意捧着璧出使秦国。城池归了赵国，璧就留在秦国；城池不归赵国，我保证把璧完完整整地带回赵国。』赵王于是就派遣蔺相如捧着璧向西到秦国去。

【原文】

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

上冲冠，谓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相如度秦王特以诈详为予赵城，实不可得，乃谓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赵王恐，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终不可强夺，遂许斋五日，舍相如广成传。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

【译文】

秦王坐在章台接见蔺相如，蔺相如捧着璧献给秦王。秦王十分高兴，把璧递给身边的美人和侍从观赏，左右侍从都高呼万岁。蔺相如看出秦王没有诚意把城池给赵国，就走上前说：『璧上有瑕疵，请让我指给大王看。』秦王把璧交给他，蔺相如便拿着璧，后退几步站定，靠着殿柱，怒发冲冠，对秦王说：『大王想得到这块璧，派人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全体大臣商议，都说「秦国贪婪，依仗自己强大，想用空话骗取璧，答应给我们的城池恐怕不可能得到」。大家商议不打算把璧给秦国。我认为平民百姓之间的交往，还不肯相互欺骗，何况大国呢！况且因为一块璧的缘故，惹得强大的秦国不高兴，这不合适。因此赵王就斋戒了五天，派我捧着璧，在朝堂上拜呈国书。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尊重大国的威望，表示敬意。今天我来到贵国，大

王只在一般的宫殿里接见我，礼节非常倨傲；拿到了璧，又传递给美人，来戏弄我。我看大王没有诚意把城池给赵王，所以我又收回了璧。大王一定要逼迫我，我的头今天就跟璧一起粉碎在柱下！』蔺相如握着璧，斜视殿柱，想用它撞击殿柱。秦王怕他撞破璧，就连忙道歉，再三请求不要撞碎璧，并召来管图籍的官员察看地图，指着从这里起到那里止的十五座城池划给赵国。蔺相如估计秦王只不过是假装要给赵国城池，实际上不可能得到，就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共传的宝玉，赵王害怕，不敢不奉献。赵王送璧的时候，曾经斋戒五天，现在大王也应该斋戒五天，在朝堂上设九宾大典，我才敢献上璧。』秦王估量这件事，终究不能强夺，就答应斋戒五天，安置蔺相如住在广成宾馆。蔺相如估计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一定会违背诺言，不肯给与城池，便让他的随从穿着粗布衣，怀揣着璧，从小路逃走，把璧送回赵国。

【原文】

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礼于廷，引赵使者蔺相如。相如至，谓秦王曰：『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

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

其后秦伐赵，拔石城。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

【译文】

秦王斋戒五天后，就在朝堂上设九宾大礼，延请赵国使者蔺相如。蔺相如来到，对秦王说：『秦国从穆公以来已经有二十多个国君，不曾有切实信守盟约的。我实在是害怕被大王欺骗而辜负赵国，所以派人拿着璧回去，已经从小路到达赵国了。不过秦国强大，赵国弱小，大王派一个使者到赵国，赵国立刻会捧着璧来。现在凭着秦国这样强大，先割让十五座城池给赵国，赵国难道敢留下璧而得罪大王吗？我知道欺骗大王的罪应当处死，我愿意下汤锅受烹煮之刑，只是希望大王与大臣们好好计议这件事。』秦王于是说：『今天杀了蔺相如，终究不能得到璧，反而断绝了秦、赵两国的友好关系，不如趁机优厚地款待他，让他回赵国，赵王哪里会因为一块璧的缘故而欺骗秦国呢！』终于在朝廷上会见蔺相如，完成接见典礼后，让他回国去。

蔺相如回国后，赵王认为他是个贤能的大夫，出使别国能不受辱，任命相如为上大夫。秦国并没有把城池给赵国，赵国也终究不给秦国璧。

这以后秦国攻打赵国，攻占了石城。第二年，又进攻赵国，杀死了两万人。

【原文】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

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

于是舍人相与谏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译文】

秦王派遣使者告诉赵王，想与赵王在西河外渑池进行友好会见。赵王害怕秦国，想不去。廉颇、蔺相如计议说：『大王不去，是表示赵国既软弱又胆小。』赵王于是起程，蔺相如随行。

廉颇送到边境上，跟赵王告别说：『大王这次前去，估计行程时间到会见礼节完毕，来回不会超过三十天。三十天不回来，就请允许拥立太子为王，来断绝秦国的幻想。』赵王答应，就跟秦王在渑池会见。秦王喝酒喝到畅快的时候，说：『我私下里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弹奏瑟吧！』赵王就弹起了瑟。秦国御史走上前来记录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跟赵王一起喝酒，命令赵王演奏秦地的乐曲，请允许我献上盆缻，以此互相娱乐。』秦王愤怒，不答应。于是蔺相如捧着缻走上前，并跪下请秦王。秦王不肯敲缻。蔺相如说：『五步之内，蔺相如请求能用颈血溅在大王身上！』秦王的左右侍从要杀蔺相如，蔺相如睁着双眼喝叱，侍从们都纷纷退走。于是秦王很不高兴，为他敲了一下缻。蔺相如回头招呼赵国御史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缻。』秦国的大臣们说：『请用赵国的十五座城池给秦王作寿礼。』蔺相如也说：『请用秦国的咸阳城给赵王作寿礼。』秦王一直到酒宴结束，始终不能胜过赵国。赵国也出动大批军队来防备秦国，秦国终于不敢轻举妄动。

会见结束回国后，因为蔺相如功劳大，任命他为上卿，官位在廉颇之上。廉颇说：『我担任赵国的将军，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只不过凭着口舌立了点功劳，可是职位在我之上，而且蔺相如本是地位低贱的人，我感到羞耻，不能忍受官居他的下面。』并扬言说：『我碰见蔺相如，一定要侮辱他。』蔺相如听说后，不肯跟廉颇会面。相如每逢上朝的时候，常常借口有病，不想跟廉颇争位次。过了不久，蔺相如外出，望见了廉颇，蔺相如连忙掉转车头躲避。

这时，蔺相如的门客们一齐进言说：『我们之所以离开亲人来服事你，只因仰慕你的高义。如今你和廉颇同朝为官，廉先生口出恶言，可你畏惧、躲避他，害怕得太过分了。况且普通人都对此感到羞耻，何况身为将相的人呢！我等不才，请允许我们告辞。』蔺相如再三劝阻他们，

说：『你们看廉将军和秦王相比哪一个更强？』门客们回答说：『廉颇不如秦王。』蔺相如说：『像秦王那样的威势，我敢在朝堂上大声呵斥他，羞辱他的大臣们，相如虽然愚笨无能，难道独独会害怕廉将军吗？但是我考虑到，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进兵侵犯赵国，只是由于有我们两人在。现在如果两虎互相争斗，势必不能共生存。我这样做的缘故，是因为把国家的急难放在前面，而把私人的仇怨放在后面。』廉颇听说后，就袒露着肩膀，背上荆条，由宾客领路到蔺相如门前请罪。他说：『我这个浅薄卑贱的人，不知道将军胸怀宽阔到这种程度。』两人终于相互和好，结成了生死不渝的朋友。

【原文】

是岁，廉颇东攻齐，破其一军。居二年，廉颇复伐齐几，拔之。后三年，廉颇攻魏之防陵、安阳，拔之。后四年，蔺相如将而攻齐，至平邑而罢。其明年，赵奢破秦军阙与下。

赵惠文王赐奢号为马服君，以许历为国尉。赵奢于是与廉颇、蔺相如同位。

后四年，赵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与赵兵相距长平，时赵奢已死，而蔺相如病笃，赵使廉颇将攻秦，秦数败赵军，赵军固壁不战。秦数挑战，廉颇不肯。赵王信秦之间言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赵王不听，遂将之。

【译文】

这一年，廉颇向东攻打齐国，打败了齐国的一支军队。过了两年，廉颇又攻打刘国的几邑，攻克了它们。四年后，蔺相如率军攻打齐国，一直到达平邑才停止前进。第二年，赵奢在阙与城下打败了秦军。

赵惠文王赐封赵奢为马服君，让许历担任国尉。赵奢从此跟廉颇、蔺相如官位相当。

四年以后，赵惠文王去世，儿子孝成王继位。赵孝成王七年，秦军与赵军在长平对峙，这时赵奢已经死了，蔺相如也病得很重，赵王派遣廉颇带兵攻打秦军，秦军多次打败赵军，赵军坚守壁垒不出战。秦军多次挑战，廉颇也不理睬。赵王听信了秦国的反间计。秦国的间谍说：『秦国害怕的，就只怕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担任将军。』赵王于是用赵括为将，替代廉颇。蔺相如说：『大王凭传闻使用赵括，像是用胶粘住瑟上的弦柱来弹瑟一样啊。赵括只会读他父亲留下的兵书，不能随机应变。』赵王不听，就任命赵括为将领。

【原文】

赵括既代廉颇，悉更约束，易置军吏。秦将白起闻之，纵奇兵，佯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士卒离心，四十余日，军饿，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明年，秦兵遂围邯郸，岁余，几不得脱。赖楚、魏诸侯来救，乃得解邯郸之围。

【译文】

赵括替代廉颇以后，全部更改了军令，撤换了军官。秦国大将白起听说，就派遣奇兵，假装失败逃跑，而截断赵军的运粮道路，把赵军分离成两部分。赵军军心涣散，四十多天里，全军饥饿，赵括派出精锐部队，亲自带领跟秦军搏斗。秦军射死了赵括。赵括的军队大败，几十万大军便投降了秦军，秦军把他们全部活埋了。第二年，秦军就包围了邯郸，达一年多，邯郸差点被攻破。依靠楚、魏等国的救援，才解除了邯郸的围困。

【原文】

自邯鄲围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谋，曰『赵壮者尽于长平，其孤未壮』，举兵击赵。赵使廉颇将，击，大破燕军于鄗，杀栗腹，遂围燕。燕割五城请和，乃听之。赵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为假相国。

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赵使廉颇伐魏之繁阳，拔之。

赵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乐乘，乐乘走。廉颇遂奔魏之大梁。

廉颇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赵以数困于秦兵，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

【译文】

自从邯郸解围后五年，燕王采用栗腹的计谋，说：『赵国的壮丁都死于长平之役，他们的孤儿没有长大。』便起兵攻打赵国。赵国派廉颇为将军，反击，在鄗地大败燕军，杀了栗腹，趁势包围燕国。燕国割让五座城池求和，赵国才答应讲和。赵王把尉文邑封给廉颇，封号为信平君，兼行相国的职权。

廉颇从长平免职回来，失去权势的时候，原来的门客都离去了。等到再被任用为大将，门客又都来了。廉颇说：『宾客们退去吧！』门客说：『唉！你怎么明白得这么晚啊？现在天下

人是以买卖之道交朋友，你有权势，我们就跟随你，你没有权势，我们就离开。这本是很自然的道理呀，有什么可怨恨的呢？』过了六年，赵王派廉颇攻打魏国的繁阳，占领了它。

赵孝成王去世，儿子悼襄王继位，派乐乘代替廉颇。廉颇愤怒，攻击乐乘，乐乘逃跑。廉颇便投奔到魏国的大梁。

廉颇在大梁住了很久，魏国并不信任重用他。赵国因为多次被秦军围困，赵王想重新得到廉颇，廉颇也想再次被赵国任用。赵王派遣使者去考察廉颇还可不可以任用，廉颇的仇人郭开给使者很多金钱，让他毁谤廉颇。赵国使者见到廉颇后，廉颇特意在他面前一餐吃了一斗米的饭、十斤肉，还披甲上马，表示自己还可以用。赵国使者回来向赵王报告说：『廉将军虽然老了，但饭量还很好，可是与我坐在一起，一会儿就去拉了三次屎。』赵王认为廉颇老了，就不征召他。

【原文】

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廉颇卒死于寿春。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译文】

楚国听说廉颇在魏国，秘密派人去迎接他。廉颇担任楚将后，没有建立战功，说：『我想指挥赵国的军队。』廉颇最后死在寿春。

太史公说：『能正确对待死亡的人，必定勇敢；不是说去死很难，而是对待死这件事很难。

当蔺相如举起璧斜望着殿柱，以及大声喝斥秦王和他的左右近臣的时候，其结局不过被杀罢了，可是对一般士人来说，有的会由于胆小懦弱，而不敢这样做。相如振奋他的勇气，就威震敌国；回国以后，对廉颇谦卑退让，名声比泰山还重。他为人处事，可以称得上是智勇双全！』

吕不韦列传

【原文】

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安国君有所甚爱姬，立以为正夫人，号曰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安国君中男名子楚，曰夏姬，无爱。子楚为秦质子于赵。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

子楚，秦诸庶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乃往见子楚，说曰：『我能大子之门。』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吕不韦曰：『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余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无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子楚曰：『然。为之奈何？』吕不韦曰：『子贫，客于此，非有以奉献于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适嗣。』子楚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译文】

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累积了上千金家产。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了。到昭王四十二年，把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立为太子。安国君有一位宠姬，立为正夫人，号为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安国君有个排行在中间的儿子名叫子楚，子楚的母亲叫夏姬，不受宠爱。子楚被派到赵国替秦国做人质。秦国多次攻打赵国，赵国也不很礼待子楚。

子楚是地位卑贱的孙子，在诸侯国做人质，车辆等日常的费用并不宽裕，生活困窘，不得意。吕不韦在邯郸经商，看到了子楚而可怜他，说『子楚是可以囤积的奇货』。于是就去见子楚，向他游说：『我能光大你的门第。』子楚笑着说：『你暂且先光大自己的门第，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第要等你的门第光大之后才能光大起来。』吕不韦说：『你不知道吧，我的门楚明白吕不韦所说的意思，就领吕不韦与他一起坐下，深入交谈。吕不韦说：『秦王年纪老了，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私下听说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能够选立嫡嗣的，只有华阳夫人。现在你们兄弟有二十多人，你又排在中间，不很受宠爱，长久地在诸侯国作人质。如果大王死后，安国君立为王，那么你没有机会和长子或其他早晚在大王跟前的兄弟竞争当太子。』子楚说：『是这样，那该怎么办呢？』吕不韦说：『你贫穷，客居在这里，没有什么钱可以奉献给亲戚和结交宾客。我吕不韦虽然贫穷，但愿意拿出千金替你到西边去游说，去服事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让他们立你为嫡系继承人。』子楚于是叩头说：『如果你的计策成功了，愿意分封秦国的土地与你共同享有它。』

【原文】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被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

楚遂立姬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

秦王立一年，薨。谥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所母华阳后为华阳太后，真母夏姬尊以为夏太后。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不韦家僮万人。

【译文】

吕不韦娶了邯郸女子中最漂亮而擅长歌舞的人，与她同居，知道她有了身孕。子楚跟吕不韦饮酒，看到那个女子后很喜欢她，因此站起来向吕不韦敬酒，请求得到他。吕不韦很愤怒，但转而想到已经为子楚破费了很多家财，想要钓取奇货，于是就献出了自己的姬妾。姬妾自己隐瞒已经怀有身孕的事，到生产时，生了个儿子名叫政。子楚于是立该姬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派王齮围攻邯郸，情况十分危急，赵国想要杀子楚。子楚跟吕不韦谋划，送了六百斤黄金给看守的官吏，得以逃脱，逃到秦军的营地，于是才顺利回到了秦国。赵国想要杀死子楚的妻子和儿子，因子楚的夫人是赵国富豪家的女儿，得以藏身，因此母子竟然得以活命。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去世，太子安国君立为秦王，华阳夫人为王后，立子楚为太子。赵国也护送子楚的夫人和儿子政回到秦国。

秦王即位一年，去世，谥号为孝文王。太子子楚继位，这就是庄襄王。庄襄王华阳后就成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被尊为夏太后。庄襄王元年，用吕不韦作丞相，封为文信侯，将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他的食邑。

庄襄王即位三年就死了，太子政立为秦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他为『仲父』。秦王年纪很小，太后经常与吕不韦私通。吕不韦的僮仆多达万人。

【原文】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而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毒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

【译文】

正当这个时候，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喜欢招徕宾客，并借此互相倾轧。吕不韦认为秦国这样强大，在这方面却不如他们，因而感到羞愧，也招来许多士人，厚待他们，招来的食客有三千人。这时候，诸侯中有很多辩

才，如荀卿一班人，他们所著的书遍布天下。吕不韦就要他的门下食客人人都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汇集编排成八览、六论、十二纪，一共有二十多万字，认为这些包罗了天地万物和古今的事情，书名叫《吕氏春秋》。把它刊布在咸阳都市的城门上，并在上面悬挂千金，邀请各诸侯国的游士宾客，说若有能增加或减少书上一个字的人，就奖给他千金。

秦始皇帝逐渐长大，但太后仍然淫乱不止。吕不韦恐怕事情被发觉，祸及自身，就私下找来阴茎粗大的人嫪毐，作为门客，时常放纵淫乐，要嫪毐用他的阴茎贯入桐木所做的车轮行走，让太后知道这件事，来引诱太后。太后听说后，果然想要暗中得到他。吕不韦就进献嫪毐，假装让人以当受宫刑的罪名告发嫪毐。吕不韦私下里对太后说：『让嫪毐假装受了宫刑，就可以让他在宫中供职。』太后就暗中送了很多东西给主持宫刑的官吏，假装来治嫪毐的罪，拔去他的胡须变成宦人的模样，于是得以侍奉太后。

【原文】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之。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于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事连相国吕不韦。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至法。

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及齐人茅焦说秦王，秦王乃迎太后于雍，归复咸阳，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

【译文】

秦始皇九年，有人告发嫪毐根本不是宦人，常常与太后私通，生下两个儿子，都把他们藏匿起来。并且嫪毐跟太后密谋说：『大王若死了，就用我们的儿子继位。』因此秦王就下令让官

吏查办，全部得知了事情的真相，这件事牵连到相国吕不韦。秦王想要杀相国，但因他奉立先王的功劳大，以及宾客辩士为他说情的人很多，所以秦王不忍心法办他。

秦始皇十年十月，免去吕不韦相国的职务。等到齐人茅焦劝说秦王，秦王就到雍宫迎接太后，太后又回到咸阳，而遣发文信侯到他河南的封地去。

【原文】

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

【译文】

过了一年多，各国诸侯宾客使者络绎不绝，来访问文信侯。秦王害怕文信侯进行变乱，就给文信侯写信说：『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秦国把河南封给你，食邑十万户！你跟秦国有什么亲缘关系？竟号称仲父！你与你的家属迁徙到蜀地去居住！』吕不韦自己意识到逐渐受到威胁，害怕被杀，就喝鸩酒自杀了。

游侠列传

【原文】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

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译文】

古代的平民侠客，现在已无法知晓了。近世的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一类人物，因为是诸侯王的亲属，凭借有封土、为卿相的富贵和地位，招揽天下贤才，在各诸侯国中声名显赫，不能不说是贤能之士。但这好比是顺着风势呼喊，声音本身并没有加剧，而是因风势激荡而变得强劲。至于街巷里的游侠，修饰行为、砥砺名节，使美名传播天下，以致人人无不称颂他们贤能，相比之下就难多了。然而，儒家、墨家的书籍却对这些游侠的事迹都摈弃不记。秦以前的平民侠客，已湮没无闻，我对此深感遗憾。据我所知，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一班人，虽然时常触犯朝廷法律，但他们个人品性都廉洁谦和，有值得称许的地方。他们的名声不是凭空建立的，别人也并非凭空就去依附他们。至于帮派豪强狼狈为奸，依仗财富奴役穷人，以强暴欺凌弱小，恣意妄为以图一己之快，在游侠都视为可耻。我悲叹世人不明察游侠的意图，误将郭解等人和强暴之徒视为同类，并一起加以讥笑。

【原文】

郭解，轵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家，固不可胜数。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

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译文】

郭解，轵县人，字翁伯，是看相名家许负的外孙。郭解的父亲因为行侠，在汉文帝时被处死。郭解为人矮小而精明强悍，不喝酒。年轻时阴沉残忍，稍有不快就动手杀人，已杀死了许多人。他经常拼着性命替友人报仇，窝藏亡命之徒犯法抢斗，停下来则盗铸钱币、盗掘坟墓，这样的事情真是多得数不胜数。好象有老天爷保佑似的，他每次遇到危难总可以逃脱，要不就是正逢大赦。郭解年纪大些后，改变性行以约束自己，常以德报怨，多施舍而少索求。但对行侠仗义之事，更为喜好。救人性命之后，他不夸耀功劳；但阴沉残忍这一特性已扎根于心底，有时因细微小事而突然发作，与年轻时是一样的做法。而少年们因仰慕他的为人，就常替他报仇解恨，而且不让他知道。郭解姐姐的儿子依仗郭解的威势，和人喝酒时，要人家干杯豪饮；人家不能喝了，便上去硬灌。那人大怒，拔刀杀死郭解的外甥后逃跑了。郭解的姐姐很气愤地说：『凭你郭翁伯的威望，别人杀了我儿子，你连凶手都抓不到。』将儿子的尸首扔在大路边，不予埋葬，想以此羞辱郭解。郭解使人暗中查找凶手的住处。凶手因被追迫太急，就自己出来把当时的情况一一告诉了郭解。郭解回答说：『你杀他是应该的，我家的孩子不在理。』于是放走凶手，归罪于自己的外甥，并将外甥收尸埋葬。很多人听说这事后，都称赞郭解的义举，对他更为信赖了。

【原文】

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轵人杨季主子为县掾，举徙解。解兄子断杨掾头。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

【译文】

郭解谦和恭谨，不敢坐车进入县衙。到临近的郡国为人办事，事情能解决的，就一定办好；不能解决的，也要尽量做到人人满意，然后才坐下吃饭。大家因此很尊敬他，争着为他效力。本县的年轻人及邻县的贤豪，常于夜半共带十多辆车登门，请求把郭解收留的客人接回去供养。

到朝廷下令搬迁各地豪富去茂陵时，郭解虽然贫穷，家财够不上搬迁的数目，但地方官吏害怕，不敢不叫郭解搬迁。大将军卫青为郭解向皇帝说情：『郭解家贫穷，没有达到搬迁的标准。』皇帝说：『一介平民而能让你这个大将军为他说情，这说明他家不穷。』郭解家于是奉命搬迁。大家为郭家搬迁送的礼钱多达一千多万。轵县人杨季主的儿子在县里作属吏，是他提名让郭解家搬迁的。郭解的侄子于是砍了这位杨氏县吏的头。由此，杨家与郭家结仇。

【原文】

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已

又杀杨季主。至临晋。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关。籍少公家。吏逐之，迹至籍少公。少公自杀，口绝。久之，乃得解。穷治所犯，为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

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然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

【译文】

郭解迁入关中地区后，关中贤豪无论相识还是不相识的，听到郭解的名声，都争着与郭解结友交欢。郭解容貌矮小，不喝酒，出门不曾乘车骑马。不久，又有人杀了杨季主。杨季主家向皇帝上书告状，又有人将告状者杀死于宫廷门前。皇帝听说后，便下令有司捉拿郭解。郭解逃跑，将母亲和家室安置在夏阳，自己逃至临晋。临晋的籍少公与郭解素不相识，郭解冒然相投，请求帮助自己出临晋关。籍少公帮助郭解出了关，郭解转入太原，郭解每经过一地总是将自己的姓名告诉投宿的东家。官府追捕郭解，追踪到了籍少公处。籍少公自杀灭口。过了很久，才抓到郭解。官府极力追究郭解的罪行，发现郭解杀人的事，都发生在大赦之前。轵县有一个

儒生陪着京城来负责审问郭解的使者坐着，听到郭解的门客称赞郭解，插话说：『郭解专门做坏事、触犯国法，怎么能说他是贤者！』郭解的门客听说后，便杀了这个儒生，并割断其舌头。官吏以此责问郭解，郭解确实不知是谁干的。这个杀手始终没有露出痕迹，官府也不知道他是何人。有司向皇帝汇报，认为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说：『郭解一介平民而行侠弄权，以一时之忿而导致杀死别人，郭解本人虽然不知道，但这比他亲自参予还要严重。应该定他大逆无道之罪。』皇帝于是下令族灭郭解一家。

从此之后，行侠的人极多，但都傲慢自大，不值一提。但关中有长安的樊仲子、槐里的赵王孙、长陵的高公子、西河的郭公仲、太原的卤公孺、临淮的儿长卿、东阳的田君孺，他们虽然行侠仗义，却谦虚退让，有君子的风度。至于北道的姚氏、西道的诸杜氏、南道的仇景、东道的赵他和羽公子、南阳的赵调一类人物，简直就是混居民间的盗跖，哪值一提呢！这些人正是从前的朱家等游侠所瞧不起的。

【原文】

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

【译文】

太史公说：『我看郭解，容貌比不上常人，说话也无可取之处。然而，天下无论贤者或不贤者，相识的或不相识的，都仰慕他的声望，自称为游侠的人都通过标榜他来提高声誉。谚语说：「人若享有盛名，受到的称颂哪有尽头！」唉，可惜呀！』

孟尝君列传

【原文】

孟尝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婴。田婴者，齐威王少子而齐宣王庶弟也。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子休矣。』

【译文】

孟尝君，名文，姓田。田文的父亲叫靖郭君田婴。田婴，是齐威王的小儿子，也是齐宣王的异母弟弟。当初，田婴有四十多位子女，他的一位地位卑贱的妾生有一子名叫文，田文是五月五日生的。田婴对田文的母亲说：『不要养育这个孩子。』田文的母亲却偷偷把他养育了下来。等到田文长大了，他的母亲让他跟他的兄弟一起去见田婴。田婴愤怒地对田文的母亲说：『我让你不要这个儿子，而你胆敢让他活下来，这是为什么？』田文叩头，说：『你不养育五月生的儿子，这是为什么？』田婴说：『五月生的儿子，长大后与门户一般高，将对他的父母不利。』田文说：『人生下来是受命于天呢？还是受命于门户？』田婴沉默无语。田文说：『如果一定是受命于天，你还担心什么呢？如果是受命于门户，那么就把门户增高，谁能长那么高呢！』田婴说：『你住口吧。』

【原文】

久之，文承间问其父婴曰：『子之子为何？』曰：『为孙。』『孙之孙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齐，至今三王矣，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门下不见一贤者。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今君后宫蹈绮縠而士不得裋褐，仆妾余粱肉而士不厌糟糠。今君又尚厚积余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损，文窃怪之。』于是婴乃礼文，使主家待宾客。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诸侯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婴许之。婴卒，谥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于薛，是为孟尝君。

【译文】

过了很久，田文趁机便问他的父亲田婴：『儿子的儿子叫什么？』田婴问：『孙子的孙子叫什么？』田婴说：『不能知道。』田文说：『你在齐国任相处理政事，到现在已经历了三位王，齐国的国土没有增加而你自己家里积累的财富已有万金，门客中没有一个贤能的人。我听说将门一定出将，相门一定出相。现在你的后宫女子身穿绸缎而士人们连粗布衣服都穿不上，你的奴仆贱妾有多余的粮食肉类而士人们连糟糠都吃不上。现在你又竭力去积累财富，想把它留给你的不知是谁的后人，而忘了国家的事业正一天天受损害，我私下里感到很奇怪。』于是田婴就礼待田文，让他主持家务并接待宾客。宾客一天天地增多，田文也名扬诸侯。诸侯各国都派人来请薛公田婴立田文为太子，田婴同意了。田婴死后，谥号为靖郭君。而田文果然在薛继承父位，这就是孟尝君。

【原文】

秦昭王闻其贤，乃先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求见孟尝君。孟尝君将入秦，宾客莫欲其行，

谏，不听。苏代谓曰：『今旦代从外来，见木禺人与土禺人相与语。木禺人曰：「我生于土，败则归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国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还，君得无为土禺人所笑乎？』孟尝君乃止。

【译文】

秦昭王听说孟尝君贤能，于是先派泾阳君到齐国做人质，以求见孟尝君。孟尝君将去秦国，他的宾客们不想让他去，都劝谏他，他不听。苏代说：『今天早上我从外面来，见到一个木偶与一个土偶在那里对话。木偶说：「天一下雨，你就毁坏了。」土偶说：「我是土做的，毁坏后复归于土。现在天一下雨，你将被水冲走，不知道你将在哪里停息。」现在的秦国，是虎狼一样凶狠的国家，而你想去，假如不让你回来，你能不被土偶讥笑吗？』孟尝君这才不去。

【原文】

齐湣王二十五年，复卒使孟尝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尝君为秦相。人或说秦昭王曰：『孟尝君贤，而又齐族也，今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于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愿得君狐白裘。』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入秦献之昭王，更无他裘。孟尝君患之，遍问客，莫能对。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藏中，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昭王释孟尝君。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变名姓以出关。夜半至函谷关。秦昭王后悔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传逐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出如食顷，秦追果至关，已后孟尝君出，乃还。始孟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宾客尽羞之，及孟尝君有秦难，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后，客皆服。

【译文】

齐湣王二十五年，又终于让孟尝君去了秦国，秦昭王即让孟尝君任秦国的丞相。昭王说：『孟尝君贤能，又是齐王的同族人，现在他在秦国任相，一定会先考虑齐国而后考虑秦国，秦国这样会很危险。』于是秦昭王就停止任孟尝君为相。并囚禁了他，还计谋着要杀了他。孟尝君派人到昭王的宠姬那里请求解救，昭王的宠姬说：『希望得到孟尝君的白狐皮衣。』当时孟尝君有一件白狐皮衣，价值千金，天下无双，到秦国后已献给了昭王，再也没有别的白狐皮衣。孟尝君很为难，问遍了他的门客，没有人能想出办法。在座位的最末有一位能像狗一样善于偷东西的人，说：『我能得到白狐皮衣。』于是到夜里装扮成狗，潜入秦宫的府库中，偷取了孟尝君献给昭王的白狐皮衣，把它献给昭王的宠姬。这位宠姬替孟尝君向昭王求情，昭王就释放了孟尝君。秦昭王忽然后悔释放孟尝君，派人找他，孟尝君已离开了，就急忙派人驱车传令追赶他。孟尝君到了函谷关，根据关上的规定，鸡叫时才开门放人出关。孟尝君害怕追赶的人前来，在他的门客中有位位居末位的人能像鸡一样啼叫，他一叫别的鸡都跟着一起啼叫，孟尝君等人才拿着通行证出了关。他们出关不到一顿饭的功夫，秦国的追兵果然到了函谷关，但孟尝君已出关，只好回去。当初孟尝君把这两个能学鸡叫、能像狗一样善偷东西的人列为宾客，别的宾客都感到羞耻，等到孟尝君在秦国有难，终于靠这两个人才得以救援，从此以后，宾客们都很服气。

【原文】

孟尝君过赵，赵平原君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

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齐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尝君。孟尝君至，则以为齐相，任政。

【译文】

孟尝君经过赵国，赵国的平原君礼待他。赵国人听说孟尝君贤能，出来看他，但都笑着说：『原来以为薛公一定长得高大魁梧。现在一看，却是一个矮小的男子。』孟尝君听到后，很愤怒。他的门客与他一起下车，斩杀了数百人，灭掉了一个县的人以后才离开。齐湣王心中不安，因为他派遣孟尝君去秦国。孟尝君回国后，就让他任齐相，主持政事。

【原文】

孟尝君相齐，其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尝君问之，对曰：『有贤者，窃假与之，以故不致入。』孟尝君怒而退魏子。居数年，人或毁孟尝君于齐湣王曰：『孟尝君将为乱。』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尝君，孟尝君乃奔。魏子所与粟贤者闻之，乃上书言孟尝君不作乱，请以身为盟，遂自到宫门以明孟尝君。孟尝君因谢病，归老于薛。湣王许之。

【译文】

孟尝君在齐国任相，他的门客魏子替孟尝君收取封邑的租税，连续去了三次都没有收到，孟尝君问他，魏子回答说：『有个人很贤能，我私下里把租税借给了他，所以没有拿回租税。』孟尝君愤怒地把魏子辞退了。过了几年，有人在齐湣王面前毁谤孟尝君说：『孟尝君将作乱。』等到田甲劫持齐湣王，齐湣王心里怀疑孟尝君，孟尝君就逃跑了。魏子借给他粟的那位贤能的人听说后，就上书称孟尝君不会作乱，请求以自己的身体作担保，就在宫门前自杀来替孟尝君

作证。湣王很震惊，就派人跟踪调查，发现孟尝君果然没有谋反的阴谋，就再次召回孟尝君。孟尝君于是称病推辞，希望回薛邑养老。湣王答应了。

【原文】

后齐湣王灭宋，益骄，欲去孟尝君。孟尝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为相，西合于秦、赵，与燕共伐破齐。齐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齐襄王立，而孟尝君中立于诸侯，无所属。齐襄王新立，畏孟尝君，与连和，复亲薛公。文卒，谥为孟尝君。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孟尝绝嗣无后也。

【译文】

后来齐湣王灭掉了宋国，更加骄横，想除去孟尝君。孟尝君害怕，于是到了魏。魏昭王任他为相，向西与秦国、赵国联合，与燕国一起攻破了齐国。齐湣王逃到莒，并死在那里。齐襄王继位，而孟尝君在诸侯各国中表示中立，不归属于谁。齐襄王刚继位，害怕孟尝君，于是与他和好，重新亲近薛公。田文死，谥号为孟尝君。孟尝君的儿子们争着继位，而齐国、魏国一起灭掉了薛邑。孟尝君于是绝了后嗣。

【原文】

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译文】

太史公说：『我曾经路过薛邑，那里的风俗，乡间有很多残暴不驯的少年，与邹国、鲁国不同。我问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孟尝君招致天下以行侠为己任的人以及奸诈的人六万多家

居住在薛邑。」世上传说孟尝君好客并以此为乐，确实不是虚名。』

刺客列传

【原文】

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其后秦伐卫，置东郡，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人或言复召荆卿。盖聂曰：『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吾目之；试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使者还报，盖聂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摄之。』荆轲游于邯郸，鲁勾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勾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译文】

荆轲，卫国人，他祖先是齐人，迁徙到卫国，卫国人称之为庆卿。后到燕国，燕国人称之为荆卿。荆卿好读书击剑，以谋术游说卫元君，卫元君不采用。后来秦伐卫，设置东郡，把卫元君的支系亲属迁徙到野王。荆轲游历时曾经路过榆次，在榆次他与盖聂论剑，盖聂发怒并直盯着他。荆轲出去后，有人说应把荆轲再召回来。盖聂说：『刚才我与他论剑彼此有不一致的地方，我瞪了他；去看看，此时他应已离开了，不敢停留的。』派人去旅店，荆卿已起程离开榆次了。派去的人回报了盖聂，盖聂说：『他当然要离开的，我刚才用目光战胜了他。』荆轲游历

到邯郸，鲁勾践与荆轲博奕，为棋而争执，鲁勾践发怒并叱责他，荆轲一声没吭地走了，便不再与鲁勾践见面。荆轲来到燕国后，喜爱燕国一个杀狗的屠夫和擅长击筑（乐器）的高渐离。荆轲爱酒，每天与屠夫和高渐离在街市上饮酒，酒酣之后，高渐离击筑，荆轲按照节拍在街市中歌唱，彼此很快乐，过一会彼此又哭泣起来，如同旁边没有人。荆轲虽在酒徒中游荡，但他为人深沉好读书，他交游诸侯，全是与那些贤士豪杰君子相交。他到燕国，燕的处士田光先生热情地款待他，知道他不是平常人。

【原文】

居顷之，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其后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于燕。燕君臣皆恐祸之至。太子丹患之，问其傅鞠武。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殽之险，民众而士厉，兵革有余。意有所出，则长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见陵之怨，欲批其逆鳞哉！』丹曰：『然则何由？』对曰：『请入图之。』

居有间，秦将樊于期得罪于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祸必不振矣！虽有管、晏，不能为之谋也。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沉，可与谋。』太子曰：『愿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出见田先生道：『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也。』敬诺。』

行为导，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老，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结交于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至门，戒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行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诺。』

偻行见荆卿，曰：『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光窃不自外，言足下于太子也。愿足下过太子于宫。』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吾闻之，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欲自杀以激荆卿，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译文】

过了些时候，正赶上燕太子丹去秦国做人质后逃回。燕太子丹，原先曾在赵国做人质，秦王嬴政出生于赵国，他小时候与太子丹很友好。等到嬴政成为秦王，太子丹又到秦做人质。秦王对燕太子丹不好，所以太子丹产生怨恨就逃回燕国。回国后他就寻求能报复秦王的办法，但燕国小，力量达不到。此后秦国不断地出兵崤山以东进攻齐、楚、三晋，渐渐地蚕食着诸侯，即将轮到燕国。燕国君臣都害怕大祸的到来。太子丹对此很忧虑，向他的老师鞠武询问对策。鞠武回答说：『秦国土地遍天下，直接威胁韩、魏、赵三国。它北有险固的苦泉、谷口，南有肥沃的泾渭平原，占据着巴蜀汉中的富饶，右有陇、蜀高山，左有关、崤天险，百姓多而兵士强，武器有余。想要到哪里，则长城以南、易水之北，未有能保全的。为什么您因受凌辱产生

的怨恨，就要触及秦的逆鳞呢！』太子丹说：『虽然如此，那用什么办法对付它呢？』鞠武说：『请让我仔细考虑此事。』

过了一段时间，秦国将军樊於期得罪了秦王，逃到燕国。太子丹接纳并安置了他。鞠武谏道：『这不行。以秦王的凶残、对燕国的旧怨，足令人心寒，再何况他听到樊将军在燕国的祸患必定不能解救了！即使有管仲、晏婴，也不能为您想出办法。燕国有名田光先生，他为人智谋深远勇气长足，可以和他商量大事。』太子丹说：『希望通过太傅能认识田先生，可以吗？』鞠武说：『遵命。』

鞠武辞朝出来会见了田先生，说：『太子希望和先生商量国事。』田光说：『谨遵教诲。』于是拜访太子丹。太子丹迎接，后退着为田光引路，跪着检查席子。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丹离开座席恭敬地说：『燕与秦不能同时存在。望先生留意。』田光说：『我听说骐骥强壮时，一日能驰骋千里；等到它衰老，劣马可超过它。现在太子您听到我强壮时的情况，却不知我精力已消亡了。即使这样，我不敢因此探讨国家大事，我的朋友荆卿可以使用。』太子丹说：『希望能通过先生和荆卿结交，可以吗？』田光说：『遵命。』立刻起身快步而出。太子丹送他到门口，告诫说：『我所报告给先生的，先生所说的，是国家的大事，望先生不要泄漏！』田光低头微笑说：『是。』

田光弓身行走见到荆卿，说：『我与你相好，燕国人没有不知道的。现在太子听到我强壮时的情况，却不知我已不及从前了。有幸的是他告诉我说：「燕与秦不能同时存在，望先生留意。」我不见外，向太子推荐了足下。希望足下到宫中拜访太子。』荆轲说：『遵命。』田光说：『我听说，长者做事，不让人怀疑。今天太子告诫我说：「所说的，是国家的大事，望先生不要

泄漏。」这表明太子怀疑我呀。做事却让人怀疑，不是有气节的侠士。』田光想用自杀来激励荆卿，说：『望足下赶快去拜访太子，说田光已死，表明我不会说出去的。』随即自刎而死。

【原文】

荆轲遂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顷而后言曰：『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岂丹之心哉！』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今秦有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厌。今秦已虏韩王，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邺，而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则祸至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窥以重利，秦王贪，其势必得所愿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愿，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顿首，固请毋让，然后许诺。于是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

【译文】

荆轲于是拜见了太子丹，说田光已死，并转达了田光的话。太子丹两次叩拜跪而不坐，膝行流涕，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我所以告诫田先生不要说出去，是想谋成大事啊，现在田先生以死表明不泄漏，哪里是我的想法呢！』荆轲坐定，太子离座叩首说：『田先生不了解我的

无能，让我到您面前，大胆地说出想法，此是上天可怜燕国不抛弃它的孤儿啊。现在秦有贪利之心，欲望不能满足。不占领天下所有的土地，臣服海内的诸侯王，他的要求不会停止。如今秦已俘虏了韩王，全部占有其土地。又举兵南伐楚国，北逼赵国。王翦率数十万之兵扼守漳邺，李信兵出太原、云中。赵无法抵抗秦国，必献地称臣，献地称臣则祸患就来到燕国。燕国小力弱，多次遭受战乱，现在把全国的力量算进去也不足以抵挡秦国。各诸侯国畏惧秦国，没有敢行合纵之策的。我自己有个愚蠢的想法，认为如得到真正的勇士出使秦国，用重利诱惑，秦王贪婪，那结果必定如我所愿了。如能够劫持秦王，让他全部归还侵占诸侯的土地，就像曹沫与齐桓公之事，那就最好了；如果不行，就刺杀他。他秦国大将率兵在外而国内有乱，就会君臣相疑，乘此机会诸侯可以合纵抗秦，那一定能打败秦国。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但不知这事交给谁做，希望听荆卿的意见。』过了好一会儿，荆轲说：『这是国家的大事，我愚笨，恐怕不能担任使命。』太子丹上前叩首，一再请求荆轲不要推辞，荆轲这才答应。于是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安置在上等公馆中。太子丹每天拜访，提供最高等的饮食，珍贵的物品不时进献，车骑美女全部满足荆轲的愿望，以此让荆轲满意。

【原文】

久之，荆轲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入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轲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轲曰：『微太子言，臣愿谒之。今行而毋信，则秦未可亲也。夫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

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于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于期仰天太息流涕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者，何如？』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于期偏袒扼腕而进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到。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于期首函封之。

【译文】

过了很久，荆轲还没有起程的意思。此时秦将王翦已攻破赵国，俘虏赵王，全部占领赵的国土，并向北进兵攻占到了燕国的南部边界。太子丹害怕了，就请求荆轲说：『秦兵哪天早晨或晚上就可能渡过易水，那样即使我想长久地侍奉足下，怎么能办到呢！』荆轲说：『没有太子您这番话，我也想去拜谒秦国了。现在去秦国如没有可信的东西，那就不可能接近秦国。樊将军，秦王用千斤黄金万户封邑悬赏他。如果得到樊将军的头和燕国督亢之地的地图，奉献给秦王，秦王一定高兴会见我，我才能有行动的机会。』太子丹说：『樊将军困境中来投奔我，我不忍心因自己的私事伤害长者的心，希望足下重新考虑此事。』

荆轲知太子不忍心，就私自去见樊於期，说：『秦国对待将军可说是太残忍了，父母、宗族全被杀死没官，今听说用黄金千斤、万家封邑悬赏将军，你想怎么办呢？』樊於期仰天叹息流泪说：『我每当念起此事，总是痛于骨髓，只是无计可施罢了！』荆轲说：『我现在有一句话可以化解燕国的灾难，也可以报你的仇，怎么样？』樊於期便上前说：『你想怎么做？』荆

轲说：『希望得到将军的头来献给秦王，秦王必定高兴并接见我，我左手握住他的衣袖，右手刺他的胸，那样，将军的仇得报，燕国被欺凌的耻辱得以消除了。您不是有这想法吗？』樊於期袒露出一个肩膀，用一手握住另一只手腕，上前说：『这是我日夜切齿痛心之事，今天竟能听到指教！』于是自到。太子丹听到消息，驰车前往，伏尸痛哭，极为悲痛。但已没有办法，于是用匣盛放樊於期的头密封起来。

【原文】

于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卿。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乃令秦舞阳为副。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治行。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遂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遣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嘉为先言于秦王曰：『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不敢举兵以逆军吏，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于期之头，及献燕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

【译文】

此前太子丹事先寻求天下最锋利的匕首，得到了赵国人徐夫人的匕首，是用百金购得的，太子丹令工匠把毒药浸在匕首上，用这匕首试着杀人，血出一点儿，人无不立时而死。于是包装好为派遣荆卿做准备。燕国有名勇士叫秦舞阳，他十三岁时就杀人，别人都不敢正视他。便令秦舞阳为副。荆轲要等一个人，与之一同去，那人住的太远没来到。但太子丹已为荆轲的出发做好准备。过了一会儿，荆轲仍未出发，太子丹嫌其迟缓，怀疑他改变主意了，就再次请求说：『太阳已落山了，荆卿难道有别的想法吗？那我先派秦舞阳去。』荆轲怒，叱责太子丹说：『太子为什么派他去？去而不回的，是无用的小子！何况这是提一匕首到不可测度的强大秦国。我停留的原因，是等待我的朋友一起去。现在太子嫌我迟缓，就请告辞吧！』于是出发。

太子丹以及宾客知道这事的，都身穿白衣戴白帽来送荆轲。到了易水岸边，祭过路神开始上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着筑声唱歌，唱奏的是悲凉的曲调，送行者都垂泪涕泣。荆轲继续前行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转而是昂扬慷慨的曲调，送行者都二目圆睁，毛发冲冠。于是荆轲登车而去，一直没回头。

来到秦国，荆轲拿着价值千金的财物，送给秦王的宠臣中庶子蒙嘉。蒙嘉为荆轲先向秦王说：『燕王的确震慑于大王的神威，不敢兴兵抵抗秦军，愿意把燕国变成秦的属臣，位列秦国的诸侯，像郡县那样供职，以此奉祀守护先王的宗庙祭祀。燕王恐惧大王不敢自己表白，便斩下樊於期的头并献上燕国庇护之地的地图，用函封好，燕王在宫庭拜送，派使臣来奏闻大王，恭候大王的命令。』秦王听了，大喜，于是身穿朝服，排设九宾，在咸阳宫接见燕国使者。

【原文】

荆轲奉樊于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番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溢，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

【译文】

荆轲捧着盛有樊於期头的匣子，秦舞阳捧着地图匣子，一前一后向前走，来到台阶前，秦舞阳脸色改变浑身颤栗，秦国群臣感到奇怪。荆轲回头向秦舞阳笑了笑，上前谢罪说：『北方蛮夷的人，不曾见过天子，所以害怕，请大王略微地宽容他，让他能在您面前完成使命。』秦王对荆轲说：『把秦舞阳所持地图取来。』荆轲取出图向秦王上奏，打开图，当地图全部展开后露出了匕首。于是荆轲左手扯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持匕首刺之。还未刺到身上，秦王大惊，自己

拽袖站起，衣袖扯断了。秦王急忙拔剑，剑太长，便用手握住剑鞘。当时慌乱着急，而剑鞘太紧，所以没能很快拔出。荆轲追赶秦王，秦王绕着柱子跑。秦国群臣吓呆了，突然发生想不到的事，全都失去常态。秦国法律，在殿上侍奉的群臣不许带任何兵器，那些持兵器的郎中都站列在殿下，没有圣谕宣召不能上殿。当时正是紧急之时，来不及招呼下面的兵士，所以荆轲才能追赶秦王。突然的慌乱，群臣没有攻击荆轲的武器，就一同用手打他。这时，侍从医官夏无且用他手中的药囊向荆轲掷击，此刻秦王正绕着柱子跑，突然的慌乱，不知道怎么办，左右的人就喊道：『大王用剑！』秦王背剑，于是拔剑击刺荆轲，砍断了他左腿。荆轲受伤，就向秦王投匕首，不中，匕首刺在了铜柱上。秦王又刺击荆轲，荆轲八处受伤。荆轲自知事情不成，倚在柱子上笑了，叉开两腿坐在地上骂道：『事情所以不成，是因为要活捉秦主并定要得到他的允诺来回报太子的缘故。』

这时左右的人上前杀死了荆轲。秦王很久都不高兴。随后叙论功劳，秦王按功过大小赏赐群臣及惩罚有罪者。他赐给夏无且黄金二百镒，说：『无且爱我，才用药囊掷击荆轲。』

【原文】

于是秦王大怒，益发兵诣赵，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嘉乃遗燕王喜书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后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秦复进兵攻之。后五年，秦卒灭燕，虏燕王喜。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

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傍徨不能去。每

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译文】

于是秦王大怒，增派军队到赵国，令王翦调兵攻伐燕国。十个月就攻占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率全部精兵退保辽东。秦将李信紧紧地追击着燕王，代王赵嘉于是写信给燕王喜说：『秦军特别紧追燕军的原因，是由于太子丹的缘故。现在你如能杀太子丹把他献给秦王，秦王一定会放松追赶，你的社稷有幸可以享受祭祀。』此后李信追太子丹，太子丹隐藏在衍水地区内，燕王就派人斩杀了太子丹，准备献给秦国。但秦国再次进兵攻打燕王。五年后，秦国终于灭了燕国，俘虏了燕王喜。

第二年，秦统一天下，立称号为皇帝。当时秦国驱逐太子丹、荆轲的宾客，这些人都逃亡了。

高渐离改名换姓给人作雇工，在宋子的辖区内隐藏做工。时间久了，做得很辛苦。听到雇主家堂上的客人击筑，就徘徊不肯离开，时常发表言论说：『他击筑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仆从把他的话告诉了主人，说：『那个佣工竟懂音律，暗中评论好坏。』主人召高渐离令他上前击筑，所有的座上客都说好，赐给他酒。高渐离心想长久地躲藏在社会底层没有尽头，

于是告退，拿出匣中的筑和他的好衣服，改换了外貌再次上前。所有的客人都吃了一惊，走下来与他见礼，把他当做上等客人。请他击筑歌唱，客人无不流泪而去。宋子把高渐离传去作客。此事秦始皇听说了。秦始皇召见，有人认识他的，就说：『这是高渐离呀！』秦始皇怜惜他善击筑的才能，特赦了他，但弄瞎了他的眼睛。让他击筑，没有一次不说好的，渐渐与他接近了。高渐离于是把铅装在筑中，再进宫接近秦始皇时，他举起筑去砸秦始皇，不中。于是秦始皇杀死高渐离，此后终身不再接近各诸侯国的人。

【原文】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译文】

太史公说：『世人说荆轲时，说他称太子丹的命运是「天上下粟米，地上马生角」，太夸大了。又说荆轲刺伤了秦王，都不对。早年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交游，详细地了解此事，他们向我说的就是这样。从曹沫到荆轲五个人，他们的追求成功或不成功，但他们目的明确，不欺蒙自己的志向，他们能名垂后世，怎么会是虚的呢！』

李将军列传

【原文】

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纪。广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

虏多，为汉中郎。广从弟李蔡亦为郎，皆为武骑常侍，秩八百石。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今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及孝景初立，广为陇西都尉，徙为骑郎将。吴楚军时，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徙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战。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于是乃徙为上郡太守。后广转为边郡太守，徙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

【译文】

将军李广，陇西郡成纪县人。他的先祖叫李信，秦朝时任将军，就是追获了燕太子丹的那位将军。他的家原来在槐里县，后来迁到成纪。李广家世代传习射箭之术。文帝十四年（公元前一六六），匈奴人大举入侵萧关，李广以良家子弟的身份参军抗击匈奴，因为他善于骑射，斩杀俘获敌人很多，（所以）被任为汉中郎。李广的堂弟李蔡，也被任为中郎。二人又都任武骑常侍，秩八百石。李广曾随从（皇帝）出行，常有冲锋陷阵、突破险阻，以及格杀猛兽的表现，（皇帝）说：『可惜啊！你没遇到时机，如果让你正赶上高祖的时代，封个万户侯那还在话下吗！』

到景帝即位后，李广任陇西都尉，又改任骑郎将。吴、楚七国叛乱时，李广任骁骑都尉，随从太尉周亚夫反击吴、楚叛军，夺取了敌人的军旗，在昌邑城下立功扬名。（可是）由于梁孝王私自把将军印授给李广，回朝后，（朝廷）没有（对他）进行封赏。调他任上谷太守，匈奴每天都来交战。典属国公孙昆邪对皇上哭着说：『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他自己仗恃有本领，屡次和敌人正面作战，恐怕会失去这员良将。』于是又调他任上郡太守。他曾任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太守，都以奋力作战而出名。

【原文】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而程不识亦为长乐卫尉。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程不识

后汉以马邑城诱单于，使大军伏马邑旁谷。而广为骁骑将军，领属护军将军。是时单于觉之，去，汉军皆无功。其后四岁，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余里，广详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于是至汉，汉下广吏。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译文】

过了好几年，景帝去世，武帝即位。左右近臣都认为李广是名将，于是李广由上郡太守调任未央宫的禁卫军长官，程不识和李广从前都任边郡太守并兼管军队驻防。到出兵攻打匈奴的时候，李广行军没有严格的队列和阵势，靠近水丰草茂的地方驻扎军队，停宿驻留的地方人人自便，晚上也不打更自卫，幕府简化各种文书簿册，但他

远远地布置了哨兵，不曾遭到过危险。程不识对队伍的编制、行军队列、驻营阵势等要求很严格，夜里打更，文书军吏处理考绩等公文簿册要到天明，军队得不到休息，但也不曾遇到危险。程不识说：『李广治兵简便易行，然而敌人如果突然进犯他，他就无法阻挡了。而他的士卒倒也安逸快乐，都甘心为他拼死。我的军队虽然军务纷繁忙乱，但是敌人也不敢侵犯我。』那时汉朝边郡的李广、程不识都是名将，但是匈奴人害怕李广的谋略，士兵也大多愿意跟随李广而以跟随程不识为苦。程不识在景帝时由于屡次直言进谏被封为太中大夫，为人清廉，谨守朝廷文书法令。

后来，汉朝用马邑城引诱单于，派大军在马邑两旁的山谷中埋伏，李广任骁骑将军，受护军将军韩安国统领节制。当时单于发觉了汉军的计谋，就逃跑了。汉军都没有成功。四年以后，李广由卫尉被任为将军，出雁门关进攻匈奴。匈奴兵多，打败了李广的军队，并生擒了李广。单于平时就听说李广很有才能，下令说：『俘获李广一定要活着送来。』匈奴骑兵俘虏了李广，当时李广受伤生病，就把李广放在两匹马中间，用绳编成网兜让李广躺在里面。走了十多里，李广假装死去，斜眼看到他旁边的一个匈奴少年骑着一匹好马，李广突然一纵身跳上匈奴少年的马，趁势把少年推下去，夺了他的弓，打马向南飞驰数十里，重又遇到他的残部，于是带领他们进入关塞。匈奴追捕的骑兵几百名来追赶他，李广一边逃一边拿起匈奴少年的弓射杀追来的骑兵，因此才能逃脱。于是回到汉朝京城，朝廷把李广交给执法官吏。执法官判决李广损失伤亡众多，他自己又被敌人活捉，应该斩首，（李广）用钱物赎了死罪，削职为民。

【原文】

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

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人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译文】

转眼间，李广在家已闲居数年，李广家和已故颍阴侯灌婴的孙子灌强一起隐居在兰田，常到南山中打猎。曾在一天夜里带着一名骑兵外出，跟别人一起在田野间饮酒。回来时走到霸陵亭，霸陵尉喝醉了，大声喝斥，禁止李广通行。李广的随从说：『这是前任李将军。』亭尉说：『现任将军尚且不许通行，何况是前任呢！』便扣留了李广，让他停宿在霸陵亭下。没过多久，匈奴入侵杀死辽西太守，打败了韩安国将军，韩将军迁调右北平。于是天子就召见李广，任他为右北平太守。李广便请求派霸陵尉一起赴任，到了军中就把他杀了。

李广驻守右北平，匈奴听说后，称他为『汉朝的飞将军』，躲避他好几年，不敢入侵右北平。

李广为官清廉，得到赏赐就分给他的部下，饮食总与士兵在一起。李广一生到死，做二千石俸禄的官共四十多年，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始终也不谈及家产方面的事。李广身材高大，

两臂如猿，他善于射箭也是天赋，即便是他的子孙或外人向他学习，也没人能赶上他。李广语言迟钝，说话不多，与别人在一起就在地上画军阵，然后比射箭，按射程的远近疏密来决定罚谁喝酒。他专门以射箭为消遣，一直到死。李广带兵，遇到缺粮断水的地方，见到水，李广不去靠近水；士兵还没有完全吃上饭，李广一口饭也不尝。李广对士兵宽厚和缓不苛刻，士兵因此爱戴他，乐于为他所用。

【原文】

居顷之，石建卒，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同出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

初，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至二千石。孝武帝时，至代相。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孙弘为丞相。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于三公。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译文】

没过多久，石建死了，于是皇上召见李广，让他接替石建任郎中令。元朔六年（公元前一二三年）李广又被任为后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的军队从定襄出塞，征伐匈奴。许多将领因斩

杀敌人首级符合规定数额，因为立功被封侯，而李广的军队却没有战功。

当初，李广的堂弟李蔡和李广一起侍奉文帝。到景帝时，李蔡累积功劳已得到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武帝时，做到代国的国相。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被任为轻车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右贤王有功，达到斩杀敌人首级的规定，被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间，取代公孙弘任丞相。李蔡的才干在下等之中，声名比李广差得很远，然而李广得不到封爵和封地，官位没超过九卿，可是李蔡却被封为列侯，官位达到三公。李广属下的军官和士兵们，也有人得到了侯爵之封。李广曾和星象家王朔私下闲谈说：『自从汉朝攻打匈奴以来，我没有一次不参加。可是各部队校尉以下的军官，才能还不如中等人，然而由于攻打匈奴有军功被封侯的有几十人。我李广不算比别人差，但是没有一点功劳用来得到封地，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我的骨相就不该封侯吗？还是本来就命该如此呢？』王朔说：『将军自己回想一下，难道曾经有过值得悔恨的事吗？』李广说：『我曾当过陇西太守，羌人曾经反叛，我诱骗他们投降的有八百多人，我用欺诈手段在同一天把他们都杀了。直到今天我最大的悔恨只有这件事。』王朔说：『能使人受祸的事，没有比杀死已投降的人更大的了，这也就是将军不能封侯的原因。』

【原文】

后二岁，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

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译文】

又过了两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大举出征匈奴，李广几次亲自请求随行。天子认为他已年老，没有答应；好久才准许他前去，让他任前将军。这一年是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

李广已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出边塞以后，卫青捉到敌兵，知道了单于住的地方，就自己带领精兵去追逐单于，而命令李广和右将军的队伍合并，从东路出击。东路有些迂回绕远，而且大军走在水草缺少的地方，势必不能并队行进。李广就亲自请求说：『我的职务是前将军，如今大将军却命令我改从东路出兵，况且我从少年时就与匈奴作战，到今天才得到一次与单于对敌的机会，我愿做前锋，先和单于决一死战。』大将军卫青曾暗中受到皇上的警告，认为李广年老，命运不好，不要让他与单于对敌，恐怕不能实现俘获单于的愿望。那时公孙敖刚刚丢掉了侯爵，任中将军，随从大将军出征，大将军也想让公孙敖跟自己一起与单于对敌，故意把前

将军李广调开。李广当时也知道内情，所以坚决要求大将军收回调令。大将军不答应他的请求，命令长史写文书发到李广的幕府，并对他说：『赶快到右将军部队中去，照文书上写的办。』李广不向大将军告辞就起程了，心中非常恼怒地前往军部，领兵与右将军赵食其合兵后从东路出发。军队没有向导，有时迷失道路，结果落在大将军之后。大将军与单于交战，单于逃跑了，卫青没有战果只好回兵。大将军向南行渡过沙漠，遇到了前将军和右将军。李广谒见大将军之后，回到自己军中。大将军派长史带着干粮和酒送给李广，顺便向李广和赵食其询问迷失道路的情况，卫青要给天子上书报告详细的军情。李广没有回答。大将军派长史急切责令李广幕府的人员前去受审对质。李广说：『校尉们没有罪，是我自己迷失道路，我现在亲自到大将军幕府去受审对质。』

【原文】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不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译文】

到了大将军幕府，李广对他的部下说：『我从少年起与匈奴打过大小七十多仗，如今有幸跟随大将军出征同单于军队交战，可是大将军又调我的部队去走迂回绕远的路，偏又迷失道路，难道不是天意吗？况且我已六十多岁了，毕竟不能再受那些刀笔吏的侮辱。』于是就拔刀自刎了。李广军中的所有将士都为之痛哭。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不论认识的不认识的，也不论老的少的都为李广落泪。

【原文】

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译文】

太史公说：『《论语》里说：「在上位的人自身品行端正，（即使）不下命令，（人们）也会去行动；在上位的人自身品行不端正，（即使）下达命令，（人们）也不会听从。」这就是说的李将军吧？我看到李将军朴质厚道像个乡下人，开口不善于言辞。等到他死的那一天，天下无论认识他的抑或不认识他的，都为他深感悲痛，他那忠实的品质确实得到士大夫们的信任。俗话说：「桃树、李树不会说话，（可是）树下自然地（被人们）踩成一条小路。」这句话虽然浅显，（但是）能够说明大道理。』

屈原列传

【原文】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

《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以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共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译文】

屈原，名平，和楚国王族同姓。他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屈原见闻广博，记忆力强，深明国家安定与动乱的道理，擅长辞令。屈原入朝就和楚怀王商议国家大事，以便颁发命令；在外就接待宾客，与诸侯交往。楚怀王十分信任他。

上官大夫和屈原职位相等，与他争夺宠信，而内心嫉妒屈原的才能。有一次，楚怀王指派屈原制订法令，屈原刚起草，还没有定稿，上官大夫看见了，想夺取这份草稿，屈原不给。上官大夫于是就诽谤他说：『大王委派屈原制订法令，众人没有谁不知道的。每颁布一项法令，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劳，说「除了我，没有人能这么做」。』怀王因此恼怒而疏远了屈原。

屈原痛惜怀王这么容易听信别人，让谗言谄媚蒙蔽了明辨，奸邪歪曲伤害了公道，使端方正直的人不为所容，所以忧愁深思而写成了《离骚》。所谓离骚，就是遭遇忧患的意思。天，是人类的始祖；父母，是人类的根本。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会反思本原。所以，劳苦疲倦到

极点的时候，就会呼唤上天；病痛惨恻的时候，就会呼叫父母。屈原正道直行，竭尽忠心和智慧来事奉他的国君，而谗邪小人却从中挑拨离间，这处境可说是困窘到极点了。诚信却受猜疑，忠直却遭诽谤，怎能没有怨愤呢？屈原写作《离骚》，大概是因为怨愤而产生的。《国风》中的诗好色而不淫，《小雅》里的诗虽然抒发了幽怨讥讽的感情，但不至提倡暴乱，像《离骚》这首诗，可说两者兼而有之。《离骚》从上古称述帝喾的事迹，至近代称道齐桓公的霸业，中古述说汤、武的功绩，用来讥刺时政。阐明道德的广博高深，治乱的一般规律，无不详尽体现。他的文字简约，他的言辞含蓄，他的心志高洁，他的品行廉正。他运用文词拟写的虽是细小平凡的事物，而体现的意义却非常深远。他的心志高洁，所以称道的都是芳香的事物。他的行为廉正，所以死也不为世俗所容。他在污泥浊水之中自我洗涤，像蝉脱壳那样摆脱污秽，而游离于尘埃之外，不沾染世俗的污垢，清白高洁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推论这种崇高的心志，即使跟日月争辉，也是可以的。

【原文】

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

『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眛。

【译文】

屈原被疏远以后，秦国打算攻打齐国，齐国跟楚国合纵相亲，秦惠王担心这件事，就派遣张仪假装离开秦国，带了丰厚的礼物去服事楚国，说道：『秦国很憎恨齐国，齐国跟楚国合纵相亲，楚国如果确实能跟齐国断交，秦国愿意献出商、於一带六百里土地。』楚怀王贪心，因而听信了张仪的话，就跟齐国断交，并派遣使者到秦国去接受土地。张仪骗楚国的使者说：『我跟怀王约定的是六里，没有听说过六百里。』楚国使者愤怒地离开秦国，回国报告怀王。怀王愤怒，大肆兴兵攻打秦国。秦国出兵迎击楚军，在丹水、浙水一带将楚军打得大败，斩首八万人，俘虏了楚军将领屈，乘势夺取了楚国汉中一带地区。楚怀王就出动全国兵力，攻击秦国，在蓝田交战。魏国听到这个消息，发兵袭击楚国，一直深入到邓邑。楚国军队恐惧，就从秦国撤军回国。而齐国终因愤怒而不肯援救楚国，楚国大为困窘。

第二年，秦国要割让汉中地区而与楚国讲和。楚怀王说：『用我一人却抵得上汉中之地，我请求到楚国去。』张仪听后，就说：『用我一人却抵得上汉中之地，而希望得到张仪才甘心。』张仪到达楚国，又用丰厚的礼物贿赂楚国的当权大臣靳尚，还在楚怀王的宠姬郑袖面前进行诡辩。楚怀王竟然听信郑袖的话，又释放了张仪。当时，屈原已被疏远，不再任职，他出使齐国，等到回国后，就向楚怀王进谏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楚怀王后悔了，派人追捕张仪，没能追上。这以后，各诸侯国共同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斩杀楚将唐眛。

【原文】

时秦昭王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怒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瞻顾梦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欲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译文】

当时，秦昭王跟楚国结为姻亲，想要和楚怀王会晤。楚怀王打算前往，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一样凶狠的国家，不可相信，不如不去。』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楚怀王前往：『为什么要断绝与秦王的友好！』楚怀王终于出发了。一进入武关，秦国的伏兵就断绝了楚怀王的退路，扣留了楚怀王，要求割让土地。楚怀王愤怒，不肯听从，逃奔到赵国，赵国不接纳他。他又回到秦国，终于死在秦国，然后归葬楚国。

楚怀王的长子顷襄王继位，用他的弟弟子兰担任令尹。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楚怀王到秦国

去而不得生还。

屈原痛恨子兰，他虽然被流放，但是仍然眷念楚国，内心牵挂楚怀王，总是不忘记想回到朝廷中，期望国君能够醒悟，风俗也能够改变。他想维护国君，振兴国家，扭转楚国局势，在一篇作品中多次表达这种心志。然而终究无可奈何，所以不可能重返朝中，并终于由此看出楚怀王不可能觉悟。国君无论愚蠢的、明智的、贤能的、无能的，没有谁不想寻求忠臣来维护自己，选拔贤才来辅佐自己，然而国亡家破的事却接连发生，而圣明的君王和太平的国家历代都不曾出现的原因，就在于国君所认为的忠臣并不忠，所认为的贤才并不贤。楚怀王因为不明了忠臣的职分，因此在内被郑袖所迷惑，在外受到张仪的欺骗，疏远屈原，而信任上官大夫、令尹子兰。结果军队受挫败、国土被割削，丧失了六个郡的土地，自己也客死在秦国，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不能识别人才而带来的祸害。《易》中说：『水井疏浚后没有人饮用，使我很难过，因为这是可以汲用的。君王如果圣明，上下都享受他的幸福。』君王不圣明，哪能得到幸福呢！

【原文】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也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乃作《怀沙》之赋。

【译文】

令尹子兰听到消息后，大为恼怒，终于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发怒，把屈原放逐到很远的地方。

屈原来到江边，披头散发在水边边走边吟。容貌憔悴，形体枯瘦。一位渔翁看见了就问他说：『你不就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到这里来？』屈原说：『整个世道都混浊，唯独我清白，众人都昏醉，唯独我清醒。因此我被放逐了。』渔翁说：『作为圣人，不拘泥于事物，而能随着世道转移。整个世道都混浊了，为什么不随世俗的大流而推波助澜？众人都昏醉了，为什么不也跟着吃酒糟喝薄酒呢？为什么要守身如玉而自己弄得被放逐呢？』屈原说：『我听说，刚洗过澡的人一定会抖一抖衣服，刚洗过澡的人一定要弹一弹帽子，刚洗过澡的人一抖衣服，人们又有谁愿意让自己清洁的身体，去接触污秽的东西呢？我宁愿投身长流的江水，葬身江鱼的腹中，又怎么能让高洁的品格去蒙受世俗的污垢呢！』

于是写作了一篇《怀沙》赋。

【原文】

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译文】

于是屈原怀抱石头，投入汨罗江自尽了。

屈原死去以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这一班人，都爱好文学并以擅长辞赋著称。可是，他们都只是效法屈原委婉含蓄的辞令，毕竟没有谁敢直言进谏。此后，楚国一天比一天削弱，几十年以后，终于被秦国所灭。

【原文】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译文】

太史公说：『我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叹屈原的心志。到长沙，游览了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不禁流下眼泪，想念他的为人。屈原凭着他那样的才能，如果去游说诸侯，哪个国家不会容纳他呢？而竟然使自己落到这样的境地！死生原来一样，个人荣辱也不足重视，我又不禁茫然若失了。』

资治通鉴

汉纪·文帝励治

【原文】

名恒，高祖第四子。初封为代王。大臣既诛诸吕，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三年，谥号孝文，庙号太宗。

元年，有司请早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用此道也。今子启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乃许之。

【译文】

刘恒，高祖的第四个儿子。起初被封为代王，吕氏诸党被诛杀后，刘恒被立为皇帝。在位二十三年，谥号孝文帝，庙号太宗。

元年（公元前一七九年），有关衙门请求早日立太子，说：『预先立太子，是为了重视宗庙、社稷，不忘记治理天下的重任。古时候殷、周立国，治国安天下皆达千余年，就是用这种立子之道。现在陛下的儿子中以启最年长，又具有淳厚仁爱的美德，请求皇上立他为太子。』皇上于是答应了。

【原文】

元年，文帝即位。帝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又问：『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上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帝称善。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谢病，请归相印，上许之。平专为丞相。

【译文】

文帝更加明习国家大事。上朝时他问右丞相周勃说：『全国一年有多少案子判决？』周勃又问：『一年钱粮收入多少？』周勃又谢罪说不知，内心感到惶恐惭愧，汗流浃背。文帝转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有专主其事的人。陛下要知道断案之事，就问廷尉；要知道钱粮之事，就问治粟内史。』文帝说：『如果各司其职，那么你所负责的是什么事？』陈平谢罪说：『宰相的职责是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创造万物成长

的条件；对外要镇抚四方夷狄和诸侯；对内要使百姓归附，让卿大夫们都能安心地担任各自的职务。』文帝认为讲得好。于是周勃自知才能远不如陈平，就托病请求辞去宰相之职，文帝应允。由左丞相陈平独任丞相。

【原文】

上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召以为廷尉。吴公荐洛阳人贾生年二十余。帝爱其辞博，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贾生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以立汉制，更秦法。帝谦让未遑也。

【译文】

文帝听说河南郡守吴公治政和平，考绩全国第一，就召到宫中担任廷尉。吴公推荐洛阳人贾谊，文帝召见，任用他为博士。那时贾谊才二十多岁。文帝喜欢他擅长文辞、博学多识，一年之中，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贾谊请求文帝修改历法，变换服饰颜色，重新制定官名，兴办礼乐，以建立汉朝新制度，改变秦时的法度。文帝谦让，无暇顾及这些事情。

【原文】

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诏：『群臣悉思朕之过失，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译文】

二年，冬，十一月三十日，晦日，发生日食。文帝下诏说：『群臣都想想朕的过错和考虑不周之处，请一一告朕。并且推举贤良、方正、能够直言强谏的人出来做官，以补救朕的疏忽。』

【原文】

贾谊说上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汉之为汉，几四十年，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上感谊言。春正月丁亥，诏开籍田，上亲耕以率天下之民。

【译文】

贾谊对文帝说：『《管子》中说：「仓库充实，人们才讲究礼节，衣食充足，人们才知道荣辱。」百姓不富足而能够治理好，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过。汉朝建立，迄今已有四十年了，国库和私人的积累，仍然少得可怜，令人痛心。年成有歉有丰，这是自然规律，禹汤时代都经受过。当今如果不幸而发生方圆两三千里的旱灾，国家拿什么赈救百姓？突然间边境有紧急战事发生，数十百万的大军，朝廷靠什么供应？积贮关系到国家命脉，如果积存的粮食很多，而财物也有剩余，那么有什么事办不成！凭借它攻击敌人，必定攻克，凭借它防守，必定牢固，作战能够战无不胜，安抚敌人以使远方之人归附，没有一样做不成的！现在朝廷如果能够引导百姓返而务农，使天下之人能自食其力，使那些工商业者、游食之民转而从事农耕，那么积累自然充足，百姓安居乐业。』文帝被贾谊的话所感动。春季，正月十五日，下诏举行『籍田』仪式，由皇上亲自耕种，以作为重农的榜样。

【原文】

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译文】

五月，文帝下诏说：『古代国君治理天下，在朝廷设有向国君进善言的旌旗，交通要道旁竖着让人写谏言的木牌，目的是使政治清明，以招徕劝谏的人。而现在法令却规定有诽谤罪和妖言罪，这使得大臣们不敢畅所欲言，而皇上也无法知道自己的过失，这样做怎么能够招徕远方的贤人呢？一定要废除这些法令！』

【原文】

九月，诏曰：『农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民今年田租之半。』

【译文】

九月，文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也是老百姓所依赖生存的；可是有些人不去从事根本，而去追逐工商之类的末业，以致生计维艰。现在亲率群臣耕种，以劝勉百姓务农；并免除今年全国农家一半赋税。』

【原文】

上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为长沙王太傅。后帝思谊，召至入见。上方受厘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

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乃拜为梁太傅。

【译文】

文帝提议任命贾谊为公卿，大臣多有诋毁说：『贾谊不过是一个洛阳人，年纪轻轻刚刚求学，就想专权，把事情搞得乱糟糟的。』于是文帝以后就疏远了他，不采用他的建议，任命他为长沙王吴差的师傅。后来文帝又想起了贾谊，派人将贾谊召来进见。此时祭祀才罢，文帝坐在宣室中饮福受胙，因此想起有关鬼神的事，就向他问起鬼神的来历。贾谊一一讲述鬼神之所以这样的原因，一直谈到半夜。文帝兴致很高，将坐席往前挪了挪，继续听他议论。召见之后，文帝说：『我许久不见贾生，自以为学问超过他了，今天听他一番议论，还觉得不如他。』就拜贾谊做梁王的师傅。

【原文】

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寖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法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译文】

文帝谨守清静无为，而将相都是旧功臣，少文采、多质朴。以秦亡的虐政为鉴诫，议论国政注重宽厚，以议论他人过失为耻；风气影响全国，告发别人隐私的风俗已大有转变。官吏安心于自己的政事，人民乐于从事自己的生业，积蓄每年都有增加，户口逐渐增多。风俗习惯敦厚，而法禁宽松，对于怀疑有犯罪行为的从轻发落，这样刑罚就大大减少了。以至于天下只审理了四百件案子，有弃置刑罚不用的德风。

【原文】

后元年诏曰：『间者数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废，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译文】

后元年，文帝下诏说：『最近几年谷物歉收，又有水旱、疾病、瘟疫之灾，朕深为担忧。朕愚昧不聪，不明白其祸源所在：是朕的政治有所缺失，行为不当呢，还是天道不顺、人事失和、鬼神不享祭祀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莫非是百官的俸禄太少，无用之事兴办太多吧？为什么百姓的粮食会缺乏呢？算来田亩的数量并未减少，而人口并未增加，以人均土地计算，比起古代还要多；但粮食却严重不足，问题究竟在哪里？莫非是从事工商而妨害农事的人太多，造酒耗费的粮食太多，六畜的饲料用得太多？这些大大小小的原因，我未能弄清楚，要求丞相、列侯、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博士来探讨这个问题；有能够便利百姓的意见，都可尽心深入探讨，不必有所隐讳！』

【原文】

班固赞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

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也，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尉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富庶，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译文】

班固赞美说：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他居住的宫室、游玩的苑囿、乘坐的车马、穿用的衣物，依照旧制没有任何增添；如有不便于民的，则从宽减省，以利于百姓。曾打算在骊山上造一露顶高台，召工匠来计算造价，说是要使用百金。文帝说：『这百金资财，够民间中等人家十家的产业。我继承先帝的宫室，常恐享用过分，玷辱了它，又要建那台干什么？』平时文帝自己穿的袍服，只用普通的丝绸；连宠爱的慎夫人穿衣也是长不拖地；用的帷帐也不用带花纹的刺绣，以自己的朴素节俭为天下人做表率。在霸上建陵寝，里面摆设的都是瓦器，不用金、银、铜、锡等物装饰；依着山势做葬处，不再起土筑坟劳费民力。南越王赵佗自恃强大，自称南越武帝，分庭抗礼；文帝没有去讨伐他，反召他在中国的宗族兄弟，封官赐爵，以恩德感怀其心；于是赵佗深受感动，去了帝号，自称藩臣。早年曾与匈奴单于和亲，后来匈奴背约，时常入边抢掠；文帝不与计较，只命各边将士防备守卫，只把来犯的匈奴驱除出境，不曾发兵深入，惟恐伤了百姓生命，费了兵马钱粮。吴王濞称病不朝，实际已有反意，而文帝却赐给他戟杖。群臣如袁盎等人上疏谏诤，尽管过于直切，也常是假借纳用其言，不曾责怪。张武将军接受金钱贿赂的事被查觉，文帝只说他家贫，反而赏赐他财物，使他心里惭愧，自知省改。文帝执政，

一心要以德政教化人民，所以四海之内财力丰富，户口蕃庶，使崇尚礼义行成风气。一年中有司断案不过数百起，几乎到了刑罚兴措不用的程度，真可谓仁德之君啊！

东汉纪·赤壁之战

【原文】

初，鲁肃闻刘表卒，言于孙权曰：『荆州与国邻接，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刘表新亡，二子不协，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

【译文】

起初，鲁肃听到刘表去世的消息，就对孙权建议说：『荆州与我们相邻，江山险固，沃野万里，百姓富足，如果能占领荆州，就奠定了帝王的基业。现在刘表刚死，他的两个儿子不和睦，军中将领也分为两派。刘备是天下的英雄人物，与曹操矛盾很深，寄居在刘表那里，刘表嫉妒他的才干而不能加以重用。如果刘备与刘表的儿子齐心协力，上下团结，我们就应当与他们和平相处，共结盟好。如果刘备与他们离心离德，我们就该另打主意，以成就大业。我请求您派我去向刘表的两个儿子吊丧，并慰劳他们军中的主要将领。同时劝说刘备，让他安抚刘表的部众，同心一意，共抗曹操，刘备一定会高兴地接受的。如果能达到目的，就能平定天下。现在不赶快前去，就恐怕会让曹操占先。』孙权立即派鲁肃去荆州。

【原文】

到夏口，闻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备南走。肃径迎之，与备会于当阳长坂。肃宣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且问备曰：『豫州今欲何至？』备曰：『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肃曰：『孙讨虏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自结于东，以共济世业。而欲投吴巨，巨是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足托乎？』备甚悦。肃又谓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乱江东，为孙权长史。备用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

【译文】

鲁肃到达夏口，听说曹操大军已向荆州进发，便日夜兼程前往，等他到达南郡时，刘琮已经投降曹操，刘备已经向南撤退。鲁肃便直接去见刘备，在当阳的长坂与他相会。鲁肃传达了孙权的意图，与刘备讨论天下大事，对刘备表示诚恳的关心。并且询问刘备说：『刘豫州，如今您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刘备说：『苍梧郡太守吴巨是我的老朋友，打算去投奔他。』鲁肃说：『孙将军聪明仁惠，敬重优待贤能之士，江南的英雄豪杰都归附于他。现在已占有六郡的土地，兵精粮足，足以成就一番事业。如今为您打算，最好是派遣心腹之人到江东去与孙权将军联系，可以共建大业。而您却想投奔吴巨，吴巨不过是个凡夫俗子，又在偏远的边郡，即将被别人吞并，怎么可以托身于他呢？』刘备听后大为高兴。鲁肃又对诸葛亮说：『我是诸葛子瑜的朋友。』于是诸葛亮与鲁肃也成为朋友。诸葛子瑜就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他避乱到江东，担任孙权的长史。刘备采纳鲁肃的计策，进驻鄂县的樊口。

【原文】

曹操自江陵将顺江东下。诸葛亮谓刘备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遂与鲁肃俱诣孙权。亮见权于柴桑，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共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与其群下谋之。

【译文】

曹操从江陵出发，将要顺长江东下。诸葛亮对刘备说：『形势危急，我请求奉命去向孙将军求救。』于是他就和鲁肃一起去见孙权。诸葛亮在柴桑见到孙权，对孙权说：『天下大乱，将军在长江以东起兵，刘备在汉水以南召集部众，与曹操共同争夺天下。现在，曹操基本已经消

灭北方的主要强敌，接着南下攻破荆州，威震四海。在曹操大军面前，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刘备逃到这里，希望将军量力来加以安排。如果将军能以江东的人马，与占据中原的曹操相抗衡，不如及早与曹操断绝关系；如果不能，为什么不早点解除武装，向他称臣？现在，将军表面上服从朝廷，而心中犹豫不决，事情已到危急关头而不果断处理，大祸马上就要临头了。』孙权说：『假如像你说的那样，刘备为什么不服从曹操？』诸葛亮说：『田横不过是齐国的壮士，还坚守节义，不肯屈辱投降；何况刘备是皇室后裔，英雄才略，举世无双，士大夫们对他的仰慕，如同流水归向大海。如果大事不成，这是天意，怎么能再居于曹操之下呢？』孙权勃然大怒，说：『我不能把全部吴国故地和十万精兵拱手奉送，去受曹操的控制。我的主意已定！除刘备以外，再没有能抵挡曹操的人，但刘备新近战败之后，怎么能担当这项重任呢？』诸葛亮说：『刘备的军队虽然在长坂坡大败，但现在陆续回来的战士和关羽的水军加起来有一万精兵，刘琦集结江夏郡的战士，也不下一万人。曹操的军队远道而来，已经疲惫。听说在追赶刘备时，轻骑兵一天一夜奔驰三百余里，这正是所谓「强弩射出的箭，到了力量已尽的时候，连鲁国生产的薄绸都穿不透」。所以《兵法》以此为禁忌，说「必定会使上将军受挫」。而且，北方地区的人，不善于进行水战。另外，荆州地区的民众归附曹操，只是在他军队的威逼之下，并不是心悦诚服。如今，将军如能命令猛将统领数万大军，与刘备齐心协力，一定能打败曹军。曹操失败后，必然退回北方，这样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就强大起来，可以形成鼎足三分的局势。成败的关键，就在于今天！』孙权听后非常高兴，就去与他的部属们商议。

【原文】

是时，曹操遗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

将军会猎于吴。』权以示臣下，莫不响震失色。长史张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鲁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乎？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叹息曰：『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

【译文】

这时，曹操写信给孙权说：『最近，我奉天子之命，讨伐有罪的叛逆，军旗指向南方，刘琮降服。如今，我统领水军八十万人，正准备与将军在吴地一道打猎。』孙权把这封书信给部属们看，他们无不惊惶失色。长史张昭等人说：『曹操是豺狼虎豹，挟持天子以征讨四方，动不动就用朝廷的名义来发布命令。今天我们如果进行抗拒，就更显得名不正而言不顺。况且将军可以抗曹操的，是依靠长江天险。现在，曹操占有荆州的土地，刘表所训练的水军，包括数以千计的蒙冲战船，已由曹操接管，曹操让全部船只沿长江而下，再加上步兵，水陆并进。这样，长江天险已由曹操与我们共有，而双方势力的众寡又不能相提并论。因此，依我们的愚见，最好是迎接曹操，投降朝廷。』只有鲁肃一言不发。孙权起身上厕所，鲁肃追到房檐下，孙权知道鲁肃的意思，握着鲁肃的手说：『你想说什么？』鲁肃说：『刚才，我观察众人的议论，只是想贻误将军，

不足以与他们商议大事。现在，像我鲁肃这样的人可以迎降曹操，但将军却不可以。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我去迎接曹操，曹操一定会把我交给乡里父老去评议，以确定名位，还会做一个下曹从事，能乘坐牛车，有吏卒跟随，与士大夫们结交，步步升官，也能当上州、郡的长官。可是将军迎接曹操，打算到哪里去安身呢？希望将军能早定大计，不要听那些人的意见。』孙权叹息说：『这些人的说法，太让我失望了。如今，你阐明的策略，正与我想的一样。』

【原文】

时周瑜受使至番阳，肃劝权召瑜还。瑜至，谓权曰：『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而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今又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数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乃罢会。

【译文】

当时，周瑜奉命到达番阳，鲁肃劝孙权把他召回来。周瑜来到后，对孙权说：『曹操虽然名义上是汉朝的丞相，但实际上是汉朝的贼臣。将军以神武英雄的才略，又凭借父、兄的基业，割据江东，统治的地区有几千里，精兵足够使用，英雄乐于效力，应当横行天下，为汉朝清除邪恶的贼臣。何况曹操自己前来送死，怎么可以去迎降？请允许我为将军分析：如今北方尚未

完全平定，马超、韩遂还驻兵函谷关以西，是曹操的后患。而曹操舍弃鞍马，改用船舰，与生长在水乡的江东人来决一胜负。现在正是严寒，战马缺乏草料。而且，驱使中原地区的士兵远道跋涉来到江湖地区，不服水土，必然会发生疾疫。这几方面是用兵的大患，而曹操却贸然行事。将军抓住曹操的时机，正在今天。我请求率领精兵数万人，进驻夏口，保证能为将军击破曹操。』孙权说：『曹操老贼早就想要废掉汉朝皇帝，自己篡位了，只是顾忌袁绍、袁术、吕布、刘表与我孙权。现在，那几个英雄都已被消灭，只剩下我还存在。我与老贼势不两立。你主张迎战曹军，正合我意，是上天把你授给了我！』孙权就势拔出佩刀，砍掉面前的奏案，说：『将领官吏们，有但敢再说应当投降曹操的，就与这个奏案一样！』于是散会。

【原文】

是夜，瑜复见权，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愿将军勿虑。』权抚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卿能办之者诚快，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遂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将兵与备并力逆操；以鲁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

【译文】

当天夜里，周瑜又去见孙权，说：『众人只看到曹操信中说有水、陆军八十万而各自惊恐，

不再去分析其中的虚实，就提出向曹操投降的意见，太不像话。现在咱们据实计算一下：曹操所率领的中原部队不过十五六万人，而且长期征战，早已疲惫；新接收的刘表的部队，至多有七八万人，仍然心怀猜疑。以疲惫的士卒，驾驭心怀猜疑的部众，人数虽多，却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只要有五万精兵，就足以制服敌军，望将军不要顾虑！』孙权拍着周瑜的背说：『周公瑾，你说到这个地步，非常合我的心意。张昭、秦松等人，各顾自己的妻子儿女，怀有私心，非常使我失望。只有你与鲁肃和我的看法相同，这是上天派你们两个人来辅佐我。五万精兵一时难以集结，已挑选了三万人，战船、粮草及武器装备都已备齐，你和鲁肃、程普率兵先行，我当继续调集人马，多运辎重、粮草，作为你的后援。你能战胜曹军，就当机立断；如果失利，就退到我这里来，我当与曹操决一胜负。』于是，孙权任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率兵与刘备合力迎战曹操；又任命鲁肃为赞军校尉，协助筹划战略。

【原文】

刘备在樊口，且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遣人慰劳之。『有军任，不可得委署，傥能屈威，诚副其所望。』备乃乘单舸往见瑜，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等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备深愧喜。

【译文】

刘备驻军樊口，每天派巡逻的士兵在江边眺望孙权的军队。士兵看到周瑜的船队，就立即乘马回营报告刘备。刘备派人前去慰劳。周瑜对慰劳的人说：『我有军事任务在身，不能委派别人代理，如果刘将军能屈尊前来会面，实在符合我的愿望。』刘备就乘一只船去见周瑜，说：

『现在抵抗曹操，实在是很明智的决定。不知有多少战士？』周瑜说：『三万人。』刘备说：『可惜太少了。』周瑜说：『这已足够用了，将军且看我击败曹军。』刘备谈话，周瑜说：『接受军令，不得随意委托人代理，如果您要见鲁肃，可以另去拜访他。』刘备既很惭愧，又很高兴。

【原文】

进，与操遇于赤壁。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备走舸系于其尾，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时东南风作，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坏。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

【译文】

周瑜大军继续前进，在赤壁与曹操相遇。

当时曹操的部队中已发生疾疫。两军初次交战，曹军失利，退到长江北岸。周瑜等驻军在长江南岸，周瑜部将黄盖说：『如今敌众我寡，难以长期相持。曹军正把战船连在一起，首尾

相接，可以用火攻击败曹军。』于是，周瑜选取蒙冲战船十艘，装上干芦荻和枯柴，在里边浇上油，外面裹上帷幕，上边插上旌旗，预先备好快艇，系在船尾。黄盖先派人送信给曹操，谎称打算投降。当时东南风正急，黄盖将十艘战船排在最前面，到江心时升起船帆，其余的船在后面依次前进。曹操军中的官兵都走出营来站着观看，指着船，说黄盖来投降了。离曹军还有二里多远，十艘船同时点火，火烈风猛，船像箭一样向前飞驶，把曹军战船全部烧光，火势还蔓延到曹军设在陆地上的营寨。顷刻间，浓烟烈火，遮天蔽日，曹军人马烧死和淹死的不计其数。周瑜等率领轻装的精锐战士紧随在后，鼓声震天，奋勇向前，曹军大败。曹操率军从华容道步行撤退，遇到泥泞，道路不通，天又刮起大风。曹操让所有老弱残兵背草铺在路上，骑兵才勉强通过。老弱残兵被人马所践踏，陷在泥中死了很多。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赶曹操直到南郡。这时，曹军又饿又病，死了一大半。曹操就留下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镇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镇守襄阳，自己率军返回北方。

【原文】

周瑜、程普将数万众，与曹仁隔江未战，甘宁请先径进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将袭肃举军降，周瑜表以肃兵益横野中郎将吕蒙。蒙盛称『肃有胆用，且慕化远来，于义宜益，不宜夺也。』权善其言，还肃兵。曹仁遣兵围甘宁，宁困急，求救于周瑜。诸将以为兵少不足分，吕蒙谓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绩于江陵，蒙与君行，解围释急，势亦不久，蒙保公绩能十日守也。』瑜从之，大破仁兵于夷陵，获马三百匹而还。于是将士形势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与仁相拒。

【译文】

周瑜、程普率领几万人马，与曹仁隔长江对峙，尚未开战。甘宁请求先去直接夺取夷陵。甘宁率部前往，一到就占领了夷陵，便入城防守。益州牧刘璋的部将袭肃率领全军投降。周瑜上表，请求用袭肃的部队扩充横野中郎将吕蒙的兵力。吕蒙极力称赞袭肃，说：『袭肃有胆识，有才干，而且仰慕归化，远来投奔。从道理上讲，应该扩充他的兵力，而不应夺去他的军权。』孙权赞同吕蒙的主张，归还袭肃的军权。曹仁派兵包围甘宁，甘宁被困，形势危急，向周瑜求救。吴军将领们以为兵力单薄，不能再分出援军去救甘宁。吕蒙对周瑜、程普说：『留凌统驻守江陵，我与您前去解围，也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我保证凌统能守住十天。』周瑜同意他的建议，在夷陵大破曹仁军队，获战马三百匹后归来。于是，全军上下士气倍增，周瑜就渡过长江，驻兵北岸，与曹仁相持峙。

晋纪·淝水之战

【原文】

晋太元八年，七月，秦王坚下诏大举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势还不远，可先为起第。』良家子至者三万余骑，拜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是时朝臣皆不欲坚行。独慕容垂、姚苌及良家子劝之。阳平公融言于坚曰：『鲜卑羌虏，我之仇雠，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听陈策画，何可从也？良家少年，皆富饶子弟，不闲军旅，苟为谄谀之言，以会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轻举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后患，悔无及也！』坚不听。

【译文】

晋孝武帝太元八年，七月份，前秦王苻坚下达诏令，开始大举入侵东晋。百姓中每十个成年人选派一人充军，良家子弟中年龄在二十岁以下，有才能勇气的人，全都授官羽林郎。又说：『任命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以此形势来看，凯旋的时间不会太远，可以先为他们修筑第宅。』良家子弟应征的有三万多骑兵，苻坚任命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这时，满朝大臣都不想让苻坚出征，唯独慕容垂，姚苌及良家子弟极力怂恿。阳平公苻融向苻坚进言说：『鲜卑、羌族的虏臣，是我们的仇敌，经常盼望着风云变化以实现他们的心愿，他们所陈献的办法，怎么能听从呢！良家少年全都是富豪子弟，不熟悉军事，只是苟且进上阿谀奉承之言以迎合陛下的心愿。如今陛下相信并采纳了他们的话，轻率地进行大规模行动，臣恐怕既不能成就战功，随之还会产生后患，悔之不及！』苻坚没有听从。

【原文】

八月，戊午，坚遣阳平公融督张蚝、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以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坚谓苌曰：『昔朕以龙骧建业，未尝轻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将军窦冲曰：『王者无戏言，此不祥之征也！』坚默然。慕容楷、慕容绍言于慕容垂曰：『主上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谁与成之？』甲子，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九月，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兵方顺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阳平公融等先至颍口。

【译文】

八月，戊午（初二），苻坚派遣阳平公苻融督帅张蚝、慕容垂等人的步、骑兵二十五万人作为前锋，任命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苻坚对姚苌说：『过去我作龙骧将军时建立了大业，未曾轻易地把这个官位授予别人，你努力干吧！』左将军窦冲说：『君王无戏言，这话是不祥之兆！』苻坚沉默不语。慕容楷、慕容绍向慕容垂进言说：『主上的骄纵傲慢已经非常严重，叔父建立中兴大业，就在此行！』慕容垂说：『对。除了你们，谁能和我一起成就大业呢！』甲子（初八），苻坚发兵长安，将士共有六十多万，骑兵二十七万，旌旗战鼓遥遥相望，绵延千里。九月，苻坚抵达项城，凉州的军队刚刚到达咸阳，蜀、汉的军队正顺流而下，幽州、冀州的军队到了彭城，东西万里，水陆并进，运输军粮的船只多达万艘。阳平公苻融等人的部队三十万人，先期抵达颍口。

【原文】

诏以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众共八万拒之，使龙骧将军胡彬以水军五千援寿阳。琰，安之子也。

是时，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谢玄入，问计于谢安，安夷然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游山墅，亲朋毕集，与玄围棋赌墅。安棋常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遂游陟，至夜乃还。桓冲深以根本为忧，遣精锐三千人卫京师，谢安固却之，曰：『朝廷处分已定，兵甲无阙，西藩宜留以为防。』冲对佐吏叹曰：『谢安石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今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遣诸不经事少年拒之，众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译文】

东晋孝武帝下达诏令，任命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任命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人的兵众八万人抵抗前秦。让龙骧将军胡彬带领五千水军援助寿阳。谢琰是谢安的儿子。

这时前秦的军队已经非常强盛，东晋京城里的人震惊恐惧。谢玄入朝，向谢安询问应对之策，谢安一副平静的样子，回答说：『已经另有打算了。』紧接着就闭口无言。谢玄不敢再问，就让张玄重新请求指令。谢安就命令驾车出游山间别墅，亲戚朋友云集，谢安与谢玄在别墅玩围棋赌博。谢安的棋术一直不如谢玄，这天，谢玄由于内心恐惧，在有利的形势下投子打劫，反而不能获胜。谢安就登山漫游，到晚上才回来。桓冲对国家的根基大业深以为忧，派精锐部队三千人入城保卫京师。谢安固执地阻拦他，说：『朝廷的处理办法已经决定，士兵武器都不缺乏，应该留在西部边防以作防备。』桓冲对藩府参佐叹息说：『谢安有身居朝廷的气量，但不熟悉带兵打仗的方法。如今大敌临头，还尽情游玩，高谈阔论不止，只派遣未经战事的年轻人前去抵抗，再加上数量不足，力量软弱，天下的结局已经可以知道了，我们将要受外族的统治了！』

【原文】

冬，十月，秦阳平公融等攻寿阳。癸酉，克之，执平虏将军徐元喜等。融以其参军河南郭褒为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郧城。胡彬闻寿阳陷，退保硤石，融进攻之。秦卫将军梁成等帅众五万屯于洛涧，栅淮以遏东兵。谢石、谢玄等去洛涧二十五里而军，惮成不敢进。胡彬粮尽，潜遣使告石等曰：『今贼盛粮尽，恐不复见大军。』秦人获之，送于阳平公融，融驰使白秦王坚

曰：『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坚乃留大军于项城，引轻骑八千，兼道就融于寿阳。遣尚书朱序来说谢石等，以为强弱异势，不如速降。序私谓石等曰：『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

【译文】

冬季，十月，前秦阳平公苻融等攻打寿阳。癸酉（十八日），攻克了寿阳，擒获了平虏将军徐元喜等人。苻融任命他的参军河南人郭褒为淮南太守。慕容垂攻下了鄖城。胡彬听说寿阳被攻陷，后退守卫硖石，苻融进军攻打硖石。前秦卫将军梁成等率领五万兵众驻扎在洛涧，沿淮河布防以遏制东面的部队。谢石、谢玄等在距离洛涧二十五里的地方驻军，由于惧怕梁成的粮食耗尽，秘密地派遣使者向谢石等报告说：『如今贼寇强盛而我的粮食已经耗尽，恐怕不能再见到大军了！』前秦人擒获了胡彬的使者，把他送交给阳平公苻融。苻融急速派使者向前秦王苻坚报告说：『现在贼寇力量不足，容易擒获，只是怕他们逃走，应该迅速率兵前来。』苻坚于是就把大部队留在项城，带领八千轻装骑兵，日夜兼程赶赴寿阳与苻融汇合。苻坚派尚书朱序前去劝说谢石等人，认为：『形势强弱悬殊，不如迅速投降。』朱序私下里却对谢石等人说：『如果秦国的百万兵众全部抵达，确实难以与他们抗衡。如今乘着各路军队尚未会集，应该迅速攻击他们。如果能打败他们的前锋部队，那他们就已经丧失了士气，最终就可以攻破他们。』

【原文】

石闻坚在寿阳，甚惧，欲不战以老秦师。谢琰劝石从序言。

十一月，谢玄遣广陵相刘牢之帅精兵五千趣洛涧。未至十里，梁成阻涧为阵以待之。牢之

直前渡水击成，大破之，斩成及弋阳太守王咏，又分兵断其归津。秦步骑崩溃，争赴淮水，士卒死者万五千人。执秦扬州刺史王显等，尽收其器械军实。

【译文】

谢石听说苻坚在寿阳，十分害怕，想用不交战的办法来拖垮前秦的军队。谢琰劝说谢石听从朱序的话。十一月，谢玄派广陵相刘牢之率领五千精兵开赴洛涧，在离洛涧十里的地方，梁成扼守山涧布署兵阵以等待刘牢之。刘牢之径直向前渡河，攻击梁成，大败梁成，斩杀了梁成以及弋阳太守王咏。又分派部队断绝了他们归途上的渡口，前秦的步、骑兵全部崩溃，争先恐后地逃向淮水，死亡的士兵有一万五千人，抓获了前秦扬州刺史王显等人，全部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军粮。

【原文】

于是谢石等诸军水陆继进。秦王坚与阳平公融登寿阳城望之，见晋兵部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顾谓融曰：『此亦劲敌，何谓弱也！』怃然始有惧色。秦兵逼肥水而陈，晋兵不得渡。谢玄遣使谓阳平公融曰：『君悬军深入，而置陈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陈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秦诸将皆曰：『我众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坚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铁骑蹙而杀之，蔑不胜矣。』融亦以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复止。谢玄、谢琰、桓伊等引兵渡水击之。融驰骑略陈，欲以帅退者，马倒，为晋兵所杀，秦兵遂溃。玄等乘胜追击，至于青冈。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

【译文】

于是谢石等各路军队，从水路、陆路相继进发。前秦王苻坚与阳平公苻融登上寿阳城观望，只见东晋的军队布阵严整，又望见了八公山上的草木，也以为都是东晋的士兵，苻坚掉头对苻融说：『这也是强敌，怎么能说他软弱呢？』茫然若失，脸上开始有了恐惧的神色。

前秦的军队迫近淝水而布阵，东晋的军队无法渡过。谢玄派使者对阳平公苻融说：『您孤军深入，然而却迫近淝水部署军阵，这是长久相持的策略，不是想迅速交战的办法。如果能移动兵阵稍微后撤，让晋朝的军队得以渡河，以决胜负，不也是很好的事情吗？』前秦众将领都说：『我众敌寡，不如遏制他们，使他们不能上岸，这样可以万无一失。』苻坚说：『只带领兵众稍微后撤一点，让他们渡河渡到一半，我们再出动铁甲骑兵奋起攻杀，没有不胜的道理！』苻融也认为可以，于是就挥舞战旗，指挥兵众后退。前秦的军队一退就不可收拾。谢玄、谢琰、桓伊等率领军队渡过河攻击他们。苻融驰马巡视军阵，想来率领退逃的兵众，结果战马倒地，苻融被东晋的士兵杀掉，前秦的军队就崩溃了。谢玄等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青冈，前秦的军队大败，自相践踏而死的人，遮蔽山野堵塞山川。逃跑的人听到刮风的声音和鹤的鸣叫声，都以为是东晋的军队将要来到，昼夜不敢停歇，慌不择路，风餐露宿，冻饿交加，死亡的人十有七八。

【原文】

初，秦兵少却，朱序在陈后呼曰：『秦兵败矣！』众遂大奔。序因与张天锡、徐元喜皆来奔。获秦王坚所乘云母车，及仪服器械军资珍宝，不可胜数。复取寿阳，执其淮南太守郭褒。坚中流矢，单骑走至淮北，饥甚，民有进壶飧豚髀者，坚食之，赐帛十匹，绵十斤，辞曰：

『陛下厌苦安乐，自取危困。臣为陛下子，陛下为臣父，安有子饲其父而求报乎？』弗顾而去。

坚谓张夫人曰：『吾今复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

【译文】

当初，前秦的军队稍微后撤时，朱序在军阵后面高声呼喊：『秦军失败了！』兵众们听到后就狂奔乱逃。朱序乘机与张天锡、徐元喜都来投奔东晋。缴获了前秦王苻坚所乘坐的装饰着云母的车乘。又攻取了寿阳，抓获了前秦的淮南太守郭褒。苻坚中了流箭，单身匹马逃到淮河以北，十分饥饿，有的百姓送来了盛在碗里的水泡饭和猪肘子，苻坚吃了下去，赏赐给他们十匹布帛，十斤绵。这些人推辞说：『陛下厌倦享乐，自取危难。我是陛下的儿子，陛下是我的父亲，哪里有儿子给父亲饭吃还求取报偿的呢！』他们连赏赐的那些东西看也没看就离开了。苻坚对张夫人说：『我如今再以什么面目去治理天下呢！』说着便潸然泪下。

【原文】

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丁亥，谢石等归建康。

【译文】

谢安接到了驿站传递的书信，知道前秦的军队已经失败，当时他正与客人玩围棋，拿着信放到了床上，毫无高兴的样子，继续下棋。客人问他是什么事，他慢条斯理地回答说：『小孩子们已经最终攻破了寇贼。』下完棋以后，他返回屋里，过门槛时，高兴得竟然连屐齿被折断都没有发觉。丁亥年，谢石等人班师回到建康城。

【原文】

九年，夏。六月，丁巳，太白经天。秦王世民既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遣秦府车骑将军荥阳张亮将左右王保等千余人之洛阳，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谋不轨，下吏考验；亮终无言，乃释之，使还洛阳。

【译文】

高祖武德九年，夏季，六月，丁巳日，金星出现在天空。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结下嫌隙以后，认为洛阳地势优越便利，担心一时发生变故，打算离京防守此地，所以就让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派秦王府车骑将军荥阳人张亮率领亲信王保等一千多人前往洛阳，暗中结交山东的杰出人士，等待时势的变化，拿出大量的金银布帛，任凭他们使用。李元吉告发张亮图谋不轨，张亮被交付法官考察验证。张亮到底不发一言，朝廷便释放了他，让他返回洛阳。

【原文】

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上幸西宫，问世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因谓世民曰：『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因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当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辞以不欲远离膝下，上曰：『天下一家，东、西两都，道路甚

迹，吾思汝即往，毋烦悲也。』将行，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数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说上，上意遂移，事复中止。

【译文】

李建成在夜间叫来李世民，与他饮酒，以经过鸩羽浸泡的毒酒毒害他。李世民突然心脏痛楚，吐了几升血，淮安王李神通搀扶着他返回西宫。高祖来到西宫，询问李世民的病情，命令李建成说：『秦王平素不善于饮酒，从今以后，你不能够再与他夜间饮酒。』高祖因而对李世民说：『第一个提出反隋的谋略，消灭平定国内的敌人，这都是你的功劳。我打算立你为继承人，你却坚决推辞掉了。而且，建成年纪最大，作为继承人为时已久，我也不忍心削去他的权力。我看你们兄弟间似乎难以相容，你们一起住在京城里面，肯定要发生纷争，我应当派你返回行台，让你留居洛阳，陕州以东的广大地区都由你主持。我还要让你设置天子的旌旗，一如汉梁孝王开创的先例。』李世民哭泣着，以不愿意远离高祖膝下为理由表示推辞。高祖说：『天下都是一家。东都和西都两地，路程很近，只要我想念你，便可动身前去，你不用烦恼悲伤。』李世民准备出发的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一起商议说：『如果秦王到了洛阳，拥有土地与军队，便再也不能够控制了。不如将他留在长安，这样他就只是一个独夫而已，捉取他也就容易了。』于是，他们暗中让好几个人以密封的奏章上奏皇帝，声称：『秦王身边的人们得知秦王前往洛阳的消息以后，无不欢喜雀跃。察看李世民的意向，恐怕他不会再回来了。』他们还指使高祖宠信的官员以秦王去留的得失利弊来劝说高祖，高祖便改变了主意，秦王前往洛阳的事情又半途搁置了。

【原文】

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谮诉世民于上，上信之，将罪世民。陈叔达谏曰：『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请杀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元吉曰：『秦王初平东都，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私恩，又违敕命，非反而何！但应速杀，何患无辞！』上不应。

秦府僚属皆忧惧不知所出。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谓比部郎中长孙无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无忌曰：『吾怀此久矣，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龄谋之，玄龄曰：『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乃与府属杜如晦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

【译文】

李建成、李元吉与后宫的嫔妃日夜不停地向高祖诬陷李世民，高祖信以为真，便准备惩治李世民。陈叔达进谏说：『秦王为全国立下了巨大的功劳，是不能够废黜的。况且，他性情刚烈，倘若加以折辱贬斥，恐怕经受不住内心的忧伤愤郁，一旦染上难以测知的疾病，陛下后悔还来得及吗！』于是，高祖没有处罚李世民。李元吉暗中请求杀掉秦王李世民，高祖说：『他立下了平定天下的功劳，而他犯罪的事实并不显著，用什么作借口呢？』李元吉说：『秦王刚刚平定东都洛阳的时候，观望形势，不肯返回，散发钱财布帛，以便树立个人的恩德，又违背陛下的命令，不是造反，又是什么！只应该赶紧将他杀掉，何必担心找不到借口！』高祖没有回答他。

秦王府所属的官员都忧虑恐惧，不知所措。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对比部郎中长孙无忌说：『现在仇怨已经造成，一旦祸患暗发，岂只是秦王府不可收拾，实际上就是国家的存亡都成问题。不如劝说秦王采取周公平定管叔与蔡叔的行动，以便安定皇室与国家。存亡的枢机，间不容发，就在今天！』长孙无忌说：『我有这一想法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只是不敢讲出口来。现在你说的这一席话，正好符合我的心愿。请让我为您禀告秦王。』于是，长孙无忌进去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传召房玄龄计议此事，房玄龄说：『大王的功劳足以遮盖天地，应当继承皇帝的伟大勋业。现在大王心怀忧虑戒惧，正是上天在帮助大王啊。希望大王不要疑惑不定了。』于是，房玄龄与秦王府属杜如晦共同劝说李世民诛杀李建成与李元吉。

【原文】

己未，太白复经天。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上以其状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上省之，愕然，报曰：『明当鞫问，汝宜早参。』庚申，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张婕妤窃知世民表意，驰语建成。建成召元吉谋之，元吉曰：『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建成曰：『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门。上时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等，欲按其事。

【译文】

己未（六月初三），金星再次白天出现在天空正南方的午位。傅奕秘密上奏说：『金星出现在秦地的分野上，这是秦王应当拥有天下的征兆。』高祖将傅奕的密状交给了李世民。此时，李世民暗中奏陈李建成与李元吉淫乱后宫嫔妃，而且说：『我丝毫也没有对不起哥哥与弟弟的地

方，现在他们却打算杀死我，似乎是要为王世充和窦建德报仇。如今我含冤而死，永远离开父皇，魂魄回到地下，如果见到王世充等人，实在感到羞耻！』高祖望着李世民的奏章，惊讶不已，回答说：『明天就审问此事，你最好及早前来朝会。』

庚申（初四），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等人入朝，将兵力埋伏在玄武门。张婕妤暗中得知了李世民上表的大意，急忙前去告诉李建成。李建成将李元吉叫来商议此事，李元吉说：『应当统率东宫与齐王府中的军队，托称有病，不去上朝，以便观察形势。』李建成说：『军队的防备已很严密了，我与你应当入朝参见，亲自打听消息。』于是，二人一起入朝，向着玄武门走来。当时，高祖已经将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召集前来，准备检查这件事情了。

【原文】

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绊，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追射，杀之。翊卫车骑将军冯翊冯立闻建成死，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乃与副护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万年谢叔方帅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张公谨多力，独闭关以拒之，不得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宿卫兵，屯玄武门，挺身出战，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观变，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皆死之。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万彻鼓噪欲攻秦府，府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宫府兵遂溃。万彻与数十骑亡入终南山。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曰：『亦足以少报太子矣！』遂解兵，逃于野。

【译文】

李建成与李元吉来到临湖殿的时候，察觉到发生了变故，立即勒转马头，准备向东返回东宫和齐王府。李世民跟在后面招呼他们，李元吉拉开弓射李世民，仓惶失措，一连两三次，都没有将弓拉满，李世民箭射李建成，却将他射死了。尉迟敬德带领骑兵七十人相继赶到，他身边的将士将李元吉射下马来。李世民的坐骑受惊奔入树林，被树枝挂住，倒在地上，不能起来。尉迟敬德跃马奔来大声喝斥他。李元吉打算跑步前往武德殿，尉迟敬德追着射他，将他射死。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人冯立得知李建成死去消息以后，叹息说：『难道能够在人家活着时蒙受人家的恩惠，人家一死便逃避人家的祸难吗！』于是，他与副护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万年人谢叔方率领东宫和齐王府的精锐兵马两千人急驰玄武门。张公谨瞥力过人，他独自关闭了大门，挡住冯立等人，冯立等人无法进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管着宿卫军，驻扎在玄武门。他挺身而起，准备出战，与他亲近的人阻止他说：『事情未见分晓，姑且慢慢观察事态的发展变化，等到兵力集合起来，结成阵列再出战也为时不晚。』敬君弘不肯听从，便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声呼喊着奔向前去，结果全部战死。敬君弘是敬显儁的曾孙。把守玄武门的士兵与薛万彻等人奋力交战，持续了很长时间，薛万彻擂着鼓，呼喊着，准备进攻秦王府，将士们大为恐惧。这时尉迟敬德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头颅给薛万彻等人看，东宫和齐王府的人马因而溃散，薛万彻与骑兵数十人逃进终南山。冯立杀死敬君弘以后，对手下人说：『这也足够略微报答太子了。』于是，他丢掉兵器，逃到民间。

【原文】

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问曰：『今

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为？』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上谓裴寂等曰：『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时宿卫及秦府兵与二宫左右战犹未已，敬德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出宣敕，众然后定。上又使黄门侍郎裴矩至东宫晓谕诸将卒，皆罢散。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巨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坐诛，仍绝属籍。

【译文】

高祖正在太极宫中的海池划船。李世民让尉迟敬德入宫担任警卫，尉迟敬德身披铠甲，手握长矛，径直来到高祖所在的地方。高祖极为震惊，便问他说：『今天作乱的人是谁呀？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尉迟敬德回答说：『由于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起兵诛杀了他们。秦王担心惊动陛下，便派臣担任警卫。』高祖对裴寂等人说：『不料今天竟然会出现这种事情，你们认为应当怎么办呢？』萧瑀和陈叔达说：『李建成与李元吉原来就没有参与举义反隋的谋议，又没有为天下立下功劳。他们嫉妒秦王功勋大，威望高，便一起策划邪恶的阴谋。现在，秦王的功绩布满天下，我国疆域以内的人们都诚心归向于他。如果陛下能够决定立他为太子，将国家政务交托给他，就不会再发生事端了。』高祖说：『好！这也正是我平素的心愿。』这时，宿卫军和秦王府的兵马与东宫和齐王府的亲信交战还没有停止，尉迟敬德

请求高祖颁布亲笔敕令，命令各军一律接受秦王的处置，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由东上阁门出来宣布敕令，大家便安定下来。高祖又让黄门侍郎裴矩前往东宫明白开导各个将士，将士们便都散开。于是，高祖传召李世民前来，抚慰他说：『近些日子以来，我几乎出现了曾母误听曾参杀人而丢开机杼逃走的疑惑。』李世民跪了下来，伏在高祖的胸前，吮吸着高祖的乳房，长时间地放声痛哭。李建成的儿子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承明、钜鹿王李承义，李元吉的儿子梁郡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等人都获罪被杀，还在宗室的名册上除去了他们的名字。

【原文】

初，建成许元吉以正位之后，立为太弟，故元吉为之尽死。诸将欲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籍没其家，尉迟敬德固争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

辛酉，冯立、谢叔方皆自出；薛万彻亡匿，世民屡使谕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释之。

癸亥，立世民为皇太子。又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奏闻。』

【译文】

当初，李建成答应李元吉在自己即位以后，将他立为皇太弟，所以李元吉为李建成尽死效力。各位将领准备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一百多名亲信全部诛杀，将他们的家产没收入官府，尉迟敬德再三争辩说：『罪过都在两个元凶身上，他们已经受到死刑的处罚了。倘若还要牵连他

们的党羽，就不是谋求安定的做法了！』于是各位将领停止追杀。当天，高祖颁诏赦免天下罪囚，叛逆的罪名只加给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对其余的党羽一概不加追究。僧人、尼姑和男女道士都应当依照原先颁布的诏令处理。国家的各项政务，全部听候秦王的处置。

辛酉（初五），冯立和谢叔方都自动出来。薛万彻逃亡躲避起来以后，李世民多次让人晓示他，他也出来了。李世民说：『这些人都能够忠于自己所侍奉的人，是义士！』于是都免除他们的罪。

癸亥（初七），高祖将李世民立为皇太子，颁布诏书说：『从今天起，军队和国家的各项事务，无论大小，全部交付太子处置决定，然后再报告朕知道。』

理论篇

史通

六家

【原文】

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今略陈其义，列之于后。

《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书》百篇。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惟此三说，其义不同。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惟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译文】

古来帝王编撰记述文书典籍的情况，本书《外篇》里已经谈得够详尽了。古今往来，世事变异，质文也交替变革，各种历史著作的体例，不能固定不变。经过研讨得出了结论，它的流派，可以分成六家：一是《尚书》家，二是《春秋》家，三是《左传》家，四是《国语》家，五是《史记》家，六是《汉书》家。现在简略地陈述他们的概况，分列在后面。

《尚书》家，它来源于远古。《易经》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效法它们。』由此知道《尚书》的起源是很久远的了。到了孔子在周朝王室观看各种文献资料，得到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籍，于是节取其中好的，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说：『因为它是上古的书，称它为《尚书》。』《尚书璇玑钤》说：『尚就是上。上天垂示文理征象，陈列节序度数，好象上天按自己的意志在运行。』王肃说：『帝王说的话，下为史官所记录，所以称为《尚书》。』推究这三种说法，它的意思不一样。大概《尚书》的主要内容，本在发号施令，是为了宣扬王道的正义及面对臣子们发表的谈话，所以它所记载的，都是典、谟、训、诰、誓、命这类文体。至于像《尧》、《舜》二典直叙人事，《禹贡》一篇只谈地理，《洪范》统统记述灾祥，《顾命》大都铺陈丧礼，这些也就是《尚书》记言体例不纯的地方了！

【原文】

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其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按《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远，《书》之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译文】

又有《逸周书》，和《尚书》相类似，就是孔子删定百篇以外的，总共为七十一章。上起自

文王、武王，下终于灵王、景王。内容明确可靠，浑厚真实，文辞典雅，义理高深，但也有肤浅陈旧的说法，一些糟粕参杂在里面，大概是后来好事的人所增补的。至于其中《职方》篇的文字内容，和《周礼》没什么区别；《时训》中的说法，又与《月令》大多相同。这是历代帝王的经史，《五经》以外的同类记载。

《春秋》家，它最先出现在夏、商、周三代。按照《汲冢琐语》记载太丁当时的事，称为《夏殷春秋》。孔子说：『沟通古今，了解往事，是《春秋》的教化。』从这里得知《春秋》开始著作和《尚书》同时。……孟子说：『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其实是同一种书。』那么乘和纪年、梼杌，恐怕都是春秋的别名吧！所以墨子说：『我看见过百国春秋』，大概都是指这些吧！

【原文】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隐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

又按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译文】

到了孔子编纂《春秋》，于是考察周代礼仪的旧法，遵照鲁国史书的遗文；根据行事，依照人道；从失败以判明处罚，由兴盛而确立功劳；凭借日月而确定推算岁时节候的次序，依靠定期朝见天子而正定礼乐制度；使他的言论含蓄委婉，使他的文辞隐晦不明显；成为不可磨灭的言论，彰明将来的规范，所以能够长久地经历千年，而他的著述能独行于世。

又考察儒家学者对春秋的解释，用事依附于日，用日连缀着月；说春以包括夏，举秋以兼顾冬，一年有四季，所以交错举出作为所要记述的名称。假如是这样，那么《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楚汉春秋》，它们的篇章次第，本来没有年月，却也称做春秋，和这是有区别的。

到太史公撰写《史记》，开始把天子的事迹写为本纪，考察这种写法的宗旨，有如往昔的《春秋》。以后撰写国史的，都用这种方法。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朝代的不同，体裁格式也不同。他们所记述的事情，都是言论少有赞许忌讳，事情没有降升抑扬，所以司马迁自己也说『整理旧事而已，如何能与《春秋》相比呢！』

《左传》家，它最早出于左丘明。孔子著《春秋》之后，左丘明承受《春秋》而作《左传》。传，意义源于转，把所接受的经的旨意，用以转授给后人。又有的人说传，意义源于传，用来

流传后世。根据孔安国注释《尚书》来看，也称为传，那么，传也就是解释的意思了。观看《左传》的解释经义，言辞见于经文而事情的详细情况却在传里，或者是传里没有的而经文里有，又或是经文没有的而传里有。它的言辞简略而切要，它的记事详细而广博，确实是圣人的羽翼辅佐，释经著作中的首位。

【原文】

《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越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耀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

《战国策》。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策谋，因谓之《战国策》。

《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前后乖舛。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乘，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迄乎东京著书，犹称《汉纪》。

【译文】

《国语》家，它最先也出于左丘明，他作了《春秋内传》（《左传》）之后，又考核那些剩下来的史料，编纂其它的说法，分为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史事，起自周穆王，

止于鲁悼公，另编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它的文辞和《左传》相比，有的重复而稍微不同。然而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这些人，都一再加以注释，研究它的章句，这也是《六经》的源流，仅次于《三传》的地位。

到了战国纵横之术兴起，各国尽力征战，争相称雄，秦国兼并天下，因此而著有《战国策》。其书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共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之所以称为『策』，大概是因为只记录其事而不按时序编排，所以就用记事的简策作为它的名称。有的说，汉代刘向凭借战国游士，为辅助之国出谋划策，因而称它为《战国策》。

《史记》家，它最早出于司马迁。自战国以来《五经》不能通行，百家争鸣，事迹错乱混杂，前后抵触。到司马迁的时候于是收集历代国史，百家之言，采访平民俗语，上起黄帝，下止汉武，用纪传总领君臣，用书表编排年月爵位，合为一百三十卷。沿袭鲁国史书的旧名，称它为《史记》。以后汉代史官所续史书，都以《史书》为名。到了东汉时著书，仍然称为《汉纪》。

【原文】

《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自太初已下，阙而不录。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编。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自东汉已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唯《东观》曰『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

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纪周事，终秦缪；《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译文】

《汉书》家，它先出于班固。司马迁著《史记》，终止于汉武帝。自汉武帝太初以下，缺而没有记载。班彪沿袭《史记》，推演成《后记》。到他儿子班固，于是限定范围起自汉高祖，终止于王莽，分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编撰成为一部断代史，名为《汉书》。从前虞、夏的典，商、周的诰，以及孔子所编撰的，都称为『书』。用『书』命名，也是根据古代留传下来的卓越的名称。探究『书』的创造，那都是以司马迁的《史记》作为准绳，只是不写『世家』，把『书』称为『志』罢了。从东汉以后，作者相继效仿，都沿袭它的名称，没有变革，只是《东观》叫『记』，《三国》称『志』。然而名称虽然有所区别，体裁却大都相同。

遍观自古以来，史书所记载的，《尚书》记录周朝的事情，止于秦穆公，《春秋》记述鲁国史事，止于鲁哀公，《竹书纪年》没有写到魏亡就终止了，《史记》只论述到汉朝的开始。例如《汉书》就不同，探讨了西汉史事的始末，详察了刘氏王朝的兴废，统括一代，著成一书。言辞精炼，记事完备，因此学者探讨，容易收到效果，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都不能改变这种断代史的体例。

考察这六家，商讨千年来史书的类别，史书的流派作品也就只是这些了。然后淳朴的风习

消失了，时代变化不同了，《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四家，它们的体例久已废弃；可以效法遵循的，只有《左传》和《汉书》两家罢了。

二 体

【原文】

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详。自唐、虞已下迄于周，是为《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唯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译文】

三皇、五帝的时代，就有《三坟》、《五典》的文献，但是很久远了，无法获得详细的了解。自唐尧、虞舜以下，到了周代，有《古文尚书》。然而当时世道仍纯朴古质，行文简略，要求体例完备，尚属欠缺。此后左丘明阐述《春秋》作《左传》，司马迁著《史记》，历史著作的体裁，到这时才算完备了。后来相继的历史著作，遵循旧的体裁而不改变，假如有所改变，不过变换

它的名目。区域自有界限，谁能够逾越呢！荀悦、张璠，是左丘明的追随者；班固、华峤，是司马迁一派的。独这两家，各自夸耀。如果定要辨别它们的长处和短处，是可以谈一下的。

左氏《春秋》，系以日月为顺序，排列世代年岁来使前后连接，中原的国家和边远的国家，同年共世，没有不是完全记载它们事迹的，使读者一目了然；一句话就能讲清楚道理，语言没有重复出现。这是它的长处。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之人，事关国政的，必定聚精会神地完全加以记载；无关国政的事迹，不迁回迁就去详细叙述。如绛县的老人，杞梁的妻子，或因酬答当权的晋大夫赵武而获得记载，或因对答齐庄公而被记录。其中有贤德如柳下惠，仁义如颜渊的，竟没有表彰他们的名氏，显扬他们的言行。所以从其小处说，可以称为丝毫没有遗漏；从大处说，丘山也被舍去。这是它的短处。

【原文】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秩，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

孝兹胜负，互有得失。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按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向使丘明世为史官，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

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书，斯并德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皆略而不书，斯则可也。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荀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翦截班史，篇才三十，历代褒之，有逾本传。

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异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译文】

《史记》，用本纪来统括大的头绪，用列传来记叙事情的底细和原委，用表格的形式来标年月排列世系和爵位，用志来包罗纪传的遗漏，以至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明显隐晦都详尽完备，大小事情不让遗失。这是它的长处。至于同为一事，分散在数篇里，截断连续，相互分离，前面后面屡次出现。在《高祖本纪》里，涉及项羽的事，就说在《项羽本纪》里；在《项羽本纪》里，涉及高祖的事，又说事在《高祖本纪》里。又按同类人物编排，不要求年月顺序，后来的排在卷首，先辈反屈附在末章，于是使汉代的贾谊与楚国的屈原同编在一篇，鲁国的曹沫和燕国的荆柯并列在一传。这是它的短处。

考查《左传》、《史记》的长处和短处，相互有得有失。可是晋代干宝著《晋纪》，就大大称赞左丘明而狠狠贬抑司马迁，他的意思是，《左传》能用三十卷的简略文章，囊括二百四十年的史事，没有遗漏。推究他的这种说法，难道说得上是强劲有力、令人信服的言论吗？考查春秋

时事写入左氏记载的，大概三分只占得一分罢了。左丘明也自知它太简略，所以作《国语》来扩展它。然而《国语》之外，还有很多漏掉的，怎能说它囊括无遗了呢？假使左丘明世世代代做史官，全都仿效《左传》著书，那么前汉的严君平、郑子贞，后汉的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的对策，刘向、谷永的上书，这些人都是品德超群，名驰海内，才识可以洞察明暗，言论透彻地分析军国是非，但是他们有的因为身隐位卑，不能参预朝政；有的因为文词烦杂记事广博，难为编排，都省略而不记载，这样做是可以的。如果思想感情上有所吝惜，不加删除，那么将有关汉代的志、传百卷，并列在汉帝十二纪中，恐怕会琐碎而杂乱无章，松散无力了。班固知道这种情况，以纪、传加以区分，使它清楚明白可观，大纲和细目有区别。荀悦讨厌他迂远而不切实际，又按照《左传》体裁，剪裁班固的《汉书》，编成《汉纪》，才三十篇，历代称赞《汉纪》，说它超过了《汉书》。

那么班固、荀悦两种体裁，竞赛争先，想废除其中的一种，确是困难的了。后来的作者，不出编年、纪传两种途径。所以晋史有王隐、虞预著的纪传体，而辅以干宝的编年体《晋纪》；《宋书》有徐爱、沈约的纪传体，而分出了裴子野的编年体《宋略》。各有它的长处，都流传于后世。可怪的是令升的说法，只遵一家体裁，这哪能行哩！

序例

【原文】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窃以《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降逮《史》、《汉》，以记事为宗，至于表志杂传，亦时复立序。文兼史体，状若子书，然可与诰誓相参，风雅齐列矣。

逮华峤《后汉》，多同班氏。如刘平、江革等传，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义养亲。此则《前汉·王贡传》体，其篇以四皓为始也。峤言辞简质，叙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坚之亚欤？

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炫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于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书独无，世之作者，以为耻愧。故上自《晋》、《宋》，下及《陈》、《隋》，每书必序，课成其数。盖为史之道，以古传今，古既有之，今何为者？滥觞肇迹，容或可观，累屋重架，无乃太甚。

【译文】

孔安国在《尚书序》中有这样的话：序是用来叙述作者意图的。我以为《尚书》列有典谟，《诗经》包含比兴，如果不叙述作者意图，就不容易完全了解它的真实用意，所以每篇都有序，用来阐述它的意义。后来到了《史记》、《汉书》，本以记事为主，至于其中的表、志、杂传等，也时常又立一篇序。这样，文体是史书，看来又像子书，但还是可以和《尚书》中的诰誓、《诗经》中的国风和大、小雅相提并论的。

到了范晔的《后汉书》，大多和班固《汉书》相同。如《刘平》、《江革》等传，它的序先谈孝道，其次叙述毛义奉养亲人。这就是效法《汉书·王贡传》用商山四皓开头的体裁。华峤的言辞简略质朴，叙事温文雅致，体会它的宗旨，也可以说是仅次于班孟坚吧！

到了范晔的《后汉书》，开始改变他们的方向，舍弃史才，炫耀文采。后来所有著作，都像这样。于是司马迁、班固的作史体例被忽视，精微婉约的风貌也衰微了。如《后汉书》中的《后妃》、《文苑》、《儒林》等，所有这类传记，范晔都要加序。以前史书有了的，唯独自己的书中没有，当时的作者，都因之而感到羞愧。所以上自《晋书》、《宋书》，下到《陈书》、《隋

书》，每篇必定有序，用来凑足其数。撰写史书的道理，是要把古代的东西传到现在，古时已经有的，现在为什么还要这样重复呢？开始创作，或许可观；层迭重出，不就太过分了吗！

【原文】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若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恶，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词烦而寡要，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

夫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苟模楷曩贤，理非可讳。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异夫范依叔骏，班习子长。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

盖凡例既立，当与纪传相符。按皇朝《晋书》例云：『凡天子庙号，惟书于卷末。』依检孝武崩后，竟不言庙曰烈宗。依检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旧，谓之仲密明月。此并非言之难，行之难也。及《晋》、《齐》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宫不可为纪，今编同列传，以戒牝鸡之晨。』切惟录皇后者既为传体，自不可加以纪名。二史之以后为传，虽云允惬，而解释非理，成其偶中。所谓画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

【译文】

史书有体例，犹如国家有法律。国家没有法律，上下就没有依据。史书没有体例，是非就没有标准。过去孔夫子著写《春秋》，开始创立凡例；左丘明创作《左传》，标明它的界限。只

要条例分辨明白，也就文采焕发可观了。下到战国，直至晋朝，经过五百年，修撰史书的人不少，虽然它的体例屡次变革，而这样的传统终于断绝。惟独干令升最先觉察，遵循《左传》，重立凡例，编成《晋纪》。邓粲、孙盛以后，于是就追踪他的足迹。史书体例重新恢复，到这时最为兴盛。如果要论定它们的优劣，验证它们的好坏，《宋书》的志序，萧子显《齐书》的序录，虽然都以序为名，其实都是有凡例的。如果要论定它们的优劣，验证它们的好坏，干宝、范晔，条理恰当，多有成效；邓粲、道鸾，言辞烦杂，不太简要；子显虽然文辞不流畅，但所阐述的意义却很美好。这一两家，都是序例中好的例子。

做事情完全不效法古人，这是没有听说过的，如果以先贤作为榜样，按理就不可以隐讳。可是魏收所作的体例，完全是从范晔那里抄袭来的，贪图了别人的功劳说成是自己所做的，不同于范晔依据华峤，班固学习司马迁。卷起袖子公开行事，岂不陷入偷窃之罪吗？

凡例既然已经确定，应当和纪传一致。依照唐朝《晋书》体例所说：『凡是天子的庙号，都要记载在卷末。』依此检验晋孝武帝死后，竟在《纪》末不说他的庙号叫烈宗。……这并不是说起来困难，而是做起来困难。又如《晋》、《齐》史的体例都说：『妇女柔顺卑下，不能给皇后做纪，现在编撰（后妃传）与列传相同，这是用来警诫皇后专权。』我想记载皇后的既然是传体，自然不可加上纪的名称。《晋》、《齐》二史把皇后事迹作为传体，虽说公允恰当，但是它的解释却不成理由，只是偶然做对罢了。这就是俗话所说的『画蛇添足，反失杯中之酒』了……

编次

【原文】

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

然可寻。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

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惟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

当汉氏之中兴也，更始升坛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称臣北面，诚节不亏。既而兵败长安，祚归高邑，兄亡弟及，历数相承。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事等跻僖，位先不窋，夫《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后来所修，理当刊革者也。

【译文】

以前《尚书》记言，《春秋》记事，都又日月为顺序依照时代的先后次序进行编排，使阅读它的人能够按前后次序，明白清晰地深入探讨。到了司马迁的《后记》才交错综合成书，各个部分分类聚合。班固《汉文》追随司马迁的足迹，仍加以仿效。在这中间就有体例系统的不一致，名实互相抵触，善恶因此混淆，尊卑于是颠倒，这些大概是值得议论一番的。

探讨司马迁《史记》的列传，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编排的。至于龟甲、蓍草这些占卜的珍奇异物，与人不同类形，却把它和人同编在一类，都称它为传，这不是很奇怪吗？况且《龟策列传》所记载的全是记述占卜之事的志体，与人物传记迥然不同，假如把它和八书并列在一起，而且以书名定之，才算分类适当，内容一致。

正当汉朝中兴的时候，刘玄登上帝位改年号为更始，在位三年。当时世祖刘秀北面称臣，礼节确实没有欠缺。后来刘玄兵败长安，帝位归于光武，兄长失去帝位，弟弟登上宝座，帝王

的次第相继衔接。范晔作《后汉书》却把刘玄降到列传之中，而光武帝刘秀升到本纪的第一篇，事情如同鲁国在太庙中把继闵公而立的庶兄僖公放在闵公之前一样位置在先。《东观汉纪》这样编写，或许是为了奉承当时的权势者，后来范晔修撰《后汉书》，按理应当删改，却因循不改。

【原文】

盖逐兔争捷，瞻乌靡定，群雄僭盗，为我驱除。是以史传所分，真伪有别；陈胜、项籍见编于高祖之后，隗嚣、孙述不列于光武之前。而陈寿《蜀书》首标二牧，次列先主，以继焉、璋，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鹏、鹞一也，何大小之异哉？

寻夫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旧史以表志之帙介于纪传之间，降及魏继作，相与因循。既而子显《齐书》、颖达《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盖择善而行，何有远近；闻义不徙，是吾忧也。

若乃先黄、老而后《六经》，后外戚而先夷狄；老子与韩非并列，贾诩将荀彧同编；传赞〈宣纪〉末；宗庙迭毁，枉入〈玄成传〉中。如斯舛谬，不可胜纪。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复一二而详之。

【译文】

群雄为争夺帝位而天下混乱，人民不能安居，他们超越名份窃取天下，各自排除异己。因此史传的分类，真伪有所区别，《汉书》把陈胜、项籍传编在高祖的后面，《后汉书》不把隗嚣、公孙述传列在光武的前面。然而陈寿《三国志·蜀书》首先标出刘焉、刘璋益州二牧的传纪，其次才列出先主刘备，以继刘焉、刘璋之后。这是因为蜀国不是正统王朝，就不遵守固定的体例。但是鹏鸟和鹞雀大小不同却都属鸟类，陈寿不应该因为蜀国偏居一方而改变史书的常例。

探究本纪所记的内容，须要凭借列传才能显著；表志的体例不同，不必互相牵涉。旧时史书把表志的卷帙放在纪传之间，下到范晔，开始加以改变，沈约、魏收相继编史，都相沿不改。后来萧子显的《齐书》、孔颖达的《隋史》，没有依照范晔体例，又重新遵从班固的办法。选择好的就去实行，何必要有远近之分，听到合理的准则而仍然不改变其旧规，这是我所担忧的。

至于《史记》先谈黄、老而后论《六经》，《汉书》里把《匈奴》等传放在《外戚传》的前面；《史记》把老子和韩非编在同一传里；《三国志·魏书》把贾诩和荀彧编在同一传里；《汉书》公孙弘传赞，应该居于武帝、宣帝二纪的后面；汉朝宗庙累次罢毁的诏令奏议，不恰当地编在《玄成传》中。如像这样的错乱谬误，不能完全记录下来。现在仅仅大略地谈它特别突出的罢了，所以不再一一地详细述说。

言语

【原文】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难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立训，皋陶矢谟，〈洛诰〉、〈康诰〉、〈牧誓〉、〈泰誓〉是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扬干是也。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和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纵，张仪连横，范雎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

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译文】

从内心发出的言辞，是招致荣辱的主要因素；如果言辞没有文采，就难能传播久远，可知修饰言词独自应对，在古时候是十分重要的。上古时代，人们质朴简略，叙事记言都用当时口语，经历了久远的世代，言语就不容易理解，须要经过解释才能贯通。因此探求道理，事情虽然简单而意义却很深刻，考察文辞，词语虽然艰深而事理仍然明白。如《尚书》所记载的《伊训》、《皋陶谟》以及《洛诰》、《康诰》、《牧誓》、《泰誓》等都是这样的。周代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作为借鉴而制定的，文采多么丰富啊！大夫、对外使者，更特别重视辞令，辞语巧妙委婉十分恰当，言谈流畅华美而又不夸大失实，如《左传》记载吕相与秦国断绝邦交，子产向晋国奉献战利品，臧孙劝谏宋君收回大鼎，魏绛回答杀戮杨干的道理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战国时代人们像虎一样互相争斗，驰骋游说风起云涌，人人都掌握了《转丸》所说的论辩才能，家家都怀抱着《飞箝》所说的辩说技术，言谈急切的以怪异欺诈为宗旨，能言善辩的用寓言故事为根本，如《史记》记载苏秦的合纵，张仪的连横，范雎用反间计而得到秦的相位，鲁仲连化解纷争而保全赵国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的言语，已经不学习《尚书》了；两汉的文辞，又多与《战国策》不一致。这完全能够验证民间习俗的逐渐变更，知道时代风气的变化不同。可是后来

作者，一般没有远见，记取当时的口语，很少能如实记载，又在追效前人，表示与古代相合。所以喜欢左丘明的人，就完全摹仿《左传》；爱好司马迁的人，就完全学习《史记》。因而使得周、秦时候的言辞重现于魏、晋时代，楚、汉之间的应对，流行在宋、齐的时候。人为的雕凿，反而失掉了自然的美丽，现在和古代因之混淆，真实和虚假因此错乱。所以裴松讥笑孙盛所记下的曹操平素的言谈，完全变成夫差临死时的古代言辞。虽然言语类似左氏《春秋》，但是事情不同，相隔太远。

【原文】

唯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又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夫以枉饰虚言，都损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是则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译文】

只有王劭、宋孝王所著的《齐志》、《关东风俗传》，叙述北魏、北齐当时的事情，直言不讳，秉笔直书，各求保存正直之道，当世地方口语，由此完全显露。而现在的学者，都责难这

两个人言词不洁净，语言太浅俗。其实语言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却偏把过失推给史臣，犹如照镜子的人看见嫫母很丑，反而责怪镜子不好了。

世间又有议论的人，都认为在北朝的许多著作中，《周史》是最好的。大概是赏识它记言的体裁，大多同于古史的缘故吧！像这样以曲意装饰的空话，完全不顾真实事迹，便称它为正直的良史，把他当成模范来学习，那么董狐、南史，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班固、华峤，肩挨肩的到处都是了。

近时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都以著述并称，自恃有史家的才能。郎余令著《孝德传》，张太素著《隋后略》。凡是编写当今的语言，都模仿古旧的文辞。如果选择语言可以仿效古语来记载，其中难于找到类似的辞语，就忽略而不取用。想来因此而废弃的素材一定很多，记得完吗？

【原文】

盖江芊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玠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人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事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与两仪而并存，经千载而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

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译文】

江芊骂商臣说：『喂！贱人，你父王想废你而立王子职。』汉王对酈生发怒说：『老家伙！你死是自有应得。』乐广赞叹卫玠说：『这小子，几乎把你老子的事弄糟了！』单固对杨康说：『老家伙！你死是自有应得。』这些都是当时轻慢的词语，酈俗的言谈，定可在口头流传，直至于背诵；但是世上的人都以为上面两句话，不失清雅，而下面两句话，极为粗鲁质朴，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楚、汉时代相隔久远，事情已成为古事；魏、晋年代相近，语言还与现在相同。已经久远的就称它为文采，还与现在相同的就惊诧它的质朴。天地能永远存在，风俗不能固定不变，后代的人看现在，也犹如现在的人看过去。但作者都不敢写作今语，却勇于仿效以往的言词，那不是糊涂吗？如果记事就要遵从《五经》，记言就要依靠《三史》，那么春秋时代的风俗，战国时代的风气，将与天地一同并存，经过千年仍旧一样，为什么古往今来，质朴与文采屡次变化呢？

善于治理国家政事的人，各种人才都用就能治好。所以风俗无论精粗，都能使人受到感化；擅长著作史书的人，美恶的事情都要记载，无论语言美丑，都要传于后代。如果所记载的事情都不谬误，言辞就一定接近真实，几乎可以和古人处于同样的地位，岂止只得到古人遗留的记载而已。

叙事

【原文】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

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夫聚蚊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至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缢而亡；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纣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左传》记隋会之论楚也，其词曰：『革辂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汉书·孝文纪》末，其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戟杖。』此则传之与纪，并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能获免者，盖十无一二。

【译文】

好的国史，要善于叙事，而善于叙事的，又以简要为主。这简要的意义是很大的呀！普遍察看自古以来最早的著作，《尚书》开始记事，所记务必精减事实；《春秋》变了体裁，记言又重视省略文字。这大概是风气厚薄不同所造成的，前后风格不一样。尽管这样，但是文辞简约而事迹丰富，才是特别好的著作。从两汉开始，直到三国，国史的文辞，逐渐受到多而杂的影

响。到晋朝以下，又有更大的发展。假如寻找它的多余句子，摘取它的琐碎词语，一行之中，一定有几个字是误加上的；一篇之内，常常有几行是空费笔墨。聚集（千万只）蚊子的声音就会形成振耳的雷声，堆积过多的轻物就可以压断车轴。何况章句不加节省，言词不加限制，就是能装它几大车，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叙事的体裁，可分别为四种：有直接记载才能品行的，有只记录事迹的，有凭言语就可以了解的，有借赞论而自然明白的。至于像《古文尚书》介绍帝尧的德行，就用『允恭克让』来表示；《春秋左传》说太子叔的状貌，就用『美秀而文』来示意。像这样的叙述，再没有加上其它说法，这就是所谓直记才行的例子。又如左丘明记载申生被骊姬所诬陷，上吊而死；班固记载的被项籍所围时纪信代君而死，这些就谈他们的节操，而忠孝自然明显，这也就是只书写事迹的例子。又如《尚书》叙述武王历数纣王的罪恶，在誓词中说：『焚炙忠良，刳剔孕妇。』这些是凭言语就可以了解的例子。又如《史书·卫青传》后面，太史公说：『苏建曾经责备大将军不推荐贤才不以礼待士。』《汉书·孝文纪》结尾，班固的赞语说：『吴王濞装病不来朝见天子，文帝反而给他戟杖。』这些是列传和本纪都并没有记载的，而由史臣发表议论引出那些事情，这也就是借赞语就自然明白的例子。而且才行、事迹、言语、赞论，所有这四个方面，都不互相重叠。如果都要完全写出来，那就有更多的繁琐言辞。但是自古经史，一般多有这种缺点，能够避免的，大概不过十分之一二。

【原文】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

宋，鲁人以为敏。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祥，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其反于是者，若《公羊》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者』。必事皆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非不幸也。

【译文】

还有叙事的省略，可分为两类：一叫省句，二叫省字。《左传》记宋国华耦来鲁国盟公，说他的先人得罪宋国，迟钝的人认为他很聪敏。用迟钝的人称赞聪敏来衬托，被贤达所讥笑，这就是省句。《春秋经》说：『陨石于宋五。』那就是先听到陨石落下的声音，然后才看见是陨石，数一下才知道五个。增加一个字就太详，减少一个字就太略。要求适中，简要合理。这是省字。如《公羊传》说郄克独眼，季孙行父秃头，孙良夫跛足，齐国用跛足的迎接秃头的，秃头的迎接独眼的，独眼的迎接独眼的。恐怕应该删除『跛者』以下句子，只说『分别用同类的人去迎接。』如果定要把事情说两遍，那就很费文辞，这就是烦句了。《汉书·张苍传》说：『年老，口中无齿。』在这一句之内省去『年』及『口中』就可以了。这六字成句，而有三

字妄加，这是烦字。那么省句容易，省字困难，透彻认识这种思想，才可以开始谈史。有时句意已完还有多余的字，文字都重复，史书的繁琐杂乱，常常是由于这个原因。

从此以后，编史的正道日趋衰微，字句烦杂累赘的作者，不断出现。他们作文的时候，大都组织文词不用片言只字，锤炼句子都要成双，长短要均匀，单双相配合。本来应该用一个字概括的，常常要凑成两个字；应该用三句成文的，一定要分为四句。到处都是重迭拖沓，不知有所删裁。因此王沈撰《魏书》受到裴松之的责难，温子升撰《永安记》被王劭所讥笑，便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不幸的事。

【原文】

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然则《史》、《汉》已前，省要如彼；《国》、《晋》已降，烦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恶。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观近史者，悦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则一贵一贱，不言可知，无假榷扬，而其理自见矣。右隐晦。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夫以吴征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右烦杂。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

词类俨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右妄饰。

【译文】

作者的言辞虽然简略，事理都很重要，所以能够疏略而不遗漏，节约而不亏省。譬如用奇兵的人，用一当百，能够起到全部战胜敌人的作用。如果缺少突出的才能，思想又很不敏锐，费词已经很多，叙事方才周详，犹如卖铁钱的，用两个当一个，才能成为买卖的价钱。这样看来《史记》、《汉书》以前，是那样的简要；《三国志》、《晋书》以下，又是这样的繁琐。必须认定它们的美丑，分清它们的好坏。读古代史书，清楚它的章句，都可讽诵；看近代史书，语句虽有可喜欢的，但不含蓄，只能直接得到叙事的意义罢了。这就是一贵一贱一高一低，不说可以知道，用不着什么讨论，它的道理就自然明白了。

有了文章著述以后，比喻寄托就由此而生。用鸟兽比贤愚，用草木比男女，尤其是诗人骚客，使用得很普遍了。而史臣撰入史书，也同样用那些文辞，假借古代言词，翻成当今用语。修饰之滥，就从此开始了。

到了近古，更加表现突出。用吴国征收鲁国的赋税，夏禹在涂山会合诸侯的典故，拿那些以往的事情，来充今天的言语，放在一般文章中还可以，用在史书里就不行了。

从前孔子有这样的话：『文饰胜过朴质就像史官。』所以知道从事史书著述，必定借助于文辞。自《五经》以后，三史以前，用文辞叙事，是可以谈论的。可是现在的著述，与这些不同。他们的著述，有的虚加修饰，随意彩画；有的文体如同赋颂，言词类似优伶。文章不像文章，史书不像史书。譬如龟兹王建造宫室，杂用汉家礼仪，这就是雕刻天鹅不成，倒成野鸭了。

直书

【原文】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曲自陷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于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于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避祸，幸获两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译文】

人们禀赋各种气质，兼有多样品行，是非善恶，各不相同。邪曲，大家所轻视，是小人走的路子；正直，大家所崇尚，是君子的品德。然而世间走向不正而抛弃正直，不跟随君子的足

迹，而趋附小人的很多，这是为什么？东汉顺帝末年京城的歌谣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所以人们宁愿顺从吏势以维护吉利，不违背抵触它而受到伤害。何况史官的任务，在于申述劝勉告诫，树立良好风尚。或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假若如实地记载他们的事情，不掩盖他们的过失，那么污浊的事迹一旦暴露，丑恶的名声就会流传千年。言论的威力如此，对作恶者来说，真可怕啊！

在能有所作为的时代根据事实写书，倒还可以容许；处在不能有所作为的时代根据事实写书而不隐讳，赵盾为了法而遭受委曲，他就会遭遇不幸。如晋太史董狐根据当时的法令写书而不隐讳，赵盾为了法而遭受委曲，他们彼此没有抵触，这样做了也不被疑忌，然后才能成为良大夫和好史官，大有名望于古今。至于齐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司马迁记载西汉帝王的过失，韦昭在吴国主持正义，崔浩在北魏根据事实写犯了忌讳，他们或者人被处死，取笑当时；或者写的书被丢弃沟渠，声名没有流传后代。世上的事情像这样，而责难史官不能展现他们刚强不屈的风格，坚持奋不顾身的节操，大概也困难吧！所以张伊发愤著述，私藏所撰《默记》一书；孙盛对桓温逼迫修改《晋阳秋》心怀不平，而将另抄的原本寄到辽东去收藏。用这样的办法来逃避灾祸，希望获得既存书又免受害的两全之计。足以证明世途险阻重重，知道真实记载的历史难得啊。

坚贞刚强的人舍身以追求美好的名声，怀抱慷慨的人崇尚气节。他们宁愿像兰玉一样洁身摧折，不愿像瓦砾那样苟且长存。如南史、董狐的坚持正气如实记载历史，不畏避横暴的权势者；韦昭、崔浩纵情奋笔，没有曲从容忍的记述。虽然从周全保护自己的角度看有所不够，但是留下了好的名声，直到现在人们还称赞他们。比起王沈的《魏书》，借歪曲记载历史得到高官，又如董统的《燕史》，用巴结奉承以窃取荣华富贵，即使把南、董等人放在天上而把沈、统

放在地下，也不能比喻他们之间的高下啊。

鉴识

【原文】

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诋。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惟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卖饼、太官，诚智士之明鉴也。

【译文】

人的认识有畅通、滞塞，人的神智有昏愦、清醒，因此对于事物的毁谤赞美各不相同，喜恶爱憎不会一样。当三王受到田巴诽谤的时候，碰到鲁仲连而得到昭雪；当五霸大有名声的时候，遇上孔子而受到诋毁。这就是事物有一定的标准，鉴别没有一定的看法，想要求得研核的恰到好处，或许一千年才能遇上一次吧！何况作为历史文献的史传，精深博大，学者如果不能窥探它的幽渺隐微，从中搜求到深远的事理，怎么能够辨别其中的得失，分清其中的善恶。

观看《左传》这部书，是三传中最好的，但汉魏两代，竟然不把它列入官学，儒者都指斥《左传》一家，而极力推崇《公羊》、《谷梁》二传。左丘明身为鲁国史官，接受了孔子的《春

秋》，论时世他们共同处在一个时代，论才能他们都以巧言伪善为可耻。那二家，师，是最先显贵的孔子门人，他们之间的才能见识本来不一样，又隔了年代，怎么能用他们那些记载的传说，比这亲自经受的《左传》呢？加以二《传》的道理又有偏颇，言辞多半粗野，和《左传》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由此可知，《膏肓》、《墨守》是迂腐儒生凭空虚构的著述；钟繇以《公羊》为卖饼家，以《左氏》为太官厨，两者有高下之分，真是有识之士的高明见解。

【原文】

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张晏云：『迁殁后，亡龟策、日者传，褚先生补其所缺，言词鄙陋，非迁本意。按迁所撰五帝本纪、七十列传，称虞舜见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门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于兹，安得独罪褚生，而全宗马氏也？刘轨思商榷汉史，雅重班才；惟讥其本纪不列少帝，而辄编高后。按弘非刘氏，而窃养汉宫。时天下无主，吕宗称制，故僭其岁月，寄以编年。而野鸡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为孺子，史刊摄正之年，厉亡流彘，历纪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传。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岂谓虽浚发于巧心，反受嗤于拙目也。

【译文】

到《史记》、《汉书》相继著述，都继承了前人的事业。王充著《论衡》，已经称班固第一而司马迁第二；张辅的《名士优劣论》自持己见，又以班固为劣而以司马迁为优。然而这两种书，虽然互有长短，不断听到评论它们的得失，但是它们的作风大抵相同，可以看成是有联系的同

类著作。张晏说：『司马迁死后，亡佚《龟策》、《日者传》，褚少孙补上他所缺的篇数，言词鄙俗，不是司马迁的本意。考察司马迁所撰的《五帝本纪》、七十列传，说虞舜遭到困厄，就藏身在井壁空穴，穿孔而出；孔子死后，门人思念孔子就推举有若为师。他的言词鄙俗，又超过了这些补作，怎么能只怪罪褚先生，而完全尊崇司马迁呢？刘轨思研讨汉史，十分重视班固的才能，只讥笑他们中不列入少帝，却去编写了高后。考少帝刘弘并不是刘氏之子，而是宫人所生私下养在汉宫的。当时国无君主，吕后行使皇帝的权力，所以借他在位的八年岁月，把少帝时史事以年代次序依附在吕后的纪中，而吕后的言行事迹，自应完全编在《外戚传》里。譬如周成王年幼时，《史记》载召公、周公摄政的年代；周厉王流亡在彘，历法纪共和的时期。而周公、召公各世家又自有列传。班固遵照旧制和以往的贯例，完全符合事实，难道说即使从匠心深处发出来的著作，反而会受到见识浅薄的人讥笑。

【原文】

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若斯流者，可胜纪哉！故曰『废兴，时也；穷达，命也。』适使时无识宝，世缺知音，若《论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烬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

【译文】

人们的废弃兴起，与时机有关；困窘显贵，由命运主宰。而史书能否为人所用，也像这样。

古文《尚书》，为《六经》第一，《春秋左传》，是《三传》的首领。但是自秦到晋，经过了五百年，这些书都遭埋没，不流行于世间。不久梅赜上献孔安国古文《尚书》，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然后被推重一时，千百年来享有很大的名声。至如《老子道德经》著作于周代，庄周《庄子》成书于楚国，遇到汉文帝、汉景帝而开始流传，碰上嵇康、阮籍才被重视。像这样一类书的遭遇，难道能完全记录下来么？所以说：『废弃兴起，与时机有关；困窘显贵，由命运主宰。』倘若当时没有识宝的人，世上缺乏知己，如《论衡》不遇到蔡伯喈，《太玄》不遇到张平子，这些书肯定会烟消火灭，沉没无闻，怎么能不埋没而永久不废，为后世的人们所称颂呢？

疑古

【原文】

又孔门之著述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则上起唐尧，下终秦缪，其《书》所录，唯有百篇。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

又按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而孔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圣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加以古文载事，其词简约，推者难详，缺漏无补。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聋瞽。

【译文】

孔子门徒的著述，《论语》专门记述言辞，《孔子家语》记言同时记事。然而自古以来学徒们转相传授，只是称赞《论语》罢了。由此说来，都是古人轻视记事重视记言的明显验证。那么《尚书》的记载上起唐尧，下终于秦穆公，只不过一百篇。书中的记载，以言辞为主，而兴起衰落的经历过程，记下的不到万分之一。要说它的缺略，怎么说得完呢！所以后来的人说，唐、虞以下帝王的事情，就不容易知道了。

考察鲁史中的《春秋》，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情不论大小，动辄都加隐讳。这就是周公奉行的准则。然而何止《春秋》，在《六经》中，也都是这样。所以看孔子的改定《尚书》，夏桀让位于成汤，武王杀死商纣，这些事都很明显，但经孔子的删除都不存在了。观看孔子的修撰《春秋》，鲁隐公、鲁闵公被弑，鲁文公长妃所生的恶和视被杀，而《春秋》挥笔说好话，都有怨恨讽刺的诗歌，唯独鲁国没有这样的篇章。观看孔夫子的删定《诗经》，在所有的国风当中，都有姓通婚，不合周礼的，但当陈国的司败问孔子：昭公是否知礼时，孔子却回答说『知礼』。这就证明圣人玩弄智巧夸耀愚人，爱憎多出于自己的主观成见。加以用古文辞记事，文辞简括，推究的人难以详细了解，缺漏之处又没有人补上。于是使后来的学者不能彻底推求它的根源，模糊不明，有如耳聋眼瞎。

【原文】

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何者？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

又按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而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竟列纣罪，有倍《五经》。故孔子曰：桀、纣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据妇人临朝！刘向又曰：世人有弒父害君，桀、纣不至是。而天下恶者皆以桀、纣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将非厚诬者乎？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书》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覆。如异于此，则无论焉。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尝试言之，向使汉、魏、晋、宋之君，生于上代，尧、舜、禹、汤之主，出于中叶，俾史官易地而书，各叙时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岂比夫王沈之不实，沈约之多诈，若斯而已哉。

【译文】

《五经》的著述，千年以来仍然受到人们的敬仰，但是研究它的前前后后，很多事理互相矛盾。为什么呢？称赞周朝的强盛，就说天下三分它占了二分，商纣是孤独的鄙夫；说到殷朝的衰败，又说商纣有臣民亿万，它败亡时血流成河，可以飘浮起筑土的木棰。这就是非没有标准，正反两面完全不同。又考察武王作《泰誓》，数落商纣的罪过，也好像近代吕相为晋与秦断绝交往的说辞，陈琳为袁绍所写的讨伐曹操的檄文，想要给别人加上罪名，还能没有话说吗？但是后来的诸子百家，继承这些假话，争相列举商纣的罪过，比《五经》又大大增加。所以子

贡说：夏桀、商纣的罪恶不至于这样，君子讨厌处在下流。班伯也说：怎么会有拥抱着妇人临朝议政的！刘向又说：『世人有杀害君父的，但夏桀、商纣不至于这样。然而天下的坏名声必定都首先集中在桀、纣身上。这样看来，自古以来说夏桀、商纣的罪过，不就是有很大冤屈吗？

大概自《春秋》以前，到《尚书》的时代，那些作者叙述事情都是这样。今天摘取儒家经典中当时通行的言辞，其中道理有难于理解的，各家著作的说法不同，事理偶有可以作为依据，把它们参合起来，加以研究考察。如果有和这些不同的，就不再讨论了。远古和近古时代的史书，不只是繁简不同，本来就正反各异。为什么呢？近古的史书，记言虽然详细完备，但记善恶就相互参杂；看一个君主的才能，贤愚几各占一半。至于远古的史书就不是这样。那些书所记载的，简要地举出大纲细目，一定有赘和忌讳，探究它的底细，其中隐避埋没的不少。我曾经谈过，假若汉、魏、晋、宋的帝王生上代，尧、舜、禹、汤的君主生在中叶，使史官互相调换所处的地位来记载，各自叙述当时事情，比较他们的得失，一定很难估量。就如轮扁把古人的书称为糟粕，孔子叙述《春秋》把那些有疑义的地方也传给别人一样，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不如没有《尚书》。对于《尚书·武成》这一篇，我取它不过二、三页罢了。由此推论，那些远古的书，其中虚假不实的记载是很多的。它比起王沈《魏书》的滥述，沈约《宋书》的虚夸，也不过这样罢了。

荀子

王制

【原文】

请问为政？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则有昭穆。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故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之民，职而教之，须而待之，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安职则畜，不安职则弃。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复无遗。才行反时者死无赦。夫是之谓天德，是王者之政也。

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则国家治。若是，名声日闻，天下愿，令行禁止，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若是，则大王者之事毕矣。凡听：威严猛厉，而不好假道人，则下畏恐而不亲，周闭而不竭；若是，则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和解调通，好假道人，而无所凝止之，则奸言并至，尝试之说锋起，若是，则听大事烦，是又伤之也。故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职而不通，则职之所不及者必队。故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听之绳也。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偏党而无经，听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此之谓也。

【译文】

请问如何治理国家？我认为：『有才德的人，要破格任用，无德无能的人要立即罢免，首恶分子不需要教育就应立即处死，普通的人民不等用刑赏就应使他们受到教育。在名分尚未确定之前也应按宗庙的先后排列上下次序。即使是王公士大夫的子孙，尚未有特权等级身份的人，就把他们归并到普通老百姓之中去。即使是普通老百姓的子孙，（有）丰富的文化知识，端正的品德行为，具备特权等级身份的，就可把他们归并到卿相士大夫的行列中去。所以一切违反礼义言行，搞邪门歪道，破坏秩序的人，安排他们职业，进行教育，给予改过的机会，用庆赏勉励他们，用刑罚惩办他们，安于职守的就留用，不安于职守的就开除。属于哑、聋、瘸、断手和发育不全特别矮小的人，官府要收养他们，根据他们的能力加以使用，由官府供给衣服粮食，普遍地予以照顾，不让遗漏一人。对那些虽有才能但在行动上违反礼制的人坚决处死决不宽赦。这是最高的道德，这是治理国家的原则。

处理政事的关键：怀着好意来的人以礼待他，怀着恶意来的人以刑待他。把两种人区分开来，这样贤人和不肖的人就不会混杂不分，是非就不会混乱不清。贤人和不肖的人不混杂在一起，那些英雄豪杰就会到来，是非不会混乱不清，名声一天天显赫，天下人敬仰羡慕，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王者治国的大事具备了。凡是处理政事，只是威严猛厉，而不喜欢宽容待人，那么臣下害怕不敢亲近，有话不敢完全说出来，像这样，大事就会近于废弛，小事就等于放弃。如果接受意见态度随和，待人宽容而没有一定的限度，那么各种不合礼义的言行就都会出现，各种试探性的话也会蜂拥而起，各种试探性的话蜂拥而起，这样，所听太多，事又繁杂，同样也会伤害政事。所以有法而不议论，那么，法令没有明确规

定到的地方，就会出现差错。职权范围不能互相沟通，那么，职权涉及不到的地方，就会出现漏洞。所以有法而又能议论，职权范围又能互相沟通，坏事隐瞒不住，好事也不会遗漏，而百事没有差错，不是明智的君主是办不到的。所以公平是处理政事的准则，宽严适当是处理政事的标准。有法令规定的事情，要依法令去办理，没有法令规定的事情，要按法令以相类推去处理，这是处理政事的最好办法。偏私而无原则，是处理政事不公正的表现。所以有好的法令没有好的政事，是有的；有贤明的君主而无好的政事，自古以来，没有听说过。古书上说：『国家的安定出自君子，国家的混乱出自小人。』就是指上述情况说的。

【原文】

分钧则不偏，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

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悌，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也。孔子曰：『大节是也，小节是也，小节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节非也，小节虽是也，吾无观其余矣。』

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

【译文】

名分相等就无法统属了，权势相等就不能统一集中了，大家的地位都相等就谁也不能指挥谁了。有天地就有上下的差别，明智的君主一开始当政，治理国家就有一定的等级制度。两人同样尊贵就谁也不能役使谁，这是自然的道理。权势地位相等，争夺就必然乱，乱就必然穷困。古代帝王最讨厌混乱，所以制定礼义来加以区分，使之有贫、富、贵、贱的等级差别，逐级进行统治，这是养育天下的根本。《尚书》中说：『要做到齐就必须是不齐。』就是指的这个道理。

马惊车，君子就不能安坐在车上；人民反抗政治，君子就不能安坐在君位上。马惊车，就不如让它安静下来；人民反抗政治，就不如给他恩惠。选择才德兼备的人，提拔忠实而又严肃认真的人，提倡孝悌，收养孤寡，救济贫穷，如果这样，那老百姓就服从统治了。老百姓服从统治，然后君主的统治地位就安稳了。古书上说：『君主是舟，老百姓是水。水能使舟安稳地运行，也可以使舟沉没。』就是指的这个道理。所以当君主的，要想安定，就不如尊崇礼义，敬重有才干的人；要想建立功名，就不如推崇品德高尚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这是君主的大节。上述三方面做得恰到好处，那其余的也自然做得恰到好处了。如三方面做的不恰当，那其余的即使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也做的不错，还是无济于事的。孔子说：『大节做得对，小节也做得对，这是上等的君主。大节做得不对，小节即使做得对，这是中等的君主。大节做得对，小节做得有的对有的不对，这是中等的君主。大节做得不对，小节即使做得对，我也不需要看

其他方面了。』

王者之君争取人心，霸者之君争取友邻国家，只靠武力胜人之君夺取他国的土地。取得人心的君主使诸侯臣服，争取友邻国家的君主同诸侯为友，夺取他人土地的君主与诸侯为敌。能臣服诸侯的君主可以统一天下，能以诸侯为友的君主可以称霸于诸侯，以诸侯为敌的君主只有灭亡。

【原文】

用强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也，则伤人之民甚，则人之民恶我甚矣。伤人之民恶我甚，则日欲与我斗。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也，则伤人之民甚，则人之民恶我甚矣。伤吾民甚，则吾民之恶我甚矣。伤吾民之恶我甚，则日不欲为我斗。人之民日欲与我斗，是强者之所以反弱也。地来而民去，累多而功少，虽守者益，所以守者损，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诸侯莫不怀交接怨而不忘其敌，伺强大之间，承强大之敝，此强大之殆时也。知强大者不务强也，虑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则诸侯不能弱也，德凝则诸侯不能削也，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是知强道者也。

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庆赏以先之，严刑罚以纠之。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修友敌之道以敬接诸侯，则诸侯说之矣。所以亲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见，则诸侯疏矣。所以说之者，以友敌也；臣之见，则诸侯离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敌之道，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是知霸道者也。

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

【译文】

专靠武力胜人的君主，人家保卫自己的城池，人家出城作战，而我用武力去战胜人家，那就要伤害人家很多的老百姓。伤害人家的老百姓多，那么人家的老百姓恨我的也必然多。人家守城，人家出战，而以武力去战胜人家，那么我的老百姓必然伤得很多。伤我的老百姓多，那么我的老百姓恨我的也就必然多。我的老百姓恨我的多了，那么老百姓以后就不愿意为我去战斗。人家的老百姓成天在想和我斗，我的老百姓没有一天愿意为我去战斗，这就是强者反而变成了弱者。夺得一些土地而失去了民心，劳苦多而功劳少，虽然土地增加了，而民心受到了损失，这就是表面强大了而实际被削弱了。各国诸侯没有不互相结交，联合那些怨恨强国的诸侯国，窥伺着强国的可乘之隙，乘着强国陷入困境的时候去进攻它，这就是强国的危险的时候到来了。知道什么叫强大的君主，不专用武力胜人，考虑的是以王天下为己任的使命，使自己的实力更加强大，巩固自己的政治品德。实力强大了，诸侯不能使我变为弱小，政治品德巩固了，诸侯不能使我受损害，天下如果没有王者和霸者，那他将是常胜的君主了。这是知道强胜之道的君主。

那些称霸的君主不是这样，开辟田野，充实粮仓，使兵革器械便于使用，谨慎地招募和选择武艺高强的人，然后用重奖来诱导他，严格地用刑罚来纠正他的过失。保存将要灭亡的国家，使已经灭亡的国家的后代能继续祭祀其祖先，保护弱小的国家，制止那些强暴的国家，但是又无兼并他人之心，那么各国诸侯就信任他了。实行和其他诸侯国相友好的原则来和各诸侯国相亲善，因为不去兼并人家，如果表现出有兼并人家之心，那么各诸侯国就喜欢它了。所以能和诸侯国相亲善，是因他奉行对各诸侯国的友好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他奉行对各诸侯国就疏远他了。

政策；如果要想臣服人家的意图有所表现，那么各诸侯国就背离他了。所以要表明没有兼并人家的行为，信守睦邻政策，如果天下没有王者和霸主之君，那他将是常胜的霸君了。这就是懂得称霸之道的霸君。

那些称王的君主不是这样，仁的品德高于其他诸侯国，义的行为高于其他诸侯国，声威大于其他诸侯国，所以其他诸侯国没有不以他为尊贵的。声威大于其他诸侯国，所以其他诸侯国没有不和他亲善的。义的行为高于其他诸侯国，所以其他诸侯国没有敢和他对敌的。拿人家不敢对敌的声威辅之以仁义之道，所以不必用战争手段就可取胜，不必进攻就能得到所要得的东西，军队不必劳苦就可使天下归服。这就是懂得王者之道的君主。

富国

【原文】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此无他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挤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它故焉，不知节用裕民也。《康诰》曰：『弘覆乎天，若裕乃身。』此之谓也。

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

进事长功，知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熟，是天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

垂事养民，拊循之，哺呕之，冬日则为之馆粥，夏日则与之瓜麮，以偷取少顷之誉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顷得奸民之誉，然而非长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奸治者也。僈然要时务民，进事长功，轻非誉而恬失民，事进矣而百姓疾之，是又不可偷偏者也。徙坏堕落，必反无功。故垂事养誉，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奸道也。

【译文】

使国家富足的根本方法和原则，在于节省费用和使人民宽裕，善于贮藏多余的粮食和财物。要按礼所规定的不同等级地位的享用标准来节制消费，要通过政治上的各种政策措施，使人民得到宽松就可使人民富足了就可使田地得到治理而更加肥沃，田地治理得更加肥沃而粮食产量就能提高百倍。国家依法收税，人民按礼的规定节约开支。粮食堆积如山，粮食即使有时被烧毁还是多得无处可藏。君主何必忧愁没有多余的粮食！只要能知道节约使人民富起来。如果不知道节约使人民富起来，人民一穷，田地就脊薄荒芜，收成就会大半减产，君主虽然想多搜刮老百姓，还是得不到更多的东西；不按礼的规定标准节约用费，那必然有贪财榨取的名声，而且出现财政空虚人民穷困的结果。这没有别的缘故，由于不知道节约和使人民富起来的关系。《康诰》上说：『天是那么广大，地覆盖着万物，按照德的标准去做，就能使你富裕起来。』这就是指上述所说的道理。

减轻田野的税收，适当征收关卡集市的纳税，减少商人的数量，少派人民的公差，不占用农忙时候，这样国家就会富强起来了。

使整个天下都富起来的关键在于把各阶层的职责范围都规定清楚。翻耕田地，弄清田地亩数，除去野草，种植谷物，积粪肥田，这是农夫的事情。遵守农时，督促人民努力劳动，发展农业，增加产量，使百姓和睦，勤奋团结，这是将帅们的事情。高地不旱，洼地不涝，寒暑和顺适宜，五谷按时成熟，这是大自然的事情。全面地保护百姓，全面地爱护百姓，全面地管理百姓，遇上水涝旱灾，使老百姓免受冻饿之害，这就是贤明君主和能干宰相的事情了。

放弃应做的事业，专对老百姓搞些小恩小惠，安抚他们，疼爱他们，冬天给喝点稠粥，夏天给点大麦粥，用小恩小惠来窃取暂时名誉，这是一种苟且的作法。可以暂时得到奸民的赞赏，但不是长久的办法，事业不可能成就，功劳不可能建立，这是违背礼义的作法。吆五喝六和迫不急待地强迫人民去从事劳役，一味追求事情的进展和功利，不顾毁掉荣誉，任凭失掉民心，事情虽有了进展，却引起老百姓的反对，这又是一种歪门邪道的作法。采取败坏堕落的方法，必然走向成功的反面。所以搞沽名钓誉，是不行的；想自己成功而忘了老百姓，也是不行的。这些都是不合乎礼义的做法。

【原文】

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上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不能则兵弱。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无制数度量则国贫。

未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以国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谓至贫，是愚主之极也。将以求富而丧其国，将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是无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觉矣。

【译文】

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贫富，事先会有征兆，事后可以验证：君主不崇尚礼义兵必弱，君主不爱护老百姓兵必弱，失信于民兵必弱，庆功奖励不推行兵必弱，将帅领导无方兵必弱。君主好大喜功国必穷，君主喜欢名利国必穷，官吏太多国必穷，工人商人太多国必穷，耗费东西没有一定的规定和限度国必穷。老百姓穷了君主必然穷，老百姓富了君主必然富。所以田野农村是财货的根本，官府的货仓和粮仓是财货的末梢；老百姓得到好的天时，耕作又及时，这是财货的源头，按照等级征收的赋税和国库是财货的末流。所以贤明的君主必须调养天时的和顺，节约开支，发展生产，时时慎重考虑这些问题。使天下出现安然有余的局面，而君主不必忧虑不富足了。像这样，那么上下都富足，财物多得无处堆藏，这是最懂得治国大计的。所以夏禹遇上十年的水灾，商汤遇上七年的旱灾，而天下老百姓没有出现饥饿的脸色，十年之后，庄稼又获得好收成，而陈粮积蓄恢复余剩，这没有别的原因，是懂得本和末、源和流的关系。所以田野虽然不收而仓库却充实，老百姓空虚而府库满盈，这就叫国家灭亡。断绝了它的根本，枯

竭了它的源头，而且大量搜刮老百姓的资财，聚集于国库，如果君主和宰相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那么灭亡就要很快到来。由整个国家来供养他，结果还落得个国破身亡的下场，这就是因为贪到了极点，是最愚蠢的君主。本来想要追求自己的富贵却丧失了国家，本来想要追求私利却毁掉了自己，古时有很多国家，现在只剩下不到十个了，其所以这样，都是同一个道理。当君主的，也应该觉醒了。

老子

【原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译文】

道，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如果能用语言阐述出来，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可以用来指称事物，但指称事物的名并不代表事物本身。『无』，用以指天地的初始；『有』，用以指万物的本原。故而，立足于永恒的无，可以体味道的奥妙；立足于永恒的有，可以观察道的端倪。『有』和『无』这两者，同出一源，而名称不同。它们都属于深奥难测的范畴。唯其深奥玄妙之极，才是通向一切奥妙之门径。

【原文】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译文】

天下的人。都知道了美为什么是美的，那么丑恶的存在就已经是事实了；都知道了善的，这不善也就相对产生了。所以说，有和无相互生成，难和易互相成立，长和短相互形成，高和低互相依存，音和声相互谐调，前和后互相序列。因此，圣人以无为的态度对待世事，不采用言词、指令的手段去推行教化。于是，万物自然运作而不拒绝其使命，生长繁育而不据为己有，有所作为而不矜恃己能，完成使命而不居功自傲。正因为不居功自傲，所以才能绵延不绝。

【原文】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译文】

不崇尚贤能，使人民不致对功名竞争；不重视难以得到的财物，使人民不偷盗。不要显现能引起欲望的东西，使人民的思想不受扰乱。因此，圣人治国，注重使人民的心思空寂，使人民的肚子充实，使人民的意志薄弱，使人民的筋骨强健。经常使他们处于没有知识，没有欲望的状态，从而使那些有才智的人不致干蠢事。如果能够实行『无为』的政治，那么，国家就没有不会治理好的。

【原文】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子，象帝之先。

【译文】

道是空虚无形的，然而其功用却无穷无尽。它是多么深不可测呵，好像是万物的源头！它掩敛自己的锋芒，排解自己的纷扰，隐蕴自己的光辉，混同于周围的尘埃之中。它是那么幽隐呵，人们看不见它但又感觉它真实地存在！我不知道它是谁所生，好像在天帝诞生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

【原文】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译文】

天地无所谓仁爱，它把万物当作刍狗一样对待；圣人也无所谓仁义慈爱，对待人民也像对待刍狗。天地之间不就像是一个大风箱吗？空虚却不会穷竭，越鼓动，风量就越大。议论太多往往加速失败，还不如保守虚静。

【原文】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译文】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原文】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译文】

空虚之道是永生的，就像母性的生养。母性生养之门就是天地的根源。它连绵不绝永恒存在，它的功用无穷无尽。

【原文】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

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译文】

天地是长久存在的。天地长久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它不为自己而生存，所以能长久生存。因此，圣人愈令自己居于后，反而使自己居于先，他置自己于度外，反而保全了自己。这岂不是由于他们无私吗？他这样无私，所以最后便能成其私。

【原文】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译文】

最善的人如水一样。水善于使万物得益而不与之相争，它处于众人厌恶的卑洼之地，所以能接近于『道』。居住要善于选择地方，甘居卑下，心地要善于保持平静，待人善于坚持仁爱，说话善于坚持诚信，施政善于治理，办事要善于利用才能，行动要善于把握时机。因为不与人相争，所以不会有什么怨咎。

【原文】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译文】

保持得盈满，不如罢止。锻击得太过于锐利，不可长久保持。金玉满堂，没有人能守得住。富贵便骄傲，就给自己带来灾祸。功成名就应引身而退，这是合乎自然规律（天道）的。

【原文】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译文】

形体和精神合一，能不分离吗？结聚精气以致柔顺宁静，能像婴儿吗？排除杂念、保持清纯玄妙的心境，能无瑕疵吗？爱护人民治理国家，能自然无为吗？感官感知外界，能知雄守雌保持沉静吗？通晓四方，能不用心机吗？生万物，养万物，生育了万物却不占为己有，畜养了万物而不自恃有恩，为万物之长者，却不去主宰万物，生育万物，这就是最精深的德性啊！

【原文】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译文】

三十根辐条共汇集于一个毂，毂上有空洞（辐条和车轴得以安插的洞孔），才有车的功用。揉捏粘土做器皿，器皿中有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功用。开门凿窗建造房屋门窗四壁之内有空虚之处，才有居室的功用。所以，『有』给人以便利，『无』发挥了它的功用。

【原文】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译文】

青、赤、黄、白、黑五色使人眼花缭乱；宫、商、角、徵、羽五音使人耳朵听不清楚；甜、酸、苦、辣、咸五味使人胃口伤败；跑马行猎使人狂躁不安；难得的珍宝使人的品行受到损害。因此，圣人治国，只求饱腹，而不求声色之娱，所以舍弃那些有害身心品德之物，取有利于身心品德的东西。

【原文】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译文】

得宠和受辱都像受到惊吓。重视大的灾难，像对身体的疾病一样。什么叫做『宠辱若惊』呢？得宠是上好的事，受辱为下等之事。得宠令人不安，失宠（受辱）也令人不安。这就叫做『宠辱若惊』。为什么说『贵大患若身？』我所以有大祸患，仍是由于我有自身，如果没有这个自身我还有什么患祸呢？所以能以看重自身的态度去治理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寄付给他，能以爱自身的态度去管理国家的人，才可以把国家委托给他。

【原文】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皎，其下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译文】

看它不见，叫做『夷』（无色）；听它听不到，叫做『希』（无声）；摸它摸不着，叫做『微』（无形）。这三者，不可推究责问，因此浑然为一体。在它的上面不显得光亮，在它的下面也不显得晦暗。幽深渺渺呵，不可以述说，复归于空虚无物，这就是没有形状的形状，没有实像的形像，这就叫恍惚。迎着它，看不见它的前头；跟着它，看不见它的背后。把握古已有之的道，同它来驾驭现在的具体事物。能够了解宇宙的原始，这就叫道的规律。

【原文】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译文】

古时善于行道的人，精微玄妙而通达，深刻得难以识测。正因为深刻得难以识测，所以只能勉强地描述它：谨慎迟疑呵，就像冬天涉水渡河；顾虑戒惕呵，就像提防四面的围攻；威严庄重呵，就像做宾客；流散融融呵，就像坚冰解冻；淳厚朴实呵，就像未经雕凿的素材；虚怀旷达呵，就像空山幽谷；浑然包容呵，就像混杂的浊水；浩淼雄浑呵，就像浩茫茫的大海；随遇而安呵，就像浮叶随水飘流不止。谁能在浊流激荡中安静下来慢慢澄清？谁能在安定之中变动起来慢慢地成长？把握此道的人，不贪求满溢（不自满）。因为它不贪求满溢，所以能去故更新。

【原文】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译文】

努力使心灵虚寂到极点，保持清静不变。万物一齐生长运动，我由此得以观看物质往复的变化。那纷繁茂盛的万物，各自复归于它的本原。归于本原叫做『静』，『静』叫做复归于生命本性。复归于生命本性叫做自然规律，认识了自然规律叫做聪明。不认识自然规律，轻举妄动就会有凶祸；认识自然规律，才能宽容通达。宽容通达才能公正坦荡。公正坦荡才能周全。周全自然。同于自然才能把握道，把握道才能长久，才能终身免受危害。

【原文】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译文】

最好的君主，清静无为，使人民不知道他的存在；次一等的君主，人民愿意亲近且称赞他；再次一等的君主，人民惧怕他；更次一等的君主，人民侮辱他。君主诚信不足，人民对他就不会信任。最上的君主，实行无为而治，他重视自己的言语，不轻易发号施令。他功业完成，事业办得顺利，百姓都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生活的。』

【原文】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译文】

大道被废弃了，才有人提倡仁义。智慧出现后，才有很大的诈伪；『六亲』不和睦，才有人要求子孝父慈。国家昏暗混乱，才有人褒奖忠臣。

【原文】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译文】

禁绝所谓聪明和智慧，则人民才会得到百倍的利益；废弃仁义，人民才会恢复子孝父慈；抛弃巧与私利，才会没有盗贼。用圣智、仁义、巧利这三种东西都是巧饰的东西，所以要让人民回归到外表单纯、内心质朴、减少私心嗜欲、抛弃学问、无忧无虑的境界。

【原文】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且鄙。我独异於人，而贵食母。

【译文】

应诺与呵斥，相差多少？美好与丑恶，相差多少？人们所害怕的，我不能不害怕啊。旷漠

啊，没有边际。众人都快快乐乐，好像享用丰盛的筵席，好像春天登高眺望。我独恬静淡泊啊，心未曾有欲动的迹像；浑浑沌沌啊，如同婴儿还不会笑，疲惫闲散啊，好像无家可归。众人都有富余，而唯独我好像不足。我有一颗愚人的心啊！世人都明明白白，我独暗然糊涂；世人都清清楚楚，我独蒙昧无知。沉静啊，好像大海，风一样的飘忽啊，好像没有止境。众人都有所作为，而我独冥顽笨拙。唯独有我不同于众人，而重视滋养自己的根本。

【原文】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译文】

大德的样态，只遵循于道，道这个东西，恍恍惚惚。恍惚啊，那里面有形像。恍惚啊，那里面有物。幽幽冥冥，那里面有精气。那精气极真切，那其中有信验。从古至今它的名字不消失，万物的起始都出于它。我凭什么知道万物的起始呢？就是根据它。

【原文】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译文】

委曲就能保全，弯曲就能伸直，低洼就能转为平满，破旧就会更新，索取少就会得到，索

取多就会迷惑而失去。所以圣人掌握道，以此作为天下的楷模。他不自我表现，不自以为是，所以就能彰著；不自我夸耀，所以有成功；不自尊自大，所以能长远；因为不与人相争，所以没谁能争过他。古人说的『曲则全』，难道是空话吗？全身远害的道理都集中于此。

【原文】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译文】

少说教，顺其自然。狂风不会刮一个早晨，暴雨不会下一整天。谁造成这样的？是天地。天地尚且不能长久使风狂雨暴，又何况人呢？所以从事于『道』的，结果就与『道』相同，从事于『德』的，结果就与『德』相同，从事于『失』的，结果就与『失』相同。能够使自己的行为与『道』相同的人，『道』也乐于得到他，能够使自己的行为与『德』相同的人，『德』也乐于得到他。而那些使自己的行为与『失』相同的，『失』也乐于得到他。

【原文】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馀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译文】

踮起脚站不稳；大步行进走不远；自逞我见不能明白事理；自以为是的不能昭彰；自我夸

耀的不能成功；自我骄傲的不能长久。用道的尺度来看，以上这些可以说是剩饭赘瘤，让人厌恶。所以有道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原文】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译文】

有物混然而成，先于天地产生之前它就存在了。无声啊，空虚无形啊，寥廓独立而不衰。无所不在的运行，而生生不息。它是天地产生的根源，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姑且叫它为『道』，勉强称它为『大』。大则周行不息，周行不息则永无穷尽。永无穷尽则往往复复返回初始。所以，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间有四大，而人是四大之一。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以自然为法则。

【原文】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译文】

重为轻的根本，静为躁的主宰。所以圣人出行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操守。虽有华美之境，却能安居超然。为什么有万乘之国的君主还要轻率动身以临天下呢？轻则失去根本，躁则失去主宰。

【原文】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译文】

善于行路的人不留下车辙马迹。善于说话的人没有疵病。善于计算的人不用筹码。善于关闭的人不用门闩，而关闭后却使人不能开。善于束缚的人不用绳索却使人不能解。因此，圣人经常善于拯救人，而没有被遗弃之人；经常善于拯救物，而没有被抛弃之物。这叫做承袭『道』之明。所以，善人可做不善人的老师，不善人可做善人的借鉴。如果不重视他的老师，不爱惜他的借鉴，即使有智慧，也会招致很大的迷惑。这个道理就叫幽深精妙。

【原文】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译文】

知道了自己刚强，却甘居柔顺，作为天下的溪涧。成为天下的溪涧，就能使原有的『德』不失去。原有的『德』不失去，就能回到无知无欲的婴儿状态。知道了自己洁白，却安守暗昧，便可以成为天下人的法式。成为天下人的法式，就能使原有的『德』不变。原有的『德』不变，就能回复到无极状态。知道了自己的荣耀，却安守卑弱，成为天下的深谷。成为天下的深谷，

原有的『德』就能充裕，回复到真朴。真朴分散之后，便成为万物，圣人运用它们，就成为他们的长官。所以，高明的治术就是对人民的纯朴无所伤害。

【原文】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夫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译文】

企图取天下而又行有为之政，我看他不可能达到目的。天下是神圣的东西，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有所作为就会失败，执持而不放就会失去天下。万物有的行于前，有的随于后，有的气势徐缓，有的气势急促，有的强，有的弱，有的成，有的败。因此，圣人必须去掉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东西。

【原文】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译文】

用『道』辅佐君主者，不凭借兵力逞强于天下。用兵这件事最容易得到报应：军队到过的地方，荆棘就会丛生。大战之后，一定有荒年。善于作战的人只求胜利罢了，不凭兵力取得胜利不要自我尊大，不要自我夸耀，不要骄傲，这由于胜利是出于不得已，因而取得胜利不要

逞强。所有的事物，壮盛就会衰老，这叫做不符合『道』，不符合『道』就会很快地死亡。

【原文】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译文】

战争是不祥之物，令人产生恐惧厌恶，所以有道之人是不会置身其中的。君子居处贵左，带兵打仗则贵右。战争是不祥之物，不是君子崇尚之物，如果不得已而为之，最好淡然处之。胜利了不要得意洋洋，如果得意洋洋就是以杀人为快乐，以杀人为快乐的人是不能在天下得志的。吉事以左上方为上，凶事以右上方为上。偏将军站在左边，上将军站在右边，就是说，（出兵打仗）用丧礼的仪式来处理。战争杀伤众多，以悲哀的心情去参加，得胜了要以丧礼的仪式去处理。

【原文】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译文】

道永远无名质朴，虽然幽微，天下却没有人能使它为臣。侯王如果能持守它，万物将自动服从。天地相交合，就降下甘露，人们没有命令它，它却自然均匀。万物运作就有了名称，名

已经有了，也就要知道适可而止，知道适可而止可以避免危害。譬如道在天下，好象大川小溪归之于大海。

【原文】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译文】

了解别人的人称得上机智，了解自己的人才算聪明。战胜别人的人有力，战胜自己的人刚强。知道满足的就是富有。努力不懈的就是有志。不丧失其本性的才能长久，身死而精神不灭的才是真正的长寿。

【原文】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译文】

大道泛滥啊，流遍左右。万物依靠它生存而不推辞，功成而不以为有功。滋养万物却不为万物主宰，永无欲求，这可以称作『小』。万物归附于它，它却不主宰万物，这可以称之为『大』。正因为它始终不自以为大，所以才能成就它的伟大。

【原文】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译文】

执守大道，天下就会顺往。顺往也不妨害，于是天下和平安泰。音乐与佳肴，能使过路的客人停下来。而道要说出口，就会觉得淡而无味了。看它看不见；听它听不着，用它却用不完。

【原文】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译文】

将要收拢它，必先扩张它；将要削弱它，必先盛强它；将要废弃它，必先兴起它；将要夺取它，必先给予它，这就是所说的幽微的征兆。柔弱胜于刚强，鱼不能离开深渊。国家的『利器』不可以显示于人。

【原文】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译文】

道永远顺乎自然，（天下万物）没有不是它所为的。侯王如果能持守它，万物就将会自生自长。自生自长而萌生私欲，我将以道的真朴来镇住它。以道的真朴来镇私欲，私欲就会兴不起来。没有私欲就宁静，天下将自然正定。

【原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译文】

上德之人不求『德』，所以有德；下失之人刻意不失『德』，所以无德；上德之人无为而无所作为；下德之人无为而有所作为。上仁之人要作为而无所作为。上义之人要作为而有所作为。上礼之人要作为而没有人回应他，于是扬起手臂强拉人家。所以失道以后才有德，失德以后才有仁，失仁以后才有义，失义以后才有礼。礼这个东西，是忠信浅薄而且是祸乱的开始。所谓『先知』这件事，是道的虚华，而且是愚昧的开始。因此，大丈夫立身淳厚，而不居于浅薄；存心朴实，不居于虚华。所以应去彼后者，取此前者。

【原文】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正，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致数舆无舆。是故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译文】

古来得一的：天得到一而清明；地得到一而宁静；神得到一而灵验；谷得到一而盈满；万物得到一而生长；侯王得到一而使天下安定。推而言之，天不能清明，恐怕就要破裂；地不能宁静，恐怕就要震溃；神不能灵验，恐怕就要消失；欲不能盈满，恐怕就要干涸；万物不能生

长，恐怕就要毁灭；侯王不能使天下安定，恐怕就要颠覆。所以贵必须以贱为根本；高必须以下为基础。因此侯王自称为『孤』、『寡』、『不谷』。这不就是以贱为根本，不是吗？最高的荣誉无需人夸。因此，不要稀贵像玉石那样，而要贱朴像石块那样。

【原文】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译文】

『反』是道的运动状态，『弱』是道的功用，天下万物产生于『有』，『有』生于『无』。

【原文】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译文】

上士听说道，努力去实行，中士听说道，若信若疑；下士听说道则大加嘲笑。不被嘲笑不足以为道。所以古时立言的人有这种说法：明显的『道』好像暗昧，前进的『道』好像倒退；平坦的『道』好像不平；高尚的德好像低谷；最洁白的好像黑垢，广大的德好像不足；刚健的德好像懈怠；质实而真的好像空虚；最方正的没有棱角；大的器物总是最后完成；大音没有声音，大像没有形状。『道』幽隐无名，只有道善于施予万物而且成就万物。

【原文】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

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译文】

道是唯『一』的，唯『一』的道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冲和产生调和状态，阴阳二气的调和状态产生万物。万物背阴而向阳，阴阳二气交冲涌荡而形成新的调和。人所厌恶的就是『孤』、『寡』和『不谷』，而王公却以此来自称。所以天下万物有时减损它，它反而能有所增益，有时增益它，它反而受到减损。别人教我的，我也用来教人；强暴的人不得好死，我把这作为教人的根本纲领。

【原文】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译文】

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够随便往来于天下最刚强的东西中。没有形体的东西，能够进入没有缝隙的东西。我因此知道，无为是有益处的。不用语言表述的教化，无为的益处，天下很少能比得上。

【原文】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译文】

名誉与生命谁亲？生命与财货谁贵重？获得与丢失谁更有害？因此，过分地吝惜必然导致更大的破费；过多地贮藏，必然招致残重的损失。所以知足就不会受到挫折，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这样才可以保持长久。

【原文】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译文】

最完满的好像有缺陷的好像所缺欠一样，它的作用不会衰竭。最充盈的东西好像空虚的样子，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最直的好像弯曲，最灵巧的好像笨拙，最雄辩的好像言语迟钝。静胜躁，寒胜热，清静无为可以做天下的统治者。

【原文】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译文】

天下有道时就把马退回给百姓种地。天下无道时，野外到处都是战马。最大的祸患是不知足，最大的罪过是贪得。所以，满足这样的满足，就永远满足了。

【原文】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

不为而成。

【译文】

不出门户，能够知道天下的事情。不看窗外，能够知道自然界变化的规律。出去越远，知道的越少。所以圣人不出行便知道，不看能称说，不作为能成功。

【原文】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译文】

追求学问，知识要一天天地积累。体悟大道，私欲要一天天地减少。减少又减少，也就达到『无为』状态了。『无为而无不为』，治理天下应常常清静无为。至于有为，那不足以治理天下。

【原文】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译文】

圣人无固定的意志，他以百姓的意志作为意志。善良的，我善待之；不善良的，我也善待之，这样就得到了善良了。诚信的人，我信任他；不诚信的人，我也信任他，这样就得到了诚信之，这样就得到善良了。圣人处于天下，收敛意欲，帮助天下的人，使其心归于浑朴。百姓以自己的耳目专注于圣

人，圣人使他们都回复到婴孩般纯洁真朴的状态中。

【原文】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译文】

出世为生，入土为死。长寿一类的人，有十分之三，短命一类的人有十分之三，本来可以长寿，但却自己走向死路的也有十分之三。什么原因呢，过分求生奉养太丰厚了。曾听说善于养生的人，在陆地上行走不会遇到犀牛和老虎，在军队里战斗不会被兵器伤害，犀牛用不上它的角，老虎用不上它的爪，兵器用不上它的刃。因为它没有进入可致死之处。

【原文】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译文】

道产生万物，德畜养万物，具体的物质使万物有了存在的形状，自然的环境使万物能在其中生长。所以万物没有不遵道、贵德的。道被遵崇，德被重视，原因在于它不强加干涉而是任顺自然。所以，道产生万物，德畜养万物，生长它哺育它，使它成熟使它结果，养护它爱护它。生育了万物却不占为己有，畜养了万物却不自恃有恩，为万物之长者却不主宰万物，这就是最

深的德。

【原文】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谓袭常。

【译文】

天下万物都有初始，这初始就是产生天下万物的母亲。已经得知了它的母亲，也就可以知道它的儿子了；已经知道它的儿子，还持守它的母亲，终身都没有危险。塞住其（视听）感官，关闭（嗜欲）之门，终身无事永逸。打开（视听）感官，助成嗜欲之事。终生不可救药。能察见细微征兆的叫做『明』，能安守柔弱的叫做『强』。用（道）的光辉反照，内心就会复归于明澄的境界，不会给自己带来灾殃，这就是承袭不变的常道。

【原文】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译文】

江海能够成为百川归往之处的原因，是它善于处于低下的地位，所以能成为百川归往之处。因此，圣人要居于人民之上，就应当用自己的言辞表示对人民谦下；要处于人民之前，就应当把自己放在人民之后。所以圣人居于人民之上而人民不以为累，处于人民之前而人民不感到有

危害。因此，天下的人民对他乐于拥戴而不厌倦。

【原文】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译文】

天下人都说我的『道』很『大』，好像找不出相像的。正因为道大，所以不像。如果能找出相像的，它早就细微渺小了。我有三件宝物，一是『慈』，二是『俭』，三是『不敢为天下先』。所以能成有形之物的首长。现在人们舍弃『慈』只要勇，舍弃『俭』只要富有，舍弃后只要先；这是死路啊！这个『慈』，用以战则可以胜利。用以守则可稳固不失。如果天要救他，就用『慈』来卫护他吧。

【原文】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译文】

善于做将帅的，不尚武力；善于作战的，不轻易愤怒；善于战胜敌人的，不勉强争斗；善于用人的，对别人谦下。这叫做不与人相争的『德』，这叫做善于利用人的能力，这叫做与天（自然）相配合，是古来最深刻的道理。

【原文】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则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

【译文】

用兵的人有这样的话，『我不敢进攻，而宁防守；不敢前进一寸，而宁后退一尺。』这是说，有行列像没有行列，奋臂像没有臂，执着兵器像没有兵器，接近敌人像没有敌人。祸患没有比轻敌更大的。轻敌几乎丧失了我的三件珍宝。所以两军对抗，如果力量相当，而悲愤的一方将会取胜。

【原文】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译文】

我的话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实行。天下却没有人能理解，没有人能实行。话有宗旨，事有根本，正因为人们无知，因此不理解我。理解我思想的人少，按我思想做的人难得。所以圣人外穿粗布衣服，怀内却揣着美玉。

【原文】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译文】

知道自己有所不知，是好的；不知道自己知道多少，是有毛病的。圣人没有这种毛病，因

为他把这种毛病当作危害。正因为这种毛病为危害，因此他才没有这种毛病。

【原文】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译文】

老百姓不害怕威压，那么更大的威压就要来临了。不要逼迫得老百姓不能安居，不要压榨老百姓生活所依赖之物。只要不压迫老百姓，老百姓就不会厌恶他，所以圣人能自知却不炫耀，自己爱惜自己却并不过分地尊重自己。总是自觉地舍弃后者（自见、自贵）保持前者（自知、自爱）。

【原文】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绰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译文】

勇于逞强（虚静无为）的，往往会招致杀身之祸，而勇于不逞强的，往往能保全自己。这两种情况，到底哪一种有利，哪一种有害？天道是不屑于回答这样的问题，谁又能知道其中的奥妙呢？所以圣人尚且如此感到危难。天道啊，太不可预测了，她不争却往往能操胜券，她不用言论发号施令，而她的主张往往会有很多人响应，她不挥手召唤人来，而老百姓归附在她的周围，她对一切漫不经心，但一切又在她谋划之内，天道太广大无边了，看起来她像一张很稀疏的网，但世间万物没有一样因其稀疏而被遗失。

【原文】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译文】

人民经常不怕死，怎能用死使他们畏惧？如果使人民经常怕死，那么，对于一些搞诡异活动的，我能把他们捕来杀掉，谁还敢这样搞呢？经常有掌管杀人的官吏去杀人。如果代替杀人的官吏去杀人，这是代替木匠去砍木头。代替木匠去砍木头的人，很少有不砍伤自己手的。

【原文】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译文】

人民饥饿，是由于他们的君主吞食的租税太多，因而遭受饥饿。人民难于治理，由于他们的君主实施严酷的政治制度，因而难以治理。人民轻视死，是由于他们的君主一味追求生活太奢侈，因而轻视死。所以，那些不过份去追求保养生命的人，要远远胜过那些以贪生奢侈为重的人。

【原文】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译文】

人活着时柔弱，但死后却变得坚固强硬。草木生长的时候柔软易折，但死后却变得干枯。

所以坚固强硬的东西属于死亡的一类，而柔弱的东西却属于生存的一类。因此，军队强大了就会因而骄傲而被灭亡，树木强壮就会招致砍伐。所以强大的处于下等地位，而柔弱的处于上等地位。

【原文】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译文】

上天的法则，它不就像一张拉开的弓吗？高了就把它压低些，低了就把它举高些。有富余就把它减少些，不够用就给它补足些。上天的法则就是减损富余的而补给不足的。而社会的法则那就不是这样了，剥削不足者来供奉有余者。谁能把有余的奉献给天下？只有有道的人。因此，圣人有作为而不自恃，成功了而不自居，他不愿显耀自己的贤明。

【原文】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言：『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

【译文】

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但攻破坚强的东西没有什么能胜过它，因为没有什么能更换它。所以柔能胜刚，弱能胜强，天下没有谁不知，但没有谁能实行。所以圣人说：『能够承受天下的污辱，这叫国家的君主；能够承受天下的妖孽，这叫天下的君王。』正面的话好像反面的话。

【原文】

和大怨，必有余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译文】

和解很大的仇怨，一定还有剩下来的仇怨，这怎么可以算是妥善？因此，圣人执着借债人的契券，却不向别人责求偿还。所以有『德』的人像掌握契券的人那样无心计较，无『德』的人像掌管追债索税的人那样有心计较。天道并不偏爱亲近的人，但经常帮助善良的人。

【原文】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译文】

国小而民稀，要使拥有的各种重要器具不使用，要使人民重生畏死而不向远地迁徙。虽然有舟船车辆，却没有人去乘坐，虽有铠甲和兵器，却没必要去陈列。要使人民再结绳记事。人民以自己吃的食品为甘甜，以自己穿的衣服为漂亮，以自己的居所为安适，以自己的乡俗为快乐。这一国与邻国可以相互望见，鸡鸣犬吠的声音可以相互听到，但人民却直到老死，彼此不相往来。

【原文】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

【译文】

诚实的话不美，美的话不诚实。善人不巧辩，巧辩的人不善。聪明的人并不追求渊博，追求渊博的人并不聪明。圣人不积私，竭尽全力协助人，自己反而更充实。他尽量多施与别人，自己反而更丰富。上天的法则是有利于万物而不危害万物，人的法则也应是即使有所作为但不过分争执计较。

庄子

逍遥游

【原文】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译文】

北海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鲲。鲲的巨大，不知道有几千里。变成鸟，它的名字叫鹏。鹏的背，不知道有几千里。奋起而飞，它的翅膀好像天边的云，这只鸟，海风起动时就迁往南海。南海，就是天池。

《齐谐》一书，是记载怪异之事的书。《谐》书所记之言说：『当鹏迁往南海时，翅膀拍击水面达三千里，借旋风而飞上九万里高空，要用六个月的时间才能止息。』游动的云气状如野马，飞扬的尘埃，空中活动的生物，皆因风的相吹而飘动。天色苍茫。那是它的本色吗？它的高远有没有极限？大鹏朝下看，也无非是这个样子罢了。

如果积水不深，那么负载大船就显得无力。倒一杯水在堂前洼坑，那么一根小草也可以作为船；而放上一个杯子就站住了，这是水浅而船大的缘故。如果风的强度不大，那么它负载大的翅膀也显得无力。所以鹏高飞九万里，那是因为风在它的下面，然后才乘着风，背负青天而没有阻滞，然后才飞及南海。

蝉和楚鸠讥笑大鹏说：『我奋起而飞，遇到榆树檀树就停下，有时飞不到就落在地面上罢了，何必定要高飞九万里又往南海去呢？』到近郊去的，带三餐粮食而当天返回，肚子还饱饱的；到千里远的地方去的，要用一宿时间舂粮食；到千里远的地方去的，要准备三个月的粮食。这两只小鸟又哪里知道呢！

【原文】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译文】

才智小的不能了解才智大的，寿命短的不能了解寿命长的。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朝生暮死的小虫不知道一个月的时光，生命只有一个季节的寒蝉不知道一年的时光，这就是『小年』。楚国的南面有一只灵龟，以五百年为一个春季，又以五百年为一个秋季，远古有一颗大椿树，以八千年为一个春季，又以八千年为一个秋季，这就是『大年』。而彭祖至今仍以长寿著称于世，众人都想与他相比，岂不是很可悲吗？

商汤问棘有这样的话。汤问棘说：『不毛之地的北边有一很深的大海，就是天然的大池。海里有一条鱼，它的宽度达数千里，没有人知道它有多长，它的名字叫鲲。有一只鸟名叫鹏，它的背像泰山，翅膀像天边的云，凭借旋风直上九万里高空，穿越云层，背负青天，然后向南

飞翔，飞往南海，有一只斥鴳讥笑它说：「它将飞往那里呢？我跳起上飞，不过几丈高就落下来，在野草丛中飞翔，这已是尽了飞翔的能事。而它究竟要飞往哪里去呢？」』这就是小和大的区别。

所以才智胜任一官之职的，行为合符一乡之俗的，品德迎合一君之心而获得一国的信任的，他们自鸣得意就如同斥鴳小雀一样。而宋荣子则讥笑他们。宋荣子能做到整个社会都称赞他也不会更加努力，整个社会都诽议他也不感到沮丧，他能判定自我和外物的分别，分清荣誉和耻辱的界限，仅仅如此而已。他对世俗的东西没有汲汲去追求，尽管如此，他还有未曾建树的。列子乘风而行，轻巧极了，走了十五天然后回来。他于求福之事，也没有汲汲去追求。这样他虽然免于步行，但毕竟还是有所凭借。如能够因循自然的本性，顺应天气的变化而游于无穷的境域，他还有什么依赖呢！所以说：至人忘却自己，神人不谋功业，圣人不图名位。

齐物论

一

【原文】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

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译文】

事物没有不是『彼』的，也没有不是『此』的。从彼方看不见，从此方看就知道了。所以说，彼方是与此方相对而言的，此方也是与彼方相依存的。彼和此相对而存在。虽然如此，但事物刚生就转向死亡，刚死又转向生，刚说可就转向不可，刚说不可又转向可；有因而认为是就有因而认为非，有因而认为非就有因而认为是。因此圣人不专是非对立之路，而观照事物的本然，也就是因住自然。此也是彼，彼也是此。彼有彼的是非，此有此的是非。果真有是吗？果真无彼是吗？彼和此成对立，就称为道的枢纽。抓住枢纽就像进入环的中央，可以因应无穷的变化。『是』的变化没有穷尽，『非』的变化也无穷尽。所以说不如以本然的明净之心去观照事物的实情。

用作为一般的指（概念）来说明具体的指不是指，不如用非指的概念来说明具体的指不是指；用作为一般的马来说明具体的马不是马，不如用非马的概念来说明具体的马不是马。其实，天地就是一『指』，万物就是一『马』。

二

【原文】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

知其然，谓之道。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

【译文】

可有可的理由，不可有不可的理由。道路是人走出来的，事物的名称是人叫出来的。为什么是，是有是的理由，为什么不是，不是有不是的理由。为什么可？可有可的理由。为什么不可？不可有不可的理由。事物本来就有它是的地方，事物本来就有它可的地方。没有什么事物不可肯定。所以小草和楹柱、丑女和美女西施，以及一切奇特古怪的事物，都因道而通为一。事物有分就有成，有成就有毁。一切事物没有成和毁的分别，复归于一个整体。只有通达的人知道通而为一的道理，于是不用寄寓在庸之中。庸就是用；用就是通，通就是得，达到有所得也就差不多了。因是自然吧，因住自然却不知道它的所以然，就叫做道。费尽心智谋求一齐而不知道它本来就是相同的，就叫做『朝三』。什么叫做『朝三』呢？养猴的人给猴子栗子吃时说：『早上给三个，晚上给四个。』众猴子听了都很愤慨，养猴人又说：『那么早上给你们四个，晚上给你们三个。』众猴子听了都很高兴。名和实并无亏损而猴子的喜怒却因之不同，这只是顺应了猴子的主观愿望罢了，所以圣人调和是非而保持事情的自然均齐，这就叫做物和我各得其所。

三

【原文】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

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译文】

罔两（精怪）问景说：『方才你行走，现在你停下；方才你坐着，现在你站起。你怎么这样没有独特的操守呢？』景说：『我有所凭靠才这样吗？我所凭靠的东西本身又有所凭靠才这样？我依赖蛇腹下的鳞皮和蝉的翅膀吗？我怎能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怎能知道为什么不会这样！』

昔日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翩翩飞舞，好一只蝴蝶，悠然自得，心意愉悦，竟忘了自己原本是庄周。忽然醒过来，就惊喜地发现自己确实是庄周。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化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化成了庄周？庄周与蝴蝶必定是有分别的。这就叫做万物化而为一。

大宗师

【原文】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者，万

【译文】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者，万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

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善妖善老，善始善终，人犹效之，又况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乎！

【译文】

死和生是命定的，就好像永远有黑夜和白天一样，是自然的规律。人力有不能干预的事情，这都是事物的实情。

泉水干了，各种鱼都被困在陆地上，靠湿气相互嘘吸，凭口沫相互滋润，这还不如在江湖里彼此相忘。与其赞誉尧而非议桀，还不如忘掉二者之是非而融化于道。

大自然赋予我形体，用生使我操劳，用老使我安逸，用死使我休息。所以称善我的生，也就称善我的死。藏船于山谷，藏山于深泽，可谓坚固了，然知道呢。把小的东西藏在大的地方是适宜的，但也会亡失。如果将天下藏在天下之中就不会亡失了，这是万物的实情。人们只要获得形体就感到喜悦。其实人的形体千变万化而没有穷尽，那么此种快乐还可以计算吗？所以圣人游于物不能亡失的境地而与道并存。无论老少、生死都感觉快乐，仅此人们尚且还要效法它，何况那万物之宗、一切变化所依赖的道呢？

秋水

一

【原文】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鹐，子知之乎？夫鹓鹐，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鹐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译文】

庄子在濮水边钓鱼，楚威王派二位大夫前来邀请庄子说：『国王愿把国事托付给您。』庄子手持钓竿，看都不看他们，说：『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已经死去三千年了，楚王将它的甲骨装在竹箱里，蒙上罩巾，珍藏在太庙明堂上。这只龟，是宁愿死后留下甲骨显示尊贵呢？还是愿意拖着尾巴爬行在泥中呢？』二位大夫说：『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中爬行。』庄子说：『回去吧！我将拖着尾巴在泥中爬行。』惠子做梁国的相，庄子去拜访他。有人对惠子说：『庄子前来，打算取代你的相位。』于是惠子惊恐，派人在国中搜查庄子，搜了三天三夜。庄子前去见惠子说：『南方有种鸟，它的名字叫鹓鹐，你知道吗？这鹓鹐从南海出发向北海飞，不是梧桐树不肯停息，不是竹实不吃，不是甘美的泉水不饮。正在这时，猫头鹰得到一个腐烂的老鼠，见鹓鹐飞过，仰头对鹓鹐威吓到：「吓！」现在，你想用你的相位来吓我吗？』

二

【原文】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

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译文】

庄子与惠子在濠水桥上游玩。庄子说：『鲦鱼悠然自在的游水，这是鱼儿的快乐呀。』惠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你不是鱼，你当然不知道鱼的快乐，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庄子说：『请循着我们争论的起点说起，你说：「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这句话，就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而问我的。（既然你能知我，我为什么不能知鱼呢？）我是在濠水桥上知道鱼的快乐的。』

墨子

兼爱

【原文】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

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

【译文】

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必须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就不能进行治理。这就好像医生给人治病一样，必须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才能进行医治。如果不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就不能医治。治理混乱又何尝不是这样！必须知道混乱产生的根源，才能进行治理。如果不知道混乱产生的根源，就不能治理。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不可不考察混乱产生的根源。

试考察混乱从哪里产生呢？起于人与人不相爱。臣与子不孝敬君和父，就是所谓乱。儿子爱自己而不爱父亲，因而损害父亲以而自得其利；弟弟爱自己而不爱兄长，因而损害兄长以而自得其利；臣下爱自己而不爱君上，因而损害君上以而自得其利，这就是所谓混乱。反过来，如果父亲不慈爱儿子，兄长不慈爱弟弟，君上不慈爱臣下，这也是天下的所谓混乱。父亲爱自己而不爱儿子，兄长爱自己而不爱弟弟，所以损害儿子以而自得其利；弟弟爱自己而不爱兄长，所以损害弟弟以自利；君上爱自己而不爱臣下，所以损害臣下以而自得其利。这是为什么呢？都是起于不相爱。

【原文】

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

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译文】

即使在天底下做盗贼的人，也是这样：盗贼只爱自己的家，不爱别人的家，所以残害别人以利于自己。这是什么原因呢？都起于不相爱。

即使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也是这样：大夫各自爱他自己的家族，不爱别人的家族，所以侵扰别人的家族以利于他自己的家族；诸侯各自爱他自己的国家，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攻伐别人的国家以利于他自己的国家。天下的乱事，全部都具备在这里了。细察它从哪里产生呢？都起于不相爱。

假若天下都能相亲相爱，爱别人就像爱自己，还能有不孝的吗？看待父亲、兄弟和君上像自己一样，怎么会做出不孝的事呢？还会有不慈爱的人吗？看待弟弟、儿子与臣下像自己一样，谁会害人？所以不孝不慈都没有了。还有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吗？看待别人就像自己一样，谁会盗窃？所以盗贼没有了。还有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都没有了。假若天下的人都相亲相爱，国家

与国家不相互攻伐，家族与家族不相互侵扰，盗贼没有了，君臣父子之间都能孝敬慈爱，像这样，天下也就治理了。

非攻

【原文】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恶失，欲安而恶危，故当攻战而不可不非。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牛马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牛马。此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而非，从而誉之，则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译文】

墨子说：『从前的王公大人如果确实想获得利益而憎恶损失，想安定而憎恶危险，如此对于攻战，是不可不责难的。』现在假如有一个人，进入别人的园圃，偷窃别人家的桃子、李子。众人听说后就指责他，上边执政的人抓到后就要处罚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损人利己。至于盗窃别人的鸡犬和猪，他的不义又超过到别人的园圃里去偷桃李。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大。至于进入别人的牛栏马厩盗取别人的牛马，他的不义又比盗窃别人的鸡犬和猪更甚。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大。一旦损人更大，他的不仁也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至于妄杀无辜之人，夺取他的皮衣戈剑，则这人的不义又甚于进入别人的牛栏马厩盗取别人的牛马。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大。一旦损人更大，他的不仁也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对此，天下的君子都知道指责他，称之为义。现在至于大规模地攻伐别人的国家，却不知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去赞誉他，称他为不义。一旦损人更大，他的不仁也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对此，天下的君子都知道指责他，称之为义。现在至于大规模地攻伐别人的国家，却不知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去赞誉他，称之为义。这可以算是明白义与不义的区别吗？

杀掉一个人，叫做不义，必定有一项死罪。假如按照这种说法类推，杀掉十个人，有十倍不义，则必然有十重死罪了；杀掉百个人，有百倍不义，则必然有百重死罪了。对这种罪行，天下的君子都知道指责它，称它不义。现在至于攻伐别人的国家这种大为不义之事，却不知道指责它，称它不义。现在至于攻伐别人的国家这种大为不义之事，反而跟着称赞它为义举。他们确实不懂得那是不义的，所以记载那些称赞攻国的话遗留给后代。倘若他们知道那是不义的，又如何解释记载这些不义之事，用来遗留给后代呢？

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看见少许黑色就说是黑的，看见很多黑色却说是白的，那么人们

就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得白和黑的区别。尝一点苦味就说是苦的，多尝些苦味却说是甜的，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得苦和甜的区别。现在有人做一些小小的不对的事，人们就都知道指责其错误；而至于做一些攻伐别人的国家这种大为不义的事，却不知道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称赞这是义举。这可以算是懂得义与不义的区别吗？所以我由此知道天下的君子，把义与不义的区别弄得很混乱了。

公输

【原文】

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鲁，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般。

公输般曰：『夫子何命焉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愿藉子杀之。』公输般不说。子墨子曰：『请献十金。』公输般曰：『吾义固不杀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馀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馀，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般服。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输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公输般曰：『诺。』

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窃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为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

梓、楩、柟，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王云：『善哉。虽然，公输般为我为云梯，必取宋。』

于是见公输般。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公输般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馀。公输般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

【译文】

公输般为楚国造了云梯那种器械，造成后，将用它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了，就从齐国起身，行走了十天十夜才到楚国国都郢，会见公输般。

公输般说：『您将对我有什么吩咐呢？』墨子说：『北方有一个欺侮我的人，愿借助你杀了他。』公输般不高兴。墨子说：『我愿意献给你十镒黄金。』公输般说：『我奉行义，决不杀人。』

墨子站起来，再一次对公输般行了拜礼，说：『请向你说说这义。我在北方听说你造云梯，将用它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楚国有多余的土地，人口却不足。现在牺牲不能认为是智慧。宋国没有罪却攻打他，不能说是仁。知道这些，不去争辩，掠夺有余的土地，不能称作忠。争辩却没有结果，不能算是强。你奉行义，不去杀那一个人，却去杀害众多的百

姓，不可说是明智之辈。』公输般信服了他的话。

墨子又问他：『那么，为什么不取消进攻宋国这件事呢？』公输般说：『不能。我已经楚王说了。』墨子说：『为什么不向楚王引见我呢？』公输般说：『行。』

墨子见了楚王，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舍弃他的华丽的丝织品，邻居有一件粗布的短衣，却打算去偷；舍弃他的美食佳肴，邻居只有糟糠，却打算去偷。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楚王回答说：『这人一定患了偷窃病。』

墨子说：『楚国的地方，方圆五千里；宋国的地方，方圆五百里，这就像彩车与破车相比。楚国有云梦大泽，犀、兕、麋鹿充满其中，长江、汉水中的鱼、鳖、鼋、鼍富甲天下；宋国却连野鸡、兔子、狐狸都没有，这就像美食佳肴与糟糠相比。楚国有巨松、梓树、楠、樟等名贵木材；宋国连棵大树都没有，这就像华丽的丝织品与粗布短衣相比。从这三方面的事情看，我认为楚国进攻宋国，与有偷窃病的人同一种类型。我认为大王您如果这样做，一定会伤害了道义，却不能据有宋国。』

楚王说：『好啊！即使这么说，公输般已经给我造了云梯，一定要攻取宋国。』

于是又叫来公输般见面。墨子解下腰带，围作一座城的样子，用小木片作为守备的器械。公输般九次陈设攻城用的机巧多变的器械，墨子九次抵拒了他的进攻。公输般攻战用的器械尽了，墨子的守御战术还有余。公输般受挫了，却说：『我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你了，但我不说。』楚王问原因。墨子回答说：『公输般的意思，不过是杀了我。杀了我，宋国没有人能防守了，就可以进攻。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手持我守御用的器械，在宋国的都城上等待楚国侵略军呢。即使杀了我，

守御的人却是杀不尽的。』楚王说：『好啊！我不攻打宋国了。』

墨子从楚国归来，经过宋国，天下着雨，他到闾门去避雨，守闾门的人却不接纳他。所以说：『运用神机的人，众人不知道他的功劳；而于明处争辩不休的人，众人却知道他。』

韩非子

孤愤

【原文】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译文】

通晓法制策略的人，一定要有远大的见识，并且有敏锐的洞察力，没有敏锐的洞察力，就不能识破阴谋诡计；能够执行法令的人，一定要坚决果断，并且刚强正直，不刚强正直，就不能矫正邪恶的行为。一般的官吏要遵循君主的命令办理政事，依照法律尽职尽责，这不是我所说的重人，是无视君主的命令而独断专行，破坏法律而使自己得利，损害国家而使自家受益，他们的势力足以操纵君主，这才是所说的重人。通晓法制策略的人，有敏锐的洞察力，如果听信并任用他们，就将识破重人的阴谋诡计；能够执行法令的人，刚强正直，如果听信并任用他们，就将矫正重人的邪恶行为。所以，通晓法制策略的人和能够执行法令的人一

旦被君主任用，那么地位显耀的重人就必定会受到法律的惩治。因此，通晓法制策略和执行法令的人同重人是势不两立的仇敌。

【原文】

当涂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是以诸侯不因，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讼；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学士不因，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饰也。重人不能忠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译文】

重人控制着国家关键部门的权力，国内国外就都听凭他们使用了。因此其他诸侯不借助他们，事情就办不成，所以即使是敌对国家也得颂扬他们；各级官吏要不依附他们，官职就得不到提升，所以群臣都得听从他们支使；郎中要不依靠他们，就不能上朝见君，所以君主身边的侍从都替他们隐瞒罪行；儒生们要不仰承他们，供给的薪水就微薄，地位就低下，所以那些儒生都替他们吹捧。以上这四种辅助势力，是邪恶的官吏用以掩饰自己罪行的工具。重人不能出于对君主负责去推荐他们的仇人，君主也不可能超越那四种势力的包围圈来洞察臣下的违法行为，所以，君主受蒙蔽越来越深，而重人的势力越来越大。

【原文】

凡当涂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爱也，又且习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固其所自进也。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爱之亲、习故之泽也，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党孤特。

【译文】

对于君主来说，大凡重人，很少不受信任和宠爱的，况且又是亲信和老友。至于逢迎君主的心意，投合君主的好恶。这本来是他们得以晋升的途径。重人爵位高，权力大，私党多，因而一国之内依附他们的官吏无不为他们歌功颂德。可是法术之士想要求得君主的任用，那就很难了。君主跟法术之士既没有像对重人那种信任和宠爱的亲近关系，又没有像对亲信和老友那种深恩重惠，相反却又要用法治的主张纠正君主迎合邪恶行为的心理，这与君主的心意是相违背的。法术之士所处的社会地位低贱，势单力薄。

【原文】

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

【译文】

凭着与君主疏远的关系跟君主所亲近、宠爱、信任的人相争，按常理说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凭着新客的身份跟君主的亲信和老友相争，按常理说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凭违背君主心意的行动跟投合君主好恶的相争，按常理说也还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凭低贱的地位跟地位高贵的人相争，按常理说同样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凭一个人的力量跟全国的官吏相争，按常理说也还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原文】

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不显于官爵；必重于外权矣。今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不待见功而爵禄，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奸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门益尊。

【译文】

因此那些蒙骗君主而投靠重人的人，不是在官职爵位上显赫，就必定靠国外势力取得重要地位。如今君主不等将情况弄清就处人死刑，没等做出功绩就授给爵位、俸禄；所以法术之士怎么能冒着生命危险去进献他们的治国学说？重人怎么肯正当得利的时候而自动辞去官职呢？因此，必然使得君主的地位越来越下降，豪门贵族的地位逐渐上升。

【原文】

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国者虽地广人众，然而人主壅蔽，大臣专权，是国为越也。智不类越，而不智不类其国，不察其类者也。人主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今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袭迹于齐、晋，欲国安存，不可得也。

【译文】

越国虽然国富兵强，但是中原地带各诸侯国的君主都知道它的强盛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说：『越国不是我能控制的国家。』现在，一国的统治者虽然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但是由于君主受蒙蔽，重人独揽大权，这就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同样不能控制的越国了。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国家已经跟以前能够控制时的国家不同了，这是不懂得不能控制的越国与不能控制自己的国家是同类情况的道理啊！人们评论齐国灭亡的根据，不是说土地和城镇不存在了，而是指吕氏失去了统治国家的权力而被田氏取代了；评论晋国灭亡的根据，也不是说土地和城镇不存在了，而是指姬氏失去统治国家的权力而被六卿独揽。现

在，重人执掌大权，独断专行，可是君主却不知道把权力收回，集中在自己手里，这说明君主太不英明了。跟病死的人患同样的疾病，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活下去的；跟灭亡了的国家有同样情况，这样的国家是不能存在下去的。假如沿着齐国、晋国的老路走下去，想要使国家安然存在，那是不可能的。

【原文】

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乱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治乱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智之吏废，则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参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

【译文】

君主身边的侍从，品行不像伯夷那样高尚，一旦寻找不到替他们效力的人，财物又弄不到手，那么，不但修身之士和智谋之士靠纯正廉洁和尽职尽责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被他们扼杀，而且还会制造出诽谤和诬陷的言论来。法术之士尽职尽责取得功绩被君主的亲信抹杀，纯正廉洁和尽职尽责的官吏就会失去作用，君主的圣明就会被阻塞了。不按照功绩评定人的智谋和品德，不经过验证核实就定人的罪行，只听身边的侍从和亲信的谗言，那么没有才能的人就会在朝中任职，是非不分、欺诈贪贿的官吏就占满职位了。

【原文】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与相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

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

【译文】

大国的祸患，是执政大臣过于受重用；小国的祸患，就是君主有大的过失，因为臣下犯有大罪过，君主共同招致祸患的原因。况且臣下和君主之间的利害是相互对立的。根据什么这样说呢？我认为：君主的利益在于让有真实才能的人担任官职，而臣下的利益在于本来没有才能还想要得到职位；君主的利益在于让豪杰之士发挥出才能，而臣下的利益在于本来没有功劳还想要得到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把爵禄授给有功劳的人，而臣下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因此国家地土被削减而权臣贵族却富裕起来了，君主的地位下降而执政大臣的地位却高起来了。

【原文】

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私也。故当世之重臣，主变势而得固宠者，十无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智士者远见而畏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贤士者修廉而羞与奸臣欺其主，必不从重臣矣。是当涂者之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译文】

所以说，君主如果丧失了权力和地位，臣下就会窃夺国家政权，如果君主变到属臣的地位，

丞相就会取代君主。这就是权臣靠欺诈君主图谋私利的原因。所以当代的执政大臣，一旦君主的权力和地位改变了，他们能够仍然受宠信的，十个当中连两三个都不会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权臣的罪过太大啊。权臣中犯有重罪的，他们的行为是欺骗君主，依据他们的罪恶应当处以死刑。聪明的人见识远大，恐怕受牵连被判死罪，一定不能跟随重人去干欺骗君主的勾当；有道德的人品行高尚廉洁，认为跟邪恶官吏欺骗君主是耻辱，也一定不会追随重人去干欺骗君主的勾当。由此可知，重人的党羽不是愚蠢到不知道欺骗君主会招致祸患的人，就是卑污到冒死作恶的亡命徒。重人控制着这些人，同他们一道，对上欺蒙君主，对下搜掠民财，相互勾结，串通一气，迷惑君主破坏法令，扰乱百姓，致使国家危难，国土被削减，君主遭受劳苦和屈辱，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啊！臣下犯大罪的时候，君主不加禁止，这是做君主的最大的过失啊！假使在上的君主有重大的过失，在下的臣子有重大的罪过，要想求得国家不亡是不可能的。

说难

【原文】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译文】

大凡进说的困难，不是难在我的才智不足以劝说君主，不是难在我的口才不足以阐明主张，

不是难在我不敢把意见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而是难在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用我的话去打动他。进说的对象想得到好的名声，进说者却用厚利去打动，就会被当作节操低下的人，得到卑贱的待遇，必定要被抛弃得老远老远了。进说的对象内心思谋取厚利，表面上却追求名声，如果用名声去劝说，就会表面上被采纳，事实上被疏远；如果用厚利去劝说，就会暗地里采纳进说者的意见，公开地抛弃劝说者本身。此事不可不明察。

【原文】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

【译文】

事情因保密而成功，因泄密而失败。未必是进言者本人泄露了君主的秘密，而是在谈话中无意触及到了君主心中隐藏着的事，并且知晓他这样做的意图，这样做的人会身遭危险。君主暗中筹划一件不平常的事情，而筹划未了，主公开地做某件事，内心却想借此办成另一件事，进说者不但知道这样做的人会身遭危险。君主对进说的人亲密的恩泽还未达到深厚的可是外界的智者，把这件秘密的事情猜出来了；这样这事就泄露到外界。君主不知泄露的真相，必定以为是说者泄露的，这样，说者本身就危险。君

程度，而进说的人尽其所知来讲知心的话，所说的如果能实行而且见功效了，君主不会认为是他的功劳；所说的如果不能实行而且遭到失败，那就会被君主怀疑，这样，进说的人本身就危险。贵人有了过错，进说者明白地说出礼仪的准则，借此来挑剔他的缺点，这样，说者本身就危险。勉强君主去做不能做或不肯做的事，硬要停止君主不愿意停止的事，这样，说者本身就危险。

【原文】

故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矣；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译文】

说者如果跟君主谈论他的大臣，君主就以为说者想离间君主的君臣关系；如果跟君主谈论他憎恶的人，君主就以为进说者在试探自己（试探君主的心情）。进说者的话细致广博，君主就认为说者不明智，是个愚钝的人；进说者的话简略地陈述意见，君主就认为他胆小怕事，唯唯诺诺；进说者全面而不受拘束地谈看法，君主就认为他粗野傲慢，修养欠缺。这就是进说者的难处，不可以不知道。

【原文】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

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欲内相存之言，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规异事与同计者。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欲陈危害之事，

【译文】

进说的要务，在于懂得美化进说对象自鸣得意的事，掩盖进说对象羞于启齿的事。对于君主的要求，进说者一定要指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并给予鼓励；君主心中有卑下的念头，又不能克制，进说者就应把这种念头粉饰成美好的追求，抱怨他处事不果断；君主心中有过高的期求，根本就无法达到，进说者就应指出这种事的缺点，揭示会带来的危害，说服君主不做这种事。有的君主想夸耀自己的能力，进说者就举出同类的其他事情做依据，使他借用自己的依据，自己则佯装不知，以此帮助他逞能。进说者要与君主讲与人相安的话，必须用好的名义加以阐明，并暗示它合乎君主的私利。讲说者想要陈述有危害的事情，就应明白地指出这样做会遭到诋毁，并暗示它对君主也有害处。进说者有意称赞与君主有相同行为的人，就等于间接地帮助了君主。

【原文】

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自勇之断，则无以其谪怒之；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加，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为宰

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旷日离久，而周泽未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译文】

有人与君主有同样卑污的行为，进说者必须极力粉饰，说它没有害处；有人与君主遭受了同样的挫折，进说者必须用明确的话加以掩饰，说他没有过失。君主想要夸耀自己的力量时，就不要用难办的事难为他；君主自以为计谋高明时，就不要用失算的事使他难堪。进说的内容与君主所想没有什么违逆，言辞与君主的心意没有什么抵触，这就可以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智慧和口才了。由此可以得到的是，君主亲近不疑，进说者能尽情地发表意见。伊尹当厨师，百里奚当奴隶，都是为了求得君主的重用。这两个人都是才智杰出的人，还是不得不通过做低贱的事来求得任用，何等卑下啊！只要把我的言论看作像厨师、奴隶一样卑贱的人所讲的话，只要已经深厚了，进说者深谋远虑不会被怀疑，争论是非也不会被加罪，这样就可以明白地分析利害得失来帮助君主建功立业，直接了当地指明是非来帮助君主端正言行，能够这样相互对待，才能取得进说的成功。

【原文】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

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此不可不察。

【译文】

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便先把女儿嫁给了胡君来使他心情愉快，便拿此事问群臣说：『我要兴兵，讨伐哪个国家好呢？』大夫关其思回答说：『可以讨伐胡国。』郑武公听了，勃然大怒，命武士杀死关其思，说：『胡国与郑国是兄弟邻邦，你说让我讨伐他，安的是什么心？』胡君听说了，以为郑国不加防备。郑国乘机派兵偷袭，灭亡了胡国。宋国有一个富翁，他家的院墙被大雨浇坏了，他的儿子说：『不把墙修好，会招来盗贼。』邻居老头也这么说。夜里，富翁家里果然被盗，被偷走了许多财物。富翁认为自己的儿子聪明绝顶，却怀疑邻居老头与失窃有关。关其思与邻居老头的话都是恰当的，可是重则被杀，轻则被怀疑，这不是了解事情有困难，而是处理了解的事情很困难。所以说绕朝的话是很得当的，他在晋国被看作明智的人，但在秦国却被杀，这是不可不注意的。

【原文】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译文】

龙作为一种动物，驯服时可以骑着玩；可是它的喉下有尺把长的逆鳞，如果有人触动，就会遭到伤害。君主也有逆鳞，不曾触动君主逆鳞的进说者又有几人？

五蠹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

【译文】

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经受不住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来，用树枝搭成像鸟巢一样的住处来避免各种禽兽的侵害，人民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有巢氏。人民吃野生的瓜果和河里的蚌蛤，有腥臊难闻的气味而伤害肠胃，人民生病的很多。有位圣人出来，钻木取火，把食物烧熟以去掉腥臊气味，人民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闹洪水，鲧和禹疏通河道。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昏乱，商汤和周武王就起兵讨伐。

【原文】

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有人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译文】

如果在夏朝的时代还有构木为巢，钻木取火的，一定会被鲧、禹所嗤笑；在殷、周时代还有把疏通河道当作紧急之务的，一定会被商汤和周武王所嗤笑。那么，如果当今还有人称赞尧、舜、禹、汤、武那一套办法，也一定要被当代的圣人所嗤笑了。所以，圣人不向往久远的古代，不效法恒久不变的常规，要研究当代的社会情况，并据此为它制定应备的措施。宋国有个农夫，他的田里有个树桩子，他看见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到树桩子上，碰断了脖子死了，他便放下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兔子当然不可能再得到了，而他自己却被宋国人所嗤笑。现在如果有谁要用先王的政治措施，治理当今的人民，就都跟守株待兔的人一样可笑。

【原文】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译文】

古时候男人不种地，是因为草木的果实足够吃；妇女不织布，是因为禽兽的毛皮足够穿。不用花费力气生活资料就很充足，人民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民不争夺。不必施行厚赏，也不使用重罚，人民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没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人民增多而财物缺少，用力勤苦而供养微薄，所以人民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屡次地惩罚，也免不了纷乱。

【原文】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译文】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茅草苫的屋顶不加修剪，柞木做的椽子不加砍削；吃的是粗米饭，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块小鹿皮，夏天穿着葛布衣；现在即使是看门人的吃穿也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带领民众干活，累得大腿肌肉消瘦，小腿汗毛磨光，即使是奴隶的劳动，也不会比这更辛苦了。

【原文】

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

【译文】

由此说来，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那不过是摆脱看门人那样的供养，并且躲离奴隶般的劳苦，所以古代把天下传给别人不值得称赞。当今的县令，一旦死去，他的子孙可以世世代代套马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县令的职位。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能够轻易地辞掉古代的天子职位，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令职位。这是因为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同啊。住在山上到深谷去打水的人们，节日里用水作礼物互相赠送；住在洼地苦于水涝的人们，却要雇人挖渠排水。

【原文】

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译文】

所以说：情况变了，采取的措施就要跟着改变。上古时期在道义上竞争，中古时期在智谋上角逐，当今则在力量上较量。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我们所要的是土地，而不是你所说的这一套空话。』于是就发兵攻打鲁国，一直打到离鲁国都城城门十里的地方。所以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被灭亡，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被削割。由此说来，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办法。如果抛弃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辩智，依靠徐国、鲁国的力量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么齐国、楚国的野心就不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原文】

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译文】

当然人们的感情莫过于父母疼爱自己的子女，然而尽管父母都疼爱子女，子女也不一即使爱得很深，怎么就能保证不发生冲突呢？先王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疼爱子女，家庭也未必和睦，定不背弃父母，那么百姓怎么就一定能治理得好呢？再说司寇按照法令执行刑罚，君主为此而流下眼泪，这不过是以此来表现君主的仁爱罢了，并不是把它作为治国的方法。流眼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却不能不用刑，这是国家的大法。先王还是要执行法令，不听凭自己的感情而废刑，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国，道理也就很明白了。

【原文】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

【译文】

况且百姓本来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仲尼，是天下人所说的圣人了，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去周游列国，可是天下爱好他的仁、称赞他的义，并为他奔走效劳的门徒只有七十人。这是因为看重仁的人很少，能够做到义是很难的啊。所以天下那么大，愿意为他奔走效劳的门徒只有仲尼一人。鲁哀公，是个才智低下的君主，他坐在朝廷里统治着鲁国，国内的百姓没有敢不服从的。

【原文】

民者固服于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

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则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译文】

百姓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的确也容易使人服从，所以仲尼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反倒做了君主。仲尼并不是爱慕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所以就仁义来说，仲尼不会臣服于鲁哀公，然而凭借着权势，鲁哀公就可以让仲尼俯首称臣。现在的儒者游说君主，不是让君主凭借必能胜人的权势，而是让君主致力于行仁义，说这样才可以统治天下，这是要求君主必须做到像仲尼那样，要求天下的普通百姓都像仲尼的门徒那样，这种办法肯定是行不通的。

【原文】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

【译文】

现在有一个不成材的孩子，父母对他发脾气，他不加悔改；乡人训斥他，他无动于衷；教师教诲他，他不肯改变。把父母的慈爱、乡人的品德、教师的智慧这三样美好的东西，一起加到他身上，然而他始终不被触动，丝毫也不改变。直到地方官吏拿着官府的武器，执行国家的法令，搜捕坏人的时候，这才感到害怕，改变了坏品德，改正了坏行为。所以父母的慈爱还不能够教育好子女，必须要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罚，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骄纵，见到威

势就屈从的缘故。

【原文】

今则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

【译文】

现在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有功劳给他爵位，却鄙视他做官；因为他努力耕作给他奖赏，却推崇他轻视世俗名利；因为他触犯禁令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

【原文】

现在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有功劳给他爵位，却鄙视他做官；因为他努力耕作给他奖赏，却推崇他轻视世俗名利；因为他触犯禁令而责罚他，却赞美他有勇敢精神。谴责和赞扬、奖赏和惩罚在执行过程中，互相矛盾，所以法律禁令遭到破坏，而百姓越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译文】

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译文】

现在若是自己的兄弟遭到侵犯，就必定帮助他回击，被称作『廉』；如果知心朋友受到侮辱，就随朋友一同报仇，就称作『贞』。『廉』、『贞』的风气形成了，君主的法令就会遭到破坏。君主推崇『贞』、『廉』的品德却忽视了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行，所以百姓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

不能制止了。不从事农耕就有吃有穿，却说他有本事；不作战立功就获得官爵，却说他有才能。『贤』、『能』的风气形成了，国家的兵力就会削弱，土地就会荒芜。君主赞赏『贤』、『能』的品德，却忽视兵弱地荒的祸害，那么，谋私利的行为就会得逞，而国家的利益就会荡然无存。

【原文】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下、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

【译文】

儒家利用文学扰乱法治，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然而君主对他们都以礼相待，这是造成国家混乱的原因。触犯法治的本该治罪，而那些儒生们却凭着懂得文献经典得到任用；违犯禁令的本该惩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因此，法治所反对的，正是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正是权贵们所豢养的。法治所反对的和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和权贵所豢养的，四种情况互相矛盾，而没有固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所以对行仁义的人不应该称赞，称赞他们就会危害耕战；对搞文学的人不应该任用，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治。

治国为政篇

商君书

更法

【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惸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译文】

秦孝公执政期间，凡事关国计民生，总是与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一起，坐而论道，各抒己见。他们经常论及的有，如何把握时势的脉搏以及时事的变化；如何寻求到国家政治、法度的根本所在；如何最有效地统治国家役使人民。

孝公提出自己的担忧：『继承先人做了君主，自然不敢忘却国家，这是任何一个国君的正道；建立并完善法度，尽力使君主成其光明、完成使命，是做臣子的本份。如今我想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变革礼制来教化百姓，但就是担心天下人会批评指责我！』

公孙鞅说：『我听说过这样一个道理：行动迟疑不决，就难于成名；做事犹豫不定，就不会成功。君主你赶紧下决心吧，变更法度不应该顾忌别人的非议。况且高出常人的作为，往往要为世俗之人所反对，独具远见的筹略，必然也容易被人民所嘲笑。俗话说：一情已经作完之后还看不清楚；智慧之人在事情尚无萌芽之前就察觉到了。人民，不可以与他们一起思考事业的开端，只可以与他们分享欢庆成功的喜悦。」郭偃说过：「崇高者往往提出主时不附和俗子，建大功之人不和群众商议。」法度规则是爱护人民、从人民利益出发的，礼制是利于国家治理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勇于摒弃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即使不遵守旧礼制也未尝不可。』

【原文】

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译文】

孝公信服而称赞道：『好！』甘龙说：『其实不是这样。我听说过：圣人不轻易变革人民

的旧礼俗而施行教化；智者不变更旧法度来治理国家。沿袭人民的旧礼俗来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实现目的。依据旧法度来治理国家，各级官吏都很熟悉，人民也习惯成自然。现在，如果要变法，摒弃旧制，变革礼制，恐怕天下人会指责君主的不明，希望您仔细琢磨为是。』

公孙鞅说：『你所说的是俗人之见。平常人总是安分于旧习，书呆子总是局限于自己的见闻和知识。平常人和书呆子可以当官守法执法，不能一起研究讨论法制以外的事。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但都成就了王业，春秋五霸的法度也不同，但都成了霸业。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智者创造法度，愚者却为法度所制裁；贤者改革礼制，而庸人则受礼制的约束。我们当然不能和受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君主你大可不必顾虑了。』

杜挚说：『我听说，如果不能获得百倍的利益，就不如不变法；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换旧礼制。效仿古人可以保证不会出错，遵守旧礼就不会出现奸邪之人。君主你三思而行！』

【原文】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

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译文】

公孙鞅说：『古代的教化方式各异，我们又效仿哪个古人？帝王不互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伏羲、神农教导人民而不杀人，黄帝、尧、舜等杀人而不叫家人连坐，到了文王、武王，也是各自结合当时形势，制定相应的法度和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而制定，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需要。兵器、盔甲、器具都要使用得当才能发挥最大效能。所以我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用一个办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仿古人。商汤、周武的兴起，正由于他们不拘守旧法；殷纣、夏桀的灭亡，正由于他们不改革旧礼制。因此，变法者不应排斥，拘守旧法者不应受到重视。君主你无须犹豫！』

孝公说：『非常好！我曾听说过，穷僻的市井里遇事多奇怪；做死学问的学者，对事喜欢空谈辩论。愚昧者所喜欢的事，正是智慧者所悲哀的事；狂妄者所愉快的事，正是贤人所伤心的事。对那些拘泥现状，来议论大事的说法，我不再疑惑了。』于是，孝公颁布了《垦草令》。

垦令

【原文】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民平，则慎；慎，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

【译文】

假如政府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处理政务，不相互推诿，那么，贪官污吏就来不及从老百姓身上谋求私利；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公事也就不至于相互牵扯拖延。只要各级政府部门对公事不相互推诿，农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如果贪官污吏来不及从老百姓身上谋求私利，农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荒地必然就会被开垦了。

如果政府能够根据老百姓粮食收入的多少来计算应该向老百姓征收土地税收的多少，并把它作为制度固定下来，那么，全国的土地税收制度就统一了，老百姓负担的赋税也就公平了。一旦全国的土地税收制度统一了，政府也就有了信用和统一的税收标准。如果政府有了信用和统一的税收标准，各级官员也就不敢从中营私舞弊，他们就会比较小心谨慎。如果老百姓能够小心谨慎，他们就会安心从事自己的工作，不会随意改变自己的职业。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老百姓既不会指责政府办事不公，也不会怀疑和痛恨各级官吏在工作中贪污舞弊。只要老百姓既不指责政府办事不公，也不痛恨各级官吏，年轻力壮的农民就会愿意积极地从事农业生产，不肯轻易改变职业。如果年富力强的农民能够积极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年龄比较小的农民就必然要向他们学习，而不至于滋生懒惰的习惯。只要年龄较小的农民也向他们学习而不滋生懒惰的习惯，荒芜的土地也就必然会被开垦出来了。

【原文】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则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译文】

如果政府不给那些靠在各国之间游说而谋求官职的人以爵位和官职，那么，老百姓就不会重视钻研学问的人，也就不会轻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如果老百姓不重视钻研学问的人，自己也就没有机会去和其他国家的人进行交往。只要老百姓不和其他国家进行交往，就不知道如何反对自己的国家，国家的安全自然就没有危险。只要老百姓不轻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他们就会专心致志于农业生产而不会懒惰。既然国家的安全没有危险，老百姓也能积极从事农业生产而不懒惰，荒芜的土地也就会被开垦出来了。

现在，各地的贵族享受着丰厚的俸禄，在领地内向老百姓征收的各种赋税也很重，在他们的门下，还供养着许多不参加任何劳动却在那里吃闲饭的食客。所有这些，对农业生产都是非常有害的。政府应该按照他们这些贵族家中供养的人口的数量的多少向贵族征收额外的人口税，并增加这些人应该参加徭役的数量以作为惩罚。如果能够这样做，那些整天不参加劳动却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就找不到地方混饭吃。如果他们找不到混饭吃的地方，也就只能去从事农业生产。如果连这些人也都参加农业生产了，荒芜的土地也就必然会被开垦出来了。

【原文】

使商无得伞，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伞，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大家长不建缮，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则故田不荒。农事不伤。爱子、惰民不窳，则农事不伤。农事不伤，则草必垦矣。

【译文】

政府应该下令不允许商人买粮食，而且也不允许农民卖粮食。如果政府不允许农民卖粮食，那么，即使是懒惰的农民也会去努力耕作，以免没有足够的粮食生活。如果不允许商人买粮食，那么，如果遇到丰年，商人就很难挣到钱，更加没有办法享乐；即使遇到荒年，他们也没有多少利润可图的话，商人们就会害怕继续从事这种工作。如果商人们不愿意再从事这种工作，他们就会愿意去从事农业生产。只要懒惰的农民能够努力耕作，并且商人们也愿意去从事农业生产，那么，那些荒芜的土地就必然会被开垦出来了。

假如政府下令不允许那些演奏音乐、表演杂技的艺人们到各地去表演，那么，老百姓在劳动的时候就看不到这些人的表演，在休息的时候就听不到这些人的表演。如果老百姓在休息的时候听不到这些人的表演，精神就不会产生浮荡，如果老百姓在劳动的时候看不到这些人的表演，精神上又不会产生浮荡，那些荒地也就必然能够更快地被开垦出来了。

如果政府下令不准有钱的人家雇用佣人为自己干活，那么，有钱的大户人家就没有办法雇人来扩建和修缮房屋，这些有钱人家所喜爱的孩子和其他的一些懒惰的人就不得不自己动手劳动，那些指望靠给富人打工来挣钱糊口的人就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也就只能去从事农业生产了。

只要那些大户人家不想着扩建和修缮房屋，农业生产也就不会受到这些事情的妨害。如果这些大户人家所喜爱的孩子和那些懒人们也能积极参加劳动，已经开垦出来的田地就不会再次荒芜。只要农业生产不会受到妨害，而且那些原本给别人作雇工的人也能够去从事农业生产，荒芜的土地也就必然会被开垦出来了。

【原文】

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大臣不荒，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译文】

如果政府独占了山岭和河流、湖泊的开发权利，不允许老百姓在那里从事采矿、打柴、打猎、打鱼的工作，那么，那些厌恶农业生产而又懒惰、贪婪、靠山岭和河流、湖泊谋生的人就没有饭吃。如果这些人没有饭吃，他们就必然会去从事农业生产，这样的话，荒芜的土地就必然会被开垦了。

如果政府提高酒肉的价格，加重对酒肉所征的税，让税额比成本高出十倍，这样一来，卖酒肉的人自然就会减少，那么，老百姓就不可能爱好饮酒作乐，各级官员们也就不至于整天沉湎于花天酒地之中，不务正业。如果从事酒肉买卖的商人少了，国家就不至于浪费许多粮食在这方面。如果老百姓不爱好饮酒作乐，就不至于懒于农业生产。如果官员们不沉湎于花天酒地，国家的正常工作就不至于拖延推诿，政府的一切措施也就不会发生不必要的错误。只要国家不浪费粮食，老百姓们也不懒于农业生产，荒芜的土地也就必然能够被开垦出来了。

政府应该给贵族大家族中那些没有职业的子弟平均地分配徭役，并且按照花名册来役使他们，并提高解除徭役的条件，同时，还要设立管理徭役的官吏，以提供粮食给那些正在服徭役的人。如果这些人不可能逃避徭役，想要做大官也没有把握，那么，这些子弟就不可能投入到权贵们当中，去做他们的爪牙，因此他们一定会去务农。只要这些人也去务农，荒地必然能够被开垦出来。

如果政府不允许各级官员们去追求广博的见闻，不允许他们作无谓的辩论，不允许他们事事地到处闲逛，尤其是不允许他们在各县闲居游逛。这样的话，老百姓就听不到什么奇谈怪论，看不到异能，那么，那些聪明的老百姓就没有办法抛开他的旧业，那些愚昧的老百姓也没有办法获得知识，而且也不喜欢对学问的学习。这样一来，由于他们没有知识，而且不爱好学习，就能够致力于农业生产。只要那些愚昧的农民能够积极努力地从事农业生产，那些聪明的农民也就能够不抛开旧业，荒地必然就能够被开垦出来了。

【原文】

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

无所于伏，盗输粮者不私稽，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

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迁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举不匿，则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而民不劳。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

【译文】

如果政府规定军营之中不得有女子参与；并且规定军营之中的商人必须自备铠甲及兵器，要求他们密切注视军队的动向，提前作好参加战争的准备；同时，制定办法，使军营之中不得私运粮食。这样一来，各种奸巧的计谋就没有办法隐藏在军营中了；那些偷军粮的人也没有办法私自拖延军粮的运送；那些整天浮荡、懒惰的人不敢在军营中游逛。如果能够使那些偷军粮的人无法将偷来的军粮卖出，使那些运送军粮的人不敢私自拖延军粮的运送，使那些浮荡、懒惰的人不敢在军营中游逛，那么，农民也就不会心绪浮荡，国家的粮食也就不会枉费，这样一来，荒地也就必然能够被开垦出来了。

如果全国每一个县的政治制度都是同一个形态，那么，人人都会遵从它，即使是贪婪的官吏也不敢玩弄花样；接替的官吏就更不敢变更已有的制度；由于犯了错误而被废除职务的官吏也就没有办法掩盖他的错误行为。如果官吏有了错误行为却没有办法掩盖，自然就不会再出现贪污舞弊的官吏。如果本意贪婪的官吏不敢玩弄花样，接替他的官吏不敢变更制度，那么，官员的数量就可以减少，老百姓也就不会疲于应付给官吏们的供应。如果官吏们不再贪污舞弊，

老百姓就不敢随处游荡。只要老百姓不敢随处游荡，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就不至于失败。同时，随着官吏的减少，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也就不会太多。如果老百姓不再疲于应付给官吏们的供应，他们就有了多余的时间，并且向他们征收的赋税又不多，那么，他们的工作就不会失败，荒芜的土地必然就会被他们开垦出来了。

管子

牧民

【原文】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荒，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障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译文】

凡是占有土地而役使百姓的统治者，必须抓好农时，保障粮食储备。国家富裕，远方的百姓就会前来归附。土地开垦，百姓方能安居乐业。粮食仓储充足，百姓便知晓礼节。丰衣足食，百姓才懂得荣辱。君主遵守法度，六亲才能团结坚固。『四维』得到发扬，政令才能贯彻执行。所以，减少刑罚的关键，在于禁止奇技淫巧；巩固政权的法则，在于整治『四维』。教导百姓的要领，在于敬畏鬼神、祭祀山川、供奉祖先和尊敬宗亲老臣。不抓好农时，就不可能增长财

富；不重视土地利用，就没有充足的储粮。田野荒芜废弃，百姓将会怠惰；君主敛取无度，百姓就要妄为；不禁止奇技淫巧，百姓就会失去节制；不杜绝妄为和无节制这两个根源，刑罚就会日趋繁琐。不敬畏鬼神，小民就不会信从；不祭祀山川，威令就不会广传远闻；不敬奉祖先，百姓就会犯上作乱；不尊敬宗亲老臣，百姓就不会孝敬父母兄弟。『四维』得不到发扬，国家就会灭亡。

【原文】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译文】

治理国家必须以『四维』为纲领。缺一维国家就会倾斜，缺两维国家就岌岌可危，缺三维国家就会颠覆，四维皆无，国家就会灭亡。倾斜尚可以扶正，岌岌可危尚可以挽救，颠覆尚可以再建，灭亡了就没办法了。所谓『四维』是什么呢？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礼，要求不违反等级制度；义，要求不去钻营；廉，要求不掩饰过错；耻，要求不去干坏事。所以，不违反等级制度，君主的地位就会安稳；不去钻营，百姓就不会弄虚作假；不掩饰过错，行为就自然端正。不去干坏事，就不会滋生邪恶之事。

【原文】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

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译文】

政令所以能够推行，是因为它顺应民心；政令得不到推行，是因为它违背了民心。百姓讨厌忧劳，君主就应使他们安乐；百姓讨厌贫贱，君主就应使他们富贵；百姓讨厌危急，君主就应使他们安全；百姓讨厌无后，君主就应使他们繁衍生息。能使百姓安乐，百姓才能为君主分担忧劳；能使百姓富贵，百姓才能为君主忍受贫贱；能使百姓安全，百姓才能为君主担当危急；能使百姓繁衍生息，百姓才能不惜生命而效忠君主。所以，依靠刑罚不足以使百姓害怕，法令也就无法推行；杀戮众生，则百姓并不畏惧，法令也就无法推行；杀戮众生，则百姓内心不服，君主的地位也就摇摇欲坠了。因此，如果满足了百姓上述四种愿望，疏远的自然会亲近；如果强迫百姓去做上述四种讨厌的事，那么亲近的也必然会叛离。于是乎，懂得了『取得必先给予』这个道理，便是掌握了治国安民的法宝。

立政

【原文】

国之所以治乱者三，杀戮刑罚，不足用也。国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险阻，不足守也。治国有三本，而安国有四固，而富国有五事。

之所以富贫者五，轻税租，薄赋敛，不足恃也。

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其为祸深。是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而处尊位者，则良臣不进；有功力未见于国而有重禄者，则劳臣不劝；有临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则治乱之不用。三本者不审，则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则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三本者审，则便辟无威于国，道涂无行禽，疏远无蔽狱，孤寡无隐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众。

【译文】

决定国家太平或混乱的因素有三个，仅仅依靠刑罚是不行的。决定国家安定或危急的因素有四个，仅仅依靠城池险阻是不能固守的。决定国家富裕和贫穷的因素有五个，仅仅采取减免赋税的办法是不足依靠的。所以，要使国家太平就必须做好五件事情，要使国家安定就必须注意三个问题，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做好五件事情，所谓五件事情就是五项纲领。

君主要重视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大臣的品德是否与其地位相称，二是大臣的功绩是否与其俸禄相称，三是大臣的能力是否与其官职相称。这三个根本问题是国家太平或混乱的根源。所以，在一个国家里，对于那些德义未明于朝廷者，不能随意加官进爵；对于那些功绩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显现者，不能随意给予优厚的俸禄，对于那些主持政事而失信于民者，不能随意任命为高官。那么，德行深厚却被授予卑贱的地位，这种做法称之为有过，而德行浅薄却被授予高贵的地位，这种做法称之为有失。宁愿有过于君子，不能有失于小人。有过于君子，带来的怨

恨浅；有失于小人，带来的祸害深。因此，在一个国家里，有德义没有显露于朝廷者，却处于尊位，那么，贤良的大臣就不再进取；有功绩未在全国显现的，却享受厚禄，那么，有功之臣就得不到鼓励；有主持政事而失信于民者，却做了大官，那么，有才能的大臣就不会被重用。如果对这三个根本问题能够加以重视，臣下就不敢妄求，如果对这三个根本问题不能加以重视，奸臣就会上通君主，宠臣就会篡取政权。如此这般，君主就会耳目闭塞，政令就不能下达于民。正道就会被抛弃，邪事就会日益滋长起来。所以，只要审察好这三个根本问题，宠臣就不会篡权，道路上就不会有禽兽横行，与官方疏远之人就不会蒙受不白之冤，孤寡无亲之人也就不会隐藏其心中的冤屈了。这便称之为：刑罚减少，政务精简，朝廷也就无需再召集大臣议事了。

【原文】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见贤能让，则大臣和同；罚不避亲贵，则威行于邻敌；好本事，务地利，重赋敛，则民怀其产。

【译文】

君主要谨慎从事的基本措施有四项：一是对懂得大的道德却不行仁义者，不能授予国家大权；二是对见到贤人却不能谦让者，不能使之处于尊贵的地位；三是对执掌刑罚却徇情枉法者，不能让他统帅军队；四是对不重视发展农业，不重视地利，却轻易加征赋税者，不能让他做地方的长官。这四项基本措施，是国家安危的根本。所以说，卿相得不到众人的拥护，必将危及

国家；大臣不能够齐心协力，必将危及国家；军队统帅不能使士兵畏惧，必将危及国家；百姓不怀念其劳动和生产的土地，必将危及国家。因此，懂得大的道德，并能行仁义者，可以掌握国家大权且能得到众人的拥护；见到贤人能谦让者，可以使大臣齐心协力；执掌刑罚而不徇情枉法者，可以威震邻敌；重视发展农业，重视地利，重视赋税的适度合理者，百姓才能够怀恋其生产和劳动的土地。

【原文】

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粉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钧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司田之事也。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均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均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

【译文】

制定防火法规，管理好水泽、山林和草木，对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要按时封禁和开采，使百姓筑房建屋有足够的木材，烹蒸炊事有足够的柴草，这是主管山林草木的官吏——虞师的职责。排除积水，疏通沟渠，修建堤坝，加固水库，做到雨水过多而不伤害庄稼，年逢大旱而能有所收获，这是主管水利的官吏——司空的职责。观测地势高低，分析土壤肥瘠，查看土地适宜于种植哪些农作物，明确农民应征服役的日期，农事的先后，这些都要及时做出安排，使五谷桑麻的种植各得其适，这是主管农业的官吏——司田的职责。巡视乡里，察看房屋，观察

树木，检查六畜，并对这些做出及时安排。要鼓励百姓努力生产，不能怠工偷闲；使百姓留恋家室而不轻离乡里，这是主管民政的官吏——乡师的职责。考核各种行业工匠的技艺，安排不同季节的农事，辨别产品质量的好坏，提倡产品精致耐用，统一管理五乡，并及时做出全面的安排，使刻画、文饰、彩绣等奢侈品不能在各乡生产和制造，这是主管手工业的官吏——工师的职责。

【原文】

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金玉财货之说胜，则爵服下流。观乐玩好之说胜，则奸民在上位。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谄谀饰过之说胜，则巧佞者用。

【译文】

如果解散军队的主张占了上风。即使城池险阻也不能固守；如果兼爱的主张占了上风，士兵就不可能去勇猛作战；如果贪生怕死的主张占了上风，廉耻的风气就不可能树立；如果以私言异说为贵的主张占了上风，法令就无法执行；如果结党营私的主张占了上风，那么好人、坏人便无法分清；如果贪图财宝的主张占了上风，那么卖官鬻爵的风气就会在下面流行；如果寻欢作乐的主张占了上风，那些奸臣贼子便会身居高位；如果说情保举的主张占了上风，那么用人选才就无标准可言了；如果阿谀奉承、掩饰过错的主张占了上风，那些巧语奸佞之人便会被重用。

统兵兴治军篇

孙子兵法

计篇第一

【原文】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无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译文】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的。

所以，要从五个方面分析研究，比较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形：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道，是使民众与国君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以为国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天，是指昼夜、晴雨、寒冷、炎热、四季更替等气候季节情况。地，是讲远途近路、险要平坦、广阔狭窄、死地生地等地形条件。将帅，是讲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威严等条件。法，是讲部队的组织编制、指挥信号的编定，将帅的职责，粮道和军需军械的管理等情况和制度。凡属这五方面情况，将帅都不能不知道。了解这些情况的就能胜利，不了解它就将导致失败。所以，要把对敌对双方优劣条件作估计、比较，以探索

战争胜负的形势。就是说：哪一方的国君比较贤明？哪一方的将帅比较有才能？哪一方较有利的天时和地利条件？哪一方的法令能切实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队实力强盛？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严明？我们根据以上分析对比，就可以判明谁胜谁负了。

【原文】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译文】

如果能够听从我的计谋，用兵作战一定能够胜利，我就留在这里；如果不能听从我的计谋已被采纳，还要设法造成有利的态势，作为取胜的辅助条件。所谓『势』，就是根据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用兵是一种诡诈的道理。所以，能攻就装作不能攻；要打就装作不要打；要向远处装作要向近处；要向近处装作要向远处；对于贪利的敌人，要用小利引诱他；对于处于混乱状态的敌人，要乘机攻取他；对于力量充实的敌人，要加倍防备他；对于强大的敌人，要暂时避开他；对于卑视我方的敌人，要使其更加骄傲；对于休

整得充分的敌人，要设法疲劳他；对内部团结的敌人，要设法离间他。要在敌人无准备的状态下实施攻击，要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是军事家取胜的奥妙，是根据随时变化的情况，随机应变，不能事先规定的。

凡是未战前预计能够取胜的，是因为各方面的条件考虑得周全；未战以前预计不能打胜仗的，是因为各方面的条件不充分。条件充分的考虑得周全就能取胜，考虑得不周全就不能取胜，何况根本不计算、没有胜利的条件呢？我们从这些方面来看，战争的胜败就很明白了。

作战篇第二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马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译文】

孙子说：凡兴兵打仗的一般规律，要出动战车千辆，辎重车千辆，军队十万，还要千里运粮；那么前方后方的经费，招待外交使节的开支，器材物资的保养补充，每天要耗费千金，然后十万大军才能出动。用这样大的军队作战，就要求速胜。持久就会使军队疲惫、锐气挫伤，攻城就会耗尽力量，让军队长期暴露在国外，会使国家财政经济发生困难。如果军队疲惫、锐气挫伤，军力耗尽、经济枯竭，则列国诸侯就会乘此危机起兵进攻，那时虽

有很高明的人，也无法挽回危局了。所以，用兵打仗只听说宁拙而求速胜的，没见过求巧而久拖的。战争持久对国家有利，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不能完全了解用兵害处的人，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的好处。善于用兵的人，兵员不征集两次，粮秣不三次运送；武器装备从国内补给，粮秣就敌国征集，这样，军用粮秣就可以满足了。

【原文】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译文】

国家因用兵而贫困的，远道运输是个重要原因。靠近军队的地方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就会使百姓财富枯竭；财富枯竭，就急于加征赋税和劳役。军力日益耗尽，财力日益枯竭，国内家家空虚。百姓的财物耗去十分之七；公家的资财，由于车辆损坏，战马疲惫，装备、兵器、战具的损耗以及辎重车辆的损坏，也要耗去十分之六。所以聪明的将帅，务求在敌国补给粮食。因为吃敌粮食一钟，相当于从本国运输二十钟；就地征集一石，相当于从本国运输二十石。

要使军队勇敢杀敌，就要激起他们对敌人的仇恨；要使军队勇于夺取敌人的资财，就要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人，并更换战车上的旗帜，赏士卒。在车战中，凡缴获战车十辆以上的，

混合编入己方车队之中，对俘虏的士卒就要优待和供养他们。这就是所谓战胜敌人而使自己愈加强大。所以用兵作战贵在速胜，而不宜持久。精通用兵之道的将帅，是掌握人民生死命运的人，是国家安危的主宰。

谋攻篇第三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辕，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闉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译文】

孙子说：指导战争的法则是使敌国完整地降服是上策，击破敌国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军完整地降服是上策，用武力击破他就次一等；使敌人全旅完整地降服是上策，击破他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卒完整地降服是上策，击破他就次一等；使敌人全伍完整地降服是上策，击破他就次一等。所以，百战百胜，不算高明中最高明的，不战而使敌人降服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

所以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胜敌，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使用武力战胜敌人，下策是攻城。攻城的办法是不得已的。修造大盾和四轮车，准备攻城器械。三个月才能完成；构筑攻城用的土山，又要三个月才能完成。将帅非常焦躁愤怒，驱使士卒像蚂蚁一般爬梯攻城。士卒伤亡了三分之一，而城还是攻不下来，这是攻城的灾害。所以善于指挥战争的人，使敌人屈服不用硬打，夺取敌人的城堡不用硬攻，灭亡敌人的国家不旷日持久，一定要用全胜的谋略争胜于天下。这样，军队就不至于疲惫受挫，而胜利可以完满地获得，这就是谋攻的法则。

所以用兵的法则，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就要围攻敌人；有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就要进攻敌人；有一倍于敌人的兵力，就要设法分散敌人；同敌人兵力相等，就要善于摆脱敌人；各方面条件均不如敌人，就要设法避免与敌决战。所以弱小的军队如果只知坚守硬拼，就会成为强大敌人的俘虏。

【原文】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能战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译文】

将帅是国君的助手，辅助得周密，国家就会强盛，辅助得有缺陷，国家就要衰弱。国君可能贻

害军队的有三种情况：不懂得军队不能前进而命令军队前进，不懂得军队不能后退而命令军队后退，这叫做束缚军队；不知道军队内部的事务，而干涉军队的行政，军士就会迷惑不解；不知道用兵的权谋，而干涉军队的指挥，将士就会产生疑虑。军队既迷惑又疑虑，列国诸侯乘机进攻的灾难就临头了，这就是所谓扰乱自己的军队而导致敌人的胜利。有五种情况可以预见胜利：知道什么情况下可以打，什么情况下不可以打的，会胜利；懂得根据兵力多少而采取不同战法的，会胜利；上下齐心协力的，会胜利；以预先有准备对待没有准备的，会胜利；将帅指挥能力强而国君不牵制的，会胜利。这五条，是预见胜利的方法。所以说，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有危险；不了解敌人而了解自己，胜败可能各半；既不了解敌人，又不了解自己，那就每战都有危险了。

形篇第四

【原文】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译文】

孙子说：从前善于作战的人，先要做到不会被敌战胜，然后待机战胜敌人。不会被敌人战胜的主动权操在自己手中，能否战胜敌人则取决于敌人是否有隙可乘。所以，善于作战的人，能够为自己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但却不可能做到使敌人必定被我所战胜。所以说，胜利可以预见，但是不可强求。

【原文】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

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译文】

想要不被敌人战胜，在于防守严密；想要战胜敌人，在于进攻得当。采取防御，是由于自己的兵力不足；实施进攻，是因为自己的兵力有余。善于防守的人，如同深藏于地下那样隐蔽自己的兵力（令敌无法察觉）；善于进攻的人，就像自九霄而降展开自己的兵力（令敌猝不及防）。所以，既能够保全自己，又能取得完全的胜利。

【原文】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译文】

预见胜利不超过一般人的见识，这算不得为高明中最高明的。通过激烈争论而取胜，即使是普天下人都说好，也不算是高明的。这就像能举起秋毫算不得力大，能看见日月不能算目明，能听到雷霆算不上耳朵灵一样。古时候所说的善于作战的人打了胜仗，既显露不出智慧的名声，也显不出勇武的战功。他们取得胜利，是十分有把握的。其所以不会有差错，是由于他们的作战措施建立在必胜的基础之上，是战胜那些已经处在失败地位的敌人。善于打仗的人，总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不放过

任何击败敌人的机会。所以，胜利的军队总是先创造取胜的条件，而后才同敌决战；而失败的军队，却总是先同敌人交战，而后企求侥幸取胜。善于指导战争的人，必须修明政治，确保法制，从而能掌握战争胜负的决定权。

【原文】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译文】

兵法的基本原则有五条：一是土地面积的『度』，二是物产资源的『量』，三是兵员众寡的『数』，四是军力强弱的『称』，五是胜负优劣的『胜』。敌我所处地域的不同，产生双方土地幅员大小不同的『度』；敌我物质资源丰瘠不同的『量』；敌我兵员多寡不同的『数』的不同，产生了双方军事实力强弱不同的『称』；敌我军事实力强弱的『称』的不同，最终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成败。胜利的军队，有如以『镒』比『铢』那样，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失败的军队，则就像用『铢』比『镒』那样，处于绝对的劣势。军事实力强大的胜利者指挥军队作战，就像在万丈悬崖决开山涧的积水一样，所向披靡，这就是军事实力的『形』。

势篇第五

【原文】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匡投卵者，虚实是也。

【译文】

孙子说：管理大部队如同管理小部队一样，是属于军队的组织编制问题；指挥大量士兵作战如同指挥少量士兵作战一样，是属于指挥号令的问题；三军士兵，可使全面承受敌人攻击而不会失败，是靠『奇正』的战术变化；兵力所向，如同以石击卵，是靠『虚实』的正确运用。

【原文】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鹰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译文】

一般作战，是以『正』兵当敌，以『奇』兵取胜。所以善于出奇制胜的将帅，其战术变化无穷有如天地，不尽有如江海。周而复始，如同日月出没；去而又来，就像四季变换。音阶不过五种，五种音阶的变化，听也听不过来；颜色不过五种，五种颜色的变化，看也看不过来；味道不过五种，五种味道的变化，尝也尝不过来；作战的战术不过『奇正』，但『奇正』的变化却不可穷尽。『奇』与『正』相互转化，如同圆圈旋绕不绝，无始无终，谁能够穷尽它呢！湍激的流水飞快地奔泄，竟使水中的石头漂起，是借助水势；猛禽的搏击，竟使小动物当即毙命，是靠掌握节奏。所以善战的人，他所造成的态势是险峻的，所掌握的节奏是短促的。制造态势

有如张满强弩，掌握节奏有如击发弩机，纷纷纭纭，战斗混乱而军队不乱；混混沌沌，阵容严整而不可挫败。混乱产生于整齐，怯懦产生于勇敢，虚弱产生于强大。整齐与混乱，是由组织编制好坏造成的；勇敢与怯懦，是由态势优劣造成的；强大与虚弱，是由实力大小对比显现的。

【原文】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

【译文】

所以善于诱使敌人行动的人，伪装假象迷惑敌人，敌必信从；用小利引诱敌人，用这样的办法去调动敌人，用重兵伺机来攻击它。所以善战的人，只求之于『势』，而不求之于人，能选择人以适应『势』。善于造『势』的人，指挥士兵作战，有如转动滚木圆石。木头石块的特性，平放则静止，倾斜则滚动，方形容易静止，圆形滚动灵活。

【原文】

故善战人之势，如转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译文】

所以善于作战的人，有如从千仞高山滚下圆石，这就是所谓『势』。

虚实篇第六

【原文】

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

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译文】

孙子说：凡是先据战场等待敌人到来的就主动安逸（有时间得到休息）。后到战场仓促应战的就疲劳被动。因此，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够调动对方而不被对方调动。能使敌人自动进入我们预定地域（包围圈），是用小利引诱他；不能使敌人到达预定地域的，是制造困难和危害阻止他。因此，敌人休息的时候，就要干扰他，使他不能休息，使他疲劳；敌人粮食充足的时候，要想办法（夺取他们的粮食）使他们饥饿；敌人驻扎安稳，要想办法让他们转移，让他立不住脚跟。向敌人预料不到的方向前进；行军千里而不疲劳的，是因为走的是没有敌人阻碍的地区。进攻而必然会成功的，是因为进攻的是敌人不防守的地方；防御而必然能够稳固的，是因为防守的是敌人不进攻或不容易进攻的地方。因此，善于进攻的，敌人不知道在哪里防守；善于防守的，敌人不知道从哪里进攻。

【原文】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

【译文】

微妙，非常微妙啊！微妙到看不出踪迹形影。神奇啊，太神奇了！神奇到听不见声息。所以能够调动敌人，做敌人命运的主宰，进攻而使敌人不能抵御的，是因为袭击了敌人空虚的地方；撤退而使敌人无法追击的，是因为行动迅速使敌人追赶不上。所以我军想要攻打，敌人虽然有高城墙、坚固堡垒和深沟也不得不出来同我作战，是因为我进攻敌人所必救的地方；我军不想打，即使画地而守，敌人也无法来同我作战的，是因为我们诱使敌人改变了进攻方向。因此，能察明敌人情况而不让敌人察明我军情况，这样我军的兵力就可以集中起来而敌人的兵力不得不分散。我军兵力集中在一处，敌人兵力分散在十处，这就是用十倍于敌的兵力去攻击敌人，这样就造成了我众敌寡的有利态势。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处在劣势分散的敌人就有限。我军所要进攻的地方敌人不知道；不知道，敌人所要防备的地方就增多了。敌人防备的地方一增多，我军所要进攻的敌人就减少了。

【原文】

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故知战之地，不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之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

【译文】

因而敌人防备了前面，后面的兵力就会薄弱；防备了后面，前面的兵力就会薄弱；防备了左边，右边的兵力就薄弱；防备了右边，左边的兵力就薄弱；处处设防，就处处兵力薄弱；兵

力薄弱是因为分散兵力防备敌人；兵力雄厚是因为使敌人被动地防备我军。因此，能够预料到和敌人在什么地方打，在什么时间打，就是相隔千里也可以同敌人交战；不能预料在什么地方打，在什么时间打，那么（在被打时），左翼就不能救右翼，右翼也不能救左翼；前面不能救后面，后面也不能救前面；何况战场一般范围都在数十里，最近也在数里呢？在我看来，越国的兵力虽多，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负又有什么补益呢？

【原文】

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译文】

因此，胜利是可以通过人为努力做到的。敌军虽多，但可以使他无法同我较量。所以要策划一下作战的计谋，仔细分析了解战斗将出现的各种情况，研究这些情况的得与失，利与弊。（交战前）先调动一下敌军，来了解敌人的活动规律，侦察一下哪里有利，哪里不利（大的战斗之前）先进行小的较量，来试探敌人。因此，伪装隐蔽行动做到最好的地步，可以达到使人看不出形迹。看不出形迹，即使有深藏的间谍也窥察不出我们的底细，高明的敌人也想不出好办法来对付。根据敌人的情况作战才能取胜。把胜利的结局告诉众人，众人还是不了解其中奥妙。人们只知道我们用了哪些可以战胜敌人的作战方法，却不知道我们是怎样运用这些作战方法的。因此，每次打胜仗的方法都不重复，而是适应不同的情况，变化无穷地运用的。

【原文】

夫兵形像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恒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译文】

用兵作战的方式就像水的运动那样，水的流动是避开高处而向下奔流；作战的规律是避开敌人的实处而攻击敌人的弱处。水由于地形而制约着它奔流的方向，作战则根据敌情而制定不同的取胜战术。因此，作战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就像水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能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取胜的，就叫做用兵如神。因此，五行的水、火、木、金、土互相制约，互相依存，没有哪一个季节固定不变。昼夜有长有短，月亮有圆有缺。

军争篇第七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译文】

孙子说：大凡用兵作战的原则，从主将接受国君的命令，到征集民众组成军队，开赴前线与敌人对阵，没有什么比掌握夺取制胜的主动权更困难的了。夺取制胜的主动权的困难之处，就在于要把迂远曲折的途径变为近直方便的道路，把不利变为有利。所以故意迂回绕道，并用小利引

诱敌人在途中滞留，这样我军做到比敌人后出动而先到达，这就是懂得以迂为直的计谋了。

【原文】

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译文】

所以，军争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有害的一面。如果全军带着辎重去争利，就会行动迟缓而赶不上；如果放下辎重去争利，辎重就会损失。因此，卷起铠甲迅捷进军，昼夜不停，用加倍的行程行军，走上百里去和敌人争利，三军将领有可能全部被俘，健壮的士兵先到了，疲弱的士兵就掉队了，这种办法的结果，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马赶到；走上五十里路程去和敌人争利，前军将领就可能遭受挫败，这种办法的结果是只有一半人马赶到；走上三十里路程去和敌人争利，那也只有三分之二的人马能够赶到。因此，军队没有辎重就会失败，没有粮食就不能生存，没有物资储备就不能存立。

【原文】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译文】

所以，不了解诸侯列国的谋略，不能预先结交；不熟悉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的，就不能行军；不用向导的，就不能得到地利。所以，用兵打仗以诡诈的办法取胜，根据对我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行动，兵力分散与集中，应根据情况变化而变化。因此，军队急速进军时像迅猛的狂风，缓慢行进时犹如严整不乱的森林，进攻敌人时如燎原的烈火，坚守时像绝难撼动的山岳，荫蔽时似浓云遮蔽了日月，行动时犹如雷击电闪，威震四方。掠取敌人乡区资财要分出一部分奖励部下。扩大疆土要分给有功者，要权衡利害形势而相机行动。先懂得以迂为直计谋的就能取胜，这就是军争的原则。

【原文】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译文】

《军政》中说：『说话相互听不见，所以设置金鼓；眼睛相互看不见，所以设置旌旗。』金鼓、旌旗，是用来统一人的视听。人们的视听既然统一了，那么勇敢的人就不会单独冒进，怯懦的人也不会单独后退了，这是指挥部队作战的方法。所以，夜间作战多用金鼓，白天作战多用旌旗，之所以这样，是为了适应士兵耳目的视听。

【原文】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

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译文】

所以，对敌人三军，可以使其挫伤士气；对敌将，可以使他动摇决心。这是由于军队在开始士气旺盛，过后士气就逐渐懈怠，最终士气就衰竭了。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总是避开敌人的锐气，到敌人士气松懈、消沉时再去打它，这是掌握军队士气的方法。用自己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用自己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骚动，这是掌握军心的方法。以自己接近战场来对待远道而来的敌人，以自己的安逸休整来对待奔走疲劳的敌人，以自己的粮草充足来对待饥饿的敌人，这是掌握军队战斗力的方法。不要截击旗帜严整的敌军，不要攻击阵容强大的敌军，这是掌握灵活机动战术的方法。

【原文】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译文】

所以，用兵的原则是：据高陵之敌，不要仰攻它；背靠高丘之敌，不要迎击它；敌人假装败走，不要跟踪追击；敌人锐气正盛，不要轻易去进攻；敌人用兵作诱饵，不要上当受骗；敌人退回本国，不要去阻截拦击；包围敌人，一定要缺开一面；敌人陷入绝境，不要去逼迫。这些，就是用兵的一般原则。

变篇第八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译文】

孙子说：大凡用兵的原则是，将帅接受国君的命令，聚集民众组成军队，在山林、险阻、沼泽等难以通行的地方不要驻扎宿营，在四通八达、与邻国相交的地方要与邻国结交，在没有井、泉，无从畜牧和樵采，难以生存的地方不要久留；在四面险阻、通道狭窄、容易被敌人包围的地方，要提高警惕，巧设奇谋；在没有出路、非死战不得生存的地方要殊死奋战。有的道路不要去走；有的敌军不要去攻击，有的城寨不要去攻占，有的地方不要争夺；将已受命之后，国君的命令有的不要接受。所以，将若精通于九变之利害者，就算懂得用兵了。将若不精通九变之利害，就不能利用好地形；将若不精通九变全面之术，虽然知道前五种利害关系，也不能受人重用啊！

【原文】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译文】

所以高明的将帅考虑问题，一定要兼顾利和不利两个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想到不利的一

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的情况下想到有利的一面，祸患就可以解除。

【原文】

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译文】

所以要使列国诸侯的行军计划遭到挫折，就要用它最厌恶的事情去扰乱它；要使列国诸侯被动奔走，就要用它贪图的小利去引诱它。

【原文】

劳困顿，就要用琐碎的事情去干扰它；要使列国诸侯被动奔走，就要用它贪图的小利去引诱它。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译文】

所以用兵的原则，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作好充分准备等待敌人来；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具有不可攻破的力量使之不敢进攻。

【原文】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译文】

所以将帅有五种危险：一味死拼，就可能中计被杀；怯弱贪生，就可能被敌人俘虏；急躁易怒，就可能被敌人凌侮而轻举妄动；廉洁自爱，就可能被敌人污辱而不惜殉身；溺爱民众，就可能因救护民众而陷于烦劳。以上五种偏激的性情，是将帅的缺陷，是用兵的祸害。全军覆没，将帅被杀，必然由这五种危险引起，这是不能不深思熟虑的。

行军篇第九

【原文】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译文】

孙子说，在处置部署军队和观察判断敌情时，都应该注意：通过山地，要靠近溪谷行进，安营扎寨要驻扎在居高向阳的地方；敌人占领了的高地不要去攀登仰攻，这是军队在山地上的处置原则。横渡江河，必须在远离江河处驻扎；敌人渡水来战，不要在他到水边时予以迎击，而要等它渡过一半时再进行攻击，这样才有利；如果要同敌人决战，不要紧挨水边布兵列阵；在江河地带驻扎，也应当居高向阳，不要处于江河下游处，这是军队在江河地带上的处置原则。通过盐碱沼泽地带，应该迅速离开，不要停留；倘若同敌人相遇于盐碱沼泽地带，那就一定要靠近水草并背靠树林，这是军队在碱盐沼泽地带上的处置原则。在平原地带要占领平坦开阔地域安营，而右翼部队则应倚托高地，做到前低后高，这是军队在平原地带上的处置原则。以上四种军队的处置原则运用带来的好处，正是黄帝之所以能战胜其他『四帝』的原因。

【原文】

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

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军行有险阻、潢井、葭苇、山林、翳荟者，必谨复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

【译文】

在一般情况下，军队总是喜欢驻扎在干燥的高地，厌恶潮湿的洼地，重视向阳之处，轻视阴湿之地。靠近水草丰茂、军需供应方便、安全可靠的地方；将士百病不生，克敌制胜就有了保证。在丘陵堤防地域，必须占领朝南向阳的一面，而把右翼主力部队背靠高地，这些对于用兵有利的措施，是得益于地形的辅助。上游下雨涨水，洪水骤至，水上的草木碎沫就会聚集而至，部队若想要涉水过河，得等待水流平稳后再过。凡是遇上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这六种地形，必须迅速离开，不要靠近。我军远远离开它们。而让敌人去接近他们；我军面向它们，而让敌人去背靠它们。行军过程中如遇到险山大川阻绝之地、洼陷之地、水草丛聚之地、山林森然、草木繁茂之地，一定要谨慎地反复搜索，这些都是敌人可能设下伏兵和隐藏奸细的地方。

【原文】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

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肉食者，军无悬缶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译文】

敌人离我很近而保持安静的，是倚仗它占领着险要的地形；敌人离我很远而前来挑战的，是想引诱我军进攻，入其圈套；敌人之所以驻扎在平坦地带，是因为有利于进退自如。许多树木摇曳摆动，这是敌人隐蔽前来；在杂草丛生之处设下许多障碍，这是敌人布下的疑阵。鸟雀惊飞，这是下面有着伏兵；野兽骇奔，这是敌人大举突袭。尘土又高又尖，这是敌人的战车驰来；尘土低而宽广，这是敌人的步兵开来；尘土四散有致，这是敌人在砍伐柴薪；尘土稀薄而又时起时落，这是敌人准备进犯；敌人的使者措辞强硬而军队又做出前进姿态的，这是准备撤退；敌人战车先出动，部署在侧翼的，这是在布列阵势；敌人没有陷入困境而主动前来讲和的，必定有阴谋；敌人急速奔跑并摆开兵车列阵的，是期待同我决战；敌人半进半退的，是企图引诱我军。敌兵倚着兵器站立，这是饥饿的表现；敌人明见有利而不进兵争夺，这是极度疲劳的表现；敌军营寨上方飞鸟集结，表明是座空营；敌人夜间惊慌叫喊，这是其恐惧的表现；敌营惊扰纷乱，这表明敌将没有威严；敌阵旗帜摇动不整齐，这说明敌人队伍已经混乱；敌人军官易怒烦躁，表明全军已经疲倦；用粮食喂马，杀牲口吃肉，收拾起炊具，不返回营寨，这是打算拼死突围的穷寇。敌将低声下气同部下讲话，这表明敌将失去人心；接连不断地犒赏士卒，这表明敌人已无计可施；反反复复地处罚部属，这表明敌军处境困难；敌方将领先对部下凶暴，后又害怕部

下的，是最不精明的将领；敌人派遣使者前来送礼言好，这是敌人希冀休兵息战。敌人逞怒同我对阵，可是久不交锋而又不撤退，这就必须审慎地观察它的意图。

【原文】

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译文】

兵力并不在于越多越好，只要不是轻敌冒进，而能够做到集中兵力、判明敌情、取得部下的信任和支持，也就足够了；那种既无深谋远虑而又自恃轻敌的人，一定会被敌人所俘虏。

【原文】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译文】

士卒还没有亲近依附就施行惩罚，那么他们就会不服，不服就难以使用；士卒已经亲附，而军纪仍得不到执行，那就无法用他们去作战。所以，要用政治道义来教育士兵，用军纪军令能够得到贯彻执行，这表明将帅同士卒之间相处融洽。

地形篇第十

【原文】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

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译文】

孙子说：地形有通形、挂形、支形、隘形、险形、远形六种。凡是我们可以去，敌人也可以来的地域，叫做通形。在通形地域上，要先抢占居高向阳的地方，保持粮道畅通，这样对敌作战就有利。凡是可以前往，却难以返回的地域，叫做挂形。在挂形地域上，如果敌人没有防备，就可以突然出击战胜它；如果敌人已有防备，出击就不能取胜，而且难以返回，这就不利于作战。我军主动出击不利，敌人主动出击也不利的地域，叫做支形。在支形地域上，敌人虽然以利诱我，也不要出击，而应该率军假装退却，诱使敌人出来一半时再回兵攻击，这样就有利。在隘形地域上，先敌占领，并用重兵封锁隘口，以等待敌人的到来。如果敌人用重兵抢占隘口，我军就应该全力进攻，去争夺险阻之列。在险形地域上，如果我军先敌占领，就必须控制居高向阳的地点，等待敌人；如果敌军先我占领，就应引兵撤退，不要去攻打它。在远形地域上，敌我双方地理条件均等，不宜挑战，若勉强求战，就不利。以上六条，是利用地形的原则；也是将帅的重大责任之所在，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

【原文】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译文】

军事上有『走』、『弛』、『陷』、『崩』、『乱』、『北』等六种必败的情况。这六种情况，都不是由天然的灾害所造成的，而是由将帅的过错所造成的。凡是双方势均力敌而一方以一击十的，叫做『走』。士兵强悍而军官懦弱的，叫做『弛』。军官强悍而士兵懦弱的，叫做『陷』。偏将怨怒而不服从指挥，遇到敌人擅自率军出战，将帅又不了解他们的能力的，叫做『崩』。将帅懦弱而不严厉，教导训练不明确，官兵关系混乱失序，布阵杂乱无章的，叫做『乱』。将帅不能正确判断敌情，以少击众，以弱击强，作战又没有精选勇敢善战的士兵组成精锐部队的，叫做『北』。以上六种情况，都是造成军队失败的原因；也是将帅的重大责任之所在，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

【原文】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

【译文】

地形的审用，是用兵的重要辅助条件。判断敌情，掌握主动，考察地形的险易，计算道路

的远近，这些都是高明的将帅所必须掌握的方法。懂得这些道理去指挥作战的，必然要失败。所以，按照战争规律已有必胜把握的，即使国君命令不打，坚持去打也是可以的；按照战争的规律分析没有必胜把握的，即便是国君命令要打，不打也是可以的。所以，进不企求战胜的名声，退不回避失败的罪责，只求保全民众，同时符合国君的根本利益，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原文】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译文】

将帅对待士卒如同对待婴儿，士卒就可以跟他共赴深溪；对待士卒如同对待爱子，士卒就可以与他同生共死。对士卒溺爱而不能命令，厚待而不能使用，违法而不予惩治，那么士卒就好像骄惯的子女一样，这种士卒是不能用来作战的。

【原文】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译文】

只了解自己的部队可以进攻，而不了解敌人不可进攻，取胜的可能性只有一半；了解敌人可以进攻，而不了解自己的部队不可以进攻，取胜的可能性也只有一半；了解敌人可以进攻，了解自己的部队不可以进攻，而不了解地形不可以战，取胜的可能性还只有一半。所以，懂得用兵的将帅，行动时不迷惑，举措时不困穷，所以说：了解敌人，了解自己，胜利就不会有危险；了解天时，了解地利，胜利就会全面。

也了解自己的部队可以进攻，而不了解地形条件不利于作战，取胜的可能性同样也只有一半。所以懂得用兵的将帅，行动起来决不会有所迷惑，战术变化也不会有穷尽。所以说，既了解对方，又了解自己，争取胜利不会有危险；既懂得天时，又懂得地利，可获完全胜利。

九地篇第十一

【原文】

孙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自战其地者，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译文】

根据用兵原则，战地可分为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等九类。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与敌作战，这样的地区叫做『散地』；进入敌境不深的地区，叫做『轻地』；我先占领对我有利，敌先占领对敌有利的地区，叫做『交地』；敌我和其它诸侯国接壤的地区，先到就可以结交诸侯国并取得多数支援的，叫做『衢地』；深入敌境，越过敌人许多城邑的地区，叫做『重地』；进入的道路狭隘，退出的道路迂远，敌人以少数兵力能击败

我众多兵力的地区，叫做『围地』；迅速奋战则能生存，不迅速奋战就会被消灭的地区，叫做『死地』。因此，在『散地』不宜作战；在『轻地』不可停留；遇『争地』应先敌占领，如敌人已先占领，不可强攻；在『交地』则军队各部应互相联系，防敌阻绝；在『衢地』则应结交邻国；在『重地』则应夺取物资，就地补给；在『圮地』则应迅速通过；在『围地』则应巧设奇谋；在『死地』要迅猛奋战，死中求生。

【原文】

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译文】

所谓古时善于用兵的人，能使敌人前后无法相顾及，非主力部队与主力部队不能互相依靠和协同，官兵无法相救援，上级与上级不相扶助，士兵分散了就无法集中，兵力集中了也不能整齐。合于利则行动，不合于利则停止。试问：『如果敌军众多而且阵势齐整地向我进攻，该如何对待呢？』回答是：『先夺其要害，就能使其就范。』用兵之理，贵在神速，乘敌人措手不及的时机，走敌人意料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不加戒备的地方。

【原文】

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

至死无所之。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

【译文】

大凡进入敌国作战的原则：深入敌境则军心专一，敌军无法胜我；在富饶地区夺取粮秣，保障三军得到充足的给养；注意休养士卒，勿使疲劳，提高士气，积蓄力量；合理用兵，巧设计谋，使敌人无法察知。把部队投置于无路可走的绝境，宁可战死也不会逃跑，战死岂不是求之不得？就会尽力作战了。士卒深陷危地，就无所畏惧；无路可走，军心反而稳定；深入敌国就不易涣散；迫不得已就会拼死战斗。因此，这样的军队不待整治就能加强戒备，不待要求就能完成任务，不待约束就能亲近相助，不待命令就能遵守。禁止迷信，消除谣言，即使战死也不退避。我军士卒坐着的泪水沾湿了衣襟，躺着的则泪流面颊、下巴。把军队置于无路可走的绝境，就会像专诸、曹刿那样勇敢了。

【原文】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译文】

所以，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就像『率然』一样。所谓『率然』，乃是常山的一种蛇。打它的

头、尾巴就来救应，打它的尾，头就来救应，打它的中部，头尾都来救应。试问：『军队可以使它像率然一样吗？』回答是：『可以。』吴国人与越国人虽然互相仇视，可是，当他们同船渡河时，如遇大风，也能互相救援，犹如左右手一样。因此，想用系住马匹、埋起车轮的办法来稳定军队，那是靠不住的。使士兵勇怯齐一，有如一人，才是用兵之道。兼顾强弱，才是善于掌握作战环境的规律。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提挈三军就像使用一人那样容易，这是由于把士卒置于不得已的境地而造成的。

【原文】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帥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译文】

统率军队这种事情，要沉着而莫测，严正而不乱，能蒙蔽士卒耳目的，使他们对军事计划毫无所知；改变任务，变更计谋，使人们不能识破；驻军常改变驻地，进军迂回绕道，使人们无法推断行动意图。将帅赋予军队任务，要像登高而抽去梯子一样，使他们有进无退。率领军队深入诸侯国土，要像击发弩机射出的箭一样，使其一往直前，烧掉船只，砸烂军锅，表示必死决心。像驱赶羊群一样，赶过去，赶过来，使他们不知道到底要到哪里去。聚集全军士卒，投置于危险的境地，使他们拼死备战，这便是将军的责任。散地、轻地、争地、……等九地之变，后退与前进、收缩与发展之利，这些，都是不能不认真考察和仔细研究的。

【原文】

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达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圮地，吾将进其涂；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故兵不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

【译文】

大凡出国作战的原则，进入敌境越深，士卒就越专心一致，进入的浅，士卒就容易逃散。离开本国，越过邻国进入敌国作战的地区，叫做『绝地』；四通八达的地区叫『衢地』；进入敌境深的地区叫『重地』；进入敌境浅的地区叫『轻地』；后险前狭的地区叫『围地』；无处可走的地区叫『死地』。因此，在『散地』，我就要统一意志；在『轻地』，我就要使部队行军连续不断；遇『争地』，我就要迅速前进赶到它的后面；在『交地』，我就要谨慎防守；在『衢地』，我就要巩固与诸侯国的结盟；在『重地』，我就要保证军队食粮的不断供应；在『圮地』，我就要迅速通过；在『围地』，我就要堵塞缺口；在『死地』，我就要表示必死的决心。因此，士卒的心理状态，被包围就会协力抵御，迫不得已就会拼死战斗，陷于危险的境地，就会听从指挥。

【原文】

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

其国可隳。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译文】

所以，不了解列国诸侯计谋的，不能与它们结交；不熟悉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的，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的，不能得地利。对于上述各事，有一样不了解，就不能算是『霸王』的军队。『霸王』的军队，攻伐大国，可使其军民来不及集聚；威力加于敌国，可使其无法与别国结交。因此，不必争着和别的诸侯国结交，也不必在别的诸侯国培植自己的权势，只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威力加之于敌，就可以拔取其城邑，毁灭其国家。施行超常的奖赏，颁发破例的号令；指挥全军之众如同使唤一个人一样。令使士卒执行任务，而不告诉他们意图；只告知他们有利的一面，而不告诉他们有什么危害。把士卒投入亡地才能保存，使士卒陷入『死地』然后才能得生。士卒陷于危险的境地，然后才能力争胜利。所以，指挥作战，在于假装顺从敌人意图，一旦有机可乘，便集中兵力指向敌人一点。这样，即使长驱千里，也可擒杀敌将，这就是所谓巧妙能成大事的意思。

【原文】

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译文】

因此当决定战争行动的时候，就要封锁关口，废除原有通行凭证，停止与敌国的使节往来，

在庙堂上反复计议，研究决定作战大计。一旦发现敌人露出破绽，就要迅速乘机而入。首先要夺取敌人最关紧要的地方，而不要同敌人约好交战日期。暗中窥探敌人动静，寻找战机，以求战争的胜利。所以，开始要像处女一样沉静，使敌人放松戒备，然后像脱兔一样迅速行动，使敌人来不及抗拒。

火攻篇第十二

【原文】

孙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果可以复存，死者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译文】

孙子说：『火攻有五种目标：一是烧敌兵的人马，二是烧敌军的粮草积聚，三是烧敌军的

辎重，四是焚烧敌人的库藏，五是焚烧敌人的运输措施。实施火攻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发火器材必须经常准备好。发火还要选择有利的时候，起火要选择有利的日期。所谓有利的日期，指月亮运行到『箕』、『壁』、『翼』、『轸』四个星宿的位置时，就是起风的日子。

凡用火攻，必须根据上述五种火攻所造成的情况变化，适时地运用兵力加以接应。从敌人内部放火，就要及早派兵从外面接应。火已烧起，而敌军仍能保持镇静的，要观察等待，不要马上进攻，等火势烧到最旺的时候，视情况可以进攻就进攻，不可以进攻就停止。火也可以从外面放，那就不必等待内应，只要时机和条件成熟就可以放火。火发于上风，不可以从下风进攻。白天风刮久了，夜晚风就会停止。军队必须懂得五种火攻方法的变化运用，等候具备条件，然后实施火攻。用火来辅助进攻的，明显地容易取胜；用水来辅助进攻的，攻势可以加强。水可以断绝敌人的联系，却不能摧毁敌人的蓄积。

凡打了胜仗，攻取了土地、城池，而不能够巩固胜利，是危险的，这就叫做『费神』。因此明智的国君一定要慎重考虑这个问题。不是对国家有利，就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没有取胜的把握，就不要随便用兵；不到危急紧迫之时，就不要轻易开战。国君不可凭一时的恼怒而兴兵打仗，将帅不可凭一时的怨愤而与敌交战。符合国家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国家利益就停止。懂得了这些道理恼怒可以转化为喜悦，怨愤可以转化为高兴，亡势最终可以转化为存势，死势可以转化为生势。所以，明智的国君对战争问题一定要慎重，良好的将帅对战争问题一定要警惕，这才是安定国家和保全军队的关键所在！

用间篇第十三

【原文】

孙子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

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译文】

孙子说：凡兴兵十万，千里征战，百姓的耗费，国家的开支，每天要花费千金，全国上下动荡不安，民众服徭役，疲惫于道路，不能从事耕作的有七十万家。战争双方相持数年，是为了胜于一旦，如果吝啬爵禄和金钱不重用间谍，以致不能了解敌人情况而遭受失败，那就太『不仁』了。这样的将帅，不是军队的好将帅，不是国君的好助手；这样的国君，不是能打胜仗的好国君。英明的国君，良好的将帅，之所以一出兵就能战胜敌人，成功地超出众人之上的，其重要原因，在于他事先了解敌情。而要事先了解敌情，不可用迷信鬼神和占卜等方法去取得，不可用过去相似的事情作类比，也不可用观察日月星辰运行位置去验证，一定要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去获得。

使用间谍有五种：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种间谍同时都使用起来，使敌人莫测高深而无从应付，这是神妙的道理，是国君制胜敌人的法宝。所谓因间，是指利用敌国乡里的普通人做间谍。所谓内间，是指收买敌国的官吏做间谍。所谓反间，是指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为我效力。所谓死间，是指故意散布虚假情况，让我方间谍知道而传给敌方，敌人上当后往往将其处死。所谓生间，是指派往敌方侦察后能活着回报敌情的。

所以军队人事中，没有比间谍再亲信的，奖赏没有比间谍更优厚的，事情没有比用间谍更机密的。不是才智过人的将帅不能使用间谍；不是仁慈慷慨的将帅也不能使用间谍；不是用心精细、手段巧妙的将帅不能取得间谍的真实情报。微妙啊！微妙啊！真是无处不可使用间谍呀！用间的计谋尚未施行，就被泄露出去，间谍和知道机密的人都要处死。

【原文】

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

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译文】

凡是要攻击的敌方军队，要攻的敌人城邑，要斩杀的敌方人员，必须预先了解那些守城将

帅、左右亲信、掌管传达通报的官员、负责守门的官吏以及门客幕僚的姓名，命令我方间谍一定要侦察清楚。

必须搜索出敌方派来侦察我方的间谍，以便依据情况进行重金收买、优礼款待，要经过诱导交给任务，然后放他回去，这样，反间就可以为我所用了。从反间那里得知敌人情况，所以乡间、内间就可得以使用了。因从反间那里得知敌人情况，所以散布给死间的虚假情况就可以传给敌人。因从反间那里得知敌人情况，所以生间就可遵照预定的期限，回来报告敌情。五种间谍使用之事，国君都必须懂得，其中的关键在于会用反间。所以，对反间不可不给予优厚的待遇。

从前商朝的兴起，是由于重用了在夏为臣的伊尹；周朝的兴起，是由于重用了在殷为官的姜子牙。所以，明智的国君，贤能的将帅，能用极有智谋的人做间谍，一定能成就大的功业。这是用兵作战的重要一着，整个军队都要依赖间谍提供情报而采取行动。

三十六计

总说

【原文】

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空。机不可设，设则不中。

【译文】

太阴六六之数相乘为三十六，在客观现实中蕴藏着智谋，任何智谋的运用，都应根据发展着的客观规律。认识了客观事物的矛盾性，就能掌握和运用智谋。智谋的运用不能违反客观实际，仅凭主观想像去生搬硬套，将会导致失败。

第一计　瞒天过海

【原文】

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外。太阳，太阴。

【译文】

自以为防备非常周密的，就容易斗志松懈，麻痹大意；平时见惯的，往往就不会再怀疑了。阴晦的计谋就隐藏在公开的事物里，这并不和公开的形式相矛盾。非常公开的往往隐藏着非常机密的。

第二计　围魏救赵

【原文】

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

【译文】

攻打集中的强敌，不如把他调动分散以后再打；先兵出击，不如后发制人。

第三计　借刀杀人

【原文】

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

【译文】

敌方的情况已经明朗，而盟军（泛指第三种势力）的态度还不稳定，要诱导盟军去消灭敌人，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善于运用《损》卦中关于『损下益上』的逻辑推理演算。

第四计 以逸待劳

【原文】

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益柔。

【译文】

迫使敌人处于窘迫的境地，而不是采取直接进攻的手段，可以根据刚柔互相转化的道理，实行积极的防御，逐渐地消耗、疲惫敌军，使他由强变弱，我方则自然会变被动为主动。

第五计 趁火打劫

【原文】

敌之害大，就势取利。刚决柔也。

【译文】

敌方遇到困难、危机，就乘机出兵夺取胜利。这就是强者趁势谋取利益，一举击败处于厄境之敌的策略。

第六计 声东击西

【原文】

乱志乱萃，不虞，坤上兑下之象。利其不自主而取之。

【译文】

敌方指挥不当，军如无头之蝇，乱撞乱碰，就不能判明和应付突发事变，这是敌方首脑丧失分析判断能力的征兆。要利用敌方失去控制力的大好时机将其消灭。

第七计 无中生有

【原文】

诳也，非诳也，实其所诳也。少阴，太阴，太阳。

【译文】

用虚假的情报蒙骗敌方，但不是弄假到底，而是要巧妙地由虚变实，由假变真，以各种假相掩盖真相，造成敌方的错觉，以便予以出其不意的打击。

第八计 暗渡陈仓

【原文】

示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益动而巽。

【译文】

故意暴露我方行动，利用敌方在这里固守时，便悄悄地迁回到那里偷袭，这就能乘虚而入，出奇制胜。

第九计 隔岸观火

【原文】

阳乖序乱，阴以待逆。暴戾恣睢，其势自毙。顺以动豫，豫以顺动。

【译文】

当敌方内部矛盾趋于激化，秩序混乱，我便静待其发展。敌方反目为仇，势必自取灭亡。这即是以柔顺的手段，坐等愉快的结果。

第十计　笑里藏刀

【原文】

信而安之，阴以图之，备而后动，勿使有变。刚中柔外也。

【译文】

使敌人相信我方的『友好诚意』，并使其麻痹松懈，我则暗中策划，精心准备。待机行动，切不要让它发生变化。这就是暗藏杀机、外示和好的谋略。

第十一计　李代桃僵

【原文】

势必有损，损阴以益阳。

【译文】

当局势发展到必然有所损失的时候，要设法用我方的弱小兵力拖住敌方的精锐，丢卒保车，牺牲局部利益保存整体利益。

第十二计　顺手牵羊

【原文】

微隙在所必乘；微利在所必得。少阴，少阳。

【译文】

再微小的空隙，也要及时利用；再微小的利益，也要力争获得。变敌方小的疏忽，为我方小的胜利。

第十三计　打草惊蛇

【原文】

疑以叩实，察而后动；复者，阴之媒也。

【译文】

有怀疑就要侦察确实，待情况完全掌握之后再行动。反复侦察，是发现暗藏敌人的条件。

第十四计　借尸还魂

【原文】

有用者，不可借；不能用者，求借。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匪我求蒙童，蒙童求我。

【译文】

凡有作为的，难以驾驭和控制，不可加以利用；凡没有作为的，往往要依附别人以强立，这就会来求助于我。利用没有作为的并顺势控制他，这不是我受别人支配，而是我支配别人。

第十五计　调虎离山

【原文】

待天以困之，用人以诱之。往蹇来返。

【译文】

等到天时对敌方不利时再去围困他，用人为的假相去诱骗他。向前进攻有危险，那就想办法让敌人反过来攻我。

第十六计　欲擒故纵

【原文】

逼则反兵；走则减势，紧随勿追。累其气力，消其斗志，散而后擒，兵不血刃。需，有孚，光。

【译文】

逼得敌人无路可走，就会遭到猛烈的反扑；故意放他一条生路，反而会削弱敌人的气势。追击时，紧紧地跟踪敌人而不出击，以消耗其体力，瓦解其斗志，等他的兵力分散时再加以捕捉。如此用兵，可以避免流血。这就是『需』卦的原理：让敌人相信还有一线生机。

第十七计　抛砖引玉

【原文】

类以诱之，击蒙也。

【译文】

用极其类似的东西去迷惑敌人，使敌人懵懂上当。这是『蒙』卦原理的演用。

第十八计　擒贼擒王

【原文】

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译文】

摧毁敌人的主力，抓住他的首领，就可以瓦解他的整体力量。好比龙出大海到陆地上作战，面临绝境一样。

第十九计　釜底抽薪

【原文】

不敌其力，而消其势，兑下乾上之象。

【译文】

两军对垒，不直接抗击他的锋芒，而是削弱他的气势，从根本上减削他的战斗力，用以柔克刚的办法制服他。

第二十计　混水摸鱼

【原文】

乘其阴乱，利其弱而无主。随，以向晦入宴息。

【译文】

乘敌人内部发生混乱，利用他力量削弱而没有主见，使他顺从己方，像人随天时而作息一样习惯、自然。

第二十一计　金蝉脱壳

【原文】

存其形，定其势，友不疑，乱不动，巽而止，蛊。

【译文】

保存阵地的原形，造成还在原地防守的气势，使友军不怀疑，敌人也不敢贸然进犯。在敌人迷惑不解时，隐蔽地转移主力。

第二十二计　关门捉贼

【原文】

小敌困之。剥，不利有攸往。

【译文】

对弱小的敌人，要包围起来歼灭之。零散小股敌人，虽然势单力薄，但行动自由，诡诈难防，因而不利于急追远赶。

第二十三计　远交近攻

【原文】

形禁势格，利从近取；害以远隔。上火下泽。

【译文】

当军事目标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时，利于先攻取就近的敌人，不利于越过近敌去攻取远隔的敌国。对于远隔的敌人，虽然和我们有着对立的政治主张，也可以同他取得暂时的联合，以利于各个击破。

第二十四计　假途伐虢

【原文】

两大之间，敌胁以从，我假以势。困，有言不信。

【译文】

对处在敌我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当敌方胁迫他屈服时，我方要立即出兵救援，借机把我方的军事势力渗透进去。此计只能由大国强国来施用，对势单力弱的小国，只侈谈支援而无实

际行动，那就不会取得他的信任。

第二十五计　偷梁换柱

【原文】

频更其阵，抽其劲旅，待其自败，而后乘之。曳其轮也。

【译文】

多次变动他的阵容，暗中抽换其主力精锐，等待他自趋失败，然后乘机控制或吞并他。这就像拖住了大车的轮子，也就控制了火车的运行一样。

第二十六计　指桑骂槐

【原文】

大凌小者，警以诱之。刚中而应，行险而顺。

【译文】

强大的慑服小的，要用警告的办法来诱导他。适当的强硬，可以得到拥护；使用果断手段，可以使人敬服。

第二十七计　假痴不癫

【原文】

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知妄为。静不露机。云雷屯也。

【译文】

宁可装作糊涂而不行动，不可冒充聪明而轻举妄动。暗中筹划而不露声色，就像雷电在冬季蓄而未发一样。

第二十八计　上屋抽梯

【原文】

假之以便，唆之使前，断其援应，陷之死地。遇毒，位不当也。

【译文】

故意暴露破绽，给敌人方便条件，引诱它深入我方，然后切断他的前应和后援，使他陷入我预设的『口袋』。按照噬嗑卦所示，利用敌人的口腹之欲，让他吃有毒的腊肉，使他受到惩罚。

第二十九计　树上开花

【原文】

借局布势，力小势大。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也。

【译文】

借助别人的局面布成阵势，兵力弱小的队伍从阵容上看起来也显得十分强大。鸿雁高飞，横空列阵，凭着羽毛丰满的双翼助长气势。

第三十计　反客为主

【原文】

乘隙插足，扼其主机，渐之进也。

【译文】

乘有漏洞赶紧插进脚去，控制他的首脑机关或要害。要循序渐进，方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三十一计　美人计

【原文】

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伐其情。将弱兵颓，其势自萎。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译文】

对付兵力强大的敌人，就攻击他的将帅；将帅足智多谋的，就打击他的战斗意志。将帅斗志衰退，部队士气消沉，敌人的气势必然要自行萎缩。利用敌人内部存在严重的弱点来分化、瓦解敌人，这样才能把握保存自己的实力。

第三十二计　空城计

【原文】

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奇。

【译文】

兵力空虚的时候，再故意显示出不加设防的样子，这样反而使敌人疑窦横生、难以捉摸。让敌人摸不清你究竟是强盛还是柔弱，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这种奇妙莫测的用兵之法显得更加神奇。

第三十三计　反间计

【原文】

疑中之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译文】

在欺骗蒙蔽敌人的疑阵中再布置一层『迷雾』，顺势利用我方内隐藏的敌方间谍误传假情

报，这样就可以有效地保全自己，不会因有内奸而蒙受损失，争取胜利。

第三十四计 苦肉计

【原文】

人不自害，受害必真；假真真假，间以得行。童蒙之吉，须以巽也。

【译文】

人不会自己伤害自己，所以遭受伤害必然是真实情况。我以假作真，并使敌方信而不疑，离间计就可以实现了。抓住敌方主帅幼稚可欺的心理，加以欺骗，只要把骗局制造得入情入理，他必然深信不疑，实现自己的目的。

第三十五计 连环计

【原文】

将多兵众，不可以敌，使其自累，以杀其势。在师中吉，承天宠也。

【译文】

敌军兵力强大，不可以和他硬拼，应当运用计谋使他们自相牵制，借以削弱敌人的力量。将帅若能巧妙地运用计谋，克敌制胜就像有天神相助一般。

第三十六计 走为上

【原文】

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译文】

敌军兵力占绝对优势，我方不能战胜他，只有投降、媾和、退却三条路可走。投降，是彻

底失败；媾和，是一半失败；退却，即走，不是失败，而是转败为胜的关键，是符合正常的用兵法则的。

孙膑兵法

擒庞涓

【原文】

昔者，梁君将攻邯郸，使将军庞涓，带甲八万至于茬丘。齐君闻之，使将军忌子，带甲八万至……竟。庞于攻卫□□□□。

将军忌（子）……卫□□□，救与……曰：『若不救卫，将何为？』孙子曰：『请南攻平陵。平陵，其城小而县大，人众甲兵盛，东阳战邑，难攻也。吾将示之疑。吾攻平陵，南有宋，北有卫，当途有市丘，是吾粮途绝也。吾将示之不知事。』于是徙舍而走平陵。

【译文】

从前，魏惠王将要进攻赵国都城邯郸，派将军庞涓带领八万大军进抵茬丘。齐威王听说了这件事，派遣将军田忌率兵八万到齐魏边境（今山东定陶附近），庞涓向魏国发起了攻击。

齐将田忌（打算领兵直接攻打魏国，以救赵卫之急。孙膑说：『欲解开纷繁杂乱的绳子，不能无目的地乱抓乱扯，解急救危，不要自己也卷入战斗，而是要运用避实击虚，攻其所必救的战略，以迫使敌人改变作战计划，这样自然就能解围了。）田忌说：『如果不去救援赵卫，下步该怎么办呢？』孙膑说：『请你向南进攻平陵，平陵城池虽然很小，但所辖的县境很大，人口多而且兵力很强，是东阳地区的军事重镇，很难攻取。我准备用假相来迷惑敌人，我们攻打平陵，南面有宋国，北面有卫国，在进军的路上还有市丘，这样我们的粮食补给道路就会被切

断，但是我们却要装作不懂这件事的利害关系。』于是齐军拔营进军平陵。

【原文】

……陵，忌子召孙子而问曰：『事将何为？』孙子曰：『请取所……二大夫□认□□□□□□臧□□□都横卷四达环涂□□横卷所□阵也。吾未甲劲。本甲不断。环涂击柀其后，二大夫可退也。』于是段齐城，高唐当术而大败。

【译文】

（到平陵的时候）田忌把孙膑请来并问他说：『现在事情该怎么办呢？』孙膑说：『都大夫当中有谁去担任这个不知利好的角色好呢？』孙膑说：『齐城、高唐两位大夫。』田忌说：『好。』于是齐军拔营进军平陵。你命令这两位大夫，各率所属部队，由城邑外围加以包围封锁而隐蔽地从四面绕过环涂，列阵直攻平陵，把阵列的侧背对着环涂。环涂是魏军的驻地。我们的前锋部队要猛攻平陵。后续部队要不断增援。环涂的魏军必然会攻击两位大夫的后方，这两位大夫就都可以乘势败退下来了。』于是齐城、高唐的部队分作两路，分别由两位大夫率领，猛攻平陵城，像蚂蚁一样爬城进攻。环涂和夹鲔两地魏军果真由侧后夹攻这两路齐军，齐城、高唐两支部队按计划而败退回来。

【原文】

将军忌子召孙子问曰：『吾攻平陵不得而亡齐城、高唐，当术而厥。事将何为？』孙子曰：『请遣轻车西驰梁郊，认怒其气。分卒而从之，示之寡。』于是为之。

庞子果弃其辎重，兼趣舍而至。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擒庞涓。故曰，孙子之所以为者尽矣。

【译文】

将军田忌又把孙膑请来问道：『我们进攻平陵没有得胜，齐城、高唐两支部队也按计划败退下来了，下步应该怎么办呢？』孙膑说：『请派遣轻快的战车向西直奔魏国国都大梁城郊，以此激怒魏军。并要派少数兵力跟随战车前进，以向敌军显示我们兵力不多。』于是就这么办了。庞涓果然丢下他的辎重车辆，日夜兼程赶来，孙膑不使庞涓的军队得以休息，就在桂陵给予狠狠的打击，活捉了庞涓。所以说，孙膑这一仗可算打得尽善尽美了啊！

田忌问垒

【原文】

田忌问孙子曰：『吾卒……不禁，为之奈何？』孙子曰：『明将之问也。此者人之所过而不急也。此□之所以疾……志也。』田忌曰：『可得闻乎？』曰：『可。用此者，所以应猝窘处隘塞死地之中也。是吾所以取庞□而擒太子申也。』田忌曰：『善。事已晚而形不见。』

【译文】

田忌问孙膑说：『我们的士众……该怎么办呢？』孙膑说：『这是明智的将领提出的问题。也是一般人所忽略而不重视的问题，但却是最重要最急迫的问题。』田忌说：『我能够听听这个道理吗？』孙膑说：『可以。这是应付突然事变，处境危难或陷于极不利的地形时所采取的办法。也是我俘虏庞涓、活捉太子申所采取的办法。』田忌说：『好。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当时如何摆兵布阵已经记不清楚了。』

【原文】

孙子曰：『蔟藜者，所以当沟池也。车者，所以当垒（也）。□□（者），所以当堞也。发

者，所以当埤倪也。长兵次之，所以救其隋也。钑次之者，所以为长兵□也。短兵次之者，所以难其归而徼其衰也。弩次之者，所以当投机也。中央无人，故盈之以……卒已定，乃具其法。制曰：以弩次蒺藜，然后以法射之。坒上弩戟分。法曰：『见使某来言而动……去守五里置候，令相见也。高则方之，下则圆之。夜则举鼓，昼则举旗。』

【译文】

孙膑说：『蒺藜，是用以当作护城河的。战车，是用以当作城墙的。地面上其它障碍物可以当城墙上的矮墙，盾牌，可用以当做墙垛，在其后面设置长兵器，用以解救危急。长兵器的后面再设置小矛，用来辅助长兵器。然后设置短兵器，用以拦阻敌人归路以截击疲备的敌人。然后设置弓弩，用以在远距离射击敌人。中间没有人，用以设置……。完成了兵力部署的任务，就要按照计划采取行动。兵法规定：『弓弩也可以设置在蒺藜的后面，按照指挥放射。壁垒上弩和戟应平均分配。按兵法规定：『根据侦察员报告的形势采取行动，……在距离所守地区五里远的地方设置了望处，使他能及时发现敌情。哨所的上部修成方形，下部修成圆形，夜间用击鼓方法报警，白天用旗号联络。』

八阵

【原文】

孙子曰：『智不足，将兵，自恃也。勇不足，将兵，自广也。不知道，数战不足，将兵，幸也。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

【译文】

孙膑说：『没有足够智谋的人，却要带兵作战，那是他自己逞能。没有足够勇气的人，却

要率兵作战，那是他自高自大。不懂得用兵之道，缺乏作战经验的人，却要带兵作战，那是依靠侥幸。要保证万乘大国的安全，扩大万乘之君的威信，保卫大国人民的安全，只有懂得用兵之道才可以。所谓懂得用兵之道，就是上知天文，下识地理，内取民心，外知敌情，布阵要懂得各种阵法的规律，估计能够取胜就打，没有取胜的把握就不要打。这才是能够帮助国君建功立业的将领啊。』

【原文】

孙子曰：『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用阵三分，诲阵有锋，诲锋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敌弱以乱，先其选卒以乘之。敌强以治，先其下卒以诱之。车骑与战者，分以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一在于后。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

【译文】

孙膑说：『运用各种阵势作战，要依据地形条件，布置适合的阵势，布阵时应把军队分为三部分，每阵都要有前锋，每个前锋都要有后援以待命行动。要用三分之一的兵力与敌人交战，用三分之二的兵力静待战机，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侵扰敌人，以三分之二的兵力坐收战果，歼灭敌人。如果敌军弱，阵势混乱，就先用精心挑选的士卒乘敌阵混乱时进攻，如果敌军强，先使用战斗力弱的士卒去挑逗敌人。参战的战车和骑兵，可分而为三，以一指向敌人的右翼，以一指向敌人的背部。如果地势平；就多用战车，地势不平，就多用骑兵；地势险要，就多用弓弩。不论地形平坦、险隘，都应了解是有利地形还是不利地形，必须占踞有利地形，以攻打处于不利地形的敌人。』

五名而恭

【原文】

兵有五名：一曰威强，二曰轩骄，三曰刚至，四曰助忌，五曰重柔。夫威强之兵，则恭敬而久之；刚至之兵，则诱而取之；鸱忌之兵，则薄其前，谋其旁，深沟高垒而难其粮；重柔之兵，则谋而恐之，振而捅之，出则击之，不出则回之。

【译文】

敌军常有五种类型：一是耀武扬威，二是高傲蛮横，三是刚愎自用，四是贪婪狡猾，五是迟疑软弱。对于耀武扬威的敌军，要用示弱的办法对付他；对于高傲蛮横的敌军，要用慎重而持久的办法拖垮他；对于刚愎自用的敌军，要用诱敌深入的办法战胜他；对于贪婪狡猾的敌人，就要迫近其正面，袭扰其两侧，深沟高垒，使其粮食补给困难；对于迟疑软弱的敌军，就用鼓噪的办法恐吓他，用威慑的办法触动他，如果他出来就打击他，他不出来就围困他。

故事杂谈篇

搜神记

长安乞丐

【原文】

汉阴生者，长安渭桥下乞小儿也，常于市中匄。市中厌苦，以粪洒之。旋复在市中乞，衣不见污如故。长吏知之，械收系，著桎梏，而续在市乞。又械，欲杀之，乃去。长安中谣言曰：『见乞儿，与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译文】

汉代有一个名叫阴生的人，是长安渭河桥下讨饭的小孩。他经常在市面上乞讨。市面上的人很讨厌他，把大粪泼到他身上。可是，过不了一会儿，他又在市面上乞讨，衣服却像原来一样看不到什么脏东西。官老爷们听说了这件事，就把他逮捕关押了起来，戴上脚镣手铐，后来他仍旧在市面上乞讨。官老爷们又逮捕了他，想要把他杀掉，他竟然逃走了。泼他大粪的人家里，房屋竟自行破败倒塌，砸死了十多人。长安城中民间纷纷传闻说：『遇见讨饭的小儿，要给好肉美酒，以免屋破房塌砸死人。』

园客

【原文】

园客者，济阴人也。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终不娶。尝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食其实。忽有五色神娥，止香草之上。客收而荐之以布，生桑蚕焉。至蚕时，有神女夜至，助客养蚕，亦以香草食蚕，得茧百二十头，大如瓮。每一茧，缫六七日乃尽。缫讫，女与客俱仙去，

莫知所如。

【译文】

园客是济阴郡人。他容貌英俊，乡邻中不少人都想把女儿许配给他，但园客始终没有娶亲。他曾经种植了一种五色香草，几十年来，一直服用这些香草的果实。一天，忽然有一种五色神蛾，飞落在香草上面。园客把它收养在布上，神蛾于是生出桑蚕来了。到养蚕的时候，有一个神女每天夜里来帮助园客饲养桑蚕。他们也把五色香草给桑蚕吃，收获了一百二十个蚕茧，个个像水瓮那样大。每个蚕茧都要用六七天才能把丝抽完。抽丝全部结束后，神女与园客都成仙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董永

【原文】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译文】

汉代的董永是千乘县人。他在幼年的时候就死了母亲，和父亲一起过日子。董永竭尽全力种田，并赶着小车运送东西挣钱养家。即使这样，父亲死了，他还是没有钱安葬，就把自己卖

给人家当奴仆，用卖身钱来操办丧事。主人知道董永品德很好，就给了他一万个钱，让他回家去尽孝道。董永守孝三年结束后，准备回到主人那里去，尽奴仆的职责。在路上遇到一个妇女对他说：『我愿意作你的妻子。』于是，董永和她一起到了主人那里。主人对董永说：『我算是把钱送给你了。』董永说：『承蒙您的恩惠，父亲的丧事才办完了。我虽然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但我一定要勤勤恳恳地尽全力干活，来报答您的大恩大德。』主人问：『你的妻子会做什么呢？』董永说：『她会纺织。』主人说：『如果一定要按你说的办，那就让你妻子给我织一百匹细绢算了。』于是，董永的妻子就给主人家织细绢，只用了十天就织完了。董永和妻子一起离开主人家，出了门，妻子对董永说：『我是天上的织女，因为你非常孝顺，所以天帝让我下凡来帮助你还清债务。』说完，她即腾空而去，不见了。

淳于智

【原文】

谯人夏侯藻，母病困，将诣智卜。忽有一狐，当门向之嗥叫。藻大愕惧，遂驰诣智。智曰：『其祸甚急。君速归，在狐嗥处拊心啼哭，令家人惊怪，大小毕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其祸仅可免也。』藻还，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间，拉然而崩。

【译文】

谯郡人夏侯藻的母亲病情很重，他正准备到淳于智那里去卜卦。忽然有一只狐狸，挡住门向他嗥叫。夏侯藻大吃一惊，异常害怕，于是快马加鞭奔驰到淳于智那里。淳于智说：『这次灾祸来得突然，情况紧急。你赶快回去，在狐狸嗥叫的地方抚胸痛哭，让全家人都感到惊异，大人小孩统统从屋里出来，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出来，抚胸痛哭就不能停止。这样，这次灾祸才

可以避免。』夏侯藻回来，就按照淳于智说的办，连母亲带着病也勉强出来了。当一家人全都出来以后，五间堂屋，突然哗啦一声崩塌了。

华佗

【原文】

沛国华佗，字元化，一名旉。琅邪刘勋为河内太守，有女年几二十，苦脚左膝里有疮，痒而不痛。疮愈，数十日复发，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视。佗曰：『是易治之。』当得稻糠黄色犬一头，好马二匹，以绳系犬颈，使走马牵犬，马极辄易。计马走三十余里，犬不能行。复令步人拖曳，计向五十里。乃以药饮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断犬腹近后脚之前。以所断之处向疮口，令去（『去』字原无，据汪校补）二三寸停之。须臾，有若蛇者从疮中出，便以铁椎横贯蛇头，蛇在皮中动摇良久，须臾不动，乃牵出，长三尺许，纯是蛇，但有眼处，而无瞳子，又逆鳞耳。以膏散著疮中，七日愈。

【译文】

沛国名医华佗，字元化，又名旉。琅邪人刘勋任河内太守，他有一个女儿年龄已近二十岁了。这个女儿被小腿上的怪疮所折磨，非常痛苦。她的左膝盖里长了一个疮，很痒，然而不痛。这疮治好后，过了几十天又复发。就这样反反复复已有七八年了。刘勋请来华佗，让他给女儿治疗。华佗说：『这个疮容易治好。』于是，华佗叫人准备了一条稻糠色的黄狗，两匹好马，用绳子拴住狗的颈子，让奔驰的马牵着狗跑，这匹马疲惫了，就立即换另一匹马跑。马总共奔跑了三十多里，狗就走不动了。华佗又叫人拖着狗走，这样，与前相加，狗总共走了将近五十里。这时，华佗就给刘勋的女儿喝药。喝药后，她立即安静地熟睡过去，不省人事；于是，华佗拿

起大刀，割断了黄狗靠近后腿前面的腹部。他把割断的狗腹正对着疮口，把它放在距离疮口两三寸远的地方。一会儿，就有一条像蛇的东西从疮里出来，有三尺多长，确实是条蛇，不过只有眼眶，而没有眼珠子，又长着鳞片罢了。最后，华佗把药敷在疮口上，过了七天疮就好了。

三王墓

【原文】

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曰：『吾为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杀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剑有二，一雄一雌。雌来，雄不来。』王怒，即杀之。莫邪子名赤比，后壮，乃问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杀之。去时嘱我：「语汝子：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子出户南望，不见有山，但睹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剑。日夜思欲报楚王。

【译文】

楚国的干将、莫邪夫妇为楚王造剑，三年才造成。楚王很生气，想要杀掉干将。他们造好的剑有两把，一雌一雄。当时，干将的妻子莫邪怀孕就要临产了，干将对妻子说：『我为楚王造剑，三年才造成。楚王很生气，送剑去的时候必定要杀我。你如果生的是男孩，长大成人后，就告诉他说：「出门看南山，松树生长在石头上，剑就在它的背面。」』于是干将就带着雌剑，前去见楚王。楚王大怒，叫人察看剑的情况，那人禀告说：『剑应该有两把，一把雌剑一把雄

剑，现在只送来了雌剑，雄剑却没有送来。』楚王大发雷霆，立即杀掉了干将。

莫邪的儿子名叫赤比，后来长大成人，就问他母亲说：『我父亲在什么地方？』母亲回答说：『你父亲为楚王很生气，把你父亲杀掉了。他临走的时候嘱咐我：「告诉我们的儿子：出门看南山，松树生长在石头上，剑就在它的背面。」』于是赤比出门向南边看，没有看见有山，只看见堂屋前松树的下面是柱石，柱石的上面是松树，他就用斧子劈开松树，果然找到了宝剑。从此以后，赤比日日夜夜都想着向楚王报仇。

【原文】

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蹙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认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

【译文】

楚王梦见一个男孩，他两道眉毛间隔有一尺宽，喊叫着：『我要报仇。』楚王就用千金重赏收买他的头。赤比听说要捕杀他，就逃走了。他躲入山里，边走边悲愤高歌。有一个侠客遇见了他，关心地问道：『你年纪轻轻的，为什么哭得这样悲伤呢？』赤比说：『我是干将、莫邪

的儿子。楚王杀了我父亲，我要向他报仇！』侠客说：『听说楚王用千金重赏收买你的头，把你的头和剑给我，我为你报仇。』赤比说：『太好了！』当即刎颈自杀，两手捧着头和剑奉献给侠客，身体僵直地站在那里。侠客说：『我是决不会辜负你的。』于是尸体才仆倒在地上。

侠客拿着头去见楚王，楚王非常高兴。侠客说：『这是勇士的头，应当把它放在汤镬里煮。』楚王就依照侠客的话办，可是，煮了三天三夜，赤比的头颅不仅没有煮烂，而且还在沸腾的汤水上跳跃着，怒瞪着双目。侠客说：『这个男孩的头煮不烂，希望大王亲临观看，这样就必定能把它煮烂了。』楚王当即走向汤镬往里观看。侠客用剑对准楚王一挥，楚王的头颅随即掉进沸水里。三个人的头颅很快都烂了，混在一起，无法分辨开来。于是只好把鼎镬里的汤肉分成三份埋葬，因此人们就把它叫做『三王墓』。『三王墓』现今还在汝南北宜春县境内。

东海孝妇

【原文】

汉时，东海孝妇，养姑甚谨。姑曰：『妇养我勤苦。我已老，何惜余年，久累年少！』遂自缢死。其女告官云：『妇杀我母。』官收系之，拷掠毒治。孝妇不堪苦楚，自诬服之。时于公为狱吏，曰：『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不得理，抱其狱词，哭于府而去。自后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后太守至，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枉杀之，咎当在此。』太守即时身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雨，岁大熟。长老传云：『孝妇名周青。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悬五旛。立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旛竹而上标，又缘旛而下云。』

【译文】

汉朝的时候，东海郡有一个孝顺的媳妇，赡养婆婆很恭敬周到。婆婆说：『媳妇侍奉我太劳累了。我已经老了，何必吝惜残年余岁，而长期地拖累年轻人。』于是，她自己上吊死了。婆婆的女儿告到官府说：『媳妇谋杀了我的母亲。』官府就把媳妇逮捕关押起来，严刑拷打，百般折磨。孝妇忍受不了痛苦，屈打成招，被迫认罪了。当时，于公是狱吏，说：『这个媳妇侍奉婆婆十多年，因孝顺婆婆而远近闻名，一定不会谋杀婆婆。』但是太守不听。于公的规谏没有得到采纳，他就抱着审判的供词，在官府痛哭一场之后走了。从此之后，东海郡三年没有下雨，草木枯槁。新任太守来到了，于公说：『孝妇不应当处死，前任太守枉杀了她，发生灾害的原因就在这里。』太守立即亲自前去祭奠孝妇墓，并在墓上立碑，以表彰她的孝行。天立时下雨，这一年获得了大丰收。据老年人传说：『这个孝妇名叫周青。在周青将要被处死的时候，车子装载着一根十丈长的竹竿，上面悬挂着五面旛旗，她站在这根竹竿下当众发誓说：「我周青如果有罪，甘愿被杀，血应当顺着竹竿往下流；我周青如果是含冤而死，血就要逆着竹竿往上流。」处决后，周青的血是青黄色，沿着挂旗子的竹竿直上竿顶，又沿着旛旗流下来。』

千日酒

【原文】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时有州人姓刘，名玄石，好饮酒，往求之。希曰：『纵未熟，且与一杯，得否？』希闻此语，不免饮之。复索曰：『美哉！可更与之。』希曰：『且归，别日当来，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别，似有怍色。至家，醉死。家人不之疑，哭而葬之。经三年，希曰：『玄石必应酒醒，宜往问

之。』既往石家，语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来，服以阅矣。』『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凿冢破棺看之。冢上汗气彻天，方见开目张口，引声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问希曰：『尔作何物也，令我一日方醒？日高几许？』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气冲入鼻中，亦各醉卧三月。

【译文】

狄希是中山郡人。他会酿造一种『千日酒』，喝了这种酒，要醉一千天。当时，有一个同州的人，姓刘，名玄石，喜欢喝酒，到狄希那里要酒喝。狄希说：『我的酒发酵后还没有成熟，不敢给你喝。』刘玄石请求说：『即使没有成熟，姑且给我喝一杯，可以吗？』狄希说：『味道太好了！请再给我一杯。』刘玄石又要求说：『请先回去，只好给他喝了一杯。刘玄石告别了狄希，脸上似乎变成了红色。回到家改日再来，光这一杯，你就得睡上一千天。』刘玄石听了这话，里，他就醉死了。他家里人都以为刘玄石真死了，悲痛地把他埋葬了。过了三年，狄希『刘玄石酒醉应该醒过来了，我应当去问一问他的情况。』狄希到了刘玄石家，问道：『刘家在家吗？』刘家的人都很奇怪，回答说：『自玄石去世以来，三年的丧期都已满了。』狄希吃惊地说：『这酒太美了，竟使他醉卧千日，现在应该醒过来了。』于是就叫刘玄石家里的人去挖掘坟墓打开棺材来看看。他们到墓地一看，坟墓上汗气不断向天空蒸腾，狄希就叫人挖开坟墓，打开棺材。这时，只见刘玄石正好睁开眼睛，张大嘴巴，拖长声音说：『让我醉得多痛快啊！』并问狄希说：『你酿的是什么东西，让我喝一杯就大醉，到今天才醒过来？太阳有多高了？』坟墓上站的人都哈哈大笑，因而被刘玄石的酒气冲进了鼻子，就这样，他们一个个也都醉卧了三个月。

隋侯珠

【原文】

隋县滍水侧，有断蛇丘。隋侯出行，见大蛇，被伤中断，疑其灵异，使人以药封之。蛇乃能走。因号其处『断蛇丘』。岁余，蛇衔明珠以报之。珠盈径寸，纯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烛室。故谓之『隋侯珠』，亦曰『灵蛇珠』，又曰『明月珠』。丘南有隋季良大夫池。

【译文】

隋县滍水河边，有一个『断蛇丘』。有一次，隋侯出外游玩，看见一条大蛇，受了重伤，从中间断开了。隋侯怀疑这条大蛇是神灵异物，让人用药把大蛇的伤口封合起来。蛇就能够行走了。因此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做『断蛇丘』。过了一年多，这条大蛇口里衔了一颗明珠来报答隋侯。这颗明珠直径有一寸多，纯白色，夜晚发出亮光，好像月亮照耀着一样，能够用来照亮房间，因此把它叫做『隋侯珠』，也叫做『灵蛇珠』，又叫做『明月珠』。在这座山丘的南面，有春秋时代隋国贤臣季良大夫的池塘。

猿母猿子

【原文】

临川东兴，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将归。猿母自后逐至家。此人缚猿子于庭中树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颊向人，欲乞哀状，直谓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击杀之。猿母悲唤，自掷而死。此人破肠视之，寸寸断裂。未半年，其家疫死，灭门。

【译文】

临川郡的东兴，有一个人进山，抓住一只小猿，就带回家来了。母猿从后面追赶来到了这

一家。这个人把小猿栓在院子里的树上，给母猿看。母猿就向着人打自己的耳光，像是要乞求哀怜的样子，只是嘴里不能说话罢了。这个人不仅不放掉小猿，竟然把它打死了。母猿悲伤地呼喊，自己也撞死了。这个人把母猿的肚子剖开来看，肠子断裂成了一寸一寸的。不到半年，这个人的全家得了瘟疫，都死光了。

邛都大蛇

【原文】

邛都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戴角，在床间，姥怜而饴之食。后稍长大，遂长丈余。令有骏马，蛇遂吸杀之。令因大忿恨，责姥出蛇。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无所见。令又迁怒，杀姥。蛇乃感人以灵，言：『瞋令，何杀我母？当为母报雠！』此后每夜，辄闻若雷若风。四十许日，百姓相见，咸惊语：『汝头那忽戴角？』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为『陷湖』。唯姥宅无恙，讫今犹存。渔人采捕，必依止宿；每有风浪，辄居宅侧，恬静无他。风静水清，犹见城郭楼橹屡然。今水浅时，彼土人没水，取得旧木，坚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为枕，相赠。

【译文】

邛都县里，有一个老太婆，贫困而孤独，每次吃东西的时候，总有一条头上长着角的小蛇出现在床下，老太婆出于怜悯而给它东西吃。后来这条小蛇逐渐长大，竟有一丈多长。县官有一匹骏马，大蛇把它吞杀了。县官因此大发雷霆，责令老太婆把蛇交出来。老太婆说：『蛇在床下。』县官立即派人挖掘，愈往深挖洞就愈大，结果什么也没有看到。县官迁怒于老太婆，无理地把她杀害了。蛇就给人报梦说：『凶狠残暴的县官，为什么杀害我母亲？我一定要为母亲

报仇。』从此之后，每天夜晚总是听到既像是雷又像是风的声音。过了四十多天，老百姓见面时，都相互吃惊地说：『你头上怎么忽然长出角来？』就在这天夜里，周围四十里地，与县城同时下陷成了一个湖。当地人把它叫作『陷湖』。唯有老太婆的房子安然无恙，至今还存在。渔民采摘捕捞，必定依傍着它停泊住宿，每逢遇到风浪，总是停靠在房子旁边，这里无风无浪没有任何危险。每当风平浪静水清如镜的时候，还能看见湖水之下城郭楼台的清晰轮廓。现今，在水浅的时候，当地人就潜入水中，打捞木料，这些木料质地坚硬，漆黑发亮。那些好弄新鲜事的人用它作枕头，互相赠送。

世说新语

难兄难弟

【原文】

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译文】

陈元方的儿子长文，有卓越的才能，同陈季方的儿子孝先各自论说自己父亲的功业德行，争议相持不下，无法决断，去询问陈太丘。太丘说：『论学识品行，元方季方各有所长，互为兄长，难以分出高下优劣啊。』

割席分坐

【原文】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

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译文】

管宁和华歆一道在园中锄菜，看见地上有一块金子，管宁依旧挥动锄头，如同见到的是瓦石一样，华歆则捡起金子而后扔掉它。他们又曾经同坐在一张垫席上读书，有乘坐官车的显赫人物从门外经过，管宁读书依旧，华歆则丢开书本出去观看。管宁便割断垫席，分开座位，对华歆说：『您不是我志趣相投的朋友。』

邓攸避难

【原文】

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

【译文】

邓攸当初逃难时，在半路上丢弃了自己的儿子，而保住了弟弟的儿子。逃过长江之后，娶了一妾，非常喜爱她。过了一些年，问她的经历，妾详细说起自己是北方人，遭遇世乱才来到南方，记起父母的姓名，竟然是邓攸的外甥女。邓攸在德行功业上一向有好名声，言行没有任何污点，听后一辈子都悲伤悔恨，于是不再容纳收留他的爱妾。

光禄焚车

【原文】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

『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译文】

阮光禄在刻县时，曾有过一辆很好的车子，无论谁来向他借，没有不答应的。葬母亲，心里想借车却不敢去说。阮光禄后来听说了这事，感慨地说：『我有车子却让人家不敢来借，还要这车子做什么呢？』于是把车子烧掉了。

身无长物

【原文】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译文】

王恭从会稽回来，王大去看望他。见到座上有六尺长的竹席，便对王恭说：『你从东边来，因此本当有这种东西，可以拿一条送给我。』王恭没有答话。王大走后，王恭立刻把自己坐的那条竹席送了过去。王恭自己已经没有其他竹席了，就坐在草垫上。后来王大听说了这件事，很吃惊，对王恭说：『我本来认为你有很多，所以才向你索取的。』王恭回答说：『您老人家不了解我，我做人从来不备多余的东西。』

焦饭遗母

【原文】

吴郡陈遗，家至孝。母好食铛底焦饭，遗作郡主簿，恒装一囊，每煮食，辄贮录焦饭，归

以遗母。后值孙恩贼出吴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遗已聚敛得数斗焦饭，未展归家，遂带以从军。战于沪渎，败，军人溃散，逃走山泽，皆多饥死，遗独以焦饭得活。时人以为纯孝之报也。

【译文】

吴郡人陈遗，在家十分孝顺。他母亲欢喜吃锅底的锅巴，陈遗任郡主簿时，总是带着一只口袋，每次烧饭时，都要把锅巴收藏起来，回家后送给母亲。后来遇上孙恩叛军流窜吴郡，袁太守当即率军征讨，这时陈遗已经积聚了几斗锅巴，来不及送回家，便带在身边跟随部队出征。双方在沪渎交战，官军失利，部队溃散，逃跑到山泽之中，很多人都饿死了，陈遗却凭借这些锅巴活了下来。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他深厚孝行获得的善报。

小时了了

【原文】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

【译文】

孔文举十岁时，跟随父亲到了洛阳。当时李元礼有很高的名望，担任司隶校尉，登门拜访的人都要才智超群、有清高的名声或是中表亲戚，守门人才肯通报。孔文举来到门前，对守门人说：『我是李府君的亲戚。』通报之后，进去入座。李元礼问道：『你同我是什么亲戚啊？』

回答说『从前我的祖先孔仲尼同您的祖先李伯阳曾经有过师友之谊，这就是说，我们两家世世代代是有友好往来的。』李元礼和宾客们听后无不感到惊奇。太中大夫陈韪后来也到了，有人把孔文举的话告诉了他。陈韪说：『小时候聪明伶俐的人，长大后未必也很好。』孔文举说：『想来您小的时候，一定是聪明伶俐的了。』陈韪大为狼狈。

料财蜡屐

【原文】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译文】

祖士少喜爱钱财，阮遥集喜爱木头鞋，都常常亲自料理。同样是一种牵累，因而人们无法分出他们的优劣。有人到祖士少那里去，看见他正在查点财物，客人来了，没来得及收拾完，剩下两只小竹箱放在背后，斜过身子来遮住它，心情不能恢复平静。有人到阮遥集那里去，看见他正在吹火给木屐涂蜡，随即感叹地说：『不知这一辈子能穿几双木屐？』神态悠闲舒适。于是两人的高下才有了分晓。

坦腹东床

【原文】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

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译文】

郗太尉在京口时，派门客送给王丞相一封信，想在王家找一位女婿。王丞相对郗太尉的使者说：『您到东厢房里去，任意挑选好了。』门客回去后，禀告郗太尉说：『王家各位公子都值得赞美，听说来选女婿，各自做出一副庄重严肃的样子，只有一位公子在靠东边的床上裸出肚子躺着，好像没听见此事一样。』郗公说：『就这一位好！』派人去查访，原来是逸少（即王羲之），于是便把女儿嫁给了他。

七步作诗

【原文】

文帝尝令东阿王（即曹植）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译文】

魏文帝曾经命令弟弟东阿王在走七步路的时间内做出一首诗，做不成的话便要杀掉他。东阿王随声便做了一首诗：『煮熟豆子做成羹，滤去豆瓣留下汁。豆萁在锅下燃烧，豆子在锅中哭泣；本来就是同根生长，相互煎熬为何这般紧急！』魏文帝十分惭愧。

潘文乐旨

【原文】

乐令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将让河南尹，请潘岳为表。潘云：『可作耳，要当得君意。』乐为述已所以为让，标位二百许语，潘直取错综，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乐不假潘之

文，潘不取乐之旨，则无以成斯矣。』

【译文】

乐令善于清谈，却不擅长写文章。他想要辞去河南尹的职务，请潘岳代写一道奏章。乐令便对他讲了自己之所以辞让的原因，写了二百来字的提纲。潘岳取过来径加综合安排，便成了一篇名文。当时的人都说：『如果乐不借助潘的文才，潘不采用乐的意旨，就无法写成这样的好文章。』

昭君离汉

【原文】

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货赂。王昭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工遂毁为其状。后匈奴来和，求美女于汉帝，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

【译文】

汉元帝的宫女增多之后，便命令画工画下她们的形貌，想要呼唤谁时，就翻看画像来召见她们。宫女中相貌平常的人，都去向画工行贿赂。王昭君姿态容貌很俏丽，立志不向画工苟且求情，画工便故意把她画得很丑。后来匈奴来和亲，向汉朝皇帝求美女，元帝就以王昭君充数前往。召见之后，元帝见昭君艳丽绝色，舍不得她，但名字已经送出，又不想中途改变，昭君也就出发了。

婕妤辩诬

【原文】

汉成帝幸赵飞燕，飞燕谗班婕妤祝诅，于是考问，辞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

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

【译文】

汉成帝宠幸赵飞燕，飞燕诬告班婕妤向鬼神诅咒成帝，因此拷问她。班婕妤的供辞说：『我听说死与生取决于命运，富与贵听从天安排。行善尚且不能得到保佑，作恶又能指望得到什么呢？如果鬼神有灵性的话，就不会接受邪恶之人的诽谤；如果鬼神没有灵性的话，向它倾诉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竹林七贤

【原文】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译文】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龄相近，其中嵇康稍小一些。参加到他们一起的人还有：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这七人常常在竹林之下会集，纵情畅饮，所以世人把他们称为『竹林七贤』。

温酒流涕

【原文】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获渚，王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醒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故自达！』

【译文】

桓南郡被任命为太子洗马后，乘船停泊在获渚，王大服散后已有些醉意，去看望桓。桓为他准备了酒宴，王大不能饮冷酒，不停地催身边侍从『温酒来喝』，桓南郡便流泪哽咽起来。王大就想离去，桓南郡用手巾抹泪，对王大解释道：『触犯了我的家讳，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事后王大赞叹他说：『桓灵宝确实旷达！』

谢公出仕

【原文】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亦极有会意。』

【译文】

谢公起初抱有隐居山林的志向，后来朝廷征召的命令屡次下达，势难实现个人意愿，才到桓公属下任司马。当时有人赠送给桓公一些草药，其中有一种叫远志，桓公拿它问谢：『这种药又叫做小草，为什么一种东西却有两个名称呢？』谢没有立即回答。这时郝隆也在座，随声回答说：『这很容易解释。隐处山中时叫做远志，出了山就叫做小草。』谢很感惭愧。桓公看看谢笑着说：『郝参军这一阐发确实不坏，也极有意味。』

簸扬洮汰

【原文】

王文度、范荣期俱为简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将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后。王因谓曰：『簸之扬之，沙砾在后。』范曰：『洮之汰之，糠秕在前。』

【译文】

王文度、范荣期都受到简文帝的邀请，范年龄大而官位低，王年龄小而官位高。走的时候，两人相互推让，让来让去，王最终落在范的后面。王于是对范说：『顺风播扬谷物，糠秕总是飘在前面。』范荣期说：『用水淘汰杂质，砂砾总是落在后面。』

望梅止渴

【原文】

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译文】

魏武帝行军时，错过了水源，军队全都口渴难忍，于是他传令说：『前面有一片大梅林，梅子很多，又甜又酸，可以解渴。』士兵们听后，口中都流出涎水来，靠了这一招才走到前面有水源的地方。

老槐扶疏

【原文】

桓玄败后，殷仲文还为大司马咨议，意似二三，非复往日。大司马府听前有一老槐，甚扶

疏。殷因月朔，与众在听，视槐良久，叹曰：『槐树婆娑，无复生意！』

【译文】

桓玄死后，殷仲文回到京都当上了大司马刘裕的咨议参军，商议事务时主意反复不定，像往日那样了。大司马官府的厅堂前有一棵老槐树，枝叶繁茂分披。殷仲文每月初一集会时，同众人一起在厅堂上，他久久地注视槐树，感叹地说：『老槐树枝叶倾伏，连一点生趣都没有啦！』

醉古堂

【原文】

友遍天下英杰之士，读尽人世间未见之书。读书倦时须看剑，英发之气不磨；作文苦际可唱诗，郁结之怀随畅。

【译文】

结交普天下的英雄豪杰为友，读尽人间未见的书籍。读书疲倦之时，须看剑，顿觉精神焕发；作文苦思之际，可唱诗，郁结的情怀随之畅达。

【原文】

英雄未转之雄图，假糟丘为霸业；风流不尽之余韵，托花谷为深山。

【译文】

英雄豪杰的雄心壮志难以如愿的时候，常常沉溺酒乡，醉后飘飘然，仿佛霸业已就；风流才子的经国治世之策无法实现的时候，常常沉溺声色，寄托情怀，仿佛深山美景为之再造。

【原文】

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不惟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

【译文】

大丈夫在世，活着的时候应当被君王封侯，享受荣华，死去后应当被人建庙祭祀。然而，贫时闲居要能够蓄养志气，赋诗写字同样可以自我娱乐。

【原文】

云长香火，千载遍于华夷；坡老姓字，至今口于妇孺。意气精神，不可磨灭。

【译文】

关云长的香火千百年来遍布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各个角落，受到人们的敬仰；苏东坡的姓名从古至今妇儒皆知，受到人们的传颂。由此可见，意气和精神不可磨灭。

【原文】

宋海翁才高嗜酒，睥睨当世。忽乘醉泛舟海上，仰天大笑，曰：『吾七尺之躯，岂世间凡土所能贮，合以大海葬之耳。』遂按波而入。

【译文】

宋海翁才华横溢，嗜酒如命，傲视世人。有一天忽然乘着酒兴，驾着一叶小舟驶向大海，仰天长笑，说：『我这七尺之躯，难道世间凡土能容纳下吗？应当用一望无际的大海来埋葬我。』于是，随着波涛消失在海洋中。

【原文】

毛澄七岁善属对，诸喜之者赠以金钱，归掷之，曰：『吾犹薄苏秦斗大，安事此邓通靡靡。』

【译文】

毛澄七岁时善于作文妙对，那些喜欢他的人都赠给他金钱，毛澄回到家即把金钱扔掉，

说：『我把苏秦似斗大的金子看得很淡，何况毫无用处的银子。』

【原文】

旨言不显，经济多论之工瞽刍荛；高踪不落，英雄常混之渔樵耕牧。

【译文】

真知灼见往往不被世人理解，有经国济世之才的人常常被当做手工业者、盲人、农夫等；高尚的行为往往不能被赏识，英雄豪杰常常被混为渔夫、樵夫、牧人等。

【原文】

李太白云『天生我才必有用，黄金散尽还复来』，又云『一生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豪杰不可不解此语。

【译文】

『诗仙』李白曾说：『上天造就我这样的才能，必然有施展我的才能的地方，即使把黄金散尽还会再来。』又说：『一生性情孤僻是因为思考精美的诗句，语不使人惊奇即使死了也不甘心。』人间豪杰不可不理解此语。

【原文】

上马横槊，下马作赋，自是英雄本色，熟读《离骚》，痛饮独酒，果然名士风流。

【译文】

上马横槊，驰骋疆场，下马赋诗，吟咏不绝，自然是英雄本色；熟读屈原的《离骚》，痛饮廉价低劣之酒，果然不愧风流名士的称号。

【原文】

办大事者，匪独以意气胜，盖亦其智略绝也。故负气雄行，力足以折公侯；出奇制，事足以骇耳目。如此人者俱千古矣。嗟叹今世徒虚语耳。

【译文】

干大事业的人，不单单凭靠意气豪爽使人信服，大概也因其智慧谋略力量卓绝。所以，凭勇气豪爽行英雄之事，产生的威力足以折服公侯权贵；出谋划策，制胜算计，干出的事情才足以惊骇世人。像这样的人都一去不复返了。唉！今世之人徒然兴叹罢了。

【原文】

昔人云：若无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予益一语云：若无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

【译文】

古代有人说：如果没有鲜花、明月、解语佳人，就不愿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我再增加一句话：如果没有上等的文房四宝，没有棋下，没有美酒可饮，就不一定非要做人不可。

【原文】

春者天之本怀，秋者天之别调。

【译文】

春天生机盎然，是自然的本来面目；秋天萧瑟凋零，则是自然的另外一种形象。

【原文】

强项者，未必为穷之路；屈膝者，未必为通之媒。故铜头铁面，君子落得做个君子，奴颜婢膝，小人枉自做了小人。

【译文】为人刚正不阿，未必使自己无路可走；奴颜婢膝，未必使自己万事亨通。所以，铁面钢骨，不真正君子，奴颜婢膝，小人枉自做了小人。

【原文】舌头无骨，得言句之总持；眼里有筋，具游戏之三昧。群居闭口，独坐防心。

【译文】舌头无骨，说得一切杂言恶语而能有所把握，从而达到总持；眼里有筋，能看到一切喜乐游戏而心定，得其真正韵味。众人在一起时最好闭口不言，独坐时须防内心胡思乱想。

【原文】三徙成名，笑范蠡碌碌浮生，纵扁舟忘却五湖风月；一朝解绶，羡渊明飘飘遗世，命巾车归来满架琴书。

【译文】迁徙三次而成名天下，可笑范蠡忙忙碌碌漂浮一生，乘一叶扁舟不知所去，从而忘记了美好的五湖风月；一旦辞官归隐，羡慕陶渊明飘飘然离开人世，坐一辆车回家，整日与满架琴书为伍。

【原文】棋能避世，睡能忘世。棋类耦耕之沮溺，去一不可；睡同御风之列子，独往独来。

【译文】下棋能够逃避社会，睡觉能够忘掉社会。下棋就像春秋时隐士长沮和桀溺的耦耕一样，缺一不可；睡觉像战国时御风的列子。

【原文】

贫富之交，可以情谅，鲍子所以让金；贵贱之间，易以势移，管宁所以割席。

【译文】

贫穷与富贵之交，可以按照情感谅解，这是鲍叔辞让所得金子的原因；高贵卑贱之间，容易根据权势而关系变化，这是管宁割席绝交的原因。

【原文】

论名节，则缓急之事小；较生死，则名节之论微。但知为饿夫以采南山之薇，不必为枯鱼以需西江之水。

【译文】

如果为了名誉和节操，那么吃喝拉撒的事要小得多；如果和生死比较，那么名誉和节操也很微不足道。但饥饿之人为了充饥而采摘南山的薇菜，就不必要守着西山之水干枯而去捡鱼。

【原文】

『怜』之一字，吾不乐受，盖有才而徒受人怜，无用可知。

【译文】

『怜』字，我不乐于接受，凡是有才能而徒然受人可怜，其无用可知；『傲』之一字，吾不敢矜，盖有才能而全部做了骄傲的『傲』字，其无用也可知。

【原文】

人生莫如闲，太闲反生恶业；人生莫如清，太清反类俗情。

【译文】

人生没有比闲适更重要的了，但是太过闲逸反而会生出不善的事情；人生没有比清高的了，但如果过分清高，就会给人以矫揉作态之感，和俗情一样令人讨厌。

【原文】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念头稍缓时，便庄诵一遍。梦心昨日为前身，可以今夕为来世。

【译文】

如果没有一番彻骨寒心的冷冻，怎么会得来扑鼻的寒梅花香呢？这个先苦后甜的念头稍有些忘却的时候，就要庄严地朗诵一遍。梦中境界以昨天为前生，而以今天晚上为来世。

【原文】

世外交情，惟山而已，须有大观眼、济胜身、久住缘，方许与之为莫逆。

【译文】

尘世以外的交情，只有青山而已，一个人必须具有欣赏景观的慧眼、登高览胜的身体条件、久住于山中的缘份，才能与青山成为莫逆之交。

【原文】

茅檐外忽闻犬吠鸡鸣，恍如云中世界；竹窗下蝉吟鹊噪，方知静里乾坤。

【译文】

茅屋外面，忽然传来几声狗吠鸡鸣，仿佛让人感觉到远离尘世的云中世界；竹窗之下，只有蝉吟鹊噪，令人感觉到寂静中的天地如此广阔。

【原文】

开眼便觉天地阔，挝鼓非狂；林卧不知寒暑更，上床空算。

【译文】

睁眼看乾坤，便觉天宽地阔，即便擂鼓狂欢也算不上疯狂；隐居山林之中，不知冬夏春秋的更替，上得床来才悠然推算今日是何日。

【原文】

花前解佩，湖上停桡，弄月放歌，采莲高醉，晴云微袅，渔笛沧浪，华句一垂，江山共峙。

【译文】

花前解下佩玉赠与情人；湖上泛舟，停下摇桨，任其游荡；观赏月色，引亢高歌；江上采莲，高卧大醉；晴天白云，微风袅袅；渔笛悠悠，江水碧绿；美丽的鱼钩一垂，江水与青山相对。这些才是人间的快乐之事啊。

【原文】

独坐丹房，潇然无事，烹茶一壶，烧香一柱，看达磨面壁图，垂少顷，不觉心静神清，气柔息定。蒙蒙如混沌世界，意者揖达磨，与之乘搓而见麻姑也。

【译文】

独自打坐在禅房之中，身心清爽而无事，煮一壶茶，燃一柱香，观赏着达摩面壁图，将眼睛闭上，不知不觉中，内心变得十分平静，神智也异常清醒，气息柔和而稳定。朦朦胧胧间，仿佛回到了最初的混沌境界，就像拜见达摩祖师，然后一同乘着木筏渡水，见到了麻姑一样。

【原文】

累月独处，一室萧条，取云霞为侣伴，引青松为心知，或稚子老翁，闲中来过，浊酒一壶，蹲鸱一盂，相共开笑口，所谈浮生闲话，绝不及市朝。客去关门，了无报谢，如是毕余生足矣。

【译文】

连续数月独居，虽然一屋子寂寞冷清，但我取浮云彩霞作为伴侣，以青松作为知心朋友。空闲时，老人带着幼童过来拜访，取一壶浊酒，一盘大芋相待宾客，把酒相对，笑逐颜开，闲谈的都是平生家常，绝不涉及市朝俗事。客人尽兴而去，轻关柴门，不必报谢，如果能这样度过余生，我就知足了。

【原文】

茅屋竹窗，贫中自有幽静，何必高攀李泌的深深侯门；草帖画谱，闲里所需，直恁心游杨雄的家宅。

【译文】

茅屋竹窗，贫中之趣，何须脚到李侯门；草帖画谱，闲里所需，直恁心游杨雄的家宅。

【原文】

心交结权贵，只好凭神心去畅游杨子宅，观其书画了。

【译文】

茅屋竹窗，贫中自有幽静，何必高攀李泌的深深侯门；草书帖和画谱，都是闲中所需，无

【原文】

声色娱情，何若净几明窗，一坐息顷；利荣驰念，何若名山胜影，一登临时。

【译文】

声色犬马使人欢娱、放纵，哪里比得上面对明窗，身倚净几，休息一会，得到一种宁静和快乐？名利荣华使人意念纷驰，哪里比得上登临名山、观赏胜景的乐趣？

【原文】

竹篱芭舍，石屋花轩，松柏群吟，藤萝翳景，流水浇户，飞泉挂檐，烟霞欲栖，林壑将瞑，中处野叟山翁四五，余以闲身作此中主人，坐沉红烛，看遍青山，消我情肠，任他冷眼。

【译文】

竹做的篱笆，芭草盖的屋，石砌的墙，开满鲜花的窗口，松柏伴着风声似在行吟，藤罗遮蔽了远处的景色，流水绕过门前，飞扬的泉水像屋檐一样，天空的云霞将要退去，山林也将处于夜幕笼罩之中，在这样幽静的山居中，四五个野老山翁聚在一起，我则作为这山居的主人，坐看红烛燃尽，赏遍青山美景，只要我心神愉悦，哪管别人的冷眼！

【原文】

少学琴书，偶爱清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映，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卧北窗下，遇凉风暂至，自谓羲皇上人。

【译文】

少年时期学习弹琴，练习书法，喜欢清静，每当读书而有心得之时，便十分高兴而废寝忘食，看到青山绿树、蓝天红花交相辉映，各种鸟儿穿行其间，叫声婉转动听，也不禁欣喜非常。我经常说：『五六月盛夏暑天，躺在北窗之下，遇到习习凉风吹来，沁人肺腑，真是平生快乐事，可自比于羲皇上人。』

【原文】

空山听雨，是人生如意事。听雨必于空山破寺，寒雨围炉，可以烧败叶、烹鲜笋。

【译文】

在幽静的深山之中聆听雨声，品味其空灵、惬意之处，是人生一大快事。倾听雨声，一定要在幽静的深山之中的荒废的寺庙之内，在寒冷的秋雨中，围着火炉，燃烧落叶以烹煮鲜嫩的笋，这样才可领略其中的深义。

【原文】

鸟啼花落，欣然有会于心，遣小奴挈瘿樽，沽白酒，醵一梨花瓷酢，急取诗卷，快读一过以咽之，萧然不知其在尘埃间也。

【译文】

看到鸟儿在鸣，花儿飘落，不禁心下领悟，兴趣盎然，指派小童拿着瘿樽去打白酒，用梨花瓷盏斟上，一口喝干急忙取出诗卷，快读一遍，使人感到幽静闲适，飘然欲仙，简直不知身在尘世之中了。

【原文】

与梅同瘦，与竹同清，与柳同眠，与桃李同笑，居然花里神仙；与莺同声，与燕同语，与鹤同唳，与鹦鹉同言，如此话中知己。

【译文】

与梅花一样瘦，与翠竹一样清，与垂柳同眠，与桃李同欢笑，俨然花中神仙，与黄莺歌唱，与燕子同吟咏，与仙鹤同哀鸣，与鹦鹉同言语，此都是话语中的知己。

【原文】

登山遇厉瘴，放艇遇腥风，抹竹遇缪丝，修花遇醒雾，欢场遇害马，吟席遇俗夫，若斯不

遇，甚于泥途；偶集逢好花，动歌逢明月，席地逢软草，攀登逢疏藤，展卷逢静云，战茗逢新雨，如此相逢，逾于知己。

【译文】

登山遇到严重的瘴气，泛舟遇到腥气，穿竹遇到缠绕的蛛丝，修整花卉时遇到深厚的大雾，在欢乐的场合遇到害群之马，在吟诗作赋的酒席筵前遇到粗俗的人，这些都是很扫兴的事，但要想不遇到，却像行走在泥泞的道路上那样困难；朋友集会逢好花，歌舞逢明月，席地而坐逢上柔软的草坪，攀登山峰逢上藤条，展卷读书逢上静云，斗茶逢上新雨，这样的相逢，胜过于知心朋友之间的相聚。

【原文】

雪后寻梅，霜前访菊，雨际护兰，风外听竹。

【译文】

大雪之后去寻访绽开的梅花，霜降之前去观看盛开的秋菊，大雨之际去保护异香高雅的兰花，大风之时在竹林外倾听竹子的啸声，实在是山野之人的闲情，文人雅士的幽趣。

【原文】

清斋幽闭，时时暮雨打梨花；冷句忽来，字字秋风吹木叶。

【译文】

坐在清爽幽静的书斋之中，时时传来暮雨垂打梨花之声；俊逸的语句忽而飘来，字字好似秋风吹动树叶之音。

【原文】

春云宜山，夏云宜树，秋云宜水，冬云宜野。清疏畅快，月色最称风光；潇洒风流，花间人情何如柳态之媚？

【译文】

春云山景最美，夏云树影最美，秋云水间最美，冬云原野最美。清疏畅快，月色风光最诱人；潇洒风流，花间人情何如柳态之媚？

【原文】

春夜小窗兀坐，月上木兰，有骨凌冰，怀人如玉。因想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语此际光景颇似。

【译文】

春夜，独自坐在小窗之下，月光照着盛开的木兰花，寒气凌骨，凉风习习，仿若清爽高洁之人。因而，想起雪满山中，高士偃卧，明月林下，美人到来。和此时的光影颇为相似。

【原文】

文房供具，借以快目适玩，铺叠如市，颇损雅趣，其点缀之法，罗罗清疏，方能得致。

【译文】

书房中的陈设布置，是为了赏心悦目，幽雅适意；如果叠床架屋，像街市上的店铺那样的摆设，就大俗而伤雅了。其点缀布置的方法，也分列得清淡疏松，才能得其极致，达到理想的效果。

【原文】

香令人幽，酒令人远，茶令人爽，琴令人寂，棋令人闲，剑令人侠，仗令人轻，麈令人雅，

月令人清，竹令人冷，花令人韵，石令人隽，雪令人旷，僧令人谈，蒲团令人野，美人令人怜，山水令人奇，书史令人博，金石鼎彝令人古。

【译文】

焚香使人生幽深之感，饮酒使人生高远之感，品茶使人生爽快之感，弈棋使人生悠闲之感，佩剑使人生侠义之感，策仗使人生轻快之感，麈尾（即拂尘）使人生雅致之感，明月使人生清朗之感，翠竹使人生清冷之感，鲜花使人生风韵之感，岩石使人生俊拔之感，白雪使人生旷达之感，僧侣使人生淡泊之感，蒲团使人生清幽之感，美人使人生爱怜之感，山水令人生奇秀之感，经史之书使人生渊博之感，金石鼎彝等古代文物使人生古朴之感。

【原文】

窗宜竹雨声，亭宜松风声，几宜洗砚声，榻宜翻书声，月宜琴声，雪宜茶声，春宜筝声，秋宜笛声，夜宜砧声。

【译文】

窗与竹雨声相协调，亭与松风声相协调，几案与洗砚声相协调，床榻与翻书声相协调，月与琴声相协调，雪与烹茶之声相协调，春天与筝声相协调，秋天与笛声相协调，静夜与衣的砧声相协调。

【原文】

云林性嗜茶，在惠山中，用核桃松子肉和白糖成小块，如石子，置茶中，出以啖客，名曰清泉白石。

【译文】

倪云林生性喜欢品茶，他在惠山中，曾用核桃仁、松子肉和白糖，制成像石子那样的小块，放在茶中，拿出来请客人品尝，美其名叫做清泉白石。

【原文】

有花皆刺眼，无月便攒眉，当场得无诟我；花归三寸管，月代五更灯，此事何可语人？

【译文】

有花便说刺眼，无月便要皱眉，当此场景中是否要咒骂我；花事归三寸双眼来管，明月可以代替五更灯火，此事怎么能够对人谈起？

【原文】

机息便有月到风来，不必苦海人世；心远自无车尘马迹，何须痼疾邱山。

【译文】

只要欲念消除，自然会有明月高照，清风徐来，不一定要以人世间为无边苦海；心志清远，自然见不到车马尘烟，滚滚俗气，为什么一定要有隐逸山林的志趣呢？

菜根谭

【原文】

不近人情，举世皆畏途；不察物情，一生俱梦境。

【译文】

如果为人处事不合乎人之常情，那么整个世界都是望而生畏的坎坷之途；如果不体察明了事物发展的规律，那么一生如活在梦中一般。

【原文】

好动者，云电风灯；嗜寂者，死灰槁木。须定云止水中，有鸢飞鱼跃气象，才是有道的心体。

【译文】

一个好动的人，就像云中的闪电一样飘忽不定，又像风中的残灯孤烛一样忽明忽暗，而一个嗜好安静的人就像火已经熄灭的灰烬，又像已毫无生机的枯木；以上这种人都不合乎中庸之道，应该像在静止的云中有飞翔的鸢鸟，在不动的水中有跳跃的鱼儿，用这种心态来观察万事万物，才算是达到了真正符合道的理想境界。

【原文】

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性怡情；澹泊是高风，太枯则无以济人利物。

【译文】

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好事情本来是一种美德，但如果过于认真把自己弄得太苦，就无助于调适自己的性情而使生活失去乐趣；淡泊寡欲本来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但如果过分逃避社会，就无法对他人有所帮助。

【原文】

事穷势蹙之人，当原其初心；功成行满之士，要观其末路。

【译文】

一个在事业上遭受失败、穷途末路的人，应当体谅他当初的本意是在努力有所作为；对于事业成功万事圆满的人，要观察他在以后的道路上能否保住晚节。

【原文】

放得功名富贵之心下，便可脱凡；放得道德仁义之心下，才可入圣。

【译文】

如果能够抛弃功名富贵之心，就能做一个超凡脱俗的人；如果能够摆脱仁义道德之心，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

【原文】

藏巧于拙，用晦而明；寓清于浊，以屈为伸。

【译文】

用笨拙迟钝的样子来掩盖自己的才能，表面上昏昏噩噩而内心要清明；把高洁的品格隐藏在世俗浊流之中，以屈服退后实行自己的大丈夫志向，这才是谋略之士的所为。

【原文】

彼无望德，此无示恩，穷交所以能长；望不胜奢，欲不胜厌，利交所以必忤。

【译文】

彼此双方都不希望对方知恩图报，这是穷困交往能够长久的原因；奢望没有止境，欲壑无法填满，这是以利相交必生争斗的原因。

【原文】

怨因德彰，故使人德我，不若德怨之两忘；仇因恩立，故使人知恩，不若恩之俱泯。

【译文】

怨恨因有恩和爱而加剧，所以，使他人对我施以爱怜和恩惠，不如恩惠怨恨两相忘；仇恨

因恩惠而产生，所以让人知恩图报不如恩仇都泯灭。

【原文】

天薄我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劳我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厄我遇，吾享吾道以通之。

【译文】

命运使我的福分浅薄，我将增加我的品德来面对它；命运使我的机遇困窘，我将扩充我的人际交往来使它通达。

【原文】

好丑心太明，则物不契；贤愚心太明，则人不亲。须是内精明，而外浑厚，使好丑两得其平，贤愚共受其益，才是生成的德量。

【译文】

美丑之心若过分明确，则无法和事物契合；过分看重别人的贤能和愚笨，则无法和人亲近。应该是内心明白，而外表淳朴宽厚，平等对待美丑双方，贤惠愚笨之人都能得到好处，这才是上天赋予我们的品德和气量。

【原文】

恩不论多寡，当厄的壶浆，得死力之酬；怨不在浅深，伤心的杯羹，召亡国之祸。

【译文】

恩惠不论多寡，给人能度过困厄的一壶浆饭，可以得到拼死保卫的战士；怨恨不在浅深，使人伤心的一杯肉羹，可以导致亡国之祸。

【原文】

仕途须赫奕，常思林下的风味，则权势之念自轻；世途须纷华，常思泉下的光景，则利欲之心自淡。

【译文】

官场之上显赫盛大之日，常常思念幽林中的趣味，那么权势的念头自然轻微；人生旅途中得意之时，常常思念泉水之下的美景，那么利欲之心自然冷淡。

【原文】

居盈满者，如水之将溢，未溢切忌再加一滴；处危急者，如木之将折，未折切忌再加一捆。

【译文】

在充盈自满的情况下，就好像水已满将要流出来而没有流出来，此时切忌再添一滴水；处在危急的情况下，就好像木头将要折断而没有折断，此时切忌再加一点点力。

【原文】

情最难久，故多情人必至寡情；性自有常，故任性人终不失性。

【译文】

感情最难保持长久，所以感情丰富的人必然会变得缺乏感情；人的本性自然有一定的常理，所以任性的人终不会失去秉性。

【原文】

读书无论资性高低，但能勤学好问，凡事思一个所以然，自有义理贯通之日；立身不嫌家世贫贱，但能忠厚老成，所行无一毫苟且处，便为乡党仰望之人。

【译文】

读书不论天赋的资质高或是低，只要能够用功，不断地学习，遇有疑之处肯向人请教，任何事都把它想个透彻为什么会如此，终有一天能够通晓书的道理，在社会上立身处世，不怕自己出身贫穷低微，只要为人忠实敦厚，做事稳重踏实，行为没有一丝随便或违背道义之处，便足以为家乡的父老所看重，而成为众人的榜样。

【原文】

待小人，不难于严，而难于不恶；待君子，不难于恭，而难于有礼。

【译文】

对待心术不正的小人，要做到对他们严厉苛刻并不难，难的是不去憎恶他们；对待品德高尚的君子，要做到对他们恭敬并不难，难的是遵守适当的礼节。

【原文】

宁守浑噩而黜聪明，留些正气还天地；宁谢纷华而甘澹泊，遗个清白在乾坤。

【译文】

做人宁可保持纯朴自然的本性，抛弃机心巧诈的聪明，也要留些浩然正气还给大自然；宁可谢绝富丽繁华的诱惑，甘心过着淡泊宁静的生活，也要留个清白的声名在世间。

【原文】

降魔者，先降自心，心伏，则群魔退听；驭横者，先驭此气，气平，则外横不侵。

【译文】

要想降伏恶靡，必须首先降伏自己内心的邪念，只有把自己内心的邪念去除了，那么所有

的恶魔自己会消除；要想驾驭住悖礼违纪的事情，必须首先控制自己浮躁的情绪，只有把自己的浮躁情绪控制住了，那些外来的悖乱事物就自然不会侵入。

【原文】

初，张咏在成都，闻准入相，谓其僚属曰：『寇公奇才，惜学术不足尔。』及准出陕，咏造自成都罢还，准严供帐。大为具待。咏将去，准送之郊，问曰：『何以教准？』咏徐曰：『《霍光传》不可不读也。』

【译文】

起初，张咏在成都时，听说寇准要入朝拜相，就对他的下属说：『定公才能异常，只可惜学问不足啊。』等到寇准罢相到陕州做知州，张咏正巧从成都解职归来，寇准急忙陈设帷帐，大摆酒席款待张咏。张咏将要离去时，寇准送他到郊外，问道：『您有什么话教导我吗？』张咏慢慢地回答：『《霍光传》不能不读啊。』

【原文】

王荆公介甫退处金陵。一日，幅巾杖屨，独游山寺。遇数客盛谈文史，词辩纷然，公坐其下，人莫之顾。有一客徐问公曰：『亦知书否？』公唯唯而已，复问公何姓，公拱手答曰：『安石姓王。』众人惶恐，惭俯而去。

【译文】

王安石罢相后在金陵闲居。一天，他束发扶杖漫步，独自一人游览山寺，遇到几位游客正在大谈文学历史，七嘴八舌十分热闹。王安石坐在他们的下首，在场的没有人望他一眼。过了片刻，一游客问王安石：『你也懂一点诗书吗？』王安石十分谦卑地点了点头。游客接着又问

他姓什么，他拱手回答：『安石姓王。』众人十分惶恐，都惭愧地低着头离开了。

【原文】

念头浓者，自待厚，待人亦厚，处处皆浓；念头淡者，自待薄，待人亦薄，事事皆。故君子居常嗜好，不可太浓艳，亦不宜太枯寂。

【译文】

一个对任何事情念头太多的人，往往能够善待自己，同时也能善待别人，他要求处处都丰富、气派、讲究；一个对任何事情念头很淡的人，不仅处处苛薄自己，同时也处处苛薄别人，于是事事便显得枯燥无味毫无生气。所以作为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日常生活的喜好，既不可过度奢侈华丽，也不可过度枯燥、孤寂。

【原文】

杨诚斋在馆与人谈晋于宝，一吏进曰：『乃干宝，非于宝。』问：『何以知之？』吏取韵书『干』字下注云：『晋有干宝。』诚斋大喜田：『汝乃吾一字师！』

【译文】

杨万里在馆舍和别人谈东晋的史学家于宝，一个小吏进言道：『是干宝，不是于宝。』杨万里问他：『你怎么知道？』小吏便拿出韵书指着『干』字条下面的注释说：『晋有干宝。』杨万里非常高兴地说：『您是我的一字师！』

【原文】

《书》曰：『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人生无知无能，必学而后有所得。学者当顺逊其志，虚心以求，专以是为务，无时而不敏，则所修者，即源源来矣。

【译文】

《尚书》说：『做学问要心存谦虚，务必时时努力，品德的完善就自然会实现。相信并记住这一点，道就会在他身上积累下来。』人生之始没有知识没有能力，必须通过学习之后才能有所得到。做学问的人应当恭顺谦虚，如果用谦虚的态度来求得知识，集中精力学习，时刻努力勤奋，那么，所修养的道，就会源源而来到了。

【原文】

学者要收拾精神，并归一路。如修德而留意于事功名誉，必无实诣；读书而寄兴于吟咏风雅，定不深心。

【译文】

做学问就要集中精神，一心一意致力于研究。如果在修养道德的时候仍不忘记成败成名誉，必定不会有真正的造诣；如果读书的时候仍喜欢附庸风雅，吟诗咏文，必定难以深入内心、有所收获。

【原文】

人人有个大慈悲，维摩屠刽无二心也；处处有种真趣味，金屋茅簷非两地也。只是欲闭情封，当面错过，便咫尺千里矣。

【译文】

每个人都有一颗大慈悲的心，维摩居士和屠夫刽子手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人间处处都有一种真正的情趣，金宅玉宇和草寮茅屋之间也没有什么两样。所差别的只是，人心往往被欲念和私情所蒙蔽，以致于错过了慈悲心与真情趣，虽然看起来只有咫尺的距离，实际上已经相差

千万里了。

【原文】

进德修道，要个木石的念头，若一有欣羡，便趋欲境；济世经邦，要段云水的趣味，若一有贪著，便坠危机。

【译文】

凡是培养道德磨炼心性的人，必须具有木石般坚定的意志，如果对世间的名利奢华稍有羡慕，那么就会落入被物欲困扰的境地；凡是治理国家拯救世间的人，必须有一种行云流水般淡泊的胸怀，如果有了贪图荣华富贵的念头，就会陷入危险的深渊。

【原文】

为月忧云，为书忧蠹，为花忧风雨，为才子佳人忧命薄，真是菩萨心肠。

【译文】

替月亮担忧被乌云遮挡，替书籍担忧被蠹虫蛀蚀，替花草担忧被风雨浸淋，替才子佳人担忧命运多舛，这确实是慈祥善良、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

【原文】

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

【译文】

鲜花不能够没有翩翩蝴蝶流连点缀，青山不能够没有潺潺泉水穿流，石头不能够没有水草装扮，高大的树木不能够没有攀附的藤萝，世上的人们不能够没有

自己特殊的嗜好。

【原文】

学者有段兢业的心思，又要有段潇洒的趣味。若一味敛束清苦，是有秋杀无春生，何以发育万物。

【译文】

做学问的人要抱有专心求学的想法，行为谨慎忧勤事业，也要有大度洒脱不受拘束的情怀，这样才能体会到人生的真趣味。如果一味地约束自己的言行，过着清苦克制的生活，那么这的人生就只像秋天一样充满肃杀凄凉之感，而缺乏春天般万木争发的勃勃生机，如何去培育万物成长呢？

【原文】

此心常看得圆满，天下自无缺陷之世界；此心常放得宽平，天下自无险侧之人情。

【译文】

如果自己内心认为这个世界是圆满的，那么世界也会是一个没有缺陷的世界；如果自己内心认为这个世界是宽大公正的，那么世界也会是一个没有阴险诡计的世界。

【原文】

青天白日的节义，自暗室屋漏中培来；旋乾转坤的经纶，自临深履薄处操出。

【译文】

像青天白日那样光明磊落的节操，是在艰苦和默默无闻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可以扭转乾坤担当重任的本领，是从谨慎严密的处事态度中磨炼出来的。

【原文】

士君子处权门要路，操履要严明，心气要和易，毋少随而近腥膻之党，亦毋过激而犯蜂虿之毒。

【译文】

有学识的人处于有权势的重要地位时，节操品德要刚正清明，心地气度要平易随和，不要放松自己的原则与结党营私的奸邪之人接近，也不要过于激烈触犯那些阴险之人而遭其谋害。

【原文】

善读书者，要读到手舞足蹈处，方不落筌蹄；善观物者，要观到心融神洽时，方不泥迹象。

【译文】

善于读书的人，要读到心领神会而忘形地手舞足蹈时，才不会掉入文字的陷阱；善于观察事物的人，要观察到全神贯注与事物融为一体时，才是不拘泥于表面现象而了解了事物的本质。

【原文】

对渊博人，如读异书；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对谨饬友，如读圣贤经传；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

【译文】

与知识丰富、见多识广的朋友相交，就像读一本传奇的书；与风流倜傥、相处，就像读名家的妙诗美文；与生活严谨、遇事一丝不苟的朋友相处，就象读圣名贤的经典著作；与幽默诙谐、言行风趣的朋友相处，就象读离奇怪异的小说。

【原文】

楷书须如文人，草书须如名将，行书介乎二者之间，如羊叔子缓带轻裘，正是佳处。

【译文】

楷书写得要像文人那样风流倜傥、潇洒自如，草书写得要像名将那样气势如虹、指挥若定，行书则在两者之间，能像羊叔子那样以文人都督军事，却不披铠甲、轻裘缓带、从容自在，才是最高境界。

小窗幽记

【原文】

醒食中山之酒，一醉千日，今之昏昏逐逐，无一日不醉。趋名者醉于朝，趋利者醉于野，豪者醉干声色车马。安得一服清凉散，人人解醒。

【译文】

饮了中山人狄希酿造的酒，可以一醉千日。今日世人迷于俗情世务，终日追逐声色名利，可说没有一日不在醉乡。好名的人醉于朝廷官位，好利的人醉于民间财富，豪富的人则醉于妙声、美色、高车、名马。如何才能获得一剂清凉的药，使人人服下获得清醒呢？

【原文】

情最难久，故多情人必至寡情；性自有常，故任性人终不失性。

【译文】

情爱最难保持长久，所以情感丰富的人终会变得浅薄无情。天性本有一定的常规，所以率性而为的人终不会失去他的天性。

【原文】

真廉无廉名，立名者，所以为贪。大巧无术，用术者，所以为拙。

【译文】

真正廉洁是扬弃廉洁的名声，凡是以廉洁自我标榜的人，无非是为了一个『贪』字。最大的巧妙是不使用任何方法，凡是运用种种权术的人，不免是笨拙的。

【原文】

天欲祸人，必先以微福骄之，要看他会受。天欲福人，必先以微祸儆之，要看他会救。

【译文】

天要降祸给一个人，必定先降下一些福分使他起骄慢之心，目的要看他是否懂得承受的道理。天要降福给一个人，必定先降下一些祸事来使他引起警觉，主要是看他有无自救本领。

【原文】

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译文】

不看重钱财可以集聚众人，约束自己则可以使众人信服，放宽肚量便会得到他人的帮助，凡事率先去做则可以领导他人。

【原文】

良心在夜气清明之候，真情在箪食豆羹之间。故以我索人，不如使人自反；以我攻人，不如使人自露。

【译文】

在夜晚心境平和的时候，容易看出一个人的真心，而真实的情感在简单的饮食生活中，最能流露出来。因此与其不断去要求人家，不如使其自我反省。与其攻击他人的弱点，不如使其自我坦白错误。

【原文】

彼无望德，比无示恩，穷交所以能长。望不胜奢，欲不胜餍，利交所以必伤。

【译文】

对方并不期望得到什么利益，我也不会故示恩惠，这是穷朋友能长久交往的原因。老是想有所获得，欲望又永远无法满足，这是以利益来结交朋友必然会反目的理由。

【原文】

苍蝇附冀，捷则捷矣，难辞处后之羞。蔦萝依松，高则高矣，未免仰扳之耻。所以君子宁愿挟风霜以自勉，毋为鱼鸟亲人。

【译文】

苍蝇依附在马尾巴上，速度固然快极了，但却掩盖不了附在马屁股后面的羞愧；蔦萝绕着松树生长，固然可以爬得很高，但也免不了攀附依赖的耻辱。所以，君子宁愿挟风霜以自勉，也不要像缸中鱼，笼中鸟一般，涎着脸亲附于人。

【原文】

平民种德施惠，是无位之公卿；仕夫贪财好货，乃有爵之乞丐。

【译文】

一般的百姓若能多做善事，施惠与人，虽然并无官位，其心却可比公卿。在朝的官员贪污图利，虽有地位，其心却如同乞丐一般。

【原文】

亲兄弟折箸，璧合翻作瓜分；士大夫爱钱，书香化为铜臭。

【译文】

亲如手足的兄弟如果不团结，即使原本如同美玉一般有价值，分开也像瓜果一般不值钱。读书人太过于爱财，书中的道理也会化为金钱的臭味。

【原文】

待人而留有余不尽之恩，可以维系无厌之人心；御事而留有余不尽之智，可以提防不测之事变。

【译文】

对待他人要留一些多余而不竭尽的恩惠，这样才可以维系永远不会满足的人心。处理事情要保留多余而不会竭尽的智慧，这样才可以预防不测的变故。

【原文】

执拗者福轻，而圆融之人其禄必厚；操切者寿夭，而宽厚之士其年必长。故君子不言命，养性即所以立命；亦不言天，尽人自可以回天。

【译文】

性情固执乖戾的人福气很少，而性情圆满融通的人禄命十分丰厚。做事急躁的人寿命短促，

而性情宽容沉厚的人寿命长远。所以，君子不谈论命运，修养心性便足以安身立命，亦不讨论天意，因为，尽人事便足以改变天意。

【原文】

立业建功，事事要从实地着脚；若少慕声闻，便成伪果。讲道修德，念念要从处处立基；若稍计功效，便落尘情。

【译文】

创立事业，建立功绩，都要踏实地做，如果稍为有羡慕声名的想法，便会使原有的成果变得虚假不实。穷究道理，修养德性，时时都要从安身立命之处下工夫，如果稍为有计较功效的念头，便落入了世俗的尘垢之念。

【原文】

无事如有事，时提防，可以弭意外之变。有事如无事，时镇定，可以销局中之危。

【译文】

在平安无事时，要有所预防，好像随时都会发生事情一般，这样才能消弭意外发生的变化。在发生危机时，要保持镇定的态度，好像没有发生事情一样，才能化险为夷。

【原文】

舌存，常见齿亡；刚强，终不胜柔弱。户朽，未闻枢蠹；偏执，岂及乎圆融。

【译文】

舌头还存在的时候，往往牙齿都已掉光了，可见刚强总是胜不过柔弱。当门户已朽败时，却不见门轴为蠹虫所侵毁。偏执总是比不上圆融。

【原文】

才智英敏者，宜以学问摄其躁；气节激昂者，当以德性融其偏。

【译文】

才华和智慧敏捷出众的人，最好能用学问来收摄浮躁之气。志气和节操过于激烈高亢的人，应当修养德性来融和个性偏激的地方。

【原文】

宁为真士夫，不作萧敷艾荣。

【译文】

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

宁愿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而不做一个伪装成有道德学问的人。宁愿像兰草一般摧折，美玉一般粉碎，也不要像贱草萧艾生长得很茂盛。

【原文】

是技皆可成名天下，惟无技之人最苦；片技即足自立天下，惟多技之人最劳。

【译文】

只要有专门的本领，就可以在世上建立声名，惟有那没有一技之长的人活得最痛苦。只要专精一种技能，便足以凭自己的力量立足天下，但是，会的技能太多，反而活得很辛苦。

【原文】

人生有书可读，有暇得读，有资能读，又涵养之如不识字人，是谓善读书者，享世间清福，未有过于此也。

【译文】

人生在世，若能有书可读，又能有空闲的时间读书，同时又不缺钱买书；虽然读了许多书，却自我修养得丝毫不被文字、学问所拘限，就可说是善于读书的人了。能享世间清闲之福的，恐怕没有超过这个了。

【原文】

古之人，如陈玉石于市肆，瑕瑜不掩。今之人，如货古玩于时贾，真伪难知。

【译文】

古代的人，就好像陈列在市场店铺之中的玉石，怎么都不能掩盖他的光芒。现代的人，就好像向商人买的古玩，是真是假很难分清。

【原文】

己情不可纵，当用逆之法制之，其道在一忍字。人情不可拂，当用顺之法制之，其道在一恕字。

【译文】

本身的情念欲望不可太放纵，应当要自我限制，主要的方法就在一个『忍』字。他人所要求的事情有时不可拂逆，这时就要顺着对方的愿望，而自己要怀着宽恕谅解的心情。

【原文】

灵天下有一言之微，而千古如新：一字之义，而百世如见者，安可泯灭之？放风、雷、雨、露，天之灵；山、川、民、物，地之灵；语、言、文、字，人之灵。此三才之用，无非一灵以神其间，而又何可泯灭之？

【译文】

天下有像一句话那么微小，留传千古之后，听来犹感觉新颖而毫不陈旧；一字的意义，百世之后读它，还仿佛亲眼看见一般真实的。像这些，怎么可以让它消失呢？风、雷、雨、露为天的灵气；山、川、民、物为地的灵气；语、言、文、字则是人的灵气。仔细观察天、地、人三才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现象，无非是『灵』使得它们神妙难尽，我们岂可让这个灵性消失泯灭呢？

【原文】

人生莫如闲，太闲反生恶生；人生莫如清，太清反类俗情。

【译文】

人生没有比闲适更好的了，但是，太闲适反而会做出不善的事情。人生也没有比清高更好的了，但是，太清高反而落得矫俗声名。

【原文】

能脱俗便是奇，不合污便是清。处巧若拙，处明若晦，处动若静。

【译文】

能够超脱世俗，便是不平凡；能够不与人同流合污，便是清高。对于愈是巧妙的事情，愈要以拙笨的方法处理；虽然位居高明之处，却能善自韬晦；虽然处于动荡的环境，却要像处在平静的环境中一般，不可慌乱。

【原文】

读史要耐讹字，正如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桥，闲居耐俗汉，看花耐恶酒，此方得力。

【译文】

读史书要忍受得了错误的字，就像登山要能忍耐山间的隘路；踏雪要忍耐得了危桥；闲暇生活中要忍受得了俗人；看花的时候要能忍受得了劣酒；如此才能真正进入史书的天地中。

【原文】

人胜我无害，彼无蓄怨之心；我胜人非福，恐有不测之祸。

【译文】

他人胜过我，则没有什么害处；因为，这样他便不会在心中对我积下什么疾恨。我胜过他人，就不见得是自己的福气了；倘若遇到心胸狭窄的人，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灾祸发生。

【原文】

士君子贫不能济物者，遇人痴迷，出一言解救之，亦是无量功德。

【译文】

读书人贫穷而不能在物质上救济他人的，逢到他人遇事糊涂迷惑之处，能够用言语来点醒他；或是遇到他人有危难时，用言语来解救他，同样是无可比拟的善事和美德。

【原文】

有书癖而无剪裁，徒号书厨：惟名饮而少蕴藉，终非名饮。

【译文】

有爱读书的癖好，却对知识无所取舍和选择，这种人不过像藏书的书橱罢了。只具备饮酒时含蓄不尽的意味，终不能算是能饮之人。

楚辞

离骚

【原文】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赐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译文】

古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啊，咱伟大的先父叫做伯庸。太岁在寅、正在孟春正月啊，这是庚寅的日子我就降生。父亲观测了我的初生仪态啊，才谋赐给我一个美名：给我本名叫做正则啊，给我表字叫做灵均。

【原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译文】

喜我既有这种内在的美质啊，又加之以修饰容态；披着香草江蓠和幽藏的白芷啊，贯串了秋日的泽兰来做佩带。流年似水我好像赶不上啊，恐怕岁月不等我。早上去摘岭上的木兰花啊，晚上去拔洲上的宿莽草。

【原文】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抚壮而弃秽兮，何不

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

【译文】

光阴迅速不能久留啊，一年中春和秋更迭溜跑。想到草木的零落啊，担心美人的衰老！不抓紧年富力强而抛弃秽政啊，为什么不改变这些法度呀？驾着千里马就要奔驰啊，来罢，我引导那条前面大路呀！

【原文】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

【译文】

古昔三王的美德纯粹啊，本来是群贤众芳的所在；杂着重椒和肉桂啊，难道只系结那蕙茝佩带？那唐尧虞舜的光明正大啊，既遵行正道而走对了路。为什么夏桀商纣的狂乱啊，只那样抄小路以致难于行步？

【原文】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

【译文】

想到那些党人的苟且安乐啊，走的道路既黑暗又危险狭隘。难道是我个人怕受灾殃啊，恐怕君王乘舆会要败坏！忽忽奔走来跟前跟后啊，要赶上前代明王的脚迹。君王不鉴察我的衷心啊，反听信了谗言而暴怒！

【原文】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译文】

我本来知道忠言謇謇的为祸啊，忍着心而不能舍去呀。敢指九天之上老天爷作证啊，那只是为了神君的缘故呀！说定了在黄昏来相会啊，您何为在半途上改变了路呀？起初既已和我说定有话啊，后来翻悔逃避就有了二心。我既已不难那样离别啊，只悲伤神君的屡屡变动！

【原文】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译文】

我既栽了兰草二三百亩啊，又种上了蕙草百来亩。分块种了芍药和揭车啊，还杂种了马蹄香和香白芷。希望它们枝叶的茂盛啊，愿等待些时候哟我将收获。纵使枯死了那也何妨啊，可怜许多香草的荒秽着！

【原文】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译文】

众人都是争先并进而贪婪啊，贪了还不满足于他们的求索。你何为内恕自己来外责他人啊，忽驰骛以追逐兮，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各自起了坏心肠而把好人嫉妒！赶紧奔走去追求富贵啊，不是我心里欲望的所急。要到来啊，恐怕美名的不能够建立！

【原文】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缅缅。

【译文】

早上要饮木兰花的坠露啊，晚上就要吃秋菊花的新朵。我的本心真是确美而精纯啊，长捱饿到面黄肌瘦也有甚不可？拿起木根来结扎白芷啊，串起薜荔藤的落下果实。举起肉桂并捻合蕙草啊，绞起胡绳的一串串索子。

【原文】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译文】

难为我效法那些前贤啊，不是世俗一般人的举动。尽管不合于现今的人啊，愿依照彭咸的遗留典型！长声叹息了就揩干眼泪啊，可怜人民生活的多么艰难！

我只是爱美洁就被系累啊，难为早上进谏而晚上被赶！

【原文】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译文】

本来是时俗的工匠取巧啊，违反了规矩而胡乱改错。背弃了绳墨就随意歪曲啊，急着苟合取容以为法度。自伤抑郁我就怅然发呆啊，我偏穷困在这个时候！宁愿快死就去流亡啊，我不忍做出这种态度呀！

【原文】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译文】

猛禽和他鸟的不能合群啊，从古以来就本是如此这般。怎么方的圆的能够密合一起啊，哪有不是志同道合而能够苟且相安？委屈着心情而压抑着意志啊，忍受了罪过而包含了羞耻。抱定了清白便死于正直啊，本来是古代圣人之所重视！

【原文】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译文】

悔相道之不曾明白啊，久立呆望喲我要打转。掉转咱的车子来走回头路啊，趁着走迷了方向的还不太远！试走我的马在湖边兰皋啊，赶到椒丘暂且在那里休息。不进入党人集团以致遭罪戾啊，退隐就打算再整理我当初的衣服。

【原文】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

【译文】

编制菱茎荷叶以为上衣啊，拚合着莲花以为下裳。不了解我那也罢了啊，只要我的内心仍芬芳。高戴起我挺挺的帽子啊，长系着我拖拖的玉佩。芳香和腐败是那样的杂糅啊，只是我的美质它还没有损害。

【原文】

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译文】

忽然回过头来放眼眺望啊，我要往看天下四面远方。佩带缤缤纷纷的盛装啊，芳香远喷喷的愈见彰扬。人生各有他的乐趣啊，我偏爱着美洁以为常。纵使粉身碎骨我还不会改变啊，难道我的良心就可以被惩变样？

【原文】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

【译文】

夏后启上天窃得《九辩》和《九歌》啊，下而歌舞安乐以自放纵。不顾艰难以图保后来啊，

五子因而错在一家内哄！有穷氏后羿过于游乐和好田猎啊，又爱射杀那些大狐。本来淫乱之辈他会少有好结果啊，他的国相寒浞杀他又夺他的老婆！

【原文】

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

【译文】

寒浞儿子名浇身披坚强的武器啊，放纵他的欲望而不能忍耐。日日安乐就忘记了自身啊，他的脑袋因而那样被人斫了下来！夏桀的荒淫常常违背了道理啊，就终于那样而遭到亡国的祸殃。纣王辛的暴虐把忠贤剁成肉酱啊，殷商氏族的统治因此就不能久长！

【原文】

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译文】

成汤和大禹都讲究治道就没有过差。他们都举用忠贤而授职才能啊，好像工匠遵守绳墨而不肯偏邪。老天爷是没有私情偏爱的啊，见人有德就设辅佐使他为君。那只是圣哲和有盛德的人啊，真能够用得上这天下的人民。

【原文】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以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译文】

既要瞻前又要顾后啊，观察着人生发展的究竟。哪有不是义而可行动？贴近我身边的就是危险死亡啊，眼看着我的初志它还是不悔。不量度圆孔就来正塞方榫啊，所以前代贤人因此杀身粉碎！

【原文】

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

【译文】

一层层悲叹着我很抑郁啊，可怜咱时运的碰得不恰当！拿着连根的蕙草来揩眼泪啊，沾湿了我衣襟的泪珠儿浪浪！跪着摆开衣衽已经陈词了啊，显然我已得到这正确的道理。并驾着无角玉龙来乘凤车啊，匆匆蒙着风尘我将向上飞起。

【原文】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译文】

早上驾车于舜陵苍梧旁啊，晚上我就到了昆仑玄圃。想稍停留在这个神灵之门啊，日光忽忽地它将要暗淡下去。我使日御羲和按节徐行啊，望着日入处崦嵫山而不急。道路漫漫地它是长远的啊，我打算在天上地下来寻觅。

【原文】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译文】

饮好我的马在日出处咸池啊，又结好我的缰绳在神木扶桑。折下若木枝叶来遮蔽日光啊，姑且逍逍遥遥地来游戏翱翔。前有月御望舒使他做先驱啊，后有风伯飞廉使他做后卫。灵鸟鸾皇为我前导啊，雷师告诉我还没完全准备。

【原文】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译文】

我命令凤鸟飞翔起来啊，它就继续着而日日夜夜。旋风屯聚了它是来相附丽的啊，率领了云霓一派恶气来相迎接！纷纷总总的它们或离或合啊，杂乱参差的它们或上或下。我叫天帝的守门使者开门啊，他斜靠着天门而瞧着我不语。

【原文】

时曖曖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缅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译文】

这辰光昏昏暗暗地将要疲了啊，结扎幽兰作为礼物而久立等待。人世间混浊而不分是非美

丑啊，好掩盖他人的美洁而嫉妒相害！早上我将渡过昆仑山下白水啊，再登上阆风山而系住着马。忽然回头一看就流涕泪啊，可怜高丘之上并没有什么神女！

【原文】

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

【译文】

很快我游到这个东方的春宫啊，折下琼树枝子来接上佩带的花。趁着鲜花还没有零落啊，看看有什么侍女可以赠给她。我使云师丰隆驾云啊，寻觅洛神宓妃的所在。解下佩囊来封寄文书啊，我吩咐了蹇修去做信差。

【原文】

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

【译文】

纷纷总总的她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

【原文】

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

【译文】

纷纷总总的她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

【原文】

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

【译文】

瞧望四面极远的地方啊，周游喻天空我于是而下。简狄的美女。我吩咐了鸩鸟去做媒啊，鸩鸟告诉了我以为不好。雄鸩边叫边飞啊，我还厌恶它的轻佻取巧。

【原文】

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译文】

心里犹豫而狐疑不决啊，想要自己亲往却又不可。凤凰已经接受了礼物前往啊？恐怕帝喾高辛氏的早过于我！想要远远落去而没地方停脚啊，暂且飘荡一下而逍逍遥遥。趁着夏少康的还没成家啊，留下了有虞氏那里的美女二姚。

【原文】

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

【译文】

信差软弱和媒人笨拙啊，恐怕他们的传话都靠不着。人世间混浊而嫉贤害能啊，好掩盖人的美而宣传人的恶！闺闱里既已深远难通啊，圣哲的君王又不是觉悟。怀抱着咱的心情而不能表白啊，我怎能够忍受着这种情形终古！

【原文】

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译文】

时势复杂在变化啊，又怎么可以在此淹留？兰芷变了就不香了啊，荃蕙变了就成为丝茅！为什么昨日的香草啊，今天只是这些篙子和艾呀？难道是它有别的缘故啊？没人爱好修剪的为害呀！

【原文】

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帏。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译文】

我以为兰是可靠的啊，竟无实在而徒以外貌见长！抛弃它的美质去随流俗啊，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为佞幸就诌上骄下啊，榝又想要填满那个荷包。既要去求进取而使劲混入一起列在群芳！椒专为佞幸就诌上骄下啊，榝又想要填满那个荷包。既干进而务入啊，又有什么芳香的能够自高？

【原文】

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

【译文】

本来是时俗的随从大流啊，又谁能够没有变化的？瞧椒兰它们还像这样啊，又况在揭车和

江离！想到这个佩带的可贵啊，人抛弃它的美洁而至此！香喷喷地却难损坏啊，香气至今还没有停止！

【原文】

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靡以为粻。

【译文】

和谐的心里安排来自娱乐啊，姑且飘游一番去寻求淑女。趁我装饰的正当盛时啊，周流观察于天上地下。灵氛她已经告诉我吉占啊，选择吉日哟我将前往。折下琼枝作为珍肴啊，春了玉屑作为干粮。

【原文】

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遭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

【译文】

替我驾着飞龙的车子啊，杂嵌美玉象牙以为车上装点。怎么离心离德的人可以合作啊，我将远行就自己和他们疏远！转我的路到那昆仑山啊，道路又长又远的来周游。飞扬云霓遮蔽的旗子的阴影啊，响动了玉铃声音的啾啾。

【原文】

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

【译文】

早上开车于天河的渡口啊，晚上我要到达西方的极地。凤凰张翼随交龙的铃旗啊，高高地飞翔起来翅膀翼翼舞动。忽然我行到这个沙漠地带啊，使它们作桥摆渡啊，通告西方之神少皞给我渡江。

【原文】

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

【译文】

道路的辽远而多艰难啊，传话众车使在路旁等待。路过不周山而向左转啊，直指西海去那里相会。集合了我们的车子有千辆啊，对准了轴头玉辖就并驾齐驱。驾着八龙的弯弯曲曲地前进啊，载着云旗的斜斜长长地自如。

【原文】

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译文】

抑制了情绪就放下鞭子徐行啊，精神高昂地奔驰到远远的地方。奏着《九歌》而舞着《九韶》啊，权且借了一个暇日来愉乐一场！升上了皇天的光明所在啊，忽然觑面瞧见了那个故乡。车夫悲伤我的马也留恋啊，别转回头就不肯再向前往！

【原文】

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译文】

煞尾说：罢了哟！国中无人——都不了解我啊，又为什么留恋哟故都？既然不能共行美好的政治啊，我打算返回贤彭咸的居所！

九歌

湘君

【原文】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驾飞龙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薛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

【译文】

君不肯行夷夷犹犹！硬要等待谁啊在洲里头？美质细妙又宜打扮，迅疾地我就趁上了啊桂舟。命令沅、湘之神不起波浪，使得大江之水安然缓流。盼望那个神君还没有来，吹着排箫想念谁呢？驾着飞龙之舟北行，折转我的路向洞庭。薛荔席子附着舱壁蕙草缠着，荪草做的小桨兰草做的船旌。望着涔阳远浦，航过大江来显灵！显灵还没到呢，侍女搀扶为我长叹息。涕泪横流点点滴滴，暗自想君伤心悱恻！

【原文】

桂棹兮兰枻，斲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思不甚兮轻绝。

【译文】

桂木长桨木兰桨桂，斫开层冰冰上积雪。水里头采薜荔之果，树尖末拔荷花。两心不同媒人徒劳，恩爱不深容易诀绝！

【原文】

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鼋驰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译文】

石滩之流浅浅，飞龙之舟翩翩。相交而不忠诚长久抱怨，相约而不守信却骗我说：『没时间。』早上奔驰江边头，晚上停鞭北渚里。鸟栖息屋上头，水环绕啊堂脚底。把我的玉玦丢进了江中，把我的玉佩投进了醴浦。采了洲上的杜若芳草，打算投赠啊给的侍女。时光不可再得，权且逍遥从容散步！

河伯

【原文】

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

【译文】

和你同游在九河，暴风起了横过大波。乘着水车车盖是绿荷，驾着两龙帮驾的龙没角。登上昆仑山四面张望，心意飞扬胸襟浩荡。日色将晚怅然忘归，想到远浦觉有所怀！

【原文】

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朱宫，灵何为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鱼，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将来下。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来迎，鱼邻邻兮媵予。

【译文】

鱼鳞为屋龙鳞堂，紫贝门楼红珠宫。神灵为什么在水中？乘着白色大鳖追逐文鱼，和你同游黄河里的沙渚。解冻的冰块纷纷你将下来。你拱手东行的人，送别美人在南浦！波浪滔滔来欢迎，鱼列队陪送我！

山鬼

【原文】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貍，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

【译文】

啮，这里有人在山角落，披着薜荔带着女萝。既宜含情一瞟又宜笑，您爱我幽闲专静得好。乘赤豹随花貍，辛夷车扎桂旗。车上披了石兰带了杜衡，摘下了香花赠给想思的！我住竹林深处总不见天，道路阴阻偏来迟了一点！

【原文】

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采三秀兮於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

【译文】

特表独立高山之巅！湿云溶溶就在山下面。微光暗淡淡竟是阴天，东风飘飘神灵下雨点。正等待着你灵脩贪恋忘归，年岁已晚给我光彩的是谁？采一年三花的芝草在巫山间，石堆子磊磊啊葛藤子蔓蔓。抱怨公子怅然忘归，君想我啊可不得闲。

【原文】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译文】

山里人好像是香草杜若，饮的石泉遮荫的是松柏。君想我啊是呀非呀起疑惑。雷声震震雨色冥冥，猿啼啾啾又夜鸣。风沙沙树叶飕飕，想念公子空有离愁。

国殇

【原文】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译文】

拿了吴戈披了犀甲，战车碰轴短兵相接。旌旗蔽日敌多如云，箭头对落勇士争先。犯我阵地跳我行列上，左边骖马死了右边骖马砍伤。陷下了车的两轮绊倒了四马，挥着玉槌更打响了战鼓。天是愤恨了神之威灵发了怒，狠狠地杀个干净抛尸在原野。

【原文】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译文】

一出不入一往不返，平原辽阔路更遥远！带着长剑挟着秦弓，脑袋躯体分离心不悔恨！是既勇敢又武猛，毕竟刚强不可欺凌！躯体既死神又灵，您们的魂魄坚毅死是英雄！

礼魂

【原文】

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译文】

祀礼告成合打着鼓，传递鲜花轮流歌舞，美女领唱从容合谱。春有兰花秋有菊花，永远不断千秋万古！

九章

涉江

【原文】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

【译文】

我从幼时爱好这种珍奇服饰啊，年纪已经老了而兴致不曾稍衰；带着长铗大剑、长的高的好崔巍。披着明月珠子啊佩着美玉宝璐，人世间混浊就没有人知道我啊！一啊，我打算远走高飞也就不再回顾。驾了有角青龙啊旁驾无角白龙，我要和帝舜重华同游啊到瑶圃。登昆仑山啊吃玉英，愿和天地啊同寿，愿和日月啊同光！可怜南夷没有人知道我啊！一早我就要渡过长江到湘江。

【原文】

乘鄂渚而反顾兮，欵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

【译文】

登鄂渚而反顾啊，唉！秋冬的馀风。试走我的马啊在山下，煞住我的车啊在方林。乘着有窗的小船我上沅水啊，齐喊摇橹的号子来打开水波。船的行动犹豫而不前进啊，停留在漩涡里好像是胶着。

【原文】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

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知。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

【译文】

早上从沅水小湾枉渚出发啊，晚边就歇宿在沅水支流辰阳。如果我的心是正直啊，虽然被

放僻远地方那又何妨！进入了溆浦我就徘徊啊，迷了路不知道我的所往。深林光暗就黑幽幽啊，这是猿猴群居的地方。

【原文】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译文】

山头高峻就遮住太阳啊，山下黑暗了又多雨。雪珠雪花纷飞地那样无边啊，云朵又飞飞地承接到屋宇。可怜我活得没有乐趣啊，深自独居着在这个山中。我不能变心去跟随流俗啊，本来打算愁苦而终身困穷。

【原文】

接舆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吾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

【译文】

狂人接舆自刑剃着光头啊，隐士桑户穷到裸体了去游逛；忠臣不一定进用啊，贤人不一定用得上。伍子胥遭了殃啊，比干剁成了肉酱。如在前代就都是这样的啊，我又为什么抱怨于今的人！我打算正道而行就不犹豫啊，本来打算更加晦气而终身。

【原文】

乱曰：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

【译文】

煞尾说：鸾鸟凤凰，一天天飞远啊！燕雀乌鹊，做窠在堂坛啊！瑞香、辛夷都美，它们枯死树丛啊！腥的臊的并用，芳香不得靠近啊！阴阳变换了位置，天时气候不准啊！怀抱忠信就得呆然失意，恍忽喟我会再要远行啊！

哀郢

【原文】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鼂吾以行。

【译文】

老天爷不能常保国运啊，为什么使得百姓震惊失所？人民离散就致一家相失啊，正当仲春二月而东迁逃躲。离开故乡去投靠远方啊，沿着江夏水路来流亡。出了都门就很痛心啊，逢甲的一朝我已走在路上。

【原文】

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

【译文】

从郢都出发了而离开故里啊，忧思慌慌张张地那里是终极？船桨同飞又很犹豫啊，可怜想见君王就不能再得！瞧见木豆树就长声叹息啊，涕泪淫淫它好像是雪珠下落。船过了夏首回顾郢都东关龙门已见不着！

【原文】

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瞻。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凌阳侯之泛滥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绂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

【译文】

心有牵挂而伤怀抱啊，远去不知道何地会把脚歇。顺着风波来随流水啊，于是泛泛无归而出门作客。冲犯水神阳侯的大波啊，远哉遨游要到哪里停泊？心里有结子就解不开啊，思想有疙瘩就放下不得。

【原文】

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

【译文】

打算行船就向下飘浮啊，上有洞庭而下有大江。离了祖上古老的住处啊，如今逍遥地就来东方。可叹灵魂将要归去啊！怎得有一刻而忘记归返？背着夏浦却想西方啊，可怜旧都愈离愈远。

【原文】

登大坟而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

【译文】

登上了大堤来远望啊，暂且来散散我的忧心。可怜见国土很平坦丰乐啊，悲叹大江两岸的

旧俗遗风。面对冲犯阳侯要到哪里啊？森森茫茫地南渡将要去何方？还不知道大厦会变为邱墟啊，谁知道郢都两个东门的可荒？

【原文】

心不怡之长久矣，忧与愁其相接。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

【译文】

心里不愉快已经长久了啊，忧和愁呀它是那样的相联接。想到郢都道路的辽远啊，大江和夏水的不可摆渡。一忽儿好像放逐没有两夜啊，至今已是九年了还不曾开复。烦燥郁郁就想不通啊，蹇侘傺而含着悲戚！

【原文】

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忠湛湛而愿进兮，妒被离而鄣之。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

【译文】

对外讨好的柔媚啊，确实孱弱了就难把国家维持。忠臣诚诚恳恳而愿意进用啊，嫉妒的人蒙蔽了而从中阻止。像那古帝尧舜的高德啊，光明远远地逼近了天空。好些多嘴谗人的嫉妒啊，加给他们以不慈的假名。

【原文】

憎愠怃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乱曰：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译文】

憎恶满腔忠愤之士的美洁啊，爱好那些坏人们的虚骄慷慨。众人小心碎步地日求进用啊，好人就越跑远了而步子更快！煞尾说：远张我的眼睛来周流四望啊，希望有一天回头在什么时候？鸟飞也要飞返到它的故乡啊，狐死一定死向它住过的山丘。确实不是我有罪而被放逐的啊，哪一天哪一夜就把它忘记不愁？

橘　颂

【原文】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译文】

君王有美树，橘来习服啊；禀性不移，生在南国啊。根深蒂固难以迁徙，更加坚定的意志啊。绿叶白花，那是多么的可喜啊。

【原文】

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

【译文】

层层的枝叶、尖尖的刺儿，圆滚的果实一团团啊。青的黄的杂糅在一起，文彩的斑斑斓斓啊。外貌精莹、内心洁白，类似有力可以负重啊。生来丰满、恰宜修饰，俊脸而不是丑容啊。

【原文】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译文】

唉！你的幼年志气，和那有什么差别啊？独立不移，难道不可以喜悦啊？根深蒂固难以迁徙，那是超旷的无所求啊。醒世、独立，像航过去而不随波逐流啊。

【原文】

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译文】

内闭此心、自守慎密，不至终有过失啊。执行本性、没有偏邪，可配天地无私啊！愿岁并谢，与长做朋友啊。善和美都不可动摇，那是梗直的而有条理啊！年纪虽然少小，可以做人师长啊。志行比于伯夷，树立以为榜样啊！

渔父

【原文】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译文】

屈原已经被放逐了，游行至于江潭，边走边唱在水边。颜色那么憔悴，形容那么枯槁。渔父看见了就问他，说：『您不是三闾大夫么？为什么缘故到这么田地？』

【原文】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

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掘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译文】

屈原说：『全世都浊我独清，众人都醉我独醒。所以就被放逐呢！』渔父说：『圣人不固执于什么东西，就能够和世俗一起转移。世人都浊，怎么不一道挖取那里的泥、还扬起那里泥水的波？众人都醉，怎么不把那酒糟嚼、还把那淡酒喝？为什么想得太深、高高地抬举自己，使得自己被放逐哟？』

【原文】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译文】

屈原说：『我听到老话说的，新洗好头的一定弹弹帽，新浴好身的一定抖抖衣。怎能把一身的清清白白，蒙受外界的脏脏臢臢的东西？宁愿死到湘水的清流，就埋葬在江鱼的肚皮里；怎能把干干净净的清白，而蒙受世俗的灰尘呢？』渔父咩咩地一笑，打着桨儿划船而去。边划边唱道：『沧浪之水清啊，可以洗我的头巾。沧浪之水浊啊，可以洗我的两脚。』渔父就去了，不再和屈原说话。

传世文章篇

李斯

谏逐客书

【原文】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译文】

秦国的宗室大臣都对秦王说：『各诸侯国来侍奉秦国的人，大都是替他们的君主来游说离间秦国的，请一律驱逐客卿。』李斯也议定列在被驱逐之中。李斯于是上书说：『下臣听说官吏们商议驱逐客卿，我以为这是错误的。』

『从前穆公访求贤士，从西方的戎争取到由余，从东方的宛得到了百里奚，从宋国迎来了蹇叔，从晋国请来了丕豹、公孙支。这五个人，不生在秦国，而穆公任用他们，终于兼并了二十

个小国，做了西戎地区的霸主。孝公采用商鞅的方法，转移风气，改变习俗，人民因而富强，百姓都乐于为国家效力，各诸侯国都来亲近服从，战胜了楚国、魏国军队，占领了千里的土地，直到今天还很安定强大。惠王采用张仪的计策，攻取了三川的地方，西面兼并了巴国、蜀国，北面攻取了上郡，南面得到了汉中，囊括了九夷，控制了鄢、郢，东面占领了成皋的险要，割取了肥沃的土地，于是拆散了东方六国的合纵，迫使他们向西侍奉秦国，这功业一直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了范雎，废掉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了王室，彻底制止了贵族的势力，逐步吞并了诸侯各国，使秦国建成了帝国的基业。这四位君主，都凭借客卿的功劳。从这些看来，客卿哪儿辜负了秦国呢？当初如果四位君主拒绝客卿而不接纳，疏远贤士而不任用，这就不会使国家有这样雄厚富足的实况，而秦国也不会有强大的盛名了。

【原文】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魏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驶騟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才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皇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

【译文】

「现在您陛下得到了昆仑山的良玉；占有了随侯珠、和氏璧，悬挂着明月珠，佩带着太阿剑，驾着千里马，竖起翠凤旗，设立灵鼍鼓。这几种珍贵的东西，秦国不出产一样，而您陛下却喜欢它们，为什么呢？如果必定要秦国出产的然后才可以用，那么这些夜光璧就不会装饰在朝廷上，犀牛角、象牙做的器物就不会成为您赏玩的东西，郑国、卫国的美女就不会充满在您的后宫，骏马驮骒就不会养在您的马厩里，江南的金锡就不可用来做器物，西蜀的丹青也不可用来装饰后宫、充满下堂、娱乐心意、愉悦耳目的，必定要秦国出产的才可以用，那么这些宛珠装饰的簪子、缓着珠子的耳环、东阿白绢做的衣服、锦绣的饰物，就不会进献在您的面前，而那随着时俗风尚打扮得典雅大方的、艳丽优美的赵国女子就不会侍立在您的身边了。敲瓮击缶，弹筝拍腿，唱着呜呜之声，娱人耳目的，那是真正秦国的音乐呢。郑国、卫国、《韶虞》、《武象》等舞乐是别国的音乐呀。现在不要听敲瓮击缶，而要听郑国、卫国的，不要听弹筝而要听《韶虞》，像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图眼前的心意愉快，看得舒适罢

了。现在选用人却不这样，不问是否适用，不论是非，只要不是秦国人就都离开，凡是客卿都驱逐。这样看来重视的是声色珠宝，而轻视的则是人才了。这不是用来统一天下、制服诸侯的方法呀。

『下臣听说土地宽广的，粮食就充足；国家强大的，人口就众多；武器精良的，战士就勇敢。因此泰山不舍弃土壤，所以能够形成它这样大；河海不拒绝细流，所以能够显示它的恩德。因此地方不分东南西北，人民不问国家的深；君王不拒绝广大平民，所以能够形成它这样大；河海不拒绝细流，所以能够显示它的恩德。因此地方不分东南西北，人民不问国家的不同；四季生活富足美好，鬼神也都会来降福，这就是五帝三皇无敌于天下的原因。现在竟然抛弃人民去资助敌国，排斥客卿去成就别国诸侯的功业，使天下的贤士退缩而不敢向西来，停步不前，不敢进入秦国，这就叫做「供给敌人武器，送给盗贼粮食」啊。

『物品不出产在秦国而可宝贵的很多；贤士不出生在秦国而愿为秦国效忠的很多。现在驱逐客卿就等于资助敌国，削减人口就等于增加仇人的力量，内部弄得很虚弱而外部又与诸侯国结怨，要求得国家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

秦王于是就撤除驱逐客卿的命令，恢复李斯的官职。

晁错

论贵粟疏

【原文】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

也？地有余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译文】

圣明的帝王在上面，百姓不受冻挨饿的原因，并不是帝王能够亲自种粮给老百姓吃，亲自织布给老百姓穿，只不过替他们开辟了敛资财的路子。尧、禹的时代有过连续九年的水灾，商汤的时候有过七年的大旱，可是国内没有流离失所和面黄肌瘦的人，因为积蓄的粮食很多，早就有了准备啊。

现在四海之内统为一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不亚于汤禹时代，加上又没有连续数年之久的水旱灾荒，可是粮食的积蓄却赶不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庄稼的土地还没有全部开垦，山林湖泽的资源还没有完全开发，游手好闲的人还没有全部

回乡务农。百姓贫穷就产生奸诈邪恶，贫穷是由于物资不充足产生的，物资不充足是由于不务农产生的。不务农就不会定居一个地方，百姓像飞禽走兽一样，虽然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也不能禁止。人受冻的时候，对于衣服的要求，不奢取又轻又暖的；饥饿的时候，对于食物的要求，不奢取又甜又香的；饥寒来到身上，就顾不得什么廉耻了。人们的一般情况是，一天不吃上两餐饭就感到饥饿，整年不制衣服就会受冻。肚子饥饿得不到食物，身上寒冷得不到衣服，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住她的儿女，人君又怎能保住他的百姓呢！英明的君主懂得这番道理，所以努力督促百姓播种粮食，栽桑养蚕，减轻赋税，增加粮食的积蓄，来充实仓库，防备水旱天灾，所以就可以保有百姓了。

当老百姓的，在于帝王怎样治理。他们向有利的方面跑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选择东西南北。那些珍珠、宝玉、黄金、白银，饿了不能充饥，冷了不能保暖，可是大家珍惜看重它们，这是因为帝王重用它们的缘故。它们作为物品，重量轻，体积小，容易收藏，拿在手中，可以走遍天下也不会有饥寒的顾虑。这就使得人臣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使得百姓轻易地离开他们的乡土，使得盗贼受到鼓励，使得逃亡的人得到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布帛，从地里生出来，顺着节气长起来，聚集储藏靠人力运输，这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办到的。几石的重量，一般的人就挑不起来，不会成为坏人贪求的东西。但只要一天缺乏了，饥饿和寒冷就会降临。因此，英明的君主看重五谷而看轻金玉。

【原文】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

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译文】

如今农夫一个五口之家，参加劳动的不少于两个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一百亩

土地的粮食收成，不超过一百石。他们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割，冬天保藏，打柴草，修理官府的房舍，应付各种官差。春天不能够躲避风尘，夏天不能够躲避暑热，秋天不能够躲避寒冷，一年四季之间，没有一天休息。又有亲戚朋友送往迎来，吊死问病，抚养孤老，养育幼儿，所需的费用，都包括在这当中。勤劳辛苦到这般地步，还要遭受水涝干旱的天灾，急迫沉重的租税，加以官吏征赋收税不按季节，早晨的命令到了傍晚又更改，处境就更加困苦。因此，交纳租税的时候，有粮的人便削减到半价卖出去，没粮的人出加倍的利息借债。这样一来，就有卖田卖屋，卖儿卖女来偿还债务的人了。可是，那些商人们，资金多的就囤积粮食，收取加倍的利息，资金少的就开设店铺，经营买卖，投机取巧，每天在都市里钻来钻去，利用官府的紧迫需要，卖出的价格必定加一倍。所以，这些人家里男的不耕种土地，女的不养蚕织布，但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白米鱼肉。他们没有农夫的辛苦，却能坐享田地的收获。凭借着他的雄厚财富，勾结王侯，势力超过了一般官吏。他们由于争利互相排挤，奔走千里之外，来来往往，接连不断。他们乘着坚固的车子，赶着肥壮的马，脚踏丝靴，身披绸袍。这就是商人所以并吞农民，农民所以流离逃亡的缘故。如今法律上轻视商人，可是商人已经富贵了；法律上重视农民，可是农民已经贫贱了。因此，世俗所尊贵的人，正是国君所轻贱的商人；官吏所轻贱的人，正是法律所尊重的农民。上下相反，尊重的轻贱的颠倒了，却想使国家富强，是不能办到的。

当前的事情，没有像引导百姓务农更重要的了。要想百姓务农，在于重视粮食；重视粮食的办法，在于使百姓用粮食进行赏罚。现在招募天下的人把粮食交给朝廷，就能够受封爵位，就能赎除罪罚。这样一来，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得到流通。能够交纳粮食来受封

爵位，都是粮食多的人。从有多余粮食的人手里取出来，供应官府的需要，于是贫苦农民的赋税就可以减少，这就是所讲的拿有余补不足、命令一出百姓就受益的办法。它符合百姓的愿望，好处有三条：一是皇上财政费用充足，二是百姓赋税减轻，三是鼓励了农业生产。按照现行的法令：百姓有一匹驾战车的马，免除三个人的兵役。神农氏的书上说：『有高达十仞的石头城墙，宽达百步的沸水护城河，披甲的军队上百万，可是没有粮食，也不能守住。』由此看来，粮食这个东西，是帝王最重大的财物，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条件。让百姓交纳粮食受封爵位，到第九级的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同出战马受到的益处相差太远了。爵位，是帝王专有的，出于皇帝的口没有限制，粮食，是农民种的，从地里长出来不会缺乏。得到高的爵位和免除罪罚，都是人们十分渴望的。让天下的人把粮食输送到边境，用这个受封爵位，免除罪罚，不到三年时间，边境的粮食就一定很多了。

宋玉

登徒子好色赋

【原文】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

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

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

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

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龋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译文】

大夫登徒子陪从在楚襄王的身旁，说宋玉的坏话：『宋玉为人身材容貌都文雅俊美，嘴里会说好多婉转巧妙的话，加上本性喜欢女色，希望大王不要带他在后宫出出进进。』

襄王拿登徒子的这些话来问宋玉。

宋玉说：『身材容貌文雅闲丽，是从上天那里接受的；嘴里能说婉转巧妙的话，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至于喜欢女色，我是没有的。』

襄王说：『你不喜欢女色，也有什么理由吗？有理由就留在这里说一说，没有理由可说就退下去。』

宋玉说：『天下的美女，没有谁能比得上楚国的女子漂亮，楚国的美女，没有谁能比得上我家乡的美女又没有谁能比得上我的东邻的女子漂亮。东邻的女子，增加一分高度就显得太长，减去一分高度就显得太短了；搽上粉就显得太白，敷上胭脂就显得太红；她的眉毛像翠鸟的青黑色羽毛，皮肤像雪一样晶莹洁白，牙齿像含在口中的贝壳一样雪白整齐；微微一笑，惑乱了阳城的公子哥，痴迷了下蔡的贵族子弟。但是，这个女子登上墙头偷偷看了我三年，一直到今天我未答应她的要求。登徒子却不是这样：他的妻子头发蓬乱，长着两只卷曲不能伸开

的耳朵，嘴唇包不住疏疏落落的牙齿；走路歪斜，弯腰驼背，既有疥疮，又有痔疮；而登徒子喜欢她，让她生了五个孩子。大王请您仔细考虑一下这件事，究竟谁是好色的人呢？』

【原文】

是时，秦章华大夫在侧，因进而称曰：『今夫宋玉盛称邻之女，以为美色。愚乱之邪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焉足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

王曰：『试为寡人说之。』

大夫曰：『唯唯。臣少曾远游，周览九土，足历五都，出咸阳，熙邯郸，从容郑、卫、溱、洧之间。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鸱鹛嗜嗜，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臣观其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袪，赠以芳华辞甚妙。」于是处子恍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复称诗曰：『寤春风兮发鲜荣，洁斋俟兮惠音声；赠我如此兮不如无生。」因迁延而辞避。盖徒以微辞相感动，精神相依凭；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故足称也。』

于是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

【译文】

这时候，出使到楚国的秦国章华大夫也在楚王身边，于是进一步称赞宋玉说：『现在宋玉极力夸赞他邻居家的女子。我认为的确是一位绝代的美人。我这个愚钝邪僻的人，自认为能够注重品德，现在看来是比不上他了。但是楚国南方冷僻小巷中的女子，哪里值得向大王来称道呢！像我这样见识浅陋的人，眼中所看见的美女，还不敢向您讲呢。』

楚襄王说：『请你为我说说这些美女吧。』

章华大夫说：『是，是。我年轻的时候曾外出漫游，遍游了全国，足迹到过五方都会，从秦国的都城咸阳出发，游玩了赵国的都城邯郸，又在郑国和卫国，溱水和洧水边逗留。这时正逢春末夏初的时光，黄鹂鸟鸣声喈喈和谐悦耳，姑娘们成群结队出来采桑。这一带郊野的美女，姿容美丽，肌肤含蕴光泽，体态美好，容貌艳丽，不必专门修饰打扮。我看见这些美女，于是朗诵了一首诗道：「沿着大路走呵与你相逢，拉住你的衣袖呵欲与你同归；折一支香草的花草赠给你，再加上美妙的言词。」这时，姑娘们恍恍忽忽有所希望而不敢前来，心荡神摇又不敢相见；情意浓密而形迹疏远，低头抬头表现各不相同；眼含喜色面带微笑，偷偷一看，眼波流动。那女子也朗诵诗道：「树木因春风吹拂而苏醒，开出鲜艳的花朵，整洁庄重地等待你赠与好消息，赠给我这样好的花和诗，就是死去也值得。」于是慢慢地告辞离开。只是用动听的言词互相倾诉情愫，在感情上相互爱恋；眼睛很爱看她那美丽的容颜，但心中却牢记着道德的观念；虽然朗诵的是爱情诗但恪守的却是礼义道德，始终没有什么越轨的行动。所以是值得称赞的。』

这时襄王称赞说得对，宋玉于是就不再退下。

司马相如

上书谏猎

【原文】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岨庆忌，勇期贲、育。臣之愚暗，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险、射猛兽，卒然遇轶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功，虽有乌获、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难矣。是胡越起于毂

下，而羌夷接軫也，岂不殆哉！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后驰，犹时有衔橛之变。而况乎涉丰草，骋丘虚，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害也，不亦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出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谕大。臣愿陛下留意幸察。

【译文】

『臣听说同样的人却有不同的才能，所以论气力要首称乌获，论跑得快要数庆忌，论勇敢一定是孟贲和夏育。臣愚陋，私自认为人确实有这情况，兽类也应该这样。现在陛下喜欢越过险阻的地方，射击猛兽，如果突然遇到凶猛异常的野兽，它在不能存身的地方突然受惊奔突起来，也用不上，连枯树枝、烂树根都会成为障碍，造成灾难。这好像胡、越敌军出现在皇上车子旁边，羌、夷等敌人逼近皇上的车子一样，难道不很危险吗？即使能够万分安全而没有灾祸发生，但这本来就不是天子所应该走近的啊。

再说清道后出行，在大路中间奔驰前进，还时常有马嚼子损坏脱落，发生意外事故。何况是越过茂密的草地，驰骋在丘陵上，野地里，眼前只有贪求捕获野兽的乐趣，心里却没有留心事故的可能发生，那么造成祸害也是容易的。轻视天子的尊贵，不认为是安全的，而喜欢到那万分里有一分危险的道路上去奔驰，却认为是快乐，臣私自认为陛下是不宜做的。

明智的人能够预见事情于还没有发生之际，有智慧的人能够避免危险于还没有显露出来的

时候，祸患本来都藏在隐蔽的地方，而发生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所以俗话说：「家有千金的人，不坐在堂前屋檐下。」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但也可以使人警醒。臣希望陛下留心加以保重，我将感到幸运。』

诸葛亮

前出师表

【原文】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宏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以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译文】

先帝开创事业不到一半，就中途去世。现在天下已分成三国，我们益州地方困苦穷乏，这

实在是危急存亡的紧急时刻，然而侍从警卫的臣子在内从不懈怠，忠诚坚贞的将士在外舍生忘死，这都是追思先帝的深恩厚遇，想对陛下报答这种恩情。陛下实在应当广泛地听取群臣的意见，来光大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发扬志士的气节。不应当随便自轻自贱，言谈之中称引、比喻失去大义，以致堵塞忠臣进谏的道路。宫廷和丞相府，是一个整体，提升和处罚，表扬和批评不应该有所差异。如果有为非作歹、触犯法令和尽忠言、做好事的人，应当交给主管官吏评定赏罚，来显示陛下公平明察的治理，不应当有偏袒私心，使宫廷和相府法制有所不同。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这些都是善良诚实、意志忠贞纯正的人，所以先帝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廷里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先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施行，一定能够补救欠缺遗漏的地方，获得很大的好处。将军向宠，品性善良，做事公正，通晓军事，过去试用时，先帝称赞他能干，因此大家推荐他当中军都督。我认为军中的事情，不论大小，都征求他的意见，一定能使军队和睦，能力大小不同的将士各得其所。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先汉兴旺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灭亡的原因。先帝在世的时候，每次和我谈论这事，没有一次不对桓、灵二帝叹息痛心。侍中郭攸之、费祎、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都是坚贞可靠、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旺，就指日可待了。

【原文】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

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译文】

臣本是一个平民，在南阳亲自耕种。只想在乱世中保全性命，不想在诸侯间谋求显达。先帝不因为我低微鄙陋，不惜降低身分，三次屈尊到草庐中来看我，拿当时的国家大事征询我的意见，因此我非常感激，就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遭到失败，我就在军事失利的时候接受委托，在危难的时刻接受使命，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我谨慎，所以在临终的时候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我接受命令以来，早晚忧愁叹息，深怕先帝托付给我的大事没有成效，损害先帝的英明，所以五月里渡过了泸水，深入到不毛之地。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器装备已经充足，应当鼓励和率领全军，向北去平定中原，希望竭尽低劣的能力，扫除奸邪凶恶的敌人，复兴汉朝，回到旧都去。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并尽忠于陛下的职责本分。至于考虑国家政事的利害兴革，尽力进献忠言，那就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的责任。希望陛下把讨伐奸贼，复兴汉室的任务交给我，如果没有成效，就治我的罪，以告先帝在天之灵。如果没有发扬美德的建议，就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过错，以彰显他们的过错。陛下也应当自己思考时局的艰难，去征询治国的好办法，明察并采纳人们的言论，深切地记住先帝的遗诏，那我就受到陛下

的深恩，感激不尽了。现在我就要远离陛下了，对着表章流泪，不知道说什么好。

后出师表

【原文】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就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及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尔。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拜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译文】

先帝忧虑汉朝与魏贼不能并存，帝王的事业不能偏居于一个角落，所以把讨贼的任务托付给我。凭先帝的英明，衡量我的才能，本来就知道由我去讨贼，我的才能薄弱，而魏贼却很强大。但是不去讨伐魏贼，王业也要灭亡，与其坐着等待灭亡，不如兴师讨贼。所以先帝毫不退

疑地托付我去讨贼。我从接受命令以来，睡觉睡不好，吃东西不知味道，考虑进行北伐，应该首先平定南方。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不生草木不长五谷的地方，两天只能吃到一天的饭。我并非不爱惜自己，但想到王业不能偏安于蜀都一角，所以冒着危险艰难去实现先帝的遗志。可是议论的人认为这并非是上策。现在反贼刚在西方疲于奔命，又在东方忙于作战。按照兵法应当趁敌人疲劳的时候出击，这正是进攻的大好时机。我恭敬地把对这些事情的意见陈述如下：

高皇帝的英明如同日月一样，他的谋臣深谋远见，但是他也历经艰险，身受创伤，才把危险转化为平安。现在陛下赶不上高帝，谋臣也不如张良、陈平，却想要从长计议，暂时不去攻取，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儿等着平定天下。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第一点。刘繇和王朗，每人占据了州郡，议论安危，高谈计策，动不动就引用古代圣人的话，但是他们大家满腹疑虑，满胸疑难，今年不出战，明年不出征，让孙策安然地一天天强大起来，吞并了江东地区，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第二点。曹操的智谋策略，比一般人远远超过，他的用兵，好像孙膑、吴起一样。但是他在南阳被困，在乌巢遇险，在祁连山遭难，在黎阳被逼，几乎在北山大败，差点在潼关丧命。后来才建立伪政权苟安一时。何况我的才能薄弱，却要想不经危险来平定天下。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第三点。曹操五次攻打昌霸不下，四次越度巢湖不成。任用李服，李服反而谋害他；委任夏侯渊，夏侯渊却遭到败亡。先帝常常称赞曹操有才能，还有这种失败，何况我才能低下，怎么能一定取胜？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第四点。

【原文】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群阳，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茝，邓芝等，

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赍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早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联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料。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译文】

自从我出兵到汉中来，其中只隔一年罢了，然而就死了赵云，群阳，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芝等，以及曲长，屯将七十多人，散骑武骑，一千多人。这些都是几十年之内，从四面八方纠合起来的精锐部队，不是一个州所有的。假如再过几年，就要损失三分之二了，还打算拿什么来对付敌人呢？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第五点。现在百姓穷困，军队疲惫，可是战争不能停止。战争不能停止，那么防守和出击，所消耗的劳力和费用正是相等。如果不趁早打算，要靠着一个州的地方，与敌人长期相持。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第六点。难以预料的是战争。从前先帝在当阳兵败，这时候，曹操拍手，认为天下已定。后来先帝东面联合吴、越，西面夺取巴蜀，兴师北伐，杀了夏侯渊，这是曹操的失策，而复兴汉室的事业将要成功了。但是后来东吴违背盟约，关羽失败身亡，曹丕当了皇帝，我军在秭归受挫。一切事情都是如此的难以预料。我只能不辞劳苦地、辛勤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到死为止。至于事情的成功或失败，顺利或困难，不是我的聪明才智能够预见的了。

曹植

洛神赋

【原文】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其辞曰：

余从京域，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辗辕，经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俯则未察，仰以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之所见也，无乃是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

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

【译文】

黄初三年，我到京都朝见皇帝，归来时渡过洛水。古人曾说，这条河的水神，名叫宓妃。有感于宋玉回答楚襄王关于巫山神女的故事，于是作了这篇赋。它的文辞是：

我从京城洛阳出发，返回自己的封地东藩。离开伊阙山，跨过辗辕关，经过通谷，踏上景山。太阳已经倾斜，车子磨损，马儿疲倦。于是在香草遍地的河岸卸下车驾，在这芬芳的芝田喂喂马儿。我在杨林中漫步，随意观望着洛滨的河山。这时我忽然精神恍惚，思绪涣散。低头搜寻，什么也没有发现，抬头观看，蓦然间呈现出神异的奇观：看到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子，飘飘然在那山崖的旁边。我轻轻地手拉车夫对他说：『你看见那个人了吗？那是个什么样的人啊，竟是这样的美艳？』车夫答道：『我听说洛水的河神名叫宓妃。那么您看到的大概就是她吧！她的相貌如何？我愿听您说说。』

我告诉他说：她的体态啊，像受惊的鸿雁轻盈飘忽，似游动的飞龙婉转多姿。光采明亮比秋菊还鲜艳，容光焕发又如春松舒枝。迷离缥缈似轻云掩映的月色，神态飞扬像迎风多动的飞雪。远看她，明亮皎洁，像朝霞中初升的太阳；近察她，光采焕发，赛过鲜艳的荷花挺出碧波。体形苗条而肌肉丰盈，身材高低又恰到好处。两个肩膀像刻削而成，细软的腰肢似束紧的绢素。秀长的脖子，显露出雪白的肌肤。芳香的油脂无需施加，雪白的粉儿也没有搽敷。乌云般的发髻头上高耸，细长的眉毛稍稍曲弯。红红的嘴唇多么鲜明，洁白的牙齿含在里边。明亮的眼珠顾盼多姿，两个酒窝更显得娇艳。奇丽的姿容绝妙美好，仪表端庄体态安娴。性情温柔态度宽和，妩媚的话语动人心弦。奇异的服饰举世无双，骨胳状貌如画中人美丽。身披的罗衣光采耀眼啊，耳戴的玉坠华美无比。足登五彩缤纷的『远游』鞋子，拖着薄纱裙带云雾般轻细。兰花似的香气微微透出，她在山边上徘徊漫步。

【原文】

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余情

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

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途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尔乃众灵杂遝，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扬轻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伫。体迅飞凫，飘忽若神。陵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

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

于是越北沚，过南冈。纡素领，回清阳。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

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译文】

于是洛神迅速地跃起，一边遨游一边嬉戏。左边靠着彩色的旌帜，右边有桂枝做杆的旌旗

遮蔽。她抒出白晰的手腕伸向水边，采揽着急流中的黑色灵芝。我实在爱慕她贤淑美丽啊，心儿一个劲地跳动不止。没有良媒交流我们的欢爱感情啊，只好托洛水微波传达言辞。希望先把我的真情实意表达，再解下玉佩来约定相会日期。啊，美丽的洛神是多么纯洁美好，既熟习礼仪又通晓歌诗。她举起美玉应答我啊，手指着深流决定了约会地址。我满怀着忠诚的誓恋情意来，一再运用礼仪来控制自己。便惆怅万分将信将疑。我收起笑容冷静下

于是洛神受到感动，举止徘徊彷徨。身影时隐时现，光采忽暗忽明。耸起轻盈身躯如仙鹤站立，好像将要远飞却还没有翱翔。她踏着透出浓香的椒泥道路，漫步在飘荡着芬芳的香草上。怅然高吟以抒发深长的爱慕情意，声音哀怨、激越而更加悠长。于是众多的神灵纷纷降临，呼唤友朋招呼伴侣。有的在清水上游戏，有的飞翔在水中小渚，有的采摘光采夺目的珍珠，有的拾取翡翠鸟的毛羽。她让湘水的女神跟随，携带着汉水滨的神女。悲叹匏瓜星没有匹配啊，咏伤牛郎孤独单宿。扬起的轻薄上衣随风飘动，长袖蔽荫久久眺望着远处。突然洛神的身体像飞翔的野鸭一样敏捷，飘忽莫测真如下凡的仙神。在水波上迈着纤纤细步，脚下扬起的水雾恰似埃尘。她的动作没有一定的准则，好像惊险又好像平安。行动举止难以预料，好像离去又好像回还。转眼顾盼露出奕奕神采，面容润泽如美玉一般。想要说话还没有开口，散出的香气如芬芳的幽兰。美丽的面貌多么妩媚，令我动情忘了用餐。

于是风神收起了风威，河神平息了水波，冯夷敲响了神鼓，女娲唱起了清歌。飞腾的文鱼做车驾的警卫，众神在玉铃声中一同离去。驾车的六龙庄严地齐头并行，拉着云车从容上路。鲸鲵跳跃夹护着车驾，水禽护卫前后飞舞。

于是跨过了北边的小洲，越过了南边的山冈。洛神转动洁白的脖子，回过清秀的脸庞。启动朱唇缓慢地讲话，陈述男女交往的纲常。遗憾的是人和神的伦理道德不同啊，怨恨自己正当盛年不能匹配成双。她举起罗袖擦掩眼泪啊，眼泪滚滚流到了衣襟上。哀伤美好的聚会永不再有啊，悲叹一别就是天各一方。没有微薄的情意表达爱慕啊；暂且送上江南的耳饰。我虽然居住在幽深辽远的处所，这颗心却永远寄托在君王身上。忽然之间便不见了她的踪影，神消光隐令人满腹惆怅。

于是，我离开了高高的山冈，脚步移动心却留在原来的地方。我留恋着洛神的情态容颜，回顾流连愁绪满腔。我希望洛神的倩影能够再现，就乘轻舟逆急流寻觅追赶。浮行在长河里忘记了返回，越思念越增长爱慕情感。长夜里心神不安难以入睡，冒霜露直待到东方天亮。我命令车夫们准备车马，将沿着东行道路归回东藩。握紧了缰绳扬起马鞭，人惆怅啊车子也徘徊不前。

王羲之

兰亭集序

【原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觞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势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译文】

永和九年，岁星在癸丑，三月初三，我们在会稽郡山阴县的兰亭集会，举行拔禊活动。许多著名人士都来了，年轻的和年长的都聚集在一起。这地方有高峻的山岭，茂盛的树林，修长的竹子。还有澄清的急流，在左右映衬环绕，引来作为流觞的曲水。大家依次坐在水边，虽然没有琴、瑟、箫、笛演奏的盛况，但边喝酒边赋诗，也足够畅叙衷情。

这一天，天色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温暖。抬头看到天空的广阔，低头看到万物的众多，藉此放眼观赏，开畅胸怀，可以尽情享受耳目的乐趣，确实是欢乐的。

人与人的相处，时间很短暂。有的和朋友在一间房屋里谈论把自己的抱负倾吐出来，有的凭借爱好的事物寄托志趣，过着放纵性情的生活。虽然各人谋求的和抛弃的千差万别，性格的安静和浮躁也不一样，可是当他们对接触到的事物感到高兴，被自己暂时取得，就愉快地自满起来，不知道衰老即将来到。等到他们对谋求或者取得的事物已经厌倦了，心情就随着事物改变而改变，感慨也随之而来了。从前所喜欢的，在极短的时间内已经变为陈旧的事物，还不

能不因此产生感慨。何况寿命长短，跟着自然界变化，终究要走向结束。古人说：『死生也是一件大事啊。』难道不令人悲痛吗！

每次我看到前人产生感慨的原因，同我们好像契约一样相合，没有不对着前人的文章悲伤感叹，可是心里又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本来就知道把死和生看作一样是虚妄的，把长寿和短命看成等同是荒诞的。后来的人看现在，也像现在的人看从前一样，这是多么可悲啊！所以，我把与会的人一个一个地记下来，并且把他们所作的诗抄录下来。虽然时代不同，事情也两样，但是人们产生感慨的原因，那情景还是一样的。后代阅读的人，也会对这些诗文有所感慨吧。

陶渊明

归去来辞

【原文】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译文】

归去吧！田园快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归去呢？既然自己把意志交给形体驱使，为什么还要感到失望，独自悲伤？觉悟到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能挽回，就知道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补救。其实是走入迷途还不算远，认识到现在是对的，从前是错了。船摇晃地轻快前进，风飘飘地吹拂衣裳。问行人前面的路程，只恨清晨的光线微弱，看不真切。

刚望到自己的家门，于是一边高兴，一边奔跑。仆人出来欢迎，小孩子等候在门口。园中的三条小路快要荒废，松菊却还长着。携着孩子的手走进屋里，好酒早已装满了酒樽。我举起酒杯自斟自饮，看着院子里的树木，脸上露出愉快的神色。靠着南窗来寄托傲然自得的心情，深知在小小的屋子里过着简朴的生活，也容易使人安乐。每天到园子里散散步，时间久了，自然会发生兴趣；门虽然有，可是常常关着。拄着拐杖去游览，倦了就休息，时常抬头向远处眺望。白云无意识地从山穴中出来，鸟儿飞疲倦了也知道回巢。阳光渐渐暗淡，快要落山；我抚摸着孤松，独自徘徊，不忍离开。

归去吧！让我同外界人断绝交往。世俗既然同我合不来，我再出去寻求什么呢？倒不如愉快地听听亲戚们的知心话，或者弹琴读书，来消释忧愁。等到农民告诉我春天来了，就要到田间去耕种。或者乘着篷车，或者划着小船，既去探求幽深的山谷，又经过高低不平的山丘。树木生气勃勃地生长，泉水细细地开始流动。羡慕万物得到了大好时光，感叹自己的一生将要结

束。

算了吧！寄身在天地间还能有多少时候？何不随自己的心意决定行止？为什么遑遑不安想到哪儿去呢？富贵不是我的志愿，做神仙又没有希望。只盼有个好天气，以便独自出游，或者放掉拐杖去除草、培苗；或者登上东皋放声长啸；或者面对清澈的水流吟诗。姑且顺着自然的变化，归向生命的尽头吧，快乐地顺从天命，还怀疑什么呢！

桃花源记

【原文】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译文】

晋朝太元年间，武陵有个以捕鱼为职业的人，有一次，他沿着一条溪水划船行驶，忘记了路程的远近。忽然遇到一片桃花林，两岸几百步以内，中间没有一棵杂树，散发着芳草新鲜甜美的气息，落下来的桃花瓣散乱在地上。渔人感到很奇异。就再向前行驶，想走完这片桃树林子。

桃树林的尽头，是溪水的发源地，一到那里就看到一座山。山脚下有个小洞，好像有点光亮。渔人就弃船登岸，从洞口摸进去。开始极狭窄，只能通过一个人。又走了几十步，豁然开朗。只见土地平坦宽广，房屋整齐，那里有肥沃的土地、幽美的池塘和桑树、竹林之类。田间小路四通八达，村落间鸡鸣狗叫的声音到处可以听到。人们来来往往，耕种操作，男男女女的服装，完全和外面的人一样。老人和孩子全都愉快地自在逍遥。

他们看到渔人，就非常惊讶，问他是从哪里来的。渔人详细地回答了他们。有人就邀请他到家里去，摆酒、杀鸡、做饭请他吃喝。村里听说来了这样一个人，都来打听消息。他们自己说，上代因为逃避秦时的战乱，带领妻儿和乡亲们来到这块与世隔绝的地方，不再出去，从此同外面的人断了来往。他们问现在是什么朝代，居然不知道有个汉朝，更不用说魏和晋了。渔人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件一件地全都给他们说了，他们都惊奇感叹。其余的人又各自邀请渔人到他们的家里去，都拿出酒饭来招待他。渔人在洞里停留了几天，才告辞回去。洞里的人嘱咐他说：『千万不能对外面的人讲这里的情形呀。』

渔人出来以后，找到他的船，就沿着先前经过的路，处处做上标记。回到郡里，渔人就到太守那里报告了这些情况。太守立即派人跟随他去，寻找先前做好的标记，于是迷失了方向，

不能再找到那条道路。

南阳刘子骥，是个清高的人。他听到这件事，高兴地打算前去寻找，没有实现，不久，他就患病去世。以后就不再有去寻找桃花源的人了。

王勃

滕王阁序

【原文】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坐。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天人之旧馆。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翔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译文】

南昌，旧时豫章郡官署的所在地，而今已成为洪州都督府的治所；此处之天上是属于翼星和轸星的分野，地下连接着衡山和庐山。它把三江作为衣襟，把五湖作为衣带，控制古代荆楚

大地，接连着毗邻的瓯越地区。万物的精华就是天生的宝物，宝剑的光芒直射牛、斗两个星座；人中的俊杰就是大地的灵气，徐孺子能使陈蕃放下卧榻。雄伟的州城在云雾中屹立着，杰出的人才流星般地飞驰。城池横在东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交接点，宾客和主人都是东南的优秀人物。都督阎公带着美好的望，从朝廷远道到这里镇守；宇文新州是美好的榜样，车辆暂时到这里停驻。好友如云，恰遇『旬休』的假日；贵宾满座，都是不远千里而来。文采龙飞凤舞，都有王将军的六韬三略。家父在南方作县令，我在探亲途中路过这著名的地方，我年幼无知，不料有幸亲自参加这次盛宴。

时令正是九月，季节属于秋天。地面的积水已经退尽，寒冷的潭水很清澈，天空烟云凝聚，使傍晚的山峰呈现出紫色。在山路上整齐地排列着车马，往高山中寻访风景；到滕王建阁的长洲，登上他所建的高阁。重重叠叠的山峦高耸着，显现出翠绿的色彩，向上透过云霄；飞舞的楼阁浮动着油漆的红光，向下看不见地面。鸟类栖止的沙洲，极尽岛屿曲折纡回的情致；贵重木材建造的宫殿，完全配合山峦高低起伏的形势。推开雕花的阁门，俯视华丽的屋脊，山岭平原空阔得全部收入眼底，河流沼泽观来使人感到惊异。房屋遍地，不少钟鸣鼎食的大户人家；船只停满渡口，都是青雀、黄龙的式样。彩虹消失，雨止天晴，灿烂的阳光照彻天空。天边的晚霞和水边的孤雁一起飞翔，秋天的江水与辽阔的天空简直是一样的颜色。渔船上的歌声在傍晚时响起，声音直达鄱阳湖的口上，成群结队的大雁在受寒后惊叫，声音停止在衡阳的水边。

【原文】

遥襟甫畅，逸兴遄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具，二难并。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天高地迥，觉宇宙

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沟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

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而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爱宗悫之长风。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兹捧袂，喜托龙门。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呜乎！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敢竭鄙怀，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译文】

远望长吟，登高快意，豪情雅兴，迅速翻腾。爽朗明快的箫声一吹奏，清风就被引出来了；柔细的歌声延长，几乎把白云阻住。梁王竹园的宴会，豪气超过了陶彭泽的酒兴；邺水公宴时吟荷花的名作，文彩照耀着谢临川的诗笔。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件好事一时齐备；贤主、嘉宾两种难得的人欢聚一堂。向天地间放眼纵观，在假日里尽情娱乐。天高地远，感到

宇宙的没有穷尽；兴尽悲来，认识到成败兴衰都要由命运安排。在阳光下遥望长安，向云彩间指点冥会。地势尽，南海深，天柱高，北辰远。关山难于超越，哪一个惨悯不得意的人？萍水相逢，大家都是异乡客地的人。怀念朝廷，却无从进见，像贾谊那样在宣室被召见，要等到何年何月？

唉！时运既不顺利，命途又多挫折；冯唐容易老去，李广终难封侯。委屈贾谊到长沙，并非没有圣明的君主；使梁鸿逃匿到沿海偏僻的地方，难道不是太平的时代？依赖的是君子能够安贫乐道，豁达的人能够乐天知命。人到年老时志气应当更加壮盛，难道头发白了还要改变心节；人在穷困时应该更加坚强，决不能丧失青云直上的志气。喝了清泉，胸怀仍然爽朗；处在涸辙当中，还是心情欢畅。北海虽然很远，但仗着风力还是可以接近的；早晨虽然已经失去，但能够抓紧傍晚时光大干一场，仍然不算太晚。可是，孟尝操行高洁，徒然怀着一腔报国的忠心；阮籍放荡不拘，怎么能够学他在无路可走时的痛哭！

我身份微贱，不过是一个书生。没有门路去请缨杀敌，虽然已经相当于终军的弱冠年龄；有心投笔从戎，因而爱慕宗慤的乘风破浪的豪言壮语。我只得舍弃一生的官职，到万里以外去侍奉双亲；我称不上谢家的『宝树』，却能够交接孟氏的好邻居。不久就要在父亲的庭院里聆听教诲，仿效从前孔鲤的应对；今天先在这里奉陪，高兴得以乎鲤鱼登上龙门一样。我如果碰到杨得意，就只能白白地抚摸着凌云之赋，自己惋惜；现在已经遇到了钟子期，奏一曲高山流水，没有什么羞惭。

唉！名胜的地方不能经常存在，盛大的宴会也难以再次碰到。王羲之等的兰亭宴集早已过去了，石崇的金谷名园也已变为废墟。临别赠言，为了侥幸地在盛宴上承受了恩赐；至于登高

作赋，这只能期望在座的诸公。我不敢不竭尽鄙陋的诚心，恭恭敬敬地写这篇短序。大家都要吟诗一首。我已经写成四韵八句。

高高的滕王阁，耸立在江边。佩玉声、车铃声响了，那是宴会刚散，客人离去，歌舞也停止了。早晨，南浦的云飞上彩绘的雕梁画栋；傍晚，西山的雨洒进卷起的朱帘。安静的云彩倒影在深潭中，一天天地总是那么悠闲安静；景物变了，时序换了，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春秋？阁中的皇子，如今在哪里？留下槛外的赣江，冷冷清清地独自流逝。

刘禹锡

陋室铭

【原文】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译文】

山不在于高，只要有仙人就会出名；水不在于深，只要有蛟龙就会神奇。这虽然是一间简陋的屋子，不过，由于我的美德，也能使它名声远扬。苔藓爬上台阶，使台阶也碧绿了；草色映入竹帘，室内被染成了青色。这里谈笑的都是博学的读书人，来往的没有一个是缺乏文化的人。平时可以弹奏朴素无华的古琴，阅读泥金书写的佛经。既没有嘈杂的音乐扰乱听觉，也没有一叠叠的公文劳碌身心。这就是南阳诸葛亮的茅庐，又是西蜀杨子云的草堂。孔子说：『有什么简陋呢？』

杜牧

阿房宫赋

【原文】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珠，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译文】

六国灭亡，全中国统一。蜀山的树木被砍光了，阿房宫建起来了。它覆盖地面三百多里，遮天蔽日。从骊山北建起向西折，直奔咸阳。渭水和樊川，滔滔滚滚，流入宫墙。宫内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走廊像缦带一样回环曲折，屋檐高耸，像鸟儿在空中争啄；一座座楼阁就地势而起，又互相环抱围合，它们都与中心相勾连，彼此又屋角相对，像是在用角斗争夺。各种建筑一层层，一圈圈，像蜂房，像水涡，高高耸立，不知有几千万座。长长的大桥横卧在水波上面，没有云，哪里来的龙？阁楼间的天桥高架在空中，不是雨后初晴，哪里来的彩虹？高高低低的无数建筑物，使人迷迷糊糊，分不清南北西东。歌台上传出柔和的歌声，使人仿佛处在凄凉的风雨之中。在融融的春光之中。舞殿里的舞女衣袖摆动，带来一派寒气，又使人仿佛沉醉同一天之内，同一座宫中，气候却如此不同。

六国的宫妃，王侯的子孙，辞别了他们的宫殿，乘车来到秦国。日夜唱歌弹琴，成为秦国的宫人。那明亮的星光闪烁，原来是宫女们打开了梳妆用的镜子；那渭水中涨起了一层油腻，是宫女倒掉的洗脸的胭脂水；那升腾的烟雾，是宫女们在用椒兰熏香；雷霆忽然响起，那是秦皇的宫车驶过；听着隆隆的车声渐渐远去，杳无声息，不知道他们驶向了哪里。宫女的每一寸肌肤，每一种姿态，都无比娇艳。她们舒缓而立，向远方凝视，多么盼望皇帝来到自己的身边。可怜有的宫女竟三十六年不得见皇帝一面。

燕国赵国收藏的珠宝，韩国魏国积聚的珍奇，齐国楚国搜集的精华，不知经过多少年代，从老百姓那里掠夺而来，堆积如山。一旦国家灭亡不能保存，便被运到了阿房宫来。秦国人视宝鼎为破锅，

把美玉当乱石，以金银作土块，将珍珠作碎石，扔得到处都是。秦人看到这些东西，毫不爱惜。

唉！一个人的心怎么样，千万人的心也应该怎么样。秦人爱奢侈豪华，别人也顾念他们自己的家。为什么对别人连一点点财物都要掠夺干净，而自己挥霍起来竟像泥沙一样毫不怜惜？

阿房宫中那些架梁的柱子，比田里的农民还多；架在梁上的椽子，比织布机上的女工还多；柱上闪闪发光的钉子，比粮仓里的谷粒还多；屋顶上纵横交错的瓦缝，比全身衣服上的丝缕还多；纵横的栏杆，比九州的城墙还多；嘈杂的乐声，比闹市上人们的言语还多。使天下的人民表面上不敢讲话，心里却郁积着愤怒。秦始皇这个独夫的心，一天比一天骄横顽固。陈涉、吴广振臂一呼，函谷关就被攻破。项羽一把大火，可怜阿房宫变成了一片焦土。

唉！灭亡六国的是六国自己，不是秦国。使秦国灭族的也是秦国自己，并非天下人。唉！假使六国都爱护他们的百姓，就足以抗拒强秦。假使秦国又爱护六国的百姓，就可以传位三世乃至万世为天下之君，谁能灭亡得了呢？秦人无暇哀叹自己的灭亡，而后人曾为他们哀叹。后人哀叹秦朝的灭亡却不以为鉴，也要使更后的人再来为他们哀叹了。

韩　愈

杂说·伯乐

【原文】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之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

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乎！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译文】

世上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是经常有的，伯乐却不是经常有的。所以即使有了名马，也不过是在不识货的人手里受屈辱，和普通的马一起老死在马厩里，不用千里马的名称来称呼它而已。

马当中能够日行千里的，一顿可能要吃完一石小米。喂马的人不了解它能够日行千里而喂足它。这样的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能耐，可是吃不饱，力量不够，特长不能显示出来，想要跟平常的马一样表现还做不到，怎么要求它能够日行千里呢？鞭策它，不按御马的方法；喂养它，不懂得它的心思。拿了鞭子对着它说：『天下没有好马。』唉！难道真的没有好马呢？还是实在不认识好马呢？

师说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

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时候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道理、有知识的，谁能够没有疑难问题呢？有疑难问题却不请教老师，那疑难的问题终究不会解决了。

年龄比我大的，他懂得道理本来比我早，我向他学习；年龄比我小的，他懂得道理要是也比我早，我也向他学习。我学的是道理，哪里用得着他出生在我之前，还是在我之后呢？因此，

不论地位高贵还是卑贱，不论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道理在哪里，老师也就在哪里。

唉！从师学习的风气失传已经很久了，要人们没有疑难问题的确是很困难的。古时候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着老师学习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低于圣人也很远，却把从师学习当作羞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笨。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吧？

人们爱他们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对于他自己，却把从师学习当作羞耻，这太糊涂了。那些儿童们的老师，是教给儿童们读书和学习书中句读的，不是我所说的那种传授道理、解释疑难问题的。读书不懂得断句，疑难问题不得解释，不懂得断句就从师学习，疑难问题不得解释却不向老师学习，小事学习，大事却反而丢弃了，我看不出他们明理的地方。

巫、医、乐师、各种手工业工人，不把从师学习当作耻辱。士大夫等一类人，称谁『老师』、谁『学生』等等，就许多人聚集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就说：『他和他年纪差不多，学问也相仿。』称地位低的人为师，就感到可耻，称官职高的人为老师，就近于奉承。唉！从师学习的风气不能恢复，从这里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和各种手工业工人，是士大夫们看不起的。现在士大夫们的智慧反而不如他们，真是太奇怪了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向郯子、苌弘、师襄、老聃请教。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不如孔子。孔子说：『三个人一起走，一定有可以作为我的老师的人。』所以，学生不一定不及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高明。懂得道理有先有后，技能、业务各有专长，不过这样罢了。

李家的孩子名叫蟠的，十七岁，爱好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全都学了，他不受时俗的拘束，来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实行古人从师学习的正道，写一篇《师说》来赠给他。

柳宗元

捕蛇者说

【原文】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馀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邪？』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译文】

永州的野外出产一种奇异的蛇，黑的质地，白的花纹。它只要一接触到草木，草木就要枯死。假如咬了人，没有能够医治好的。可是人们捉到它、把它风干制成药物，可以治好麻疯、四肢弯曲、脖子肿和各种恶疮，还可以除去坏死的肌肉，杀死人体内的各类寄生虫。开始时，太医奉皇帝的命令征集这种蛇，每年征收两次。招募有人能捉到毒蛇的，就抵他应交的赋税。永州的贫民都为这件事竞相奔走。

有一个姓蒋的，独享这种捕蛇免税的好处已经三代了。我问他，他就说：『我祖父死在捕蛇这件差事上，我父亲死在捕蛇这件差事上，如今我接着干这件差事已经十二年，几乎送命的也有过很多次了。』谈起这件事，脸色似乎很悲痛的样子。我可怜他，并且对他说：『你怨恨这件差事吗？我准备告诉给主管这件差事的官吏，更换你的差使，恢复你的赋税，怎么样？』姓蒋的更加悲痛，眼泪汪汪地说：『您打算可怜我让我活下去吗？那么，我这个差使的不幸，还不如恢复我赋税的不幸厉害呀！假使我以前不干这个差使，我早就困苦不堪了。自从我家三代住在这个乡里，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乡邻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他们使完了自己地里的出产，用尽了自己家里的收入，哭喊着到处流亡，饥渴劳累得倒下来，冒着风雨，犯着寒暑，呼吸着瘟疫毒气，往往因而死掉的尸体一具一具地互相压叠着。过去同我祖父住在一村的，今天十家中没有一家了；同我父亲住在一村的，今天十家中没有二三家了；同我住在一村十二年的，今天十家中没有四五家了。不是死光就是搬走了。可是我们家因为捕蛇单独保存下来。蛮横的公差到我们乡里来的时候，到处吵闹，到处骚扰，老百姓就吓得乱嚷嚷的，即使是鸡狗也不得安宁呀。我担心地起来，看看那只瓦罐，我捉到的蛇还在里面，就放心地去睡觉。平时谨

慎地饲养它，按时献上它。回家来就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己地里出产的东西，来度过我的大概一年中冒着死亡危险的时候只有两次。其余时间就舒服地过着安乐的日子，怎么会像我的乡邻们天天有这种死亡的威胁呢？如今我即便死在捕蛇这件差事上，比我的乡邻们的死已经算是死得晚的了，又怎么敢怨恨呢？』

我听完这一席话更加悲伤了。孔子说：『苛刻的政令比老虎还凶啊！』我曾经对这句话怀疑过。现在拿姓蒋的事情来看，还是可信的。唉！谁知道赋税的毒害，比这种毒蛇更厉害呢！所以，我写了这篇《说》，来等待那些视察民情的人得到它。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原文】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译文】

从小丘向西行走一百二十步，隔着竹林，听到了传过来的流水声，好像身上佩带的玉制装饰品相碰时发出的清脆的响声，我心里非常高兴。就砍掉竹子开辟出一条道路，走过去后发现

下边有个小潭，潭水特别清澈凉爽。潭底是一整块石头，靠近岸边，石底翻卷露出水面，形成了水中的高地和小岛、峭壁和峰峦。青翠的树木，碧绿的藤蔓，覆盖缠绕，摇动下垂，参差不齐地随风飘荡。潭里有鱼一百来条，都好像在空中游动，没有什么依傍。阳光直照清澈的水底，鱼影映现在石头上，好像停滞不动；突然又向远处游去，来来往往非常轻快，似乎在跟游人逗乐。

向潭的西南方望去，小溪像北斗星那样一般曲折，像蛇行那样蜿蜒，溪水忽隐忽现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溪流两岸的形状犬牙交错参差不齐，不知道这条溪流的源头在哪里。坐在潭上，四周美竹嘉树环绕，寂静空旷，杳无一人，心神凄清，寒气彻骨，令人深深地感到忧愁悲伤。因为这里的环境过于凄清，不适宜久留，才把这里的景物记下来后，我就离开了。

同游的人有吴武陵、龚古、我的堂弟柳宗玄；跟随着一起去的，还有崔家的两个少年，一个叫恕己，另一个叫奉壹。

范仲淹

岳阳楼记

【原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嘱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译文】

庆历四年的春季，滕子京被贬谪到巴陵郡做太守。到了第二年，政事推行顺利，百姓和睦相处，许多以前废置的事情统统兴办起来了。于是重修岳阳楼，扩大了它的原有规模，在楼上镌刻了唐朝和当代的名人的诗赋，嘱托我写文章记下重修岳阳楼这件事。

我看那岳州的壮丽景色，集中在一个洞庭湖上。它含着远山，吞吐长江，滔滔滚滚，宽广得无边无际，清晨的阳光和傍晚的夕照，气象千变万化。这就是岳阳楼上的大好风光啊，前人的描述已经很详尽了。既然这样，那么，这儿北面通向巫峡，南面直达潇水和湘江，受处分被降职的官员，多愁善感的诗人，大多数在这里聚会，他们看到了自然景色所产生的情绪，只怕会不同吧？

至于阴雨连绵，一连几个月不放晴；阴森的风愤怒地号叫着，浑浊的浪头翻滚着直扑到天空；太阳和星星都隐没了光辉，高山也潜藏起形体；船桅倒下，船桨折断，经商和旅行的人

都不能坐船航行了。傍晚天色昏暗，只听见老虎在长啸，猿猴在悲啼。如果在这个时候登上这座楼，就会产生远离京城、怀念家乡、担心诽谤、害怕讥笑的心情，满眼凄凉，感慨到极点，就悲伤起来了。

至于春天气候温和，景物鲜明，洞庭湖上波浪平静，天空和它在水里的倒影连成一片碧绿的颜色，非常广阔；沙鸥时而飞翔，时而停歇聚拢，美丽的鱼时而浮出水面，时而潜入水底；岸旁的芷草，和沙洲上的兰花，气味浓郁，生长茂盛。有时湖面上的雾气完全消失，皎洁的月光一泻千里，水面上闪动着金色的光辉，月影映在静静的水面上，宛如沉在水中的一块玉璧。捕鱼人的歌声此起彼伏，互相应答，这种乐趣哪里会有穷尽的呢？如果在这个时候登上这座楼，就会心情舒畅、精神愉快、荣宠耻辱全都忘却，对着清风端起酒杯，高兴到极点而得意扬扬的了。

唉！我曾经探求过古代品德高尚的人的思想感情，有的跟上面两种思想感情不同，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不因为环境称心就快乐，也不因为个人失意就悲哀。处在朝廷的高位上，就担忧他的君主。这样，入朝做官要担忧，退处江湖也要担忧，那么什么时候才能享受欢乐呢？他们一定会说『要在天下人担忧之前先担忧，在天下人享乐以后才享乐』吧！唉！假使没有这种人，我跟谁一道呢！

欧阳修

醉翁亭记

【原文】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

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涂，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译文】

环绕着滁州的都是山。滁州西南方的许多林木山谷格外优美。望上去草木茂盛并且幽深秀丽的，就是琅琊山。沿着山路走六、七里，渐渐地听到水声潺潺，一抬头就看到有一股泉水从两座山峰之间倾泻出来，那是酿泉。山峰回环，道路盘绕，那里有座亭子象鸟儿展翅那样高踞在酿泉上面的，是醉翁亭。建造亭子的是谁？是琅琊山开化寺中的和尚智仙。给它命名的是谁？是滁州太守用自己的别号命名的。太守和客人到这里来喝酒，太守稍微喝了一点儿就醉了，而且年纪又最大，所以自己给自己起个别号叫『醉翁』。醉翁的心思并不在酒上，而是在山水之间。他对游山玩水的乐趣，是领会在心里而寄托在酒中。

有时太阳出来，树林中的雾气就消散；有时云雾积聚在山间，岩洞就昏暗；这些阴暗明亮、变化不测的景象，就是山里的早晨和晚上。野花开放了，闻到阵阵幽香；好的树木长高了，成为一片浓荫；天高气爽，霜色洁白；水位低落，石头显露，这就是山里的四个季节。早晨出去，傍晚归来，四季的景色不同，乐趣也就没有穷尽。

至于背负东西的人在路上唱歌，行路的人在树下休息，前边的人呼唤，后边的人答应，弯腰曲背的老人和被人搀扶带领的孩子，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这是滁州人在这里游赏。到溪边捕鱼，溪水深，鱼很肥；用泉水酿成酒，泉水香，酒清澈；野味和蔬菜，错杂地摆在前面，这是太守在举行宴会。宴会的快乐，不是音乐，而是投壶的人投中了，下围棋的人胜利了，酒杯酒筹就在人们手里递来递去，交互错杂，有的人坐着，有的人站起来，嘴里不停地呼喊，这是太守喝醉了。客人们的欢乐的表现。苍老的脸庞，雪白的头发，倒在客人中间的，这是太守喝醉了。

不久，傍晚的太阳挂在山上，人们的影子散乱地留在地上，这是太守回去、客人们跟着走了。树荫覆盖着，鸟的叫声忽上忽下，这是游人离开以后鸟儿在尽情欢乐。可是，鸟儿只知道山林中的欢乐，却不知道人们的欢乐；人们只知道跟着太守游玩而欢乐，却不知道太守是为着人们的欢乐而欢乐啊。喝醉酒后能够和人们共同欢乐，酒醒以后能够写文章描述欢乐情景的，是太守。太守是谁？是庐陵欧阳修。

苏轼

石钟山记

【原文】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

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欤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河南省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酈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酈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译文】

《水经》说：『彭蠡湖的口上，有一座石钟山。』酈元认为山下面对深潭，轻风吹动波浪，湖水和石头互相磕碰，发出声响像撞击大钟一样，所以名叫石钟山。这个说法，人们往往怀疑它。因为如果把钟磬放在水里，就是有大风浪也不能发出声响啊，何况石头呢？到了唐朝，李渤才探访了石钟山的传说的真实情况，在深潭边上找到了两块石头，敲打石头听它们的声音，

南面的一块声音低沉模糊，北面的一块声音清脆高昂，鼓槌停止敲打了，声音还在翻腾，余声过了一段时间才慢慢地停下来。于是他自认为找到石钟山命名的原由了。然而这个说法，我尤其怀疑它，因为石头经过敲打铿铿地发出声响的，到处都这样，可是这座山独独用钟来命名，是什么道理呢？

元丰七年六月初九丁丑日，我从齐安乘船到临汝去。大儿子迈要往饶州德兴县就任县尉。我送他到湖口，因而能够看到传说的石钟。庙里的和尚叫一个小童拿着斧头，在乱石间挑了其中的一、二块来敲打，硿硿硿地，我当然觉得好笑，不相信。到了那天夜里，月光明亮，独自和儿子迈乘坐小船，到陡峭的崖壁下面。高大的岩石耸立旁边，高达千尺，像凶猛的野兽、奇怪的鬼魅，阴沉沉地想要扑击人似的。山上宿窠的猛禽，听见人声也惊醒高飞，在云端里磔磔地乱叫。又有如同老年人在山谷中边咳边笑的声音，有人说：这就是鹳鹤。我刚心里惊恐想回去，忽然从水上发出一种很大的声音，噌噌吰吰地像撞钟击鼓一般连续不断，船家很害怕。我慢慢地察看它，原来山下都是小石洞和石缝，不晓得它们的深浅，微小的波浪冲进小洞和裂缝，震荡撞击，才造成这种声音。小船回到两座山之间，快要进入港口，有一块大石头挡在水中，大约可坐百把人，里面空空的，有很多小洞，同风浪互相吞吐，发出窾坎镗鞳的声音，跟刚才的噌噌吰吰的声音彼此应和，就象乐队演奏那样。我就笑着对迈说：『你懂得这种音乐吗？那噌噌吰吰响的是周景王的无射钟，那窾坎镗鞳响的是魏庄子的歌钟。古代的人并没有欺骗我们呀。』

事情如果不是亲眼看见，亲耳听到，就凭主观想象断定它们有或者没有，可以吗？郦元看到听到的，可能和我相同，但是说得不详细。那些大人先生们是始终不肯在夜里把小船停泊在

悬崖峭壁下面的，所以没有人能够知道真相。而渔夫船夫，虽然知道却不能讲清楚，这就是石钟山名称的由来在世上不流传的缘故啊。可是那浅见薄识的人居然拿斧头去敲石块来寻求它，自以为得到了石钟山命名的真情实况。我所以记下这件事，是因为叹惜郦元的简略，可笑李渤的浅陋啊。

赤壁赋

【原文】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架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译文】

宋神宗元丰五年七月十六日，我和客人坐着船在赤壁下面的江上游玩。微风慢吹，江面平静。我拿起酒杯向客人敬酒，口中背着《月出》诗里的『窈窕』文章。只一会儿，月亮从东山上初升起来，在北斗和牵牛二星之间徘徊着。白茫茫的雾气笼罩着江面，水光连着天色。任凭一片苇叶似的小船随意漂去，越过那广阔无边的江面。浩浩荡荡地好似腾空驾风而行，不知将飘向哪儿去。飘然自得呀，犹如脱离人世，了无牵挂，成了神仙，飞入仙境。

喝酒喝得高兴起来，边打着节拍边唱起歌来。歌词为：『桂木做的棹啊，木兰做的桨，拍击着清澈的江水，船在月光浮动的水面上逆流而上。我的情怀啊，深远无穷，只能遥望着天上的人，在天的另一方。』有位客人吹起箫来，和着节拍伴奏，它的声音呜呜的，像怨恨，像思慕，像哭泣，像申诉。余音婉转悠长，有如细丝那样似断不断，使潜伏在深渊里的蛟龙飞舞起来，使孤船上的寡妇哭泣起来。

我愁苦地整了一下衣襟，端坐着问客人：『你怎么吹得这么凄凉呢？』他回答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是曹操的诗句吗？从这里向西望到夏口，向东望到武昌，山水互相连接，一片郁郁苍苍，这不是曹操被周瑜打败的地方吗？他攻破荆州，夺下江陵，顺流东下，战

船长约千里，旗帜遮蔽天空，面对大江斟酒豪饮，横握长矛吟诵诗篇，真是一代的英雄啊！可是现在他在哪里呢？况且我和你只像那些打鱼砍柴的人一样，生活在江中的小洲上，跟鱼虾为伴，与麋鹿为友，驾驶着一只小船，举起葫芦做的酒杯互相敬酒。像蜉蝣那样短促地生长在天地之间，渺小得如同沧海中的一粒小米。哀叹人生的短暂啊！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希望同神仙一起游玩，与明月一起长存。明知道这希望是不可能马上实现的，只得把表达这种心情的箫声托付于悲凉的秋风之中。』

我说：『你也知道那水和月亮的道理吗？像江水这样不断地流淌，而不曾复还，却并没有消失；时圆时缺的月亮总是那样变化着，但却一点也没有增减。如果从它变化的那一面看，那天地万物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能保持原样。如果从它不变的那一面看，那万物和人类都将永恒无尽。又何必去羡慕「长江的无穷」呢？况且天地万物各有所属。如果不是我所拥有的，即使一丝一毫也不能取用。只有江上的清风和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的就成为悦耳的声音，眼睛看到的就成为悦目的颜色，是取之不禁，用之不竭的啊。这是造物主无穷无尽的宝藏，你我共同赏玩啊！』

客人听了高兴地笑起来，于是洗净杯子，斟酒再饮。菜肴和果品早已吃光，杯盘杂乱无序。大家相互挨着睡在船上，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

苏辙

六国论

【原文】

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

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

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见矣。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然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耶？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借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场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译文】

我曾经读过《史记》上的六国世家，奇怪天下的这些国君，凭着五倍的土地，十倍的军民，

决心向西进兵，去攻打崤山以西不过千里的秦国，却免不了被消灭。我时常为他们深入地思考、分析，认为他们必定有可以保全自己的办法。因而不得不责备当时的那些谋士考虑祸患的疏忽，看待利益的短浅，并且不了解天下的形势。

当时秦国同六国争夺天下的要害地方，不是齐、楚、燕、赵四国的广大地区，而是在韩、魏二国的郊野；六国同秦国争夺天下的关键地方，也不是在齐、楚、燕、赵四国的广大地区，而是在韩、魏二国的郊野。秦国对韩、魏二国的存在，好比人有腹心的疾病一样。韩、魏二国挡住了秦国的要道，遮蔽着山东的诸国，所以那时天下的最重要的地方，没有哪里赶得上韩、魏二国了。

从前范雎被秦国重用后就主张收服韩国，商鞅被秦国重用后就建议制服魏国。有得到韩魏二国的真心降服，就出兵去攻打齐国的刚、寿两块地方，范雎为这事担忧；那么，秦国最忌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了。秦国出兵到燕、赵二国去，是秦国冒险的事情。因为秦国越过韩、魏二国去攻打别人的国都，燕、赵二国在前面抗拒它，韩、魏二国乘机在后面截击它，这在军事上是冒险的做法。然而秦国在攻打燕、赵二国的时候，不曾有韩、魏二国从后面袭击的忧患，那就是韩、魏二国归附秦国的缘故。韩、魏二国是其它国家的屏障，却让秦国人能够在它们中间随便出入，这难道可以说那些谋士是了解天下大势的吗？抛弃小小的韩、魏二国，让它们独自去抵挡强暴得像虎狼那样的秦国，它们怎么能够不折转身去投入秦国怀抱呢！韩、魏二国折转身去投入秦国怀抱，这样，秦国人就能够在二国通过他的部队到达崤山以东的各国，从而使天下普遍遭受它的灾祸。

韩、魏二国是不能够独立抵挡秦国的，天下的诸侯却依靠它们挡住那来自西方的侵略，所

以不如团结亲近韩国和魏国，来断绝同秦国的关系。这样，秦国人就不敢越过韩、魏二国来窥伺齐、楚、燕、赵这些国家，齐、楚、燕、赵这些国家也就能够从这中间自己保全自己了。如果拿四个没有战事的国家，去帮助面对敌人的韩、魏二国，使韩、魏二国没有来自东面的后顾之忧，他们就能够为天下挺身而出，去抵挡秦国军队。用两个国家兵力去对付秦国，四个国家在内部休养生息，来暗中援助两个危急的国家。假如这样，就可以无穷尽地应付下去，那秦国还能干什么呢？不知道作出这样的安排，却贪图边境上的尺寸土地的利益，背弃誓言，撕毁协定，而且在自己营垒里互相屠杀、吞并。秦国兵还没有出来，天下各国却已经自己搞得疲惫不堪了。结果使得秦国人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来夺取他们的国家，能不令人悲伤吗！

王安石

游褒禅山记

【原文】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在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空窦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虽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在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力沿足以入，火

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予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译文】

褒禅山，也叫华山，唐朝和尚慧褒开始在这个地方定居，最后就葬在这里。因此，从那以后就把这座山称为褒禅山。今天所说的慧空禅院，就是当年慧褒和尚住屋和坟墓的所在地。距离慧空禅院东面五里路，有个叫做华山洞的，因为它是在华山的南面，所以这样称呼它。离开华山洞一百多步，有块石碑倒在路旁，碑上的文字已经模糊不清，不过其中残存的成为字形的，还可以辨认出是『花山』。如今讲『华』，好像华实的『华』，可能是声音读错了。

洞的下面平坦开阔，有一股泉水在它的旁边涌出来，洞壁上题字留念的人很多，这就是所谓前洞。从山路向上走五、六里，有一个洞，幽暗深邃，走进洞内感到身上很冷；问问它的深

度，就是那些喜欢游览的人也不能走到它的尽头，人们称它做后洞。我和四个人拿着火把走进去，进洞越深，前进越困难，看到的情景却越奇妙。有个人懒得前进想要出去，就说：『不出去，火把快要烧完了。』于是就跟他们一道退出。大约我们所到的地方，跟爱好游览的人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可是观察洞的两旁，到过而且题字留念的人已经不多。因为洞越深，到的人就越少了。当这个时候，我的体力还能够前进，火把还能够照明。大家出来以后，就有人责怪那个要退出的人，我也懊悔自己跟着他们一道走了出来，因而不能竭尽游览的乐趣。

因此，我有些感慨。古代的人对于天地、山水、草木、虫鱼、鸟兽等经过观察，往往会有心得，这是由于他们研求问题深刻而且没有什么不思考到的。那些平坦而且近的地方，来游的人就多；危险而且远的地方，来到的人就少。然而世上的奇妙、雄伟、壮丽、怪异、不同寻常的景色，常常在危险而且远的地方，人们却很少到那里。所以，不是有坚强意志的人是不能到达的；有了坚强意志，又不随便地停止不前，但是体力不够的人，也是不能到达的；有了坚强意志和充沛体力，又不马虎、懒惰，碰到幽深昏暗看不清楚的地方，却没有像火把那样的东西去帮助他，也是不可能到达的。可是体力足够到达而停止不前，这在旁人是可以讥讽的，在自己是应当懊悔的；假如尽到了我的最大努力还不能到达的，可以不用懊悔了，谁能够讥讽他呢？这是我的心得啊。

我对于倒在地上的石碑，又有些惋惜那古代书籍的不容易保存，后代人错误地传下去不能弄清真相的事情，怎么能够说得完呢！这就是做学问的人不能不深刻地思考、慎重地选取的啊。

同我一道游览的四个人，是庐陵萧君圭，表字君玉；长乐王回，表字深父；我的弟弟安国，表字平父；安上，表字纯父。

归有光

项脊轩志

【原文】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然予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

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家有老妪，尝居于此。妪，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抚之甚厚。室西连于中闺，先妣尝一至。妪每谓予曰：『某所，而母立于兹。』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余泣，妪亦泣。

【译文】

项脊轩是一间坐南的旧屋，小屋只有一丈见方，可以容纳一人居住。这间百年老屋，尘土渗漏，雨水老是往下灌，每每移动桌子，环顾屋内，都没有可以安放的地方。房门又朝北，晒不到太阳，过了中午室内已经昏暗。我稍为修理了一下，使屋子上面不漏。前面开四扇窗，矮墙围绕庭院，对着南面的太阳。日光反照，室内才变得敞亮。又在庭中交错种植兰、桂、竹和其他的树木，原先的旧栏杆，也由此增添了光泽。室内书籍堆满架，朗读时俯仰高歌，有时默

默端坐，倾听回响在天地间自然的声音。庭院内寂静无声，小鸟时常来啄食，人走到跟前也不离开。十五的夜晚，明亮的月光映照在半堵墙上，桂树的影子斑驳陆离，风吹树影动，舒缓优美的样子很可爱。然而我住在这儿，可喜的事情多，可悲的事情也多。

原先院中南北相通合而为一，到各位叔父分家另起炉灶，内外设置了许多小小的门墙，到处都是。东家的狗叫西家的回应，宴请客人要穿过厨房，鸡就栖息在厅堂中。庭院里开始筑篱笆，后来就筑墙，经历了好多次的变化。家中有个老妇，曾经居住在这儿。老妇是我已去世祖母的婢女，当了两代的奶妈，母亲对她很照顾。小屋的西边与内室相连，母亲有时也来一下。老妇时常对我说：『你妈常站在这儿。』又说：『你姐姐在我怀里，呱呱地哭，你妈用手指敲着门板说：「孩儿冷吗？要吃了吗？」我在门板外与她互相对话。』话没说完，我哭，老妇也哭。

【原文】

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轩东故尝为厨，人往，从轩前过。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

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

项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埳井之蛙何异？』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

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译文】

我十五岁成年时，在这小屋中读书。一天，祖母来对我说：『我的孩儿，好久看不到你的人影，为什么整天默默地呆在这儿，好像女孩儿一样？』等到她离开的时候，用手把门带上，自言自语地说：『我家的人读书久不见成效，这孩儿读书有成，是可以等到的了！』不一会儿，祖母拿了一块象笏来，说道：『这是我祖父太常公在宣德年间拿着上朝的东西，将来你会用到它！』回忆旧时的情景，好像就是昨天的事，令人情不自禁地放声痛哭。

小屋东边，原先是厨房，人来人往，都从屋前经过。我关着窗户住着，时间久了，能够通过脚步声辨别过往的人。

小屋曾四次遭到火灾，最终没有被烧毁，大概是有神明保佑吧。

项脊生说：『古代有个名字叫清的寡妇，守着丹砂矿，收入天下第一，后来秦始皇为她筑了一座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夺天下，诸葛孔明从隆中崛起。当这两人默默无闻困守一角时，世上的人怎么会知道他们？我身处破屋之中，兴高采烈，认为可以欣赏到奇异的景色，知道的人，会说我与浅井里的青蛙有什么不同呢？』

我写了这篇志，以后五年，我的妻子嫁过来。时常到小屋，问我从前的事，或倚着桌子学

写字。妻子回娘家，回来后复述她妹妹们的话说：『听说姐姐家有间小屋，是什么样的屋子？』

又过六年，我的妻子去世，小屋坏了也无人修理。此后二年，我长期卧病在床，觉得无聊，就派人修补南边的小屋，体制格局与以前稍有不同。然而此后我大多外出，不经常住在这儿。

庭院前有棵枇杷树，是我妻子去世那年亲手种的，现在已经亭亭直立，枝叶茂盛像把伞了。

黄宗羲

柳敬亭传

【原文】

余读《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记当时演史小说者数十人。自此以来，其姓名不可得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

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犷悍无赖，犯法当死，变姓柳，之旺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久之，过江，云间有儒生莫后光见之，曰：『此子机变，可使以其技鸣。』于是谓之曰：『说书虽小技，然必勾性情，习方俗，如优孟摇头而歌，而后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气，简练揣摩，期月而诣莫生。生曰：『子之说能使人欢咍嗢噱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盖进乎技矣。』由是之扬，之杭，之金陵，名达于缙绅间。华堂旅会，闲亭独坐，争延之使奏其技，无不当于心称善也。

宁南南下，皖帅欲结欢宁南，致敬亭于幕府，宁南以为相见之晚，使参机密。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宁南不知书，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极力为之，宁南皆不悦。而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者，无不与宁南意合。

【译文】

我读《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上面记载当时讲历史、小说的艺人有几十人。从那以后，说书人的姓名没有再听说过，直到近年来人们才共同称赞柳敬亭的说书。

柳敬亭，是扬州泰州人，本姓曹。十五岁时，粗悍无赖，犯法当死，改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让那市里之人倾倒。过了一段时间柳敬亭过了长江，松江有个书生名叫莫后光的看了他的演出，说：『这孩子机巧灵变，一定可以靠他的说书技艺声名大振。』于是对他说：『说书虽然是雕虫小技，然而也必须能勾画人物的性情，熟悉各地的风俗，就像优孟那样摇头而歌。然后可以得志。』敬亭回去之后，凝神定气，练习揣摩，一月之后再去拜访莫生。莫生说：『你说的东西，能叫人慷慨流泪了。』又过了一个月，莫生感叹说：『你的话还没有说出来而喜怒哀乐之情已经完全表现出来了，使人的性情不能自主。这比单纯的技巧更加高明呀！』从此敬亭到扬州、杭州、南京，名声传播到了达官贵人之间。无论是在豪华的宴会上，还是在幽闲的院子独自一人闲坐，都争相请敬亭来表演他的说书艺术，没有不心悦诚服说他好的。

左良玉抗清南下，安徽驻军长官想讨好左良玉，送敬亭到左良玉幕府。左良玉与柳敬亭相见恨晚，使敬亭参与军中机密大事。军中亦不敢拿说书人看待敬亭。左良玉不懂文字，所有文件告示，幕府儒生精心构思刻意文词，引古证今，全力撰写，左良玉都不喜欢。而敬亭用寻常口语，从里巷俗语中来的，无不与左良玉之意相合。

【原文】

尝奉命至金陵，是时朝中皆畏宁南，闻其使人来，莫不倾动加礼，宰执以下俱使之南面上

坐，称柳将军，敬亭亦无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与敬亭尔汝者，从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

亡何，国变，宁南死。敬亭丧失其资略尽，贫困如故时，始复上街头理其故业。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日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故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使人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

马帅镇松时，敬亭亦出入其门下。然不过以倡优遇之。钱牧斋尝谓人曰：『柳敬亭何所优长？』人曰：『说书。』牧斋曰：『非也，其长在尺牍耳。』盖敬亭极喜写书调文，别字满纸，故牧斋以此谐之。

嗟乎，宁南身为大将，而以倡优为腹心。其所授摄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

【译文】

敬亭曾奉命到南京，这时南明朝中都怕左良玉，听说他派使者来，没有不厚加礼遇的，宰相以下的官员都让他朝南坐上首，称他为柳将军，敬亭亦没有表现出不安。那些市井小人从前与敬亭称兄道弟的，从道边偷偷说：『这就是从前我们一同说书的人，现在如此富贵！』

不久，南明王朝覆灭，左良玉去世，敬亭丧失了他的几乎所有资财，贫困如从前，才又重新走上街头，操其故业。敬亭已经在军中呆了很久，那些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亲身看见，且四方土音，乡俗好尚，都习见习闻。每说一句，使人听起来，有的像刀剑铁骑，铿然漂浮在空中，有的像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使人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不是莫生的话能完全概括得了的了。

当马帅镇守松江时，敖亭也经常在他的门下出入，然马帅不过把他当作一个倡优罢了。钱牧斋对人说：『柳敖亭什么最擅长？』人说：『说书。』牧斋说：『不是，他的专长是作文章。』因为敖亭极喜舞文弄墨，又别字满纸，因此钱牧斋拿这件事打趣他。可叹呀！左良玉身为大将而以倡优为心腹，他授与官职的都是市井上与他相似的人，还会不灭亡吗？

姚鼐

登泰山记

【原文】

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搏蒲数十立者，下有红光，动摇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皑驳色，而皆若偻。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其远古刻尽

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桐城姚鼐记。

【译文】

泰山的南面，汶河水向西流动；泰山的北面，济河水向东流动。南面河谷的水都流进了济河。作为泰山南北分界线的是古代的长城。泰山最高峰是日观峰，就处在距长城南面十五里的地方。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我从京师顶着寒风大雪，路过齐河县、长清县，经过泰山西北部的河谷，越过长城边界，到达泰安。本月二十八日，我同泰安知府朱教纯字子颍从南面山麓登山而上。山路四五十里，道路都是用石头修成的台阶，一共七千多级。泰山的正南面有三个溪谷。中间的山谷环绕在泰安城下，郦道元称之为环水。我们开始沿着这条山谷进去，走了不到一半，翻越中岭，再沿着西面的河谷往山上行进，最后到达顶峰。以前登山时，顺着东面的山谷进去，路途中要经过天门。古人称东面山谷为天门溪水，以及像门槛一样挡住去路的山岩，人们称它为『天门』。路途中弥漫着雾气，冰雪非常滑，几乎不能登着石阶上山。等到到达了顶峰，积雪覆盖着苍山，耀眼地照亮了南天。眺望沐浴着夕阳的城郭，汶河、徂徕山就像一幅画，滞留在半山腰如丝带般的云雾中。

二十九日，五更天，我和子颍坐在日观亭静候日出。狂风吹起的雪屑打在脸上，日观亭的东边从脚下漫起了云雾。缓缓地见到迷雾中站立着像骰子一样白色的小点，那是山。在天的尽头处，云层中露出一丝奇特的颜色，一会儿又显得五彩斑斓。太阳露出地平线，红彤彤的就像

朱砂，下面浮动着红光，扶摇晃动地托着它。有人说：这是东海。回头望着日观亭西面的山峰，有的沐浴着太阳的光辉，有的就没有。红光和白光错乱混杂，如同曲腰弓背一般。日观亭的西边是岱祠，还有碧霞元君祠，皇上外出时住的宫殿就在碧霞元君祠的东边。这天看到山路上的石头镌刻，这些镌刻自唐朝显庆年间之后，那些远古的石刻全都磨得模糊不清了。那些偏远不通路的地方，我们都没前往。

山上有很多石头，但泥土少，石头都是青黑色的，大都很平很方整，很少有圆形的。山上很少有杂树，松树偏多，都长在石头缝隙里，而且树顶平整。山上覆盖冰雪，没有瀑布流水，也没有鸟兽的声响和痕迹。日观峰方圆几里都不长林木，而积雪没到人的膝盖。桐城姚鼐记。

袁枚

黄生借书说

【原文】

黄生允修借书，随园主人授以书而告之曰：

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异日观云尔。

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其切如是。故有所览，辄省记。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然后叹借者之用心专，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

今黄生贫类予，其借书亦类予，惟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若不相类。然则予固不幸而遇予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与不幸，则其读书也必专，而其归书也必速。为一说，使与书俱。

【译文】

黄生允修来借书，随园主人把书借给他并告勉他说：『书不是借来的就不会认真读。你不了解那藏书人家的情形么，《七略》、《四库》，是皇室珍藏的书，然而皇帝读书的有几个？安放时塞满屋子，搬运时累得牛大喘气，是富贵人家的藏书，然而富贵人家读书的又有几个？此外祖辈积攒，子孙扔弃的更不必说了。并非只有书是这样，天下一切物品都这样。不是这个人的物品，勉强借来的，一定生怕人家来催讨，于是忧惧不安地把它观摩赏玩个不停，只在我这儿，明天就得送走，我不能够见到它了；如果物品已经属于我所有，必然会把它捆束起来，收藏起来，口中说姑且等待空闲的日子观看吧。

我幼时爱好读书，家境贫穷难以获得。有个姓张的人家藏书很多，向他借书，他不肯借，我回到家里后在梦中也不忘借书，求书心切竟然达到这种地步。所以有书阅读时，常常记得牢牢的。做了官后，用俸金买书很容易了，堆积得高高的，蛀书虫常在上面爬，灰尘蛛丝也落满书上。这时才慨叹借来的书才能专心阅读，少年时代的岁月是很值得珍惜的。

如今黄生家境贫穷和我相同，他向人借书也和我相同；只是我把藏书公开借人，跟姓张的吝惜藏书不外借，好像不相同。如此说来，我原先是不幸运才遇到张某人？黄生却是运气好才遇着我？知道有幸有不幸，那么他读书一定也会专心，还书也一定会快。写这篇文章，让黄生连同借的书一起带走。

杂剧戏曲笑篇

关汉卿

窦娥冤·血誓

（外扮监斩官上，云）下官监斩官是也。今日处决犯人，着做公的把住巷口，休放往来人闲走。（净扮公人鼓三通、锣三下科。刽子磨旗、提刀，押正旦带枷上）（刽子云）行动些，行动些，监斩官去法场上多时了！（正旦唱）

【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堤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刽子云）快行动些，误了时辰也。（正旦唱）

【倘秀才】则被这枷扭的我左侧右偏，人拥的我前合后偃，我窦娥向哥哥行有句言。（刽子云）你有甚么话说？（正旦唱）前街里去心怀恨，后街里去死无冤，休推辞路远。

（刽子云）你如今到法场上面，有甚么亲眷要见的。可教他过来，见你一面也好。（正旦唱）

【叨叨令】可怜我孤身只影无亲眷，则落的吞声忍气空嗟怨。（刽子云）难道你爷娘家也没的？（正旦云）止有个爹爹，十三年前上朝取应去了，至今杳无音信。（唱）早已是十年多不睹爹爹面。（刽子云）你适才要我往后街里去，是甚么主意？（正旦云）俺婆婆若见我披枷带锁赴法场餐刀见。（刽子云）你的性命也顾不得，怕他见怎的？（正旦云）

去呵，（唱）枉将他气杀也么哥，枉将他气杀也么哥！告哥哥，临危好与人行方便。（卜儿哭上科，云）天那，兀的不是我媳妇儿！（刽子云）婆子靠后！（正旦云）既是俺婆婆来了，叫他来，待我嘱付他几句话咱。（刽子云）那婆子，近前来，你媳妇要嘱付你话哩。（卜儿云）孩儿，痛杀我也！（正旦云）婆婆，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实指望药死了你。要霸占我为妻。不想婆婆让与他老子吃，倒把他老子药死了。我怕连累婆婆，屈招了药死公公，今日赴法场典刑。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穰不了的浆水饭，滤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唱）

【快活三】念窦娥葫芦提当罪愆，念窦娥身首不完全，念窦娥从前已往干家缘。婆婆也，你只看窦娥少爷无娘面。

【鲍老儿】念窦娥伏侍婆婆这几年，遇时节将碗凉浆奠；你去那受刑法尸骸上烈些纸钱，只当把你亡化的孩儿荐。（卜儿哭科，云）孩儿放心，这个老身都记得。天那，兀的不痛杀我也！（正旦唱）婆婆也，再也不要啼啼哭哭，烦烦恼恼，怨气冲天。这都是我做窦娥的没时没运，不明不暗，负屈衔冤。

（刽子做喝科，云）兀那婆子靠后，时辰到了也。（正旦跪科）（刽子开枷科）（监斩官云）你有甚么事？你说。（正旦云）要一领净席，等我窦娥站立；又要丈二白练，挂在旗枪上：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儿沾在地下，都飞在白练上者。（监斩官云）这个就依你，打甚么不紧。（刽子做取席站科，又取白练挂旗上科）（正旦唱）

【要孩儿】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

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等他四下里皆瞧见，这就是咱
苌弘化碧，望帝啼鹃。
（刽子云）你还有甚的说话？此时不对监斩大人说，几时说那？（正旦再跪科，云）大人，
如今是三伏天道，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监斩官云）大人，
这等三伏天道，你便有冲天的怨气，也召不得一片雪来，可不胡说！（正旦唱）
【二煞】你道是暑气暄，不是那下雪天；岂不闻飞霜六月因邹衍？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
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滚似锦，免着我尸骸现；要什么素车白马，断送出古陌荒阡！
（正旦再跪科，云）大人，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从今以后，着这楚州亢旱三年！（监斩官
云）打嘴！那有这等说话！（正旦唱）
【一煞】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做甚么三年不见甘霖降？
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如今轮到你山阳县。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
（刽子做磨旗科，云）怎么这一会儿天色阴了也？（内做风科，刽子云）好冷风也！（正旦
唱）
【煞尾】浮云为我阴，悲风为我旋，三桩儿誓愿明题遍。（做哭科，云）婆婆也，直等待雪
飞六月，亢旱三年呵，（唱）那其间才把你个屈死的冤魂这窦娥显！
（刽子做开刀，正旦倒科）（监斩官惊云）呀，真个下雪了，有这等异事！（刽子云）我也
道平日杀人，满地都是鲜血，这个窦娥的血都飞在那丈二白练上，并无半点落地，委实奇怪。
（监斩官云）这死罪必有冤枉。早两桩儿应验了。不知亢旱三年的说话，准也不准？且看后来如
何。左右，也不必等待雪晴，便与我抬他尸首，还了那蔡婆婆去罢。（众应科，抬尸下）

王实甫

西厢记·情悦

（正旦上，云）老夫人着红娘问长老去了，这小贱人不来我行回话。（红上，云）了，去回小姐话去。（旦云）使你问长老：几时做好事？（红云）恰回夫人话也。话：二月十五日，请夫人姐姐拈香。（红笑云）姐姐，你不知，我对你说一件好笑的日寺里见的那秀才，今日也在方丈里。他先出门儿外等着红娘，深深唱个喏道：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谁问他来？他又问：『那厢壁小娘子莫非莺莺小姐的侍妾乎？小姐常出来么？』被红娘抢白了一顿呵回来了。姐姐，我不知他想甚么哩，世上有这等傻角！（旦笑云）红娘，休对夫人说。天色晚也，安排香案，咱花园内烧香去来。（下）（末上，云）搬至寺中，正近西厢居址。我问和尚每来，小姐每夜花园内烧香。这个花园和俺寺中合着。比及小姐出来，我先在太湖石畔墙角儿边等待，饱看一会。两廊僧众都睡着了。夜深人静，月朗风清，是好天气也呵！正是『闲寻方丈高僧语，闷对西厢皓月吟。』

【越调】【斗鹌鹑】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罗袂生寒，芳心自警。侧着耳朵儿听，蹑着脚步儿行，悄悄冥冥，潜潜等等。

【紫花儿序】等待那齐齐整整，袅袅婷婷，姐姐莺莺。一更之后，万籁无声，直至莺庭。若是回廊下没揣的见俺可憎，将他来紧紧的搂定；只问你那会少离多，有影无形。

（旦引红娘上，云）开了角门儿，将香桌出来者。（末唱）

【金蕉叶】猛听得角门儿呀的一声，风过处花香细生。踮着脚儿仔细定睛，比我那初见时庞

儿越整。

（旦云）红娘，移香桌儿近太湖石畔放者！（末做看科，云）料想着娇厌拘束，等闲飞出广寒宫。看他容分一捻，体露半襟，鬓香袖以无言，垂罗裙而不语。似湘陵妃子，斜倚舜庙朱扉；如玉殿嫦娥，微现蟾宫素影。是好女子也呵呵！

【调笑令】我这里甫能，见娉婷，比着那月殿嫦娥也不恁般掌。遮遮掩掩穿芳径，料应来小脚儿难行。可喜娘的脸儿百媚生，兀的不引了人魂灵。

（旦云）取香来！（末云）听小姐祝告甚么？（旦云）此一炷香，愿化去先人，早生天界！

此一柱香，愿中堂老母，身安无事！此一炷香，……（做不语科）（红云）姐姐不祝这一炷香，

我替姐姐祝告：愿俺姐姐寻一个姐夫，拖带红娘咱！（旦再拜云）心中无限伤心事，尽在深深

两拜中。（长吁科）（末云）小姐倚栏长叹，似有动情之意。

【小桃红】夜深香霭散空庭，帘幕东风静。拜罢也斜将曲栏凭，长吁了两三声。剔团圞明月

如悬镜。又不见轻云薄雾，都只是香烟人气，两般儿氤氲得不分明。

我虽不及司马相如，我则看小姐颇有文君之意。我且高吟一绝，看他说甚的：『月色溶溶

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旦云）有人墙角吟诗。（红云）这声音便是那

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那傻角。（旦云）好清新之诗，我依韵做一首。（红云）你两个是好做一首。

（旦念诗云）『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末云）好应酬得快也

呵！

【秃厮儿】早是那脸儿上扑堆着可憎，那堪那心儿里埋没着聪明。他把那新诗和得忒应声，

一字字，诉衷情，堪听。

【圣药王】那语句清，音律轻，小名儿不枉了唤做莺莺。他若是共小生、厮觑定，隔墙儿酬和到天明。方信道『惺惺的自古惜惺惺。』

我撞出去，看他说甚么。

【麻郎儿】我拽起罗衫欲行，（旦做见科）他陪着笑脸儿相迎。（红云）姐姐，有人，咱家去来，怕夫人嗔着。（莺回顾下）（末唱）不做美的红娘太浅情，便做道『谨依来命』。

【幺篇】我忽听、一声、猛惊。原来是扑刺宿鸟飞腾，颤巍巍花梢弄影，乱纷纷落红满径。

小姐，你去了呵，那里发付小生！

【络丝娘】空撇下碧澄澄苍苔露冷，明皎皎花筛月影。白日凄凉枉耽病，今夜把相思再整。

【东原乐】帘垂下，户已扃，却才个悄悄相问，他那里低低应。月朗风清恰二更。厮偎幸：他无缘，小生薄命。

【绵搭絮】恰寻归路，伫立空庭，竹梢风摆，斗柄云横。呀！今夜凄凉有四星，他不瞅人待怎生！虽然是眼角儿传情，咱两个口不言心自省。

今夜甚睡到我眼里呵！

【拙鲁速】对着盏碧荧荧短檠灯，倚着扇冷清清旧帏屏。灯儿又不明，梦儿又不成；窗儿外淅零零的风儿透疏棂，忒楞楞的纸条儿鸣；枕头儿上孤另，被窝儿里寂静。你便是铁石人，铁石人也动情。

【幺篇】怨不能，恨不成，坐不安，睡不宁。有一日柳遮花映，雾帐云屏，夜阑人静，海誓山盟。恁时节风流嘉庆，锦片也似前程，美满恩情，咱两个画堂春自生。

【尾】一天好事从今定，一首诗分明照证；再不向青琐闼梦儿中寻，则去那碧桃儿树儿下等。（下）

马致远

汉宫秋·别君

（番使拥旦上，奏胡乐科，旦云）妾身王昭君。自从选入宫中，被毛延寿将美人图点破，送入冷宫。甫能得蒙恩幸，又被他献与番王形像。今拥兵来索，待不去，又怕江山有失。没奈何将妾身出塞和番。这一去，胡地风霜，怎生消受也！自古道『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驾引文武内官上，云）今日灞桥饯送明妃，却早来到也。（唱）

【双调】【新水令】锦貂裘生改尽汉宫妆，我则索看昭君图画模样。旧恩金勒短，新恨玉鞭长。本是对金殿鸳鸯，分飞翼怎承望！

（云）您文武百官计议，怎生退了番兵，免明妃和番者！（唱）

【驻马听】宰相每商量，大国使还朝多赐赏。早是俺夫妻悒怏，小家儿出外也摇装。当渭城衰柳助凄凉，共那灞桥流水添惆怅。您偏不断肠。想娘娘那一天愁都撮在琵琶上。

（做下马科）（与旦打悲科）（驾云）左右慢慢唱者，我与明妃饯一杯酒。（唱）

【步步娇】您将那一曲阳关休轻放，俺咫尺如天样。慢慢捧玉觞，朕本意待尊前捱些时光。且休问劣了官商，您则与我半句儿俄延着唱。

（番使云）请娘娘早行，天色晚了也。（驾唱）

【落梅风】可怜俺别离重，你好是归去的忙。寡人心先到他李陵台上。回头儿却才魂梦里想，便休题贵人多忘。

（旦云）妾这一去，再何时得见陛下？把我汉家衣服都留下者。（诗云）正是：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忍着主衣裳，为人作春色。（留衣服科）（驾唱）

【殿前欢】说甚么留下舞衣裳，被西风吹散旧时香。我委实怕宫车再过青苔巷，猛到椒房，那一会想菱花镜里妆，风流相，兜的又横心上。看今日昭君出塞，几时似苏武还乡？

（番使云）请娘娘行罢，臣等来多时了也。（驾云）罢罢罢，明妃，你这一去，休怨朕躬也。（做别科，驾云）我那里是大汉皇帝！（唱）

【雁儿落】我做了别虞姬楚霸王，全不见守玉关征西将。那里取保亲的李左车，送女客的萧丞相？

（尚书云）陛下不必挂念。（驾唱）

【得胜令】那里也架海紫金梁？枉养着那边庭上铁衣郎。您也要左右人扶持，俺可甚糟糠妻不下堂！您但提起刀枪，却早小鹿儿心头撞。今日央及煞娘娘，怎做的男儿当自强！

（尚书云）陛下，咱回朝去罢。（驾唱）

【川拨棹】怕不待放丝缰，咱可甚鞭敲金镫响。你管燮理阴阳，掌握朝纲。治国安邦，展土开疆。假若俺高皇，差你个梅香，背井离乡，卧雪眠霜。若是他不恋您春风画堂，我便官封你一字王。

（尚书云）陛下，不必苦死留他，着他去了罢。（驾唱）

【七兄弟】说甚么大王、不当、恋王嫱，兀良，怎禁他临去也回头望！那堪这散风雪旌节影悠扬，动关山鼓角声悲壮。

【梅花酒】呀！俺向着这回野悲凉：草已添黄，兔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

着行装，车运着饿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螿；泣寒螿，绿纱窗；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

（尚书云）陛下回銮罢，娘娘去远了也。（驾唱）

【鸳鸯煞】我则索大臣行说一个推辞谎，又则怕笔尖儿那火编修讲。不见他花朵儿精神，怎趁那草地里风光？唱道伫立多时，徘徊半晌；猛听的塞雁南翔，呀呀的声嘹亮。却原来满目牛羊，是兀那载离恨的毡车半坡里响。（下）

（番王引部落拥昭君上，云）今日汉朝不弃旧盟，将王昭君与俺番家和亲。我将昭君封为宁胡阏氏，坐我正宫。两国息兵，多少是好。众将士，传下号令，大众起行，望北而去。（做行科）（旦问云）这里甚地面了？（番使云）这是黑龙江，番汉交界去处。南边属汉家，北边属我番国。（旦云）大王，借一杯酒，望南浇奠；辞了汉家，长行去罢。（做奠酒科，云）汉朝皇帝，妾身今生已矣，尚待来生也。（做跳江科）（番王惊救不及，叹科，云）嗨，可惜可惜！昭君不肯入番，投江而死。罢罢罢，就葬在此江边，号为青冢者。我想来，人也死了，枉与汉朝结下这般仇隙，都是毛延寿那厮搬弄出来的。把都儿，将毛延寿拿下，解送汉朝处治。我依旧与汉朝结和，永为甥舅，却不是好！（诗云）则为他丹青画误了昭君，背汉主暗地私奔；将美人图又来哄我，要索取出塞和亲。岂知道投江而死，空落的一见消魂。似这等奸邪逆贼，留着他终是祸根。不如送他去汉朝哈麗，依还的甥舅礼，两国长存。（下）

白朴

梧桐雨·马嵬断魂

（外扮陈玄礼上，诗云）世受君恩统禁军，天颜喜怒得先闻。太平武备皆无用，谁料狂胡起战尘。某右龙武将军陈玄礼是也。昨因逆胡安禄山倡乱，潼关失守。昨日宰臣会议，大驾暂幸蜀川，以避其锋。今早飞报说，贼兵离京城不远。圣主令某统领禁军护驾，军马点就多时，专候大驾起行。（正末引旦及杨国忠、高力士并太子、虢国夫人、秦国夫人、韩国夫人、郭子仪、李光弼上）（正末云）寡人眼不识人，致令狂胡作乱。事出急迫，只得西行避兵，好伤感人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五方旗招飐日边霞，冷清清半张銮驾。鞭倦袅，镫慵踏，回首京华，一步步放不下。

（带云）寡人深居九重，怎知闾阎贫苦也！（唱）

【驻马听】隐隐天涯，剩水残山五六搭；萧萧林下，坏垣破屋两三家。秦川远树霎昏花，灞桥柳风潇洒。煞不如碧窗纱晨光闪烁鸳鸯瓦。

（众扮父老上，云）圣上，乡里百姓叩头。（正末云）父老有何话说？（众云）宫阙，陛下家居；陵寝，陛下祖墓，今舍此欲何之？（正末云）寡人不得已，暂避兵耳。（众云）陛下既不肯留，臣等愿率子弟，从殿下东破贼，取长安。若殿下与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谁为之主？（正末云）父老说的是。左右，宣我儿近前来者。（太子做见科）（正末云）众父老说，中原无主，留你东还，统兵杀贼。就令郭子仪、李光弼为元帅，后军分拨三千人，跟你回去，你听我说。（唱）

【沉醉东风】父老每忠言听纳，教小储君专任征伐。你也合分取些社稷忧，怎肯教别人把江

山霸？将这颗传国宝你行留下，（太子云）儿子只统兵杀贼，岂敢便登天位？（正末唱）剿除了贼徒，救了国家，更避甚称孤道寡？

（太子云）既为国家重事，儿子领诏旨，率领郭子仪、李光弼回去也。（做辞驾科）（众军不行科）（正末唱）

【庆东原】前军疾行动，因甚不进发？（众军呐喊科）一行人觑了皆惊怕。嘆忿忿停鞭立马，恶噷噷披袍贯甲，明彪彪掣剑离匣，齐臻臻雁行班排，密匝匝鱼鳞似亚。

（陈玄礼云）众军士说，国有奸邪，以致乘舆播迁；君侧之祸不除，不能敛戢众志。（正末云）这是怎么说？（唱）

【步步娇】寡人呵万里烟尘，你也合嗟讶。就势儿把吾当唬，国家又不曾亏你半掐。因甚军心有争差？问卿咱，为甚不说半句儿知心话？

（陈玄礼云）杨国忠专权误国，今又与吐蕃使者交通，似有反情，请诛之以谢天下。（正末唱）

【沉醉东风】据着杨国忠合该万剐，斗的个禄山贼乱了中华。是非寡人股肱难弃舍，更兼与妃子骨肉相牵挂。

（众军怒喊科）（陈玄礼云）陛下，军心已变，臣不能禁止，如之奈何？（正末云）断遣尽枉展污了五条刑法，把他剥了官职，贬做穷民，也是陈杀，允不允，陈玄礼将军鉴察！

（众军怒喊科）（陈玄礼云）陛下，军心已变，臣不能禁止，如之奈何？（正末云）随你罢！（众杀杨国忠科）（正末唱）

【雁儿落】数层枪，密匝匝，一声喊，山摧塌。

（众军仗剑拥上科）（正末唱）

原来是陈将军号令明，把杨国忠施行罢。

【拨不断】语喧哗，闹交杂，六军不进屯戈甲。把个马嵬坡簇合沙，又待做甚么？唬的我战钦钦遍体寒毛乍。吃紧的军随印转，将令威严；兵权在手，主弱臣强。卿呵，则你道波，寡人是怕也那不怕！

（云）杨国忠已杀了，您众军不进，却为甚的？（陈玄礼云）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正末唱）

【搅筝琶】高力士，道与陈玄礼休没高下，岂可教妃子受刑罚？他见请受着皇后中宫，兼踏着寡人御榻。他又无罪过，颇贤达。须不似周褒�². 举火取笑，纣妲己敲胫觑人。早间把他个哥哥坏了，总便有万千不是，看寡人也合饶过他，一地胡拿。

（高力士云）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正末唱）

【风入松】止不过凤箫羯鼓间琵琶，忽剌剌板撒红牙。假若更添个六幺花十八，那些儿是败国亡家！可知道陈后主遭着杀伐，皆因唱《后庭花》。

（旦云）妾死不足惜，但主上之恩，不曾报得，数年恩爱，教妾怎生割舍？（正末云）妃子，不济事了，六军心变，寡人自不能保。（唱）

【胡十八】似恁地对咱，多应来变了卦。见俺留恋着他，龙泉三尺手中拿。便不将他刺杀，也将他吓杀。更问甚陛下。大古是知重俺帝王家？

（陈玄礼云）愿陛下早割恩正法。（旦云）陛下，怎生救妾身一救？（正末云）寡人怎生是好？（唱）

【落梅风】眼儿前不甫能栽起合欢树，恨不得手掌里奇擎着解语花，尽今生翠鸾同跨。怎生

般爱他看待他，怎下的教横拖在马嵬坡下！

（陈玄礼云）禄山反逆，皆因杨氏兄妹；若不正法，以谢天下，祸变何时得消？望陛下乞与杨氏，使六军马踏其尸，方得凭信。（正末云）他如何受的？高力士，引妃子去佛堂中，令其自尽，然后教军士验看。（高力士云）有白练在此。（正末唱）

【殿前欢】他是朵娇滴滴海棠花，怎做得闹荒荒亡国祸根芽？再不将曲弯弯远山眉儿画，乱松松云鬓堆鸦。怎下的碜磕磕马蹄儿脸上踏，则将细袅袅咽喉掐，早把条长挽挽素白练安排下。他那里一身受死，我痛煞煞独力难加。

（高力士云）娘娘去罢，误了军行，（旦回望科，云）陛下好下的也！（正末云）卿休怨寡人！（唱）

【沽美酒】没乱杀，怎救拔？没奈何，怎留他？把死限俄延了多半霎，生各支勒杀，陈玄礼闹交加。

（高力士引旦下）（正末唱）

【太平令】怎的教酩子里题名单骂，脑背后着武士金瓜。教几个鲁莽的宫娥监押，休将那软款的娘娘惊唬。你呀，见他，问咱，可怜见唐朝天下。

（高力士持旦衣上，云）娘娘已赐死了，六军进来看视。（陈玄礼率众马践科）（正末做哭科，云）妃子，闪杀寡人也呵（唱）

【三煞】不想你马嵬坡下今朝化，没指望长生殿里当时话。恨无情卷地狂风刮，可怎生偏吹落我御苑名花！想他魂断天涯，作几缕儿彩霞。

【太清歌】天那！一个汉明妃远把单于嫁，止不过泣西风泪湿胡笳。几曾见六军厮践踏，将一个尸首卧黄

沙？

（正末做拿汗巾哭科，云）妃子不知那里去了，止留下这个汗巾儿，好伤感人也！（唱）

【二煞】谁收了锦缠联窄面吴绫袜，空感叹这泪斑斓拥项鲛绡帕。

【川拔棹】痛怜他不能够水银灌玉匣，又没甚彩嫰宫娃，拽布拖麻，奠酒浇茶。只索浅土儿权时葬下，又不及选山陵，将墓打。

【鸳鸯煞】黄埃散漫悲风飒，碧云黯淡斜阳下。一程程水绿山青，一步步剑岭巴峡。唱道感叹情多，牺惶泪洒，早得升遐，休休却是今生罢。这个不得已的官家，哭上逍遥玉骢马。（同下）

纪君祥

赵氏孤儿·救孤

（屠岸贾上，云）某屠岸贾，只为公主怕他添了个小厮儿，久以后成人长大，他不是我的仇人？我已将公主囚在府中，这些时该分娩了。怎么差去的人去了许久，还不见来回报？（卒子上，报科，云）报的元帅得知：公主囚在府中，添了个小厮儿，唤做赵氏孤儿哩。（屠岸贾云）是真个唤做赵氏孤儿？等一月满足，杀这小厮也不为迟。令人传我的号令去，着下将军韩厥，把住府门，不搜进去的。只搜出来的。若有盗出赵氏孤儿者，全家处斩，九族不留。一壁与我张挂榜文，遍告诸将，休得违误，自取其罪。（词云）不争晋公主怀孕在身，产孤儿是我仇人；待满月钢刀铡死，才称我削草除根。（下）（旦儿抱俅儿上，诗云）天下人烦恼，都在我心头；一点一声愁。妾身晋室公主，被奸臣屠岸贾将俺赵家满门良贱，诛尽杀绝。今日犹如秋夜雨，所生一子，记的驸马临亡之时，曾有遗言：若是添个小厮儿，唤做赵氏孤儿，待他久后成人长

大，与父母雪冤报仇。天那！怎能够将这孩儿送出的这府门去，可也好也？我想起来，目下再无亲人，只有俺家门下程婴，在家属上无他的名字，我如今只等程婴来时，我自有个主意。（外扮程婴，背药箱上，云）自家程婴是也，元是个草泽医人，向在驸马府门下，蒙他十分优待，与常人不同。可奈屠岸贾贼臣将赵家满门良贱，诛尽杀绝，幸得家属上无有我的名字。如今公主囚在府中，是我每日传茶送饭。那公主眼下虽然生的一个小厮，取名赵氏孤儿，等他长立成人，与父母报仇雪冤，只怕出不得屠贼之手，也是枉然。闻的公主呼唤，想是产后要甚么汤药，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府门首也。不必报复，径自过去。（程婴见科，云）公主呼唤程婴，有何事？（旦儿云）俺赵家一门，好死的苦楚也！程婴，唤你来别无甚事，我如今添了个孩儿，他父临亡之时，取下他一个小名，唤做赵氏孤儿。程婴，你一向在俺赵家门下走动，也不曾歹看承你，你怎生将这个孩儿掩藏出去？久后成人长大，与他赵氏报仇。（程婴云）公主，你还不知道，屠岸贾贼臣闻知你产下赵氏孤儿，四城门张挂榜文，但有掩藏孤儿的，全家处斩，九族不留。我怎么掩藏的他出去？（旦儿云）程婴！（诗云）可不道遇急思亲戚，临危托故人，你若是救出亲生子，便是俺赵家留得这条根。（做跪科，云）程婴，你则可怜见俺赵家三百口，都在这孩儿身上哩！（程婴云）公主请起。假若是我掩藏出小舍人去，屠岸贾得知，问你要赵氏孤儿，你说道：我与了程婴也。俺一家儿便死了也罢，这小舍人休想是活的。罢、罢、罢！程婴，我教你去的放心。（诗云）程婴心下且休慌，听吾说罢泪千行，他父亲身在刀头死，（做拿裙带缢死科，云）罢、罢、罢！为母的也相随一命亡。（下）（程婴云）谁想公主自缢死了也。我不敢久停久住，打开这药箱，将小舍人放在里面，再将些生药遮住身子。天也！可怜见赵家三百余口，诛尽杀绝，只有一点点孩儿。我如今救的他出去，你便有福，我便成功；

若是搜将出来呵，你便身亡，俺一家儿也都性命不保。（诗云）程婴心下自裁划，赵家门户实堪哀；只要你出的九重帅府连环寨，便是脱却天罗地网灾。（下）（正末扮韩厥，领卒子上，云）某下将军韩厥是也。佐于屠岸贾麾下，着某把守公主的府门，可是为何？只因公主生下一子，唤做赵氏孤儿，恐怕有人递盗将去，着某在府门上，搜出来时，将他全家处斩，九族不留。小校，将公主府门把的严整者。嗨！屠岸贾，都似你这般损坏忠良，几时是了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列国纷纷，莫强于晋。才安稳，怎有这屠岸贾贼臣，他则把忠孝的公卿损。

【混江龙】不甫能风调雨顺，太平年宠用着这般人。忠孝的在市曹中斩首，奸佞的在帅府内安身。现如今全作威来全作福，还说甚半由君也半由臣。他他他，把爪和牙布满在朝门，但违拗的早一个个诛夷尽。多咱是人间恶煞，可甚么阐外将军！

（云）我想屠岸贾与赵盾两家儿结下这等深仇，几时可解也！（唱）

【油葫芦】他待要剪草防芽绝祸根，使着俺把府门。俺也是于家为国旧时臣。那一个藏孤儿的便不合将他隐，这一个杀孤儿的你可也心何忍。（带云）屠岸贾，你好狠也。（唱）有一日怒了上苍，恼了下民，怎不怕沸腾腾万口争谈论，天也显着个青脸儿不饶人。

【天下乐】却不道远在儿孙近在身，哎，你个贼也波臣，和赵盾，岂可二十载同僚没些儿义分。便兴心使歹心，指贤人作歹人。他两个细评论，还是那个狠。

（云）令人，门首觑者，看有甚么人出府门来，报复某家知道。（卒子云）理会的。（程婴做慌走上，云）天也可怜，喜的韩厥将军把住府门，他须是我老相公抬举来的。若是撞的出去，我与小舍人性命都得活也。（做出门科）（正末云）小校，拿

回那抱药箱儿的人来。你是甚么人？（程婴云）我是个草泽医人，姓程，是程婴，（正末云）你在那里去来？（程婴云）我在公主府内剪汤下药来。（正末云）你下甚么药？（程婴云）都是生药。（正末云）你这箱儿里面甚么物件？（程婴云）都是桔梗、甘草、薄荷。（正末云）可有甚么夹带？（程婴云）并无夹带。（正末云）你这等你去。（程婴做走，正末叫科，云）程婴回来。你这箱儿里面是甚么物件？（程婴云）都是生药。（正末云）可有甚么夹带？（程婴云）并无夹带。（正末云）你这其中必有暗昧。我着你去呵，似弩箭离弦；叫你回来呵，便似毡上拖毛。程婴，你则道我不认的你哩！（唱）

【河西后庭花】你本是赵盾家堂上宾，我须是屠岸贾门下人。你便藏着那未满月麒麟种，（带云）程婴你多曾受赵家恩来！（程婴云）是。知恩报恩，何必要说。（正末唱）你道是既知恩程婴，我想你要见么？（唱）怎出的这不通风虎豹屯。我不是下将军，也不将你来盘问。（云）我不是下将军，也不将你来盘问。（正末唱）你道是既知恩合报恩，只怕你要脱身难脱身。前和后把住门，地和天那处奔？若拿回审个真，将孤儿往报闻，生不能，死有准。

（云）小校靠后，唤您便来，不唤您休来。（卒子云）理会的。（正末做揭箱子见科，）程婴，你道是桔梗、甘草、薄荷，我可搜出人参来也！（程婴做慌，跪伏科）（正末唱）

【金盏儿】见孤儿额颅上汗津津，口角头乳食喷，骨碌碌睁一双小眼儿将咱认，悄促促箱儿里似把声吞，紧绑绑难展足，窄狭狭怎翻身。他正是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程婴词云）告大人停嗔息怒，听小人从头分诉：想赵盾晋室贤臣，屠岸贾心生嫉妒。遣神奏扑害忠良，出朝门脱身逃去；驾单轮灵辄报恩，入深山不知何处。奈灵公听信谗言，任屠贼

横行独步，赐驸马伏剑身亡，灭九族都无活路。将公主囚禁冷宫，哪里讨亲人照顾。遵遗嘱唤做孤儿，子共母不能完聚；才分娩一命归阴，着程婴将他掩护。久以后长立成人，与赵家看守坟墓。肯分的遇着将军，满望你拔刀相助；若再剪除了这点萌芽，可不断送他灭门绝户？（正末云）程婴，我若把这孤儿献将出去，可不是一身富贵？但我韩厥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怎肯做这般勾当！（唱）

【醉中天】我若是献出去图荣进，却不道利自己损别人。可怜他三百口亲丁尽不存，着谁来雪这终天恨？（带云）那屠岸贾若见这孤儿呵，（唱）怕不就连皮带筋，捻成齑粉。我可也没来由立这样没眼的功勋。

（云）程婴，你抱的这孤儿出去。若屠岸贾问呵，我自与你回话。（程婴云）索谢了将军。（做抱箱儿走去，又回，跪科）（正末云）程婴，我说放你去，难道要你？可快出去！（程婴云）（做走，又回，跪科）（正末云）程婴，你怎么又回来？（唱）

【金盏儿】敢猜着我调假不为真，那知道蕙叹惜芝焚：去不去我几回家将伊尽，可怎生到门前兜的又回身？（带云）程婴，（唱）你既没包身胆，谁着你强做保孤人？可不道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

（程婴云）将军，我若出的这府门去，你报与屠岸贾知道，别差将军赶来拿住我程婴，这孤儿万无活理。罢！罢！罢！将军，你拿将程婴去，请功受赏；我与赵氏孤儿，情愿一处身亡便了！（正末云）程婴，你好去的不放心也！（唱）

【醉扶归】你为赵氏存遗胤，我于屠贼有何亲？却待要乔做人情遣众军，打一个回风阵。你又忠我可也又信，你若肯舍残生，我也愿把这头来刎。

【青歌儿】端的是一言一言难尽。（带云）程婴，（唱）你也忒眼内眼内无珍。将孤儿好云深山深处隐，那其间教训成人，演武修文；重掌三军，拿住贼臣；碎首分身，报答亡魂，也不负了我和你硬踹着是非门，担危困。

（云）程婴，你去的放心者。（唱）

【赚煞尾】能可在我身儿上讨明白，怎肯向贼子行捱推问！猛拚着撞阶基图个自尽，便留不得香名万古闻，也好伴钮麈共做忠魂。你你你要殷勤，照觑晨昏，他须是赵氏门中一命根，直等待他年长进，才说与从前话本，是必教报仇人，休忘了我这大恩人。（自刎下）

（程婴云）呀！韩将军自刎了也！则怕军校得知，报与屠岸贾知道，怎生是好？我抱着孤儿须索逃命去来。（诗云）韩将军果是忠良，为孤儿自刎身亡；我如今放心前去，太平庄再做商量。（下）

郑光祖

倩女离魂·相思

（夫人慌上，云）欢喜未尽，烦恼又来。自从倩女孩儿在折柳亭与王秀才送路，辞别回家，得其疾病，一卧不起。请的医人看治，不得痊可，十分沉重，如之奈何？则怕孩儿思想汤水吃，老身亲自去绣房中探望一遭去来。（下）（正末上，云）小生王文举，自与小姐在折柳亭相别，使小生切切于怀，放心不下。今舣舟江岸，小生横琴于膝，操一曲以适闷咱。（做抚琴科）（正旦别扮离魂上，云）妾身倩女，自与王生相别，思想的无奈，不如跟他同去，背着母亲，一径的赶来。王生也，你只管去了，争知我如何过遣也呵！（唱）

【越调】【斗鹌鹑】人去阳台，云归楚峡。不争他江渚停舟，几时得门庭过马？悄悄冥冥，

潇潇洒洒。我这里踏岸沙，步月华；我觑这万水千山，都只在一时半霎。

【紫花儿开】想倩女心间离恨，赶王生柳外兰舟，似盼张骞天上浮槎。汗溶溶琼珠莹脸，乱松松云髻堆鸦，走的我筋力疲乏。你莫不夜泊秦淮卖酒家？向断桥西下，疏剌剌秋水菰蒲，冷清清明月芦花。

（云）走了半日，来到江边，听的人语喧闹，我试觑咱。（唱）

【小桃红】我蓦听得马嘶人语喧哗，掩映在垂杨下，唬的我心头丕丕那惊怕，原来是响玲玲鸣榔板捕鱼虾。我这里顺西风悄悄听沉罢，趁着这厌厌露华，对着这澄澄月下，惊的那呀、呀、呀寒雁起平沙。

【调笑令】向沙堤款踏，莎草带霜滑；掠湿湘裙翡翠纱，抵多少苍苔露冷凌波袜。看江上晚来堪画，玩冰壶潋滟天上下，似一片碧玉无瑕。

【秃厮儿】你觑远浦鹭落霞，枯藤老树昏鸦。听长笛一声何处发，歌欸乃，橹咿哑。

（云）兀那船头上琴声响，敢是王生？我试听咱。（唱）

【圣药王】近蓼洼，缆钓槎，有折蒲衰柳老蒹葭；傍水凹，折藕芽，见烟笼寒水月笼沙，茅舍两三家。

（正末云）这等夜深，只听得岸上女人声音，好似我倩女小姐，我试问一声波。（做问科，云）那壁不是倩女小姐么？这早晚来此怎的？（魂旦相见科，云）王生也，我背着母亲，一径的赶你来，咱同上京去罢。（正末云）小姐，你怎生直赶到这里来？（魂旦唱）

【麻郎儿】你好是舒心的伯牙，我做了没路的浑家。你道我为甚么私离绣榻，待和伊同走天涯。

（正末云）小姐是车儿来，是马儿来？（魂旦唱）

【幺】蛤把、咱家、走乏，比及你远赴京华。薄命妾为伊牵挂，思量心几时撇下。

【络丝娘】你抛闪咱，比及见咱，我不瘦杀，多应害杀。（正末云）若老夫人知道怎了也？（魂旦唱）他若是赶上咱，待怎么？常言道：做着不怕。

（正末做怒科，云）古人云：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老夫人许了亲事，待小生得官回来，谐两姓之好，却不名正言顺！；你今私自赶来，有玷风化，是何道理？（魂旦云）王生，（唱）

【雪里梅】你振色怒增加，我凝睇不归家。我本真情非为相吓，已主定心猿意马。

（正末云）小姐，我快回云罢。（魂旦唱）

【紫花儿序】只道你急煎煎趱登程路，元来是闷沉沉困倚琴书，怎不教我痛煞煞泪湿琵琶。有甚心着雾鬓轻笼蝉翅，双眉淡扫宫鸦，以落絮飞花。秋风驾百尺高帆，尽春光付一树铅华。

（云）王秀才，赶你不为别，我只防你一件。（正末云）小姐防我那一件来？（魂旦唱）

【东原乐】你若是赴御宴琼林罢，媒人每拦住马，高挑起染渲佳人丹青画，卖弄他生长在王侯宰相家。你恋着那奢华，你敢新婚燕尔在他门下。

（正末云）小生此行，一举及第，怎敢忘了小姐。（魂旦云）你若得登第呵，（唱）

【绵搭絮】你做了贵门娇客，一样矜夸；那相府荣华，锦绣堆压，你还想飞入寻常百姓家？那时节似鱼跃龙门播海涯，饮御酒插宫花。那其间占鳌头，占鳌头登上甲。

（正末云）小生倘不中呵，妾身荆钗裙布，愿同甘苦。（魂旦云）你若不中呵，妾身荆钗裙布，愿同甘苦。（唱）

【拙鲁速】你若是似贾谊困在长沙，我敢似孟光般显贤达。休想我半星儿意差，一分儿抹搭。我情愿举案齐眉傍书榻，任粗粝淡薄生涯，遮莫戴荆钗，穿布麻。

（正末云）小姐既如此真诚志意，就与小生同上京去如何？（魂旦云）秀才肯带妾身去呵，（唱）

【幺篇】把梢公快唤咱，恐家中厮捉拿。只见远树寒鸦，岸草汀沙，满目黄花，几缕残霞。快先把云帆高挂，月明直下；便东风刮，莫消停，疾进发。

（正末云）小姐，则今日同我上京应举去来。我若得了官，你便是夫人县君也。（魂旦唱）

【收尾】各剌剌向长安道上把车儿驾，但愿得文苑客当时奋发。则我这临邛市沽酒卓文君，甘休侍你濯锦江题桥汉司马。（同下）

高明

琵琶记·琴诉荷池

（生上，唱）

【一枝花】闲庭影转，深院荷满。帘垂清昼永，怎消遣？十二栏杆，无事闲凭遍。闷来把湘簟展，梦到家山，又被翠竹敲风惊断。

【南乡子】翠竹影摇金，水殿帘栊映碧阴。人静昼长无外事，沈吟，碧酒金樽懒去斟。幽恨苦相寻，离别经年没信音。寒暑相催人易老，关心，却把闲愁付玉琴。院子，将琴书过来。（末将琴书上）黄卷看来消白日，朱弦动处引清风；炎蒸不到珠帘下，人在瑶池阆苑中。相公。琴书在此。（生）院子，你与我唤那两个学童过来。（末叫介，净执扇、丑持香炉上）（净、丑唱）

【金钱花】自少承值书房，书房。快活其实难当，难当。只管打扇与烧香，荷亭畔，好乘

凉，吃饱饭，上眠床。

（参见介，生）我在先得此材于爨下，斲成此琴，即名焦尾。自来此间，久不整理，今日当此清凉境界，试操一曲，以舒闷怀。你三人一个打扇，一个烧香，一个管文书，休得慢误。

（众）领钧旨。（生操琴介，唱）

【懒画眉】强对南薰奏虞弦，只觉指下余音不似前，那些个流水共高山？呀，只见满眼风波恶，似离别当年怀水仙。

（净困掉扇介、末）告相公，打扇的坏了扇。

（生）背起打十三。那斯不中用，只教他烧香。

（末）领钧旨。（生唱）

【前腔】顿觉余音转愁烦，似寡鹄孤鸿和断猿，又如别凤乍离鸾。呀！只见杀声在弦中见，敢只是螳螂来捕蝉。

（丑困灭香介，净）告相公，烧香的灭了香。

（生）背起打十三。那厮不中用，只教他管文书。

（末）领钧旨。（生唱）

【前腔】蓝田日暖玉生烟，似望帝春心托杜鹃。好姻缘翻做恶姻缘，只怕眼底知音少，争得鸾胶续断弦。

（末掉文书介，丑）告相公，管文书的乱了文书。

（生）背起打十三。（贴上，生）左右，夫人来也，且各回避。

（众）正是：有福之人人服事，无福之人服事人。

（末、丑、净下）（贴唱）

【满江红】嫩绿池塘，梅雨歇，薰风乍转。瞥然见新凉华屋，已飞乳燕。簟展湘波纨扇冷，歌传金缕琼卮暖。是炎蒸不到水亭中，珠帘卷。

（生）夫人，我当此清凉，聊托此以散闷怀。

（巾）奴家久闻相公原来在此操琴呵。

（生）

公高于音乐，如何来到此间，丝竹之音，杳然绝响？斗胆请再操一曲，相公肯么？（生）夫人待要听琴，弹甚么曲好？我弹一曲《雉朝飞》何如？（巾）这是无妻的曲，不好。（生）呀！说错。如今弹一曲《孤鸾寡鹄》何如？（贴）两个夫妻正团圆，说什么孤寡！（生）不然弹一曲《昭君怨》何如？（贴）两个夫妻正和美，说甚么宫怨！相公，当此夏景，只弹一曲《风入松》好。（生）呀！倒弹出《思归引》来。待我再弹。（贴）相公，你又弹错了。（生）呀！又弹出个《别鹤怨》来。（贴）相公，你如何恁的会差，莫不是故意卖弄，欺侮奴家？（生）岂有此心，只是这弦不中用。（贴）这弦怎的不中用？（生）俺只弹得旧弦惯，这是新弦，俺弹不惯。（贴）旧弦在那里？（生）旧弦撇下多时了。（贴）为甚撇了？（生）只为有了这新弦，便撇了那旧弦。（贴）相公何不撇了新弦，用那旧弦？（生）夫人，我心里岂不想那旧弦，只是新弦又撇不下。（贴）你新弦既撇不下，还思量那旧弦怎的？我想起来，只是你心不在焉，特地有许多说话。（生唱）

【桂枝香】夫人，旧弦已断，新弦不惯；旧弦再上不能，待撇了新弦难拚。我一弹再鼓，又被宫商错乱。（贴）相公，你敢是心变了么？（生唱）非干心变，这般好凉天，正是此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间。（贴唱）

【前腔】相公，非弹不惯，只是你意庸心懒。既道是《寡鹄孤鸾》，又道是《昭君宫怨》，那更《思归别鹤》，无非愁叹。相公，我看你多敢是想着谁？（生）夫人，我不是想着甚么人。（贴唱）相公，有何难见，你既不然，我理会得了，你道是除了知音听，道我不是知音不与弹。（生）夫人，那有此意？（贴）相公，这个也由你，毕竟你无心去弹他，何似教惜春和老姥姥安排酒过来，与你消遣何如？（生）我懒饮酒，待去睡也。（贴）相公休阻妾意。老姥姥，惜

春，看酒来（净、丑持酒上）（净唱）

【烧夜香】楼台倒影入池塘，绿树阴浓夏日长。（丑唱）一架茶蘼满院香。（合）满院香，和你捧霞觞，纳晚凉，卷起珠帘，明月正上。

（贴）将酒过来。（唱）

【梁州序】新篁池阁，槐阴庭院，日永红尘隔断。碧栏杆外，寒飞漱玉消泉。自觉香肌无暑，素质生风，小簟琅玕展。昼长人困也，好清闲，忽被棋声惊昼眠。（合）金缕唱，碧筒劝，清世界，几人见？（生唱）

【前腔】蔷薇帘箔，荷花池馆，一阵风来香满。湘帘日永，香消宝篆沈烟。谩有枕敬寒玉，扇动齐纨，怎遂黄香愿。（作悲介，贴）相公，你为甚的下泪？（生唱）猛然心地热，透香汗，我欲向南窗一醉眠。（合前）（贴唱）

【前腔】向晚来雨过南轩，见池面红妆零乱。渐轻雷隐隐，雨收云散。只觉荷香十里，新月一钩，此景佳无限。（合）兰汤初浴罢，晚妆残，深院黄昏懒去眠。（合前）（生唱）

【前腔】柳阴中忽噪新蝉，见流萤飞来庭院。听菱歌何处，画船归晚。只见玉绳低度，朱户无声，此景尤堪恋。（合）起来携素手，鬓云乱，月照纱厨人未眠。（合前）（净唱）

【节节高】涟漪戏彩鸳，把露荷翻，清香泻下琼珠溅。香风扇，芳沼边，闲亭畔，坐来不觉神清健，蓬莱阆苑何足羡？（合）只恐西风又惊秋，不觉暗中流年损。（丑唱）

【前腔】清宵思爽然，好凉天，瑶台月下清虚殿。神仙眷，开玳筵，重欢宴。任教玉漏催银箭，水晶宫里把笙歌按。（合前）（众唱）

【馀文】光阴迅速如飞电，好良宵可惜渐阑，管取欢娱歌笑喧。

（生）樵楼上几鼓了？（净）三鼓了。

（贴）欢娱休问夜如何，此景良宵能几何？

（合）遇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

李开先

宝剑记·林冲夜奔

（生上，唱）

【点绛唇】数尽更筹，听残银漏。逃秦寇，好教我有国难投，那搭儿相求救？

（白）欲送登高千里目，愁云低锁衡阳路。鱼书不至雁无凭，几番欲作悲秋赋。回首西山日又斜，天涯孤客真难度。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念我一时忿怒，杀死奸细，幸得深夜无人知觉，密投柴大官人庄上隐藏。昨闻故人公孙胜使人报知：今遣指挥徐宁领兵沧州地界捉拿。亏承柴大官人怜我孤穷，写书荐达，径往梁山逃命。日里不敢前行，今夜路经济州地界，恰才天明月朗，霎时雾暗云迷，况山路崎岖，高低不辨，教我怎生行驀！那前边黑洞洞的，想是村店，只得紧行几步。呀，原来是一座禅林。夜深无人，我向伽蓝殿前暂憩片时。（生作睡介）（净扮神上。白）生前能护国，没世号伽蓝。眼观十万里，日赴九千坛。吾乃本庙护法之神。今有上界武曲星受难，官兵追急恐伤他性命。兀那林冲，休推睡梦，今有官兵过了黄河，咫尺赶上，急急起来逃命去罢！吾神去也。凡人心不昧，处处有灵神。但愿人行早，神天不负人。（生醒白）谎死我也！刚才合眼，忽见神像指着道：『林冲急急起来。官兵到了！』想是伽蓝神圣指引迷途。我林冲若得一步之地，重修宝殿，再塑金身。撒开脚步去也！（唱）

【双调新水令】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急走忙

逃，顾不的忠和孝。

【驻马听】良夜迢迢，投宿休将门户敲。遥瞻残月，暗度重关，急步荒郊。身不惮路迢遥，心忙只恐人惊觉。魄散魂消，魄散魂消，红尘误了武陵年少。

【水仙子】一朝谏诤触权豪，百战勋名做草茅，半生勤苦无功效。名不将青史标，为家国总是徒劳。再不得倒金樽杯盘欢笑，再不得歌金缕筝琶络索，再不得谒金门环珮逍遥！

【折桂令】封侯万里班超，生逼做叛国的红巾，背主的黄巢。恰便似脱扣苍鹰，离笼狡兔，摘网腾蛟。救急难谁诛正卯？掌刑罚难得皋陶！髭发萧骚，行李萧条。这一去，博得个斗转天回，须教他海沸山摇。

【雁儿落】望家乡去路遥，想妻母将谁靠？我这里吉凶未可知，他那里生死应难料。

【得胜令】呀！谎的我汗浸浸身上似汤浇，急煎煎心内类油调。幼妻室今何在？老尊堂恐丧了！劬劳，父母恩难报；悲嚎，英雄气怎消。

【沽美酒】怀揣着雪刃刀，行一步哭号咷。拽长裾急急蓦羊肠路蘧，且喜这灿灿明星下照。忽然间昏惨惨云迷雾罩，疏喇喇风吹叶落，振山林声声虎啸，蘧溪涧哀哀猿叫。吓的我魂飘、胆消，百忙里走不出山前古庙。

经典诗词篇

民间古诗

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青青陵上柏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驱车上东门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客从远方来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
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
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明月何皎皎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春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乐府民歌

战城南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
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
逃！』水深激激，
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

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长歌行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琯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东门行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盘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宝贵，贱妾与君共铺糜。上用仓浪天敌，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白头吟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怨歌行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伤歌行

昭昭素明月，辉光烛我床。忧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长！

微风吹闺闼，罗帷自飘扬。揽衣曳长带，屣履下高堂。

东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鸟翻南飞，翩翩独翱翔。

悲声命俦匹，哀鸣伤我肠。感物怀所思，泣涕忽沾裳。

伫立吐高吟，舒愤诉穹苍。

悲歌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孔雀东南飞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阿母

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袷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上堂谢阿母，母听去不止。『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

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无罪过，不迎而自归？』『兰芝惭阿母，

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

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阿女衔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丕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齎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

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袂裙，晚成单罗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

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府吏谓新妇：『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几户里，渐见愁煎迫。

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庵庵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下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木兰诗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二十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始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两汉魏晋诗歌

刘邦

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项羽

垓下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曹操

薤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蘋。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丕

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杂诗·其一

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汉回西流，三五正纵横。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

饮酒·其二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

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曹植

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七哀诗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云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嵇康

杂诗

微风清扇，云气四除。皎皎亮月，丽于高隅。兴命公子，携手同车。龙骥翼翼，扬镳踟蹰。肃肃宵征，造我友庐。光灯吐辉，华幔长舒。鸾觞酌醴，神鼎烹鱼。弦超子野，叹过绵驹。流咏太素，俯赞玄虚。孰克英贤，与尔剖符。

陶渊明

九日闲居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

世短意恒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

归园田居

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二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饮酒

一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二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三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四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蓝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谢灵运

过始宁墅

束发怀耿介，逐物遂推迁。违志似如昨，二纪及兹年。缅磷谢清旷，疲茶渐贞坚。拙疾相倚薄，还得静者便。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葺宇临回江，筑观基曾巅。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且为树枌榆，无令孤愿言。

游南亭

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久痗昏垫苦，旅馆眺郊岐。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未厌青春好，已观朱明移。戚戚感物叹，星星白发垂。药饵情所止，衰疾

忽在斯。逝将候秋水，息景偃旧崖。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

萧道成

塞客吟

宝纬紊宗，神经越序。德晦河晋，力宣江楚。云雷兆壮，天山繇武。直发指河关，凝精越汉渚。秋风起，塞草衰，雕鸿思，边马悲。平原千里顾，但见转蓬飞。星严海净，月御河明。清辉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厉，羽辔晨征。斡晴潭而怅泗，枻松洲而悼情。兰涵风而泻艳，菊笼泉而散英。曲绕首燕之叹，吹轸绝越之声。歌园琴之孤弄，想庭薹之余馨。青关望断，白日西斜。恬源靓雾，垄首晖霞。戒旋鹢，跃还波。情绵绵而方远，思袅袅而遂多，粤击秦中之逸鉴，审雕陵之迷泉。悟樊笼之或累，怅遐筑，因为塞上之歌。歌曰：朝发兮江泉，日夕兮陵山，惊飙兮沸汩，淮流兮潺湲。胡埃兮云聚，楚旆兮星县。愁墉兮思宇，恻怆兮何言。定寰中之大业，实在余之心以栖玄。

斛律金

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杨广

饮马长城窟行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秉武节，千里卷戎旌。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扣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缘

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候，单于入朝谒。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方举。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唐宋诗词

张九龄

感遇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李白

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长干行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

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

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

深不能归，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

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梦游天姥吟留别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

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

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

空中闻天鸡。千岩万壑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慄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

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

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

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

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蜀道难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

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

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

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行路难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赠孟浩然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

兹去，萧萧班马鸣。

夜泊牛渚怀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

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怨情

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下江陵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清平调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杜甫

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㶿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临颍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颁洞昏王室。梨园子弟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金粟堆前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萧瑟，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

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去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匐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哀江头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月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月夜忆舍弟

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

不达，况乃未休兵。

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登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咏怀古迹

其一

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其二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其四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古庙杉松巢水鹘，岁时伏腊走村翁。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

其五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王维

送别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西施咏

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邀人傅脂粉，不自著罗衣。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送别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

相思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杂诗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渭城曲

渭城朝雨晕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孟浩然

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留别王维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早寒有怀

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

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春曉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王昌齡

塞上曲

蟬鳴空桑林，八月蕭關道。出塞入塞寒，處處黃芦草。從來幽并客，皆共塵沙老。莫學游俠兒，矜夸紫騮好。

塞下曲

飲馬度秋水，水寒風似刀。平沙日未沒，黯黯見臨洮。昔日長城戰，咸言意气高。黃塵足今古，白骨乱蓬蒿。

芙蓉樓送辛漸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壺。

閨怨

閨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出塞

秦時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岑參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著。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

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送入京使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柳宗元

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孟郊

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陈子昂

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韩愈

石鼓歌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周纲陵迟四海沸，

宣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蒐于岐阳骋雄俊，万时禽兽皆遮罗。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从臣才艺咸第一，揀选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护煩拘呵。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鼉。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忆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称元和。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观经鸿都尚填咽，坐见举国来奔波。剜苔剔藓露节角，安置妥帖平不颇。大厦深檐与盖覆，经历久远期无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嗥婀。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继周八代争战罢，无人收拾理则那。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安能以此上论列，愿借辩口如悬河。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砣。

白居易

长恨歌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

重生女。驅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滩。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草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宫词

泪尽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

李商隐

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无题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隋宫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等慈驿

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

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登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为有

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

嫦娥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高适

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开金伐鼓下榆关，旌旗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

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风飘摇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争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

嗟君此别意何如，驻马衔杯问谪居。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青枫江上秋帆远，白帝城边古木疏。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

王勃

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骆宾王

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哪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沈佺期

杂诗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

独不见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知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

刘长卿

送灵澈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

韩翃

章台柳寄柳氏

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寒食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李益

江南曲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刘禹锡

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旛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春词

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

杜牧

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寄扬州韩绰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遣怀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秋夕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温庭筠

苏武庙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回日楼台非甲帐，

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瑶瑟怨

冰簟银床梦不成，碧天如水夜云轻。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

僧皎然

寻陆鸿渐不遇

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道山中去，归来每日斜。

崔颢

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长干行二首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

元稹

遣悲怀三首

其一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野蔬充膳甘尝藿，

其二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当思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其三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行宫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贾女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亦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钱，为他人作嫁衣裳。

秦韬玉

王之涣

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出塞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李端

听箏

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弦。

王建

新嫁娘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

张祜

何滿子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滿子，双泪落君前。

集灵台

其一

日光斜照集灵台，红树花迎晓露开。昨夜上皇新授箓，太真含笑入帘来。

其二

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贾岛

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李频

渡汉江

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金昌绪

春怨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西鄙人

哥舒歌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贺知章

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张旭

桃花溪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王翰

凉州曲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张继

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朱庆余

宫中词

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

近试上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李煜

虞美人

风回小院庭芜绿，柳眼春相续。凭阑半日独无言，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笙歌未散尊罍在，池面冰初解。烛明香暗画楼深，满鬓清霜残雪思难禁。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斛珠

晚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阙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苍黄辞庙日，教坊独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张志和

渔父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范仲淹

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御街行

纷纷堕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花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柳永

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

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沈沈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凤栖梧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惨，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梁州令

梦觉纱窗晓。残灯掩然空照。因思人事苦萦牵，离愁别恨，无限何时了。

怜深定是心肠小。往往成烦恼。一生惆怅情多少。月不长圆，春色易为老。

张先

一丛花令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悉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濛濛。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

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沈恨细思，不如桃

杏，犹解嫁东风。

天仙子

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木兰花

轻牙低掌随声听。合调破空云自凝。姝娘翠黛有人描，琼女分鬟待谁并。

弄妆俱学闲心性。固向鸾台同照影。双头莲子一时花，天碧秋池水如镜。

晏殊

破阵子

忆得去年今日，黄花已满东篱。曾与玉人临小槛，共折香英泛酒卮。长条插鬓垂。

人貌不应迁换，珍丛又睹芳菲。重把一尊寻旧径，所惜光阴去似飞。风飘露冷时。

沈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欧阳修

采桑子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籍残红。飞絮濛濛。垂柳闲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王安石

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

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

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晏几道

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红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苏轼

水龙吟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

困酣娇眼，

欲开还闭。梦随风里去，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念奴娇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浣溪沙

簌簌衣巾莎枣花。村里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江神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黄庭坚

清平乐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秦观

望海潮

梅英疏淡，冰澌溶句，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

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

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贺铸

行路难

缚虎手。悬河口。车如鸡栖马如狗。白纶巾。扑黄尘。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雷颠。不论钱。谁问旗亭，美酒斗十千。

酌大斗。更为寿。青鬓常青古无有。笑嫣然。舞翩然。当垆秦女，十五语如弦。遗音能记秋风曲。事去千年犹恨促。拊流光。系扶桑。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

晁补之

凤凰台上忆吹箫

自金乡之济至羊山迎次膺

千里相思，况无百里，何妨暮往朝还。又正是、梅初淡伫，禽未绵蛮。陌上相逢缓辔，风细细、云日斑斑。新晴好，得意未妨，行尽青山。

应携后房小妓，来为我，盈盈对舞花间。便拚了、松醪翠满，蜜炬红残。谁信轻鞍射虎，清世里、曾有人闲。都休说，帘外夜久春寒。

张耒

鹧鸪天

倾盖相逢汝水滨。须知见面过闻名。马头虽去无千里，酒盏才倾且百分。

嗟得失，一微尘。莫教冰炭损精神。北扉西禁须分等，金榜当年第一人。

周邦彦

苏幕遮

燎沈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六丑

正单衣试酒，恨客里、光阴虚掷。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钗钿堕处遗香泽。乱点桃蹊，轻翻柳陌。多情为谁追惜。但蜂媒蝶使，时叩窗隔。

东园岑寂。渐蒙笼暗碧。静绕珍丛底，成叹息。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

残英小、强簪巾帻。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

蝶恋花

月皎惊乌栖不定。更漏将残，轳辘牵金井。唤起两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棉冷。

执手霜风吹鬓影。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楼上阑干横斗柄。露寒人远难相应。

赵佶

眼儿媚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小重山

罗绮生香娇上春。金莲开陆海，艳都城。宝舆回望翠峰青。东风鼓，吹下半天星。

万井贺升平。行歌花满路，月随人。龙楼一点玉灯明。萧韶远，高宴在蓬瀛。

李清照

南歌子

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凉生枕簟泪痕滋。起解罗衣聊问、夜何其。

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

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沈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凤凰台上忆吹箫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

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怜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陈与义

忆秦娥

鱼龙舞。湘君欲下潇湘浦。潇湘浦。兴亡离合，乱波平楚。

独无尊酒酬端午。移舟来听明山雨。明山雨。白头孤客，洞庭怀古。

张元干

贺新郎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更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念奴娇

江天雨霁，正露荷擎翠，风槐摇绿。试问秦楼今夜里，愁到阑干几曲。笑捻黄花，重题红叶，无奈最期促。暮云千里，桂华初绽寒玉。

有谁伴我凄凉，除非分付与，杯中醽醁。水本无情山又远，回首烟波云木。梦绕西园，魂飞南浦，自古情难足。旧游何处，落霞空映孤鹜。

黄公度

菩萨蛮

高楼目断南来翼。玉人依旧无消息。愁绪促眉端。不随衣带宽。

萋萋天外草。何处春归早。无语凭栏杆。竹声生暮寒。

一剪梅

冷艳幽香冰玉姿。占断孤高，压尽芳菲。东君先暖向南枝。要使天涯，管领春归。

不受人间莺蝶知。长是年年，雪约霜期。嫣然一笑百花迟。调鼎行看，结子黄时。

朱淑真

谒金门

春已半。触目此情无限。十二阑干闲倚遍。愁来天不管。

好是风和日暖。输与莺莺燕燕。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

陆游

钗头凤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翠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卜算子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谢池春

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烽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笑儒冠、自来多误。

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漫悲歌、伤怀吊古。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

唐琬

钗头凤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范成大

满江红

寒谷春生，熏叶气、玉筒吹谷。新阳后、便占新岁，吉云清穆。休把心情关药裹，但逢节序添诗轴。笑强颜、风物岂非痴，终非俗。

清昼永，佳眠熟。门外事，何时足。且团栾同社，笑歌相属。著意调停云露酿，从头检举梅花曲。纵不能、将醉作生涯，休拘束。

杨万里

忆秦娥

新春早。春前十日春归了。春归了。落梅如雪，野桃红小。

老夫不管春催老。只图烂醉花前倒。花前倒。儿扶归去，醒来窗晓。

岳飞

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赵长卿

桃源忆故人

夜来一夜东风暖。春到桃腮柳眼。对景可堪肠断。强把愁眉展。

花期惹起归期念。前事从头忖遍。凝想水遥山远。空结相思怨。

辛弃疾

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恨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不见，君莫舞。玉环飞燕皆尘土。

水龙吟

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日，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鲙。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青玉案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菩萨蛮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东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江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

清平乐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蛮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鹧鸪天

陌上柔条初破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野荠花。

西江月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

贺新郎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永遇乐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

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南乡子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赵善括

兴园春

虎啸风生，龙跃云飞，时不再来。试凭高望远，长淮清浅，伤今怀古，故国氛埃。壮志求伸，匈奴未灭，早以家为何谓哉。多应是，待著鞭事了，税驾方回。

稼轩聊尔名斋。笑学请樊迟心未开。似南阳高卧，莘郊自乐，磻溪韬略，傅野盐梅。植杖亭前，集山楼下，五桂三槐次第栽。功名遂，向急流勇退，肯恁徘徊。

姜夔

鹧鸪天

京洛风流绝代人。因何风絮落溪津。笼鞋浅出鸦头袜，知是凌波缥缈身。

红乍笑，绿长嚬。与谁同度可怜春。鸳鸯独宿何曾惯，化作西楼一缕云。

暗香

予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徵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隶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想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疏影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照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

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点绛唇

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

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今何许。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

史达祖

双飞燕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

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

换巢鸾凤

人若梅娇。正愁横断坞，梦绕谿桥。倚风融汉粉，坐月怨秦箫。相思因甚到纤腰。定知我今，无魂可销。佳期晚，谩几度、泪痕相照。

忒多情，换巢鸾凤教偕老。温柔乡，醉芙蓉、一帐春晓。

人情。天眇眇。花外语香，时透郎怀抱。暗握荑苗，乍尝樱颗，犹恨侵阶芳草。天念王昌

高观国

临江仙

俱是洛阳年少客，才华迥出天真。青衫惯拂软红尘。酒狂因月舞，诗俊为梅新。

寄语长安风月道，莺花缓作青春。披风沐露问前津。客中春不当，归去倍还人。

刘克庄

兴国春

岁暮天寒，一剑飘然，幅巾裘。尽缘云鸟道，跻攀绝顶，拍天鲸浸，笑傲中流，畴昔奇君，

紫髯铁面，生子当如孙仲谋。争知道，向中年犹未，建节封侯。

南来万里何求。因感慨桥公成远游。叹名姬骏马，都成昨梦，只鸡斗酒，谁吊新丘。天地

无情，功名有命，千古英雄只么休。平生客，独羊昙一个，洒泪西州。

贺新郎

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

握蛇骑虎。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下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

两河萧瑟惟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算事

业、须由人做。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空目送，塞鸿去。

吴文英

兴园春

情如之何，暮涂为客，忍堪送君。便江湖天远，中宵同月，关河秋近。何日清尘。玉尘生风，貂裘明雪，幕府英雄今几人。行须早，料刚肠肯殢，泪眼离颦。

平生秀句清尊。到帐动风开自有神。听夜鸣黄鹤，楼高百尺，朝驰白马，笔扫千军。贾傅才高，岳家军在，好勒燕然石上文。松江上，念故人老矣，甘卧闲云。

八声甘州

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幻苍厓云树，名娃金屋，残霸宫城。腻水染花腥。时�least双鸳响，廊叶秋声。

宫里吴王沈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问苍波无语，华发奈山青。水涵空、阑干高处，送乱鸦、斜日落渔汀。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去平。

风入松

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铭。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

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常新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

刘辰翁

浪淘沙

无叶著秋声。凉鬓堪惊。满城明月半窗横。惟有老人心似醉，未晓偏醒。

起舞故无成。此恨难平。正襟危坐二三更。除却故人曹孟德，更与谁争。

王沂孙

齐天乐

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簪流空，玉箏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

铜仙铅泪似洗，叹携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谩想薰风，柳丝千万缕。

高阳台

残萼梅酸，新沟水绿，初晴节序暄妍。独立雕栏，谁怜枉度华年。朝朝准拟清明近，料非

翔、须寄银笺。又争知、一字相思，不到吟边。

双蛾不拂青鸾冷，任花阴寂寂，掩户闲眠。屡卜佳期，无凭却恨金钱。何人寄与天涯信，

趁东风、急整归船。纵飘零，满院杨花，犹是春前。